



大衆

新報



二 月 號

吳阿蒙

大 衆 出 版 社 印 行





鈣素母

壯骨

固齒

防癆
補肺

——售均房藥司公大各——

品出房藥大 **科美開** 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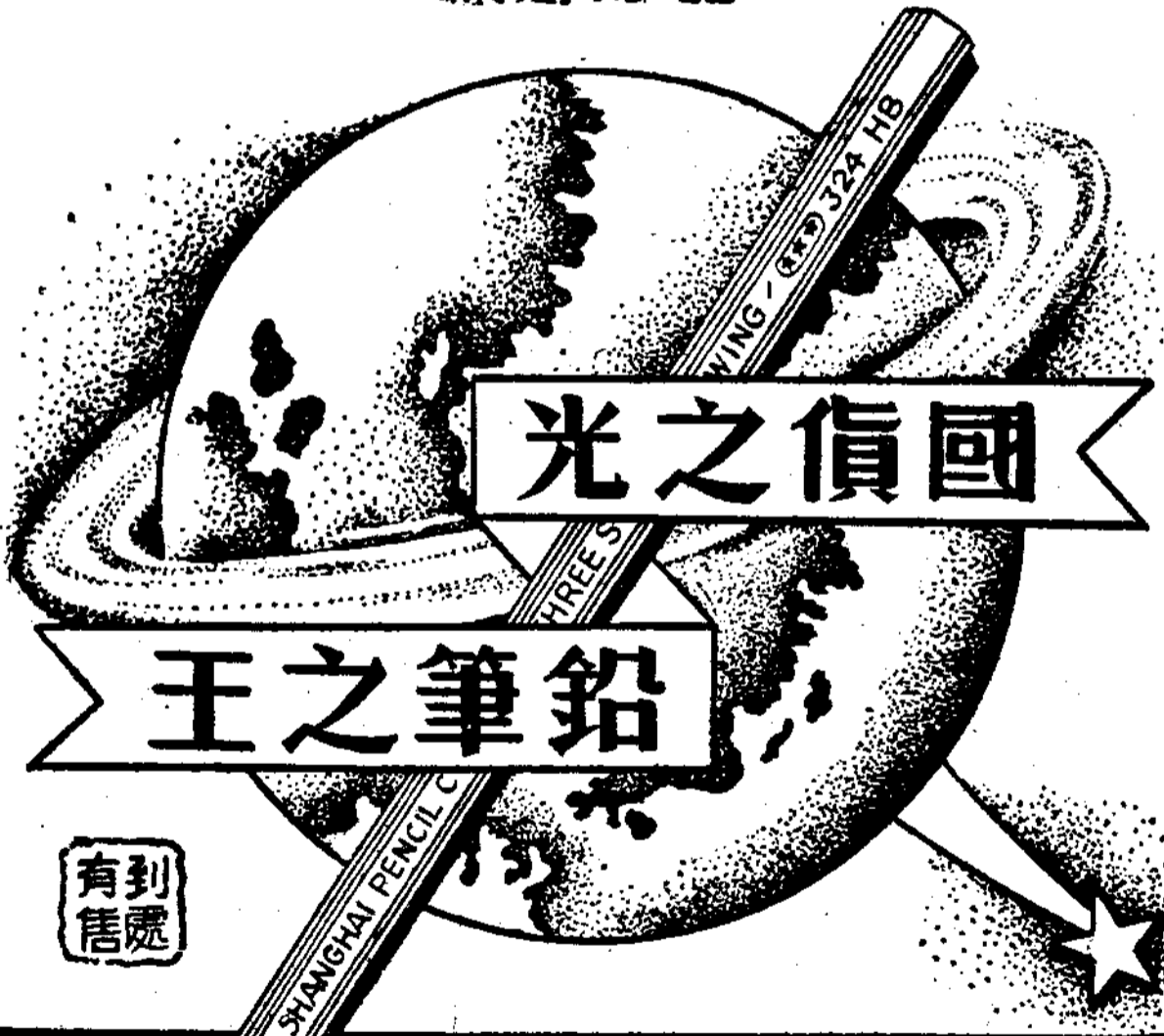
SHANGHAI PENCIL CO.

品出譽榮廠筆鉛海上

牌星三 牌星五



標商冊註



有到
售處

號四二之路滙家徐界租法海上

號之〇〇八六話電

324 ROUTE DE ZIKAWEI, SHANGHAI

TEL. 68003



大衆二月號目次

民國三十三年
二月一日出版

△插圖▽

丁惠康博士攝影四幀
名畫家黃幻吾先生名畫一幀
法國名畫家亨利·馬蕩傑作一幀
近代大書家沈子培先生遺墨

△史地與科學▽

突尼斯的大後方阿爾及利亞……………閔悅 (一五)
伊拉克的今昔……………嚴懋德 (二〇)
妙不可言集(答案)……………徐傅霖 (二四)
飛機何以能飛……………黃岳淵 (二五)
花經……………周瘦鵬 (二〇)

△國故新知▽

張蒼水先生事狀(上)……………王蘧常 (二四)
論語管窺……………沈信卿 (二〇)
吳梅村詩與鹿樵紀聞……………秦佩珩 (二六)

△詩歌▽

何澄 沈衛 沈恩孚 張一鵬 姚蕙芬 包天笑

△短篇小說▽

埋情記……………于且 (三五)
比降……………丁言 (三五)
天下父母心……………閔惟翰 (三六)
默念……………呂伯攸 (三七)
另做女工……………江石江 (三七)
續弦……………包天笑 (三六)
肉體的債權人……………徐卓杲 (三六)
紙短情長(二)…………… (三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六元
全年預約優待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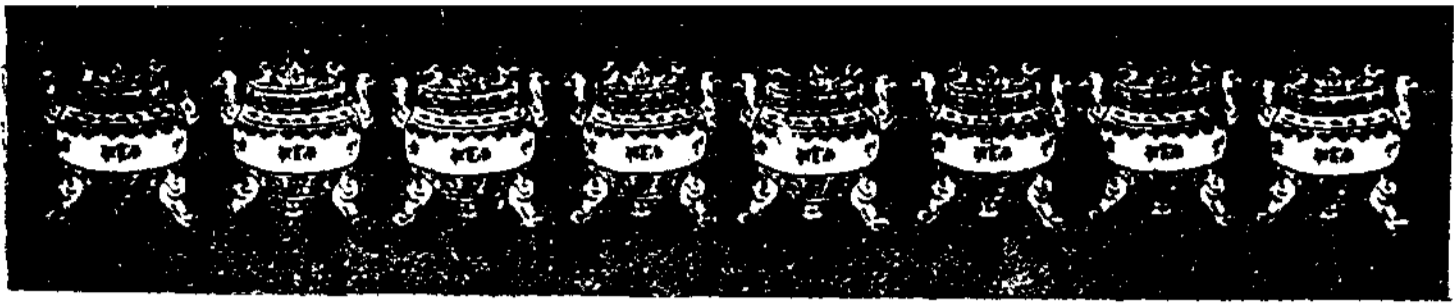
編輯人 錢須彌

發行行 大衆出版社

印刷 國光印書局

本埠總銷處 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
外埠總銷處 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春明書店 中西書局 東新書局 滬西書局

外埠經售處
杭州 西蒙書店 松江 標新書店
南京 聚珍書局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南京 問經堂書店 南京 中國圖書公司
常州 中華日報社 常州 古齋文玩號
常州 世界文具社 無錫 日新書局
無錫 新錫日報社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民國日報分館 鎮江 華新書局
鎮江 中國書店 鎮江 華新書局
鎮江 中國鋼筆公司 蘇州 新光文具商店
蘇州 新國民書局 蘇州 新與書社
蘇州 新蘇書局 蘇州 中國圖書公司
蘇州 中華日報館 蘇州 中國圖書公司
漢口 東亞書局 蚌埠 新新書局
天津 鼓樓 兄弟書店
華北總經售處 文化書局



妒(下).....秦瘦鷗(九)

△ 散文筆記 ▽

不知老之將至齊隨筆.....張一鵬(二〇三)

古文判語.....周越然(二〇九)

羊話.....白華(二一三)

蘇州口福的佳話.....程瞻廬(二一九)

冬天裏的春天.....陳伯吹(二二三)

二郎神故事的演變.....譚正璧(二二九)

詩人之羣.....王疏野(二三九)

說海腔談(一).....顧明道(二四四)

題碑有記.....張葉舟(二五〇)

談藝勝筆.....鄭逸梅(二五九)

△ 參考資料 ▽

千字文.....于右任(二五三)

△ 大眾特寫 ▽

大飯店.....戈正璧(二五七)

鉛筆是怎樣製造.....蔣植之(二六一)

△ 戲 劇 ▽

綴玉軒回憶錄(二).....梅蘭芳(二六四)

元曲引俗語「趙葉送會友」說.....孫楷第(二六九)

四幕 清宮怨.....姚克(二七〇)

△ 長篇小說 ▽

拈花記.....包天笑(二七七)

咖啡館.....程小青(二八三)

京塵影事.....張恨水(二八三)

世界名作 蔡夫人.....錢士(三五)

後封面(全面)	一千元
正封面(全面)	八百元
後封裏(全面)	六百元
目次(全面)	四百元
普通欄(全面)	三百元
普通欄(半面)	一百五十元
普通欄(三分之一)	一百元

▽ 本社特別啓事 ▽

二月號付印時，因文字過多，無法容納，不得已臨時抽去以下各稿。

李莽將教授：科學聊齋「王生」

陸新球先生，科學社名記者：關於吃的常識

高續威女律師：法律上非婚生子女

錢樂賢女士：賭本

陳光珂女士：姆姆與姊妹

屠仰慈先生：贈嫁了頭

穆尼先生：悵惘

危月燕先生：記黃白微

余拯先生：文章鎗手

錢公俠先生：獨幕現實劇真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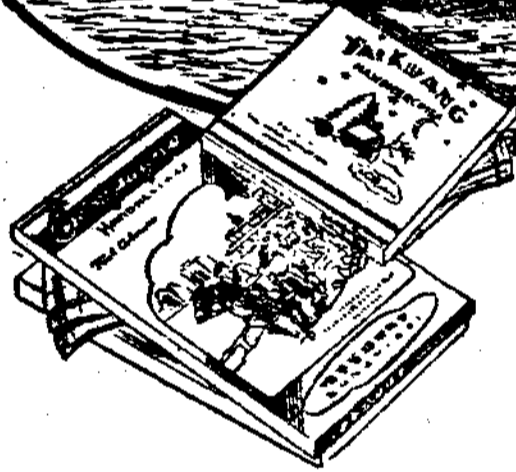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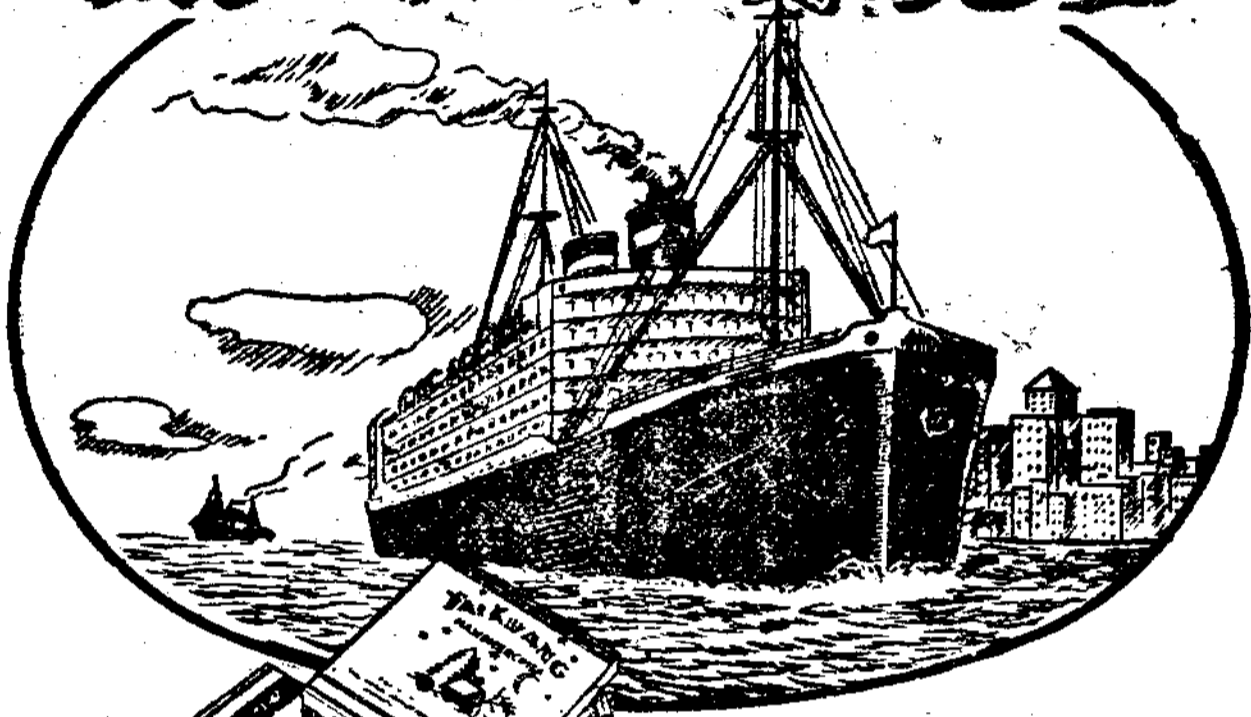
譚惟翰先生：「生之真諦」續稿

葉賽蒂先生：「黃昏時候」續稿

錢濤先生：「小辭癡」續稿

毋任歉疚！准於三月號揭載。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亞光牌 香檳牌



標商

冊註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發售所上海江浙路三四〇號



突尼斯的大後方

阿爾及利亞

閔悅

阿爾及利亞，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西界摩洛哥，北濱地中海與歐洲遙遙相對，且有科西嘉島為往來法國的墊腳石，東為突尼斯，南隣意屬利比亞，與法屬西非洲。撒哈拉沙漠橫亙中央，分阿爾及利亞為南北兩部。南阿爾及利亞的面積雖較北阿爾及利亞大十倍，然而既缺乏天然富源，且杳無人烟，幾乎是一處不毛之地，所以實際上為北阿爾及利亞的附庸而已。

全阿爾及利亞可分為三自然區，這是以氣候為根據而非基於地形的。第一區是生着林木，適於稼穡的台爾可耕地帶；第二區是牧草豐茂，適於遊牧的草原地帶；第三區則為平沙無垠，竟不見人的撒哈拉，但在沙漠間

偶有幾處可灌溉的沃地。阿爾及利亞大部是高原，四周邊境則屬絡繹不絕的山脈。如果有人要從那山脈縱橫，地勢起伏的內地高原，走到地中海岸或撒哈拉去，他得穿過橫亙在高原邊緣上的山地。地勢最高之處一是在阿勒斯的契里亞（海拔二二二九公尺，一是在凱勃里亞的勃拉卡第亞（海拔二二〇八公尺，）但全境平均高度為九〇〇公尺，而百分之六八的地區則在八〇〇與一六〇〇公尺之間。平原低地，小而且少，祇在沿海地方有寥寥數處，因為西南走向東北的山脈緊靠着海岸，而且山勢非常峻峭，祇有窄隘的山嶺分佈於羣山之間。海岸綫很平直，因此缺少良港；僅有謀斯厄爾幾畢，阿蘭阿爾及耳，菲律賓威爾，與波那等幾個半圓形的港灣。在阿爾及耳與米地安一線之西的

阿爾及利亞的地形是很複雜的。海岸山羣的南部，因地殼變遷而有第三紀的陷落，更南則又上升為台爾阿特拉斯山系的主脈。特蘭賽沙淡山羣組成高原的第三級，這一級在氣候上屬於可耕耘的台爾區，在地質上則屬於高原的主地塊。再向南為第三紀陷落盆地分佈的草原帶。最後乃是緊接沙漠的撒哈拉阿特拉斯的山脊。阿爾及耳之東的地形，就沒有這樣顯著。凱勃里安台爾比阿蘭的台爾高得多，而沒於被那的依獨山羣中。依獨山羣是台爾阿特拉斯的東端。在這支山脈之南為走向東北直趨海岸的撒哈拉阿特拉斯山脈，分阿爾及利亞高原與突尼斯為兩部。

北撒哈拉的地形非常簡單。阿哈加爾山脈係火山噴發的結晶岩所成，其四周則為泰齊里與墨地阿賽特兩個

沙岩高原。介於向北傾斜的依加爾加爾盆地與向南傾斜的賽勒盆地之間是白堊紀的石灰岩高原。在依加爾加爾盆地中有著名的華克拉，華德利，與席騰斯沃地；在賽勒盆地之中則有圭拉拉，推特，鉄迭加爾特沃地。其餘的地域，那是廣大的無數的沙丘。

冬季是阿爾及利亞的雨季，因為風是從西地中海吹來的，夏季則為乾季。沙漠的熱風從南方來吹去了大氣中的濕空氣。海岸上的冬季平均溫度是五〇度至五四度，夏季是七五度至七九度，但因夏季太長，空氣太潮濕，所以很使人不耐。遠距海岸的地方，則乾燥的大陸性氣候十分顯著。冬季平均溫度為三九度至四三度，而且多霜；夏季平均在七九度與八三度之間，撒哈拉沙漠裏竟高至一〇五度左右。雨量從正月至八月逐漸減少，自九月至十二月則逐漸增加。降雨最稀的季節為六月至九月。

自淡爾斯至突尼斯邊境的沿海五陵區域內，年雨量為八〇〇公厘；自第南斯至淡爾斯的沿海地方及前一個

區域之南的地帶，為六〇〇至八〇〇公厘；第南斯以西的阿蘭海岸地帶，及其餘的台爾區域，為四〇〇至六〇〇公厘；高原上及撒哈拉前地，為二〇〇至四〇〇公厘；撒哈拉沙漠則不到二〇〇公厘了。

因氣候乾燥，蒸發力大，阿爾及利亞的河川，水量頗多變化；吉里夫阿為本區最主要之河流，全長在七〇〇公里以上，但其水量流出在雨季為十五至三〇立方公尺，但在乾季祇有數百立脫了。至於內地，則多內陸灌溉河，與鹹水湖泊。

阿爾及利亞的植物有三五〇〇種，其中五〇〇種是特殊的。常綠樹與灌木分佈最廣，橄欖樹為最足於表示阿爾及利亞植物的特性。巴巴利無花果，龍舌蘭與有加利樹那顯然是外來的。在高地上可發見中歐的與地中海植物。木類則有橡樹科（軟木樹，常綠橡樹，與落葉橡樹三種），與松柏科（西洋杉，亞勒伯松，與檜樹等）兩類。在三五〇公厘以下雨量的草原則有苜蓿等草。在撒哈拉沙漠中祇有特

殊的耐燥性的植物，有幾種一經雨後，就遽然生長；大致在沙漠中，沃地盛產棗椰子，沙丘地帶所生的植物較少，黏土或砂礫地帶更少，而岩石地帶則為最少。

阿爾及利亞頗有幾種特殊的動物。獅子在近年來幾乎已經淘汰殆盡，花豹土狼猴子常出沒於森林之中。胡狼野豬與各種的羚羊也很多。撒哈拉的動物很為奇特，最普通的是有角的毒蛇及蝎子。

據一九二六年的統計，阿爾及利亞人口為六〇六三四九六人，其中五四二二二五人分佈在南部地方。阿爾及利亞土著是一種巴巴利人與阿刺伯族的混雜種族，但尚有其他體格上相異的種族，他們的由來則無從考據了。阿刺伯人的侵略，在人種上雖無多大影響，但已傳佈了回教與阿刺伯語；至於巴巴利語，到現在仍使用於凱勃里亞，阿勒斯，撒哈拉沙漠沃地上等處。全部土著約為五一四七八七二人，包括居住在南部地方的五三二〇九一人。這個數字在法國統治之下迅

速地增加了，在一八三〇年是二〇〇〇〇〇人，在一八八六年就有三二〇〇〇〇〇人。這個增加數目在近年來已經達到每年加四〇〇〇〇〇人之數，換一句話說，就是每四〇年增加一倍。四分之三之士著分佈在台爾區域，而居住在山地上的較平原的為多。

全部士著人口的百分之六是分佈在都市的，所以僅有三〇個城市各集居三〇〇〇名左右的士著。城區以外的士著，那有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種是安土重遷的農人，他們羣居在村落裏，四周圍繞着無數的園圃與森林；一種是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他們住在篷帳裏，各處集成一個個的小部落，驅着他們的羊羣各處移居；其他一種是介於遊牧與耕稼之間，既不像農人那般安居不遷，也不如牧人那般的居無定處。

歐羅巴人則有八三三三五九人。四七七九人住在南部地方，其餘大部分佈在沿海及台爾區域的各都市裏，雖然在農業社會裏也占有極重要的地

位。在阿蘭區內有三五〇八四一人，阿爾及耳區有三〇七一九五人，君士坦丁有一七〇五四四人。阿蘭區內的歐洲人幾乎佔有全部的耕地，阿爾及耳區內他們大部居留在阿爾及耳市的四郊，君士坦丁區內他們大體是分散在各城市裏，而並不集中在一處。

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六年，歐洲人的數目因移植而從六〇〇人增至一六九〇〇〇人，但在那個時期內死亡率却超過生產率。在一八五六年之後，生產率激增，所以在一八七六年共有歐洲人三一〇〇〇名，一八九一年四七七〇〇名，一九一一年七五二〇〇〇名。而死亡率平均十年內為一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六年的調查，歐洲人中，法國人占六五七六四名，大多來自科西嘉，羅尼，加特，哈雷德，東北里牛斯等南方諸州，但自一八九六年之後，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比來自法國的為多。西班牙人大都來自米爾西亞，瓦倫西亞，亞利干的，而以阿蘭區為集中地。來自西西里與加拉勃利亞的意大利人

居留在君士坦丁區。馬耳太人則在多數城市，隨時可見。其餘的歐洲人那就寥寥可數不足道了。

阿爾及利亞的農產以穀類為主，約占三〇〇〇〇〇〇畝；土人的耕種法很是幼稚，所以產量遠遜於採用科學方法的歐洲人所耕耘的田地。小麥大麥的產量為最多，次之是蕎麥，苞米，蘆粟。葡萄是歐洲人主要的種植物，自從法國南部的葡萄園，因蚜蟲為害，被毀之後，所有經營葡萄園的農人，幾乎全部移植到阿爾及利亞，繼續他們的事業。平原中，山麓畔，陵岳上分佈着許多許多葡萄園，釀造了大量的葡萄酒。葡萄酒的最大市場是法國。橄欖分佈很廣，產物是消耗在本地。此外還盛產無花果，柑橘，杏梅，杏仁等類。至於沿海各地，因為冬季溫暖，所以在輸出口岸附近有豌豆，大豆，百合，蕃茄，馬鈴薯與葡萄的種植。凱勃利亞是菸草的中心，阿爾及耳四周則產香料。自美國內戰之後，阿爾及利亞開始栽植棉花，大致分佈在吉里夫河流域。南部地方的

農產以棗椰子爲最重要，現在因謀增加產量。所以在沃地中挖掘自流井以擴大灌溉區域，增加可耕的土地。

畜產以羊爲主，大概有綿羊八九百萬頭，山羊四百萬頭。但每年祇有一百萬頭出口，作爲食用，羊毛的出產却很少。次之爲牛，馬，駱駝。牛大約有一百萬頭，馬二十萬匹，騾子三十萬匹，驢子十五萬匹，駱駝的數目與驢子相等。駱駝在草原地帶是作獸載運輸的工具，在撒哈拉沙漠裏則爲乘騎代步之用了。

森林面積約有三百萬畝，但有大部是灌木林。每年可有二十萬担軟木出產以製造紙漿，及五十萬担矮椰樹所生的樹膠。

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是世界主要之產磷地，年產量甚至超過美國。阿爾及利亞可出產八十萬噸。鐵礦品質很好，產地有三處，一是隣近突尼斯邊境，一是米里那地帶，一是阿蘭沿海地帶，大部是輸往英國。錳與鉛也有幾處地方出產，石油採集的成績却很壞。

土人的工業當然不能與歐洲人競爭，但是他們祖傳的地氈編織却很著名。至於歐洲人的工業也並未見得發達，大多是以農產品爲原料的輕工業，如榨油，釀造，麵粉等類。此外則有皮革，菸艸，火柴等廠與幾處鹽場，而沒有一家工廠是設備完全的。

阿爾及利亞因河流不適於航運，所以交通全靠陸路；現在四三四五公里鐵路綫，一部份路軌是一，四四公尺，一部份是一，〇五公尺的狹軌。一條中央鐵路綫從摩洛哥起穿過阿爾及利亞而至突尼斯；沿路有支綫接連阿蘭，毛斯塔凱納，阿爾及耳斐津普威爾，君士坦丁，波那，及南方的幾那薩，與土夸特等要地。所有鐵路分屬於兩個機關，一個是法國 P.L.M. 鐵路公司，一個是阿爾及利亞國家鐵路公司。除了鐵路之外，尙有很完善的公路網爲鐵路的輔助，就是撒哈拉沙漠現在也有風掣電馳，揚塵飛沙的汽車往來了。

阿爾及利亞與法國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無論經濟上，與地位上。換句

話說：阿爾及亞是法國在北非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而與法國一向保持最密切聯絡的城市當然是阿爾及耳了。阿爾及耳是商港，是首邑，是法國控制阿爾及利亞的根據地。所以也頗有一述的必要。

阿爾及耳是阿爾及利亞的首邑總督與防軍司令部駐在地。它建築在阿爾及耳灣的西岸，與海岸平行的薩合爾山脈的斜坡上，背後就是倍薩里山。這都市之所以發達，因爲它距海很近，而且有軍事上的價值。土耳其阿爾及耳是三角形的，加斯白是頂點，海邊峭壁，就是現在的民國路，是底邊。法蘭西阿爾及耳是逐塊逐塊發展的，現在自南至北，房屋建築相接有十六公里之遙而無絲毫隙地。

現代的阿爾及耳是一座歐洲式的城市，築着整齊的拱道。許多回教寺與其他的古式建築已經失蹤了。靠海邊是民國路，向北是法蘭西路，向南是卡爾德路。支持街道的拱柱高出碼頭有十五公尺之多。主要的政治機關及商業機關都在這幾條路上。民國路

的北端是政府區，一向是阿爾及耳城的中心，從此地有倍倍厄爾奧德路，倍倍阿桑路及瑪麗茵路向外延展着。在倍倍厄爾華德街上住的都是西班牙人，更北是那修聖猶琴街。政府區之西有一條短路通到建築在回教寺原址上的天主教堂，總督冬季官邸，古老的主教第與琪尼亞的遺跡。隣近是國立圖書館，那是所一七八九年建的摩爾人的屋子。在海面與瑪麗茵及倍倍厄爾奧德兩街之間的地區，全是老式的房屋，窄狹的街路。那條熱鬧的倍倍阿桑街一端通至民國廣場，這裏有伊斯來與寶蒙特烏威爾兩街，是阿爾及耳最熱鬧的商業中心。

阿爾及里最高之處，是在峻峭的山崖之上，那裏還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本地風光，可是一部份地方因藍頓街與瑪蘭哥街的鋪設而受到破壞了。

卡斯白堡距海平面有一一八公尺高，建於十六世紀會為二代土耳其總督的官邸。一八三七年四月三十日那位赫興總督用繩帶扑打法國領事的條件，就發生在那裏的；此後，緊接着

法國的占領阿爾及耳與土耳其統治的結束。

墨斯塔法，一度劃作城郊，後來設為縣治，但現在已與阿爾及耳合併。它的下層街道，是居民叢集與工廠林立的地方，可是它的上層街道，却多波光水影，呈於其前的別墅。這裏同時也有總督的避暑官邸，大學堂與博物院。

阿爾及耳因為船隻的加煤，所以在法屬諸商埠中，每年進出的船舶噸位僅次於馬賽，至於船隻的數目則次於馬賽與哈佛爾。在一九二六年進口

商品有一二六一七九六噸，出口有一三八〇〇五六噸。航船噸位約有二五六二二四一噸。阿爾及耳的主要輸入

品是煤，棉織品，五金，火車與汽車；輸出品是酒類，綿羊，山羊，皮革，鮮菜蔬，葡萄，馬鈴薯與鉄礦石。自馬賽至阿爾及耳祇要二六小時的航程，從巴黎來也祇要四〇小時就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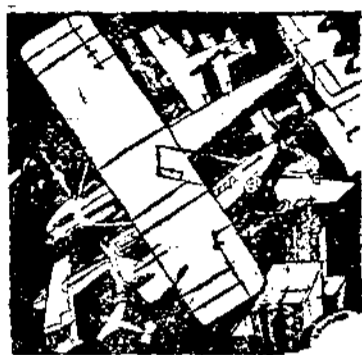
了。阿爾及耳，因為政治上及商業上的需要，它的地位一天天地增高了；而且又是寓居的勝地，有山有水頗可供晨夕徘徊，登臨玩賞。

信 撫 集

中庸偽託說

乙 乙

而發其積。孔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太山者，積也。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至說中庸引山，稱華嶽，甚明。明也。講道而行，中節不偏，明也。愈其意，自命之謂性，至可離非道也。君子慎其。又深矣。不行之道，則不明。君子之道，莫不造端乎夫婦。試將中庸逐章細味，方知余言之不謬也。



伊拉克的今昔

嚴懋德

伊拉克 大平原，歷史家把這狹長地帶，稱作「新月形的沃壤」(Crescent of Fertile)而今日的伊拉克，即處於這「新月形的沃壤」上。

史上素負盛名的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的新稱，位於底格里斯 (Tigris R. 全長一千一百七十餘哩) 與幼發拉 (Euphrates R. 全長一千八百二十五哩) 兩河流域之間，也就是四千餘年前古代文化發源地的巴比倫 (Babylonia)、亞述 (Assyria)，和迦勒底 (Chaldea) 會建國於此，所以讀過上古史的人，誰都知道這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是有一段光榮歷史的。

伊拉克是位於小亞細亞的東南，東連伊朗 (Iran 即波斯的新稱)，北界土耳其 (Turkey)，西臨敘利亞 (Syria) 可通地中海，西南接沙特·阿刺伯 (Saudi-Arabia)，南接波斯灣以臨印度洋，為舊土耳其帝國帝國行省之一，面積三十萬零一千餘方公里，略小於德國普魯士一州，居民約三百三十萬，多屬阿刺伯種的伊拉克人，佔百分之七十七左右，大部分從事農業；還有少數的土耳其人，班都英·阿刺伯人 (Beduins)，猶太人，古爾特人 (Kurds 即人種上是雅里安族，宗教上是回教徒) 和古代民族遺裔的亞述人。

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皆發源於亞美尼亞 (Armenia) 的高山，蜿蜒南流，經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而入波斯灣 (Gulf of Persia)，從波斯灣直到地中海東岸，環繞着阿刺伯沙漠外圍的，恰似一個弧形的狹長地帶，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同時又是一個肥沃的

在三十萬零一千餘方公里的領土，包括着摩蘇爾 (Mosul) 巴格達 (Bagdad) 和巴斯拉 (Basra) 等舊土耳其行省。原來伊拉克為土耳其的領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脫離了土耳其的控制，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由國際聯盟委任英國代管。大馬色國王斐賽爾 (Faisal) 於一九二〇年被法軍趕走，至一九二一年，復由伊拉克全民投票，百分之九十六的多數票，擁戴斐賽爾復登王位，且於八月二十三日正式加冕，一九二七年，英國宣佈廢止代管；伊拉克王國遂被認為獨立國家；一九三二年，復由英國介紹，正式加入國際聯盟。

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皆發源於亞美尼亞 (Armenia) 的高山，蜿蜒南流，經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而入波斯灣 (Gulf of Persia)，從波斯灣直到地中海東岸，環繞着阿刺伯沙漠外圍的，恰似一個弧形的狹長地帶，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同時又是一個肥沃的

在三十萬零一千餘方公里的領土，包括着摩蘇爾 (Mosul) 巴格達 (Bagdad) 和巴斯拉 (Basra) 等舊土耳其行省。原來伊拉克為土耳其的領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脫離了土耳其的控制，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由國際聯盟委任英國代管。大馬色國王斐賽爾 (Faisal) 於一九二〇年被法軍趕走，至一九二一年，復由伊拉克全民投票，百分之九十六的多數票，擁戴斐賽爾復登王位，且於八月二十三日正式加冕，一九二七年，英國宣佈廢止代管；伊拉克王國遂被認為獨立國家；一九三二年，復由英國介紹，正式加入國際聯盟。

伊拉克的政體為世襲的君主立憲制，一九三三年九月，斐賽爾在旅歐途中，精神上受了突然打擊，心臟病猝發，就此暴卒，斐賽爾係赫查茲 (Hedjaz 又譯漢志) 前王胡賽因 (Hussein) 的第三子，是一個非常人物，為人機警，威嚴，圓滑，還有非常的忍耐心，初為波督英 (Bodouin) 沙漠部

族的酋長，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他曾鼓勵阿刺伯人革命，並親率本部族參加戰，斐賽爾不僅勇於作戰，同時也是一個能幹的政治家。待他死後，由其長子該齊(Casim)繼任王位。該齊登位後，頗具治心，成立兩院制議會，指定老老二十人充任上議員，並選舉下議員八十八人輔助。一九三九年四月，該齊因汽車失事，慘遭非命，遂由其五歲幼主繼位，是為斐賽爾二世(Faisal II)。

所謂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處於大沙漠的外圍，地勢比較平坦，四週易受外敵。所以在那裏古代的歷史，也可以說是西亞各種族的鬥爭史。由於各種族的鬥爭和融化，方才產生高度的文明，與埃及(Egypt)文化交相輝映。有人稱「新月形的沃壤，」為古代世界的熔爐，可謂名符其實。在這裏，不妨把兩河流域的歷史略述的追溯一下：

巴比倫時代(紀元前三一〇〇年——二一〇〇年)：最先來到巴比倫居住的是蘇末人(Sumerians)，他們以

原來住居蘇末爾(Sumer)地方而得名，他們的來歷和屬於那一種族，直到現在還是疑問。當他們在那裏定居以後，即築堤防水，利用兩河之水從事於耕種事業，培養畜牧，製造獨輪車，並發明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

，即象形文字的一種，因筆畫酷肖楔形而得名，以蘆桿在泥磚上刻畫記號。他們以月的盈虧為標準，分一年為十二月，與我國過去所用太陰曆大致相同。現在我們以圓圈分為三百六十度，分晝夜為二十四時，每時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即是古代巴比倫的遺澤。到了紀元前二八〇〇年左右，閃族人(Semites)從阿刺伯向北移動，企圖逼走蘇末人，發生戰爭。結果蘇末人在武力上雖告失敗，但他們的文化，終究獲得勝利，產生了所謂一種新民族和新文化。到了紀元前二二〇〇年，名王罕穆刺俾(Hammurabi)大興土木，使都城益增美麗，於是工商業繁盛，國勢如日中天。他乃編纂罕穆刺俾法典(Hammurabis Code of Laws)，是歷史上第一部有系

統的法典。可是盛極必衰，終於紀元前二千年左右為蠻族所滅亡。

亞述時代(紀元前二〇〇〇年——六〇〇年)：亞述原為巴比倫的屬國，他們都是壯勇好戰，其武力會稱雄一時。但其文化，完全從巴比倫得來的，對於文字和建築僅加以模仿而已。在紀元前八〇〇年時，它的版圖非常之大，南至巴比倫，西南至敘利亞，巴勒斯坦(Palestine)與埃及，為西洋史上第一個大帝國，首都為尼尼微(Nineveh)建築頗為精緻，城牆上可容戰車七輛，四周挖掘水池，以防匱乏，如今伊拉克還有尼尼微的遺墟，供遊客憑吊。不久，國內變亂四起，屬地反叛，稱雄一時的帝國，終於在紀元前六〇六年被米地亞(Media)和迦勒底的聯軍所滅亡。

迦勒底時代(紀元前六〇〇年——五〇〇年)：亡了一千數百年的巴比倫，又被迦勒底亞人重新恢復，所以歷史上加勒底帝國亦稱新巴比倫帝國。據說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會以巨資建築「空際花園」

會以巨資建築「空際花園」

(Handing Garden) 於巴比倫，及後，希臘人驚嘆它的富麗新奇，稱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特尼王死後，迦勒底終於紀元前五三八年亡於波斯。

總之，以後的兩河流域，又在異

族所蹂躪之下。馬其頓 (Macedonia) 國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 不是在統一希臘後，便率兵攻埃及，未嘗遭受嚴重的反抗，竟平定全埃，乃在尼羅河口建築新城，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亞歷山大里亞城，（築於紀元前三三二年現為英國在東地中海重要的軍港，即亞歷山大港）灣外法洛斯島上的著名大燈塔，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翌年，乃向波斯前進，以四萬七千人擊敗號稱百萬波軍，所向披靡，又越印度庫什山脈，征服印度的西北部，建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即以巴比倫為其亞洲國都。紀元後，回教崛起，在歐亞非三洲，先有哈里法帝國，後有土耳其帝國，文明古國巴比倫，可說久為異族所蹂躪。其中尤以被土耳其所統治，最為長久，自十

七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而大戰的結果，在巴比倫故墟上，伊拉克王國得重新建立起來，但其首都報達，如今還沒有大學，也許是算是世界上唯一的沒有大學的首都了。

伊拉克的地勢，為狹長的三角形，境域為一大平原，目前伊拉克仍然是一個土壤膏腴，物產豐盛而且地位險要的區域。它在農業上的富源，不論是上伊拉克，或下伊拉克，都非常可觀。下伊拉克雖有雨量不足之虞，但據威爾奇克斯 (W. Will-Cocks) 的估計，該處可由河流灌溉的田地約達二萬四千三百萬公畝，如灌溉得宜，當可增加生產力。農產棉花，小麥，大麥，棗實都有大宗出口，畜牧業也盛，有羊，馬，駱駝等稱為西亞細亞最富生產的地方。此外，皮毛出口也頗可觀。然而，伊拉克最大的富源，乃是油田的開發。

伊拉克北部摩蘇爾區域的石油，據美國哲斯德的估計，世界上石油蘊藏最富的區域，除美國外，當推摩蘇爾，所以伊拉克是一個以出產石油著

稱的國家。再從國際交通上看來，伊拉克控波斯灣，不但扼阿刺伯與敘利亞的門戶，而且是歐洲通遠東的要道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取得巴格達鐵道的建築權，構成大戰一個重要的原因。原來德國有所謂什麼三B政策，即從柏林 (Berlin) 起，經過君士但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拜占庭 (Byzantium) 至伊拉克首都的巴格達擬建一歐亞鐵道。當時俄國也有其二P政策，即從彼得城 (Peterburg) 到波斯灣 (Persia) 擬建一鐵道。考其目的，皆在於爭奪摩蘇爾石油區域。

據一般的估計，摩蘇爾區域石油埋藏量佔全世界石油產額的百分之十以上，一九三八年的產油額為四百二十七萬餘噸，一九三九年為四百三十三萬噸有餘。全世界最大產油國為美國，年產一萬七千萬噸佔全世界總產額的百分之六十一；次於美國年產三千萬噸為蘇聯；其次是美洲的委內瑞拉，年產二千八百萬噸，再次是羅馬尼亞，年產六百三十萬噸，而伊拉克是佔着第五位。

摩蘇爾位於底格里斯河上流，高出海面八百二十呎之高，扼地中海，裏海間黑海，波斯灣間的交通樞紐，其油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早已為歐洲列強所注目。英德等國會投資組織土耳其石油公司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英國出資四分之三，德國出資四分之一，擬加以開發，旋因戰事爆發而告擱置。待戰事發生，土耳其加入同盟國作戰後，英國立即向伊拉克進兵，先後佔據巴格達，摩蘇爾及其他重要城鎮。在戰事進行中，摩蘇爾及其產油區始終成為協約國祕密會商的目標。在一九一六年辛克司

皮加得 (Sykes-Picot) 協定中，英法成立分配摩蘇爾油田，並沒有將意大利包括在內，及至戰後，又在桑里摩協定 (San Remo Agreement, 一九二〇)，和洛桑會議 (Lausanne Conference, 一九二三) 中加以修訂，允許意大利獲得一小部美索不達米亞的油產。

戰後，英國即分割土耳其的三州：摩蘇爾，巴格達，巴斯拉成立所謂

委任統治地 (Mandate or Mandated Territory)，列入於甲種委任統治地，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伊拉克正式委任於英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英伊訂立新約，英國放棄代管權，並將於五年內，介紹加它入國際聯盟為委員國，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國聯大會根據英伊兩國的請求及委任統治委員會的報告書，通過伊拉克為國聯會員國，從此伊拉克成為君主立憲的獨立國家，不過，實際上，伊拉克的軍事和財政大權，仍操在英國的掌握之中。

桑里摩協定規定，英國領導的公同接收摩蘇爾與伊拉克油田，允許法國繼承土耳其石油公司在戰前的德國股份，即法國對於摩蘇爾油區得享受四分之一的權利，惟以允許英國安置橫過敘利亞油管，同時法國應支持英國軍隊，以便在俄境獲得獨佔權為交換條件，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中，土耳其曾提出了收回摩蘇爾的要求，英國却堅持反對的主張，謂以前僅有摩蘇爾的百分之八是屬於土耳其的，雖

然土耳其在當時因了對希臘的勝利而恢復了它的國際地位，但對於摩蘇爾與整個伊拉克的失去，也沒有辦法的。

一九二五年，伊拉克政府修訂其對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讓予權。一九二九年，土耳其石油公司改稱為伊拉克石油公司 (Iraq Petroleum Company)，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英荷殼油公司 (本名 (Koninklijke Maatschappij tot Exploitati Vane Petroleumbronnen in Nederlandsch-Indie) 荷印皇家油井公司) 佔百分之二十五；英波 (即伊朗) 石油公司佔百分之五十，法國佔百分之二十五。如今伊拉克石油公司，英波石油公司僅佔百分之二十五，再有百分之二十五，讓與美孚公司。所以說，伊拉克的摩蘇爾油田却由英，美，荷，波，法各國所主持開採，實際上，英國獨佔鑽權百分之四十。摩蘇爾區及卡納金 (Kanasin) 附近油鑽，多由英人投資開採。法國享有產油權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三。七五

英，美，荷，波，法諸國合組國際的伊拉克石油公司，便招集了許多資本，在摩蘇爾區等地踏勘的結果，石油產量極豐，特別是在庫爾庫克(Kirkuk)地方。既擁有豐富的埋藏量石油資源，運輸就成一問題，於是設計敷設輸油管，從摩蘇爾經過敘利亞沙漠，直接輸送至地中海沿岸。經七年之久，費了一千萬鎊以上，完成兩條油管，工程非常偉大，不知經過極大的艱難才築成全長一千一百五十哩，也可以說是世界的偉大工程之一。

這偉大輸油管的敷設是從產油區傑克起，到幼發拉的河岸的哈第桑，分為兩路：一條受英國的控制，係向西南橫斷敘利亞沙漠，再南折經外約但(Trans-Jordania)而入巴勒斯坦的地中海口岸海發(Haifa)，英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可以在這裏取得燃料。一條受法國的控制，是橫貫伊拉克，一直向西橫穿敘利亞沙漠，而至地中海沿岸的黎波里(Tripolis)，伊拉克的唯一富源，即沙漠下的石油，政府

財政上的收入，即油田的租費，已足以抵償歲出。

關於伊拉克的國防，可說異常脆弱的。不過包括騎兵三團，步兵七大隊及空軍一大隊，國內警察官警共計八千名至一萬名，沒有海軍，然伊拉克是英國近東勢力的一個支點，是英印交通線的中心，最重要的是英國在伊拉克享有油田四萬方英里，所以在一九三〇年英伊締結新約時，英國雖允許撤退駐伊軍隊，但仍保留租借三個空軍根據地，原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及重要商埠巴斯拉各地都有倫印皇家航空公司的主要航空站，是英國自西亞轉達遠東的咽喉。對於伊拉克的富源——摩蘇爾石油，握有採掘權，為了保護油區的利益，留駐航空隊於摩蘇爾，巴格達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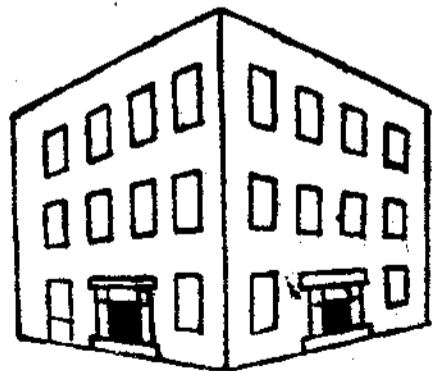
巴格達，跨底格里斯河兩岸，地當水陸交通的要衝，扼鐵道航空的中心，為伊拉克的首都，又為隊商貿易的集中地，人口約有三十五萬。往昔為薩克遜帝國的舊都，阿刺伯文化學術中心。其南有巴比倫城遺址，係古

巴比倫國故都。巴斯拉臨底格里斯幼發拉的兩河合流的沙特阿刺伯河右岸，距河口七十哩，距波斯灣約一百公里，為伊拉克的唯一商港，摩蘇爾位底格里斯河上流，以產石油為著名，英土兩國爭持累年，卒於一九二六年劃歸伊拉克，即舉世矚目的摩蘇爾問題。其北有尼尼微城遺址，為古亞述國故都。

妙不可言集

(上期答案)

- (一) 手
- (二) 如下圖，是一所大廈的一角。
- (三) 電話簿。
- (四) 用一大鏡，放在背後，然後拍照。
- (五) 環。
- (六) 把方紙倒過來算。





飛機何以能飛

徐傳霖

(問) 飛機何以能飛?

(答) 簡單的說：先由發動機，把迴旋槳旋轉了，將空氣推往後面而前進，這與游泳時，將水推向後方而前進，完全相同。飛機賦空氣而進，稱滑走，滑走一開始，兩翼就受風。

(問) 所謂滑走一開始，兩翼就受風?

(答) 且觀風箏，在有風時，自身不動，也能上去；無風時，擎着繞疾馳，於是風箏觸風而上升，由空氣動，或由風箏自身動，結果是一樣的。

飛機的滑走，與擎着風箏而走一般，所以滑走一開始，兩翼就受風了。於是，便生揚力。

(問) 何謂揚力?

(答) 簡單的說：就是浮起之力。翼

受了風，翼下面的空氣，成將翼推起之力，翼下面的空氣，成將翼吸起之力，這兩個力加起來，即為揚力。揚力常起於與風之方向成直角之方向。

(問) 何謂推起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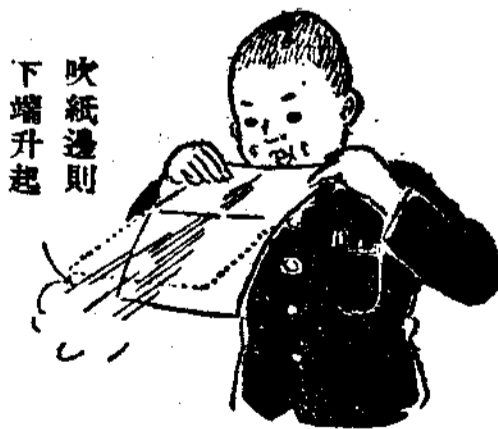
(答) 方才的擎風箏來講：風一到風箏上，風箏本來成所謂迎角，斜向上方，風到了風箏上，便被押向下方去，風箏因着這反動，被押向上，這是風箏浮起來的理由。

飛機的翼，也像風箏，裝成迎角的。所以所受着的空氣，被押向下，相反的飛機被浮起來了。

但是飛機的浮起來，那押起來的力的活動，比較的小，還有一個吸起來的力的活動，大得多。

(問) 何謂吸起之力?

(答) 拿一張紙，將紙邊湊到口上，沿着上邊，試用力吹氣，在未吹



吹紙邊則
下端升起

氣以前，紙是因着自己的重量而下垂的，一吹，紙的下一半，便自己抬起來了，紙被風一吹，照例是應當向下的；但事實恰相反，這是風過紙的上面，將紙吸起的力的證據。大風之時，屋上的鉛皮屋頂，會吹起來的，這雖然下面也有風把牠吹起來，不過下面不吹牠起來，強風過屋面上時，會生吸起東西來的力量。

(問) 爲何風過物上，會生吸起東西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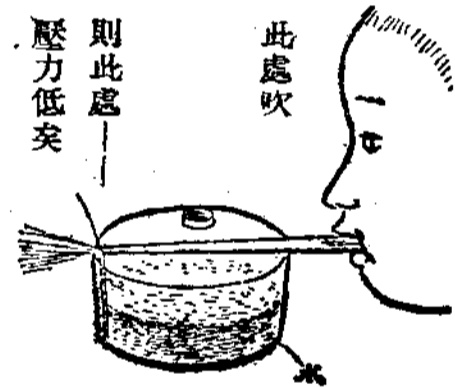
(答) 在物理學上，這現象，稱爲佩爾奴里定理，現在且來說明這定理：

水與空氣，皆流動之體，各有動壓靜壓兩個壓力；但這動壓與靜壓之和，常常相等。這就是佩爾奴里定理。動壓，就是流動體運動時所有的壓力，靜壓，就是流動體中活動着的靜的壓力。於是動壓，凡流動體之速度愈快則愈大；然動壓與靜壓之和常相等，所以動壓愈大，則靜壓愈小。即風之速力快，則動壓增而靜壓減，遲則動壓減而靜壓增。

(問) 如此，風急速流於物上，靜壓一減，成如何情形？

(答) 靜壓一減，吸起東西來的力，就要活動了，這看了方才那紙的實驗，就可以明白了。試再舉一個實例：諸位府上，不是有一只噴水壺的麼？這是裁縫時用熨斗之前用的，在噴水壺的管中用力

一吹，壺中之水，噴出成霧，這就是這現象的一個例。



。管中出來的強風，可使靜壓減低，於是空氣這件東西，性質本來是從壓力高的所在，流向低的所在去的，所以在水之出口的空氣，飛出來了，於是這裏又空了，因此，在下面的水，被大氣的氣壓推起來了，把牠一吹散，便成霧了。

與此相同的，飛機一滑走，翼上就受風，在翼下面通過的風，便成推起飛機之力而活動，在翼上面通過的風，由佩爾奴里定理而速度快，則愈快而靜壓愈低，便成了吸起之力了。即推起飛機的力量，是翼下面的空氣，加了高氣壓，翼上面的空氣的氣壓

低了，所以不是下面的氣壓抬起來，乃是上面的氣壓吸起來。

(問) 低氣壓吸起來，那是明白了；但是飛機，翼上翼下，不是受同樣的風麼？那末，上面的風，氣壓低了，下面的風，並不如此，不是就奇怪了嗎？

(答) 飛機的理論，本來很難的，你問得頗有意思。飛機翼上翼下，受同樣的風，上面氣壓低，下面氣壓不低，這就有興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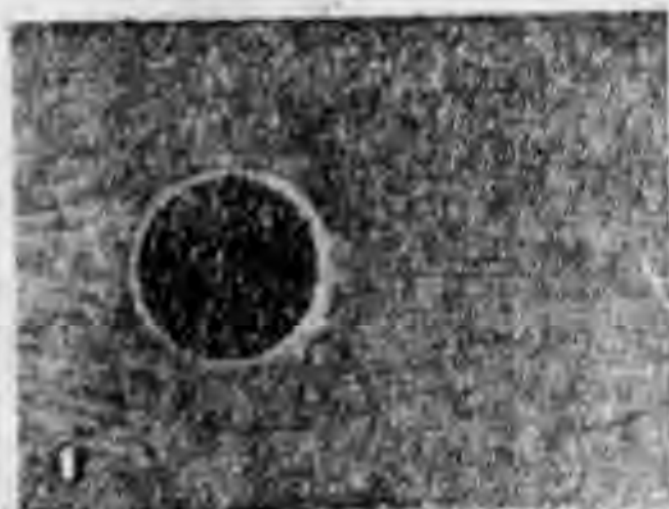
這是空氣中有粘性，所以有這現象。

(問) 空氣中有粘性，實在聞所未聞。

(答) 爲說明時容易明瞭起見，假定空氣的流動中間，放一圓筒。但是先要聲明：無論是水或空氣，流動體凡流的場所愈狹，則速力愈增，愈廣的速力愈減。河闊的地方，水流得緩，狹的地方，水流得急，這是大家親眼見的，空氣也有同一現象，即一個管中，流通空氣，管粗則流得緩，

管細則流得急。於是可入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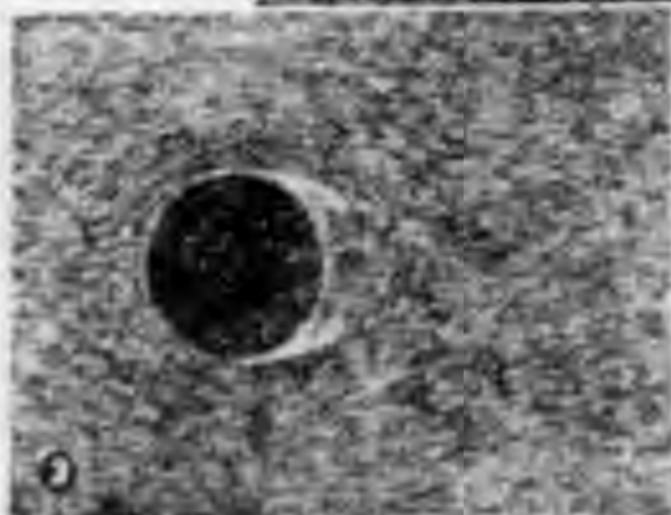
空氣之流動中，即風中，置一圓筒，觸到他的空氣，自然向圓筒上下流去，把這空氣所流的徑路畫出來，便如圖。這叫流綫。隣接着的流綫間，可以當他一個管，將他對照着前面的法則，那末，越是到圓筒的頂點去，流綫的間隔，越是擠緊，所以風在這裏漸次增加速度，一達頂點，從此減速度，



在這末端，重新回到開場的速度。於是，諸位要牢記！從着前面說的佩爾奴里定理，在風的速度最快的圓筒頂點，空氣的靜壓，是最低。牢記了此事，可以談空氣的

粘性。

試觀插圖，這是水中先放着鉛粉，這水流中，置着圓筒，起怎樣的現象呢？這圖就是調查這現象的照片。(一)是靜止的圓筒，開始動的一瞬間，水流極緩的情形。(二)(三)(四)是流的速度漸快的照片，如(一)，水流極緩時，水過圓筒上下，徐徐流去，這現象並不顯著，而(二)(三)(四)，是流得快起來，從圓筒的後半變到末端的現象。爲什麼會起這樣現象呢？因爲水有粘性的緣故。



圓筒，接近圓筒部分的水，粘在圓筒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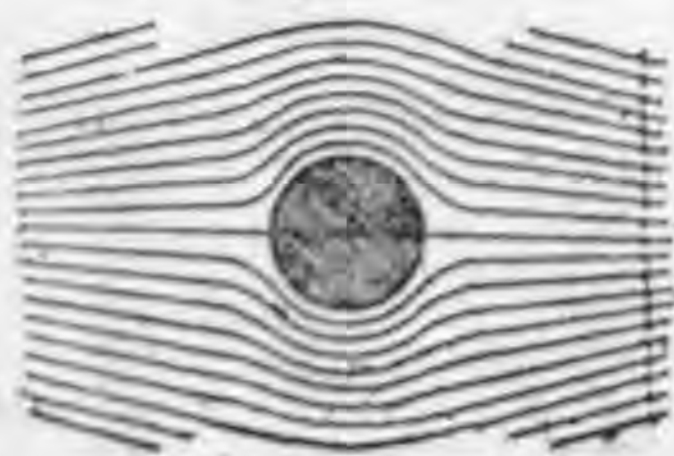
水有粘性，現在也無用說明了。水流中放一



，而圓筒表面水之速度，成零。

從此愈到外面，速度愈增，從表面到一定厚的一點，方始與一般的水的流相同。如此，比外側流得遲的部分，叫境界層。這境界層，如照片，越到圓筒的後方，而越增厚，從末尾的一點起，急流而紊亂矣。這水流亂的部分，稱亂流境界層。反之，中間之流，一點不亂，境界層中間的水，成層狀時，這叫層流境界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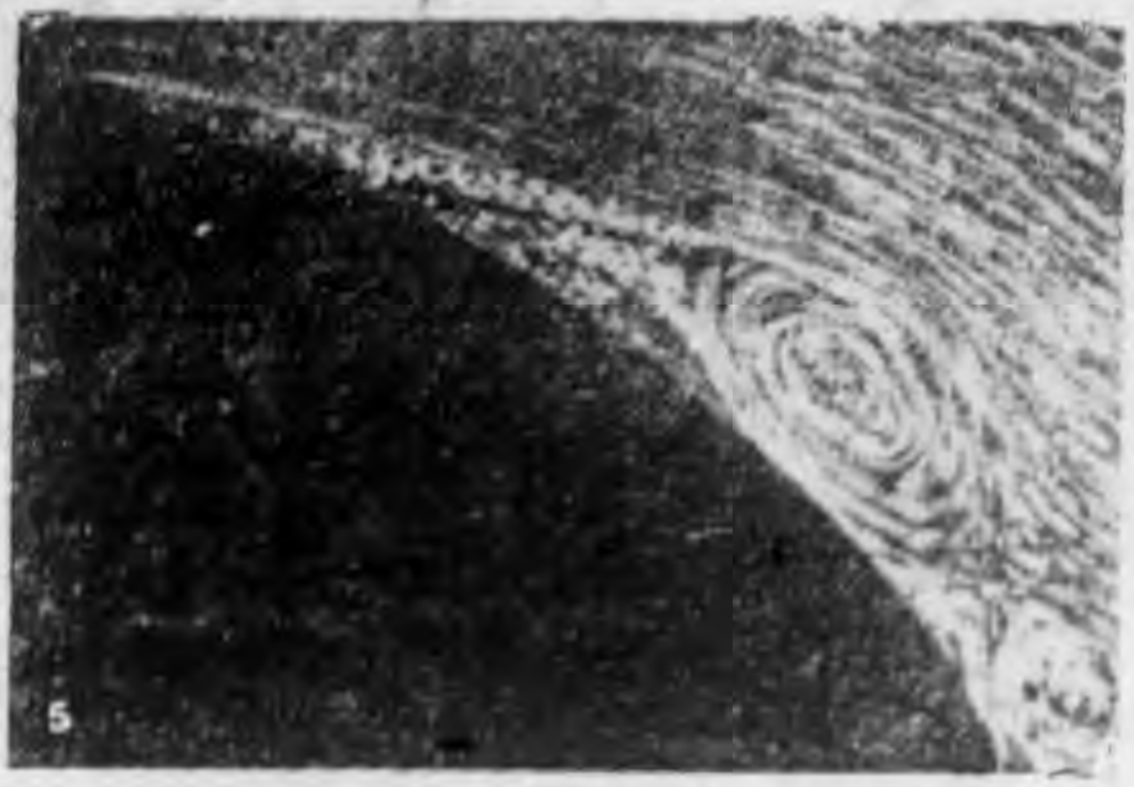
這裏，請想一想。第一，這流，本來在圓筒頂點，流的速力最快。因之，頂點的部分，壓力最低，在圓筒後尾，速力便遲，於是這部分的流漸漸的壓力高了。加之，境界層，愈至後尾愈厚，這境界層內，流的速力最遲，因此，這部分的壓力最高，境界層外側的壓力，亦傳到境界層之內



，如此，無論是水或空氣，一切流體，都有從壓力高處向低處流去之性質，所以在這情形，圓筒後尾高壓力的水，亦向着頂點一面而低壓力處，沿着圓筒，逆流而來。於是，自前面流來之水，撞在此處，集於某點，成一水塊，如此，外側之流，擦過逆流而來的之水之上部，所以逆流而來的水，旋轉成渦了。

(問) 船後成渦，也是此理麼？

(答) 是的，(五)的照片，是圓筒



表面境界層水塊處所成渦的部分放大的。

(問) 那末，這渦，與飛機有何關係？

(答) 請勿心急。沒有這渦，飛機就不能飛。

(問) 照片，是水流中置着圓筒，那末，空氣的情形，完全相同麼？

(答) 是的，完全相同。空氣不能拍照，水中是放的鋁粉拍的，照片中有白光的，是鋁粉。

(問) 水與空氣，現象既相同，那末，圓筒與飛機，也是同一現象麼？

(答) 圓筒與飛機不同，因為不同，所以飛機會飛？

(問) 越講越難了，圓筒與飛機，怎樣的的不同呢？

(答) 你問得很好！不如此，飛機的說明，就不容易着手。

(問) 你把我忽而升起，忽而落下，我差不多跟飛機一樣，要翻筋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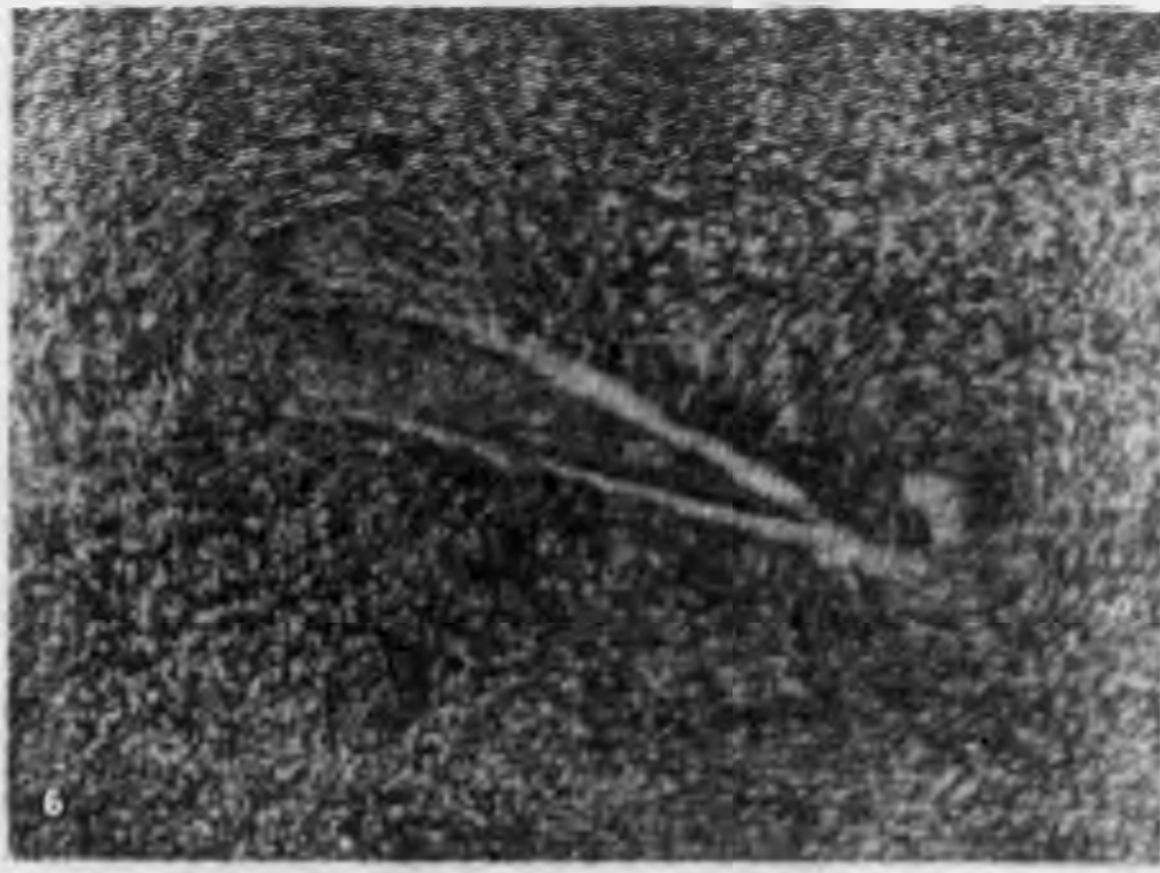
(答) 莫說笑話！圓筒與飛機，情形

怎樣不同？請先看(四)的照片。

一看(四)的照片，方知圓筒末尾，上下成了兩個渦，這因為是圓筒，水在圓筒上下，用同樣的調子流着，自然渦也最初就兩個發生在上下了。這上下二渦，試仔細看看，上渦向右旋，下渦向左旋着。

但是在飛機的情形，渦的成立就不同，試觀(六)的照片。

(六)的照片，也是將飛機



的翼，放入有鉛粉的水中拉的時
候的照片。飛機之翼，造成相當
之形，在水中一拉，從運動開始
的一瞬間起，在前後兩處成渦，
於是翼自右向左運動，則前渦右
旋，後渦左旋了。這是緊要所在
，請記憶着。

圓筒時，後方成兩渦，圓筒
上面空氣與下面空氣，同樣流去
，因此在頂點，空氣的壓力雖減
，而上方下方，同樣減少，他的
力很相稱。結果，圓筒都不動了

(問) 那末，飛機被抬向上時，必須
翼上壓力低，而翼下壓力高麼？
(答) 是的。表現出來的，就是照片

(六) 的渦了。

因着飛機的翼，有特別之形
，而翼一受風，先向後方成左旋
之渦，最初，氣流繞翼的後邊，
而自翼的下面向上面，其時在上
面，爲了空氣的粘性，發生與方
才圓筒的情形相同之現象，此處
生左旋之渦，這後邊的渦一成功

，同時，在照片前方之渦成功了。
這渦的旋的方向，與後邊的渦的
方而相反，且後邊之渦，發達而
自翼相離，那末，前邊的渦，也
發達而開始環繞翼之周圍，這是
自前通過上面而行於下面的流，
這稱循環流，當然由飛機的滑走
而翼之下，亦有自前向後吹過之
強風，這風，被這逆流之風所作
用，便大減其速度，於是根據佩
爾奴里的定理，而翼下氣壓增高
了，一方面在翼之上，除一般之
流外，循環流有所作用，而流更
加速，所以氣壓大減了，下面氣
壓高，上面氣壓低，那末，這裏
便生吸起翼之力，飛機就浮起來
了。在圓筒的情形，上下氣壓相
同，所以浮不起來，這循環流之
強度，愈強則比例而翼之揚力增
加，又迎角愈大，則比例而循環
流愈強，因之揚力亦大，所以飛
機開始滑走之處，常留一發動之
渦一發動之渦一成，循環之流，
便生在翼的周圍了。

(問) 大體有些明白了。這麼一來，
飛機就會浮起，那末，還要問一
句話，圓筒時，後面成二渦，飛
機時，爲什麼成在前後呢？

(答) 你問得正好。這問題，是世界
飛行學者，都會經一次碰過壁的
難題。要解決他，不可不從「海
爾謨霍耳知」原則說起，一時把
難的東西都搬出來，恐怕反而不
易明白，日後有機會再談罷。

(全)

歌一首

姚蕙芬譯

Robert Browning 作

一年方在春，
一日方在晨；
晨鐘鳴七句，
山坡積露珠；
雲雀正下種，
蝸牛伏草莖；
上帝居天堂——
世界好如此！

最新實驗園藝學

氣

經

(三)

七十九號沈恩孚



黃岳淵 著述

周錚 編錄

鄭逸梅 校訂

周瘦鵬

錢輔乾 繪圖

第四項 空氣

土粒之間隙，非水分即有空氣充塞其間，以供根部之呼吸。若土質過黏或過堅，即空隙絕無，空氣不通，作物即有窒息之虞；若土質過鬆，即空隙過大，不易保蓄水分，而有乾旱之患，黏土與砂土均有此弊，故將黏土與砂土相和而成壤土，黏鬆適度，可調整此弊。

第五項 微生物

土壤之結構似覺簡單，然除上列諸物外，尚有不可捉摸之活物，即微生物是也。土中可見者如螞蟻，蚯蚓之類，其中以微生物之作用最大。秋冬之間作物枝葉落地而腐敗，全賴微生物之活動，而變成養分，以供作物來春之生長，否則作物不能利用也。

第三節

土壤之肥瘠

土中情形，頗為繁複，且彼此有關，相互影響，自成因果，故土壤之肥瘠亦無一定之標準也。

(一) 肥美之土壤：土質須柔軟而緻密，俾根可自由伸長，吸水容易，迅速分布，並有良好之蓄水力，以供作物之吸用，空氣流通，且能吸熱，而維持作物生長之適當溫度，含有多量作物能利用之養分，土中適合有益微生物之活動，此均為肥美土壤必備之條件也。

(二) 瘠薄之土壤：凡不合肥土之條件者即屬瘠土，乃因缺少腐植物質或分解不良，不能供作物之利用，土質不良，排水不便，養分缺乏，不適有益微生物之活動，致生成有毒物質，而有礙作物之生長也。

第四節

土壤之性質與種類

土壤之性質視土壤之種類而異，土壤通常分為砂土

，黏土，壤土，腐植土及培養土五種，今將其特性分述如下：

第一項 砂土

砂土乃指土粒較粗者而言，然砂土因砂粒之大小而有粗細微之別，惟其特性大致相似也。

砂土養分甚少，空氣易於流通，致肥料分解迅速，透水力強大，故保水力弱，極易乾燥，而遭旱害，吸收肥料之力亦微弱，故易損失。惟土質疏鬆，易於耕種，根之生長可較迅速，不致受阻也，栽植果樹最宜砂土。

第二項 黏土

黏土之特性，恰與砂土相反，含有肥分極富，土粒微細，空隙極小，空氣流通不易，養料分解遲緩，透水力惡劣，但保水力強盛，故土常潮濕，而有爛根之患。惟肥分吸收力亦強，故肥分不易流失，減少損失；但土質堅黏，耕作不易，根之蔓延亦難，此種土壤難以利用，須加以改良，始可栽種也。

第三項 壤土

壤土即介乎砂土與黏土之間，可消彌砂土與黏土之弊，而取其長，可謂為理想之土壤，一切地栽作物均喜生長於此種土質中也。

第四項 腐植土

腐植土係植物腐敗而成，極富肥分，惟其質過於疏鬆，若水分過多，空氣不易流通，致生成酸性物，而有不和，當加以耕鋤，注意排水，或施入砂土，可改良之。

第五項 培養土

上列四種土壤，均有利弊，非合理想，乃由人工方法而製成培養土，最富肥分，黏鬆得宜，專合盆栽，花壇，溫床之用。其配製之法，因各種花木之特性而異，惟一般之配製法如下：

(甲)時當晚秋，以肥沃園土與廐肥，層層堆積，每層高五六寸左右，堆高四五尺，堆積地點以日光不透射，空氣不流通，北向，清涼處為宜。堆頂中央凹陷，以液肥，米泔水，污水注入，由上層透入下層，每二星期澆以一次，五六次為限，至明春乃可施用。先將土翻開，更使上下層相混，以篩篩之，則可分為三種：通過篩孔者為培養土；不通過篩孔之大粒，以作填盆底之用；其他如廐肥中之草根，瓦礫及未腐爛者當去除之，仍可作堆積之用；若培養土中再加草木灰，骨灰等，其肥效更大。

(乙)以落葉，爛草及薰草以代上法之廐肥，交互與園土堆積，法亦與前同，然落葉不易腐爛，故須於隔年，先將落葉堆於溝中，待其腐爛後，再與園土堆積成層，則易發酵腐爛，始可應用也。

第五節 地力之減退與改進

土壤雖極肥美，其生產力亦有減退之弊，蓋因繼續栽培作物，而不知施肥一事，土中所含有之肥分，漸行

減少，又因土中一部分養分易溶於水，若雨量過多，極易流失；表面之肥土，易被風吹去，致土壤之組織變劣，作物之生長因而受阻，生產力當亦減退，此時我人須加注意，因有維持地力或補給地力或改良土質等法，今分述如下：

(一) 施肥法：土壤中含有肥分之量有限，如多年栽培作物後，肥分吸收殆盡，又有雨水之沖洗等，而日益損失，致土壤漸變瘠薄，致影響作物之生長，當施肥以補給養分之不足，肥料之成分以氮素，磷質，鉀質為主，故施肥即補給上述三要素為目的，則庶乎其可也。

(二) 深耕法：土壤瘠薄，通常指地面一尺上下而言，一尺以下之土質却含有肥分，惜缺少空氣，未曾分解，致作物不能利用，故須深耕，乃將底層之土翻起，則根之蔓延可加速，更可增肥分也。

(三) 客土法：若土質瘠薄，可自他處搬運肥土，蓋覆土面，可增肥分，此稱為客土法，且可改良土質，若為砂土，宜用黏土為客土；若為黏土，可用砂土為客土；前者宜於秋冬間行之，將黏土撒布土地，任其受寒冰凍，及凍解而細碎，翌春可混入表土；後者可於春季行之，加以深耕，俾可上下均勻，如是土質適中，不黏不黏，可達改良土質之要旨也。

(四) 中和法：卑濕之處，土質呈酸性，不宜作物之生長，改良之法務使土壤乾燥，或施用石灰，中和酸性，因石灰為鹼質之物，酸與鹼能變成中和性，可栽種

作物焉！

(五) 輪栽法：於同一田地之上，年年栽種同一作物，極易耗損地力，致收穫減少，惟有輪栽之法，可補救此弊

(六) 綠肥法：綠肥可補給地力之不足，故瘠地可栽種豆科植物，因豆科植物之根部，生有根瘤菌，能固定空氣中之氮氣，而作為養分。當豆科植物生長至開花前，連莖帶葉耕入土中，待其腐熟後，可增肥分也。

(七) 排水法：地形低窪處，污水停積。土質變酸，且有毒性，不可栽種作物，惟宜注意排水，使水排出，乃於地面掘溝，以作水路；耕土成畦，高出地面，以防水積，此為明溝；或以竹管或水泥管埋入土中，即成暗溝，可利排水；前者設置簡便，惟占地面；後者費用雖多，惟可節省土面，且經久耐用也。

總之，土壤之優劣，影響於作物之生長至為巨大，故土壤宜加以慎密之處理，則完美之結果，可操左券也。

第三章 四季作業

一年之中，寒暑循環，春暖夏暑，秋涼冬寒，歲月更易，節序變遷，時光匆匆，一年又告逝矣！

在此三百六十五日之中，園藝作業之忙閑，變化無常。因時而更，因地而易，因花草之特性而變，因樹木之本質而異；且氣候無時無刻不在變幻之下，病蟲害隨

時隨地在繁衍之中，故園藝作業，亦因環境之變遷而大有差異，故分春夏秋冬四季而述之也。

第一節 春

寒冬凡三閱月之久，萬物不堪其蹂躪，莫不斂跡以匿，奄奄而無生氣，所殷殷期待者，惟陽春之早臨。然時光迅速，轉瞬而寒氣退，陽春果稅駕而至矣！春光明媚，風和日照，萬物昭蘇。草木生色，枝頭小鳥，婉轉試歌，花叢蛺蝶，翩翩飛舞；芳草天涯，回黃轉綠，禿樹萌葉，蒼翠可人，花開爛漫，姹紫嫣紅，真大好風光也。

諺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宵一刻值千金」，均讚春光之寶貴，故春季實為園藝者經意之時，決不可坐失良機，故園藝作業，因是而大忙特忙焉！

第一項 整地

春季之園藝作業，以整地為先。於播種前，須將土壤加以耕耙，使合於作物生長。整地之方法與時期，隨各種情形而異，通常以犁或鋤翻耕土壤，地面上若有殘物野草等，即可翻入土中，並拾去瓦礫，土質瘦瘠者，以基肥散布土面，耕時耕入土中，以增肥分；土地肥沃者，施入量當可減少，更視欲行栽種作物之種類而定施肥量之多寡。土塊亦需擊碎，隨即將土耙平而作畦，若嫌土質過於疏鬆，容易乾燥，當略加鎮壓，通常耕土甚淺，僅有三四寸左右，致花木根鬚之生長，限於軟鬆之

表土層，而不能深入內層，未能充分吸收肥分，致有礙花木之生長，欲知深耕之益，約有下述之三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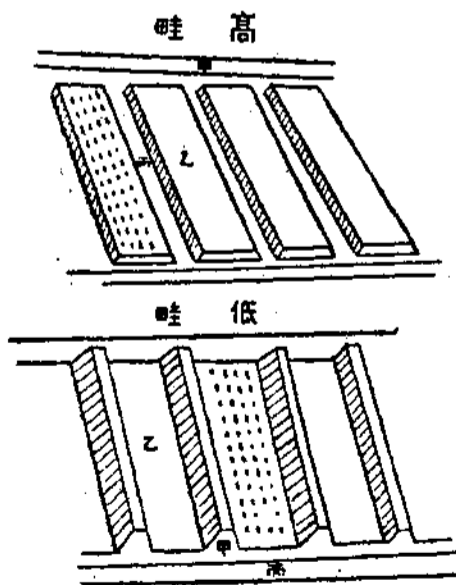
(一) 土壤深耕後，容積即能增大，空氣易於流通，雨水亦能盡量滲入，作物根鬚蔓延之區域亦可加深；若遇氣候乾燥，不易遭受旱害，然深耕之程度亦有限制，通常以五六寸為度，因過分深耕，底土翻上，但此種底土不甚合於作物之生長，亦有不利。

(二) 作物根鬚之生長，均分布於表土之中；若耕入較深，根亦可分布至下層，肥分之供給自亦較富，作物當能向榮，收穫亦可豐盛矣。

(三) 土深耕後，土壤之實質增加，吸收肥分之力亦大，若施與多量之肥料，易為土壤吸收而分布之，不致發生過多之現象，作物亦不受施肥過多之傷害。

第二項 作畦

土整就後，即宜作畦。畦有高低平三種之別，視各地之情形而異：若地形低濕之處，畦宜高，溝宜深，以利排水而無淤積之患；若地形高燥，畦宜低陷；若地形適中，平畦亦可。畦之大小亦無一定。



甲 排水溝 乙 畦面 丙 通路

(待續)



張蒼水先生事狀 (上)

王蘧常

蘧常先生，歷任交通，光華，大夏，無錫國專大學教授，負東南學林重望。曩者章太炎先生嘗謂有清一代，博大精深之學者，齋曲園先生以後，尤推沈子培先生。蘧常先生從海日樓主遊，入其堂奧，得其心傳，故爲文語無泛設，輒辟入裏，社友錢濤先生以斯作付刊，附此志謝。 編者

烏乎！明季取義成仁之士

多矣，而勞身愁思，栖山橫海，椎金草，蹈水火，之死靡它，而無悔者，則張蒼水先生之事，爲尤烈已！當弘光永曆之際，十餘年中，先生佐魯王，凡四入長江，謀規復，屢敗清兵，六却北廷之招，終至從容就義，尤磊磊軒天地。弘光初元，先生始參軍事，永曆五年辛卯，救舟山不克，扈魯王入閩，明年秋，始以兵部右侍郎，監定西侯張名振軍，入長江，經舟山，備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進至崇明沙，破錢江，登金山而還。（據邵廷采東南紀事魯王編，及張名振編。）

明年冬，又與定西進駐崇明，

破清軍萬餘於平洋沙上，定西初欲辟其鋒，先生曰：「此用武地，急擊弗失，」旦日，部將王善長姚志卓，以數百人衝其左，先生統裨將，以數百人衝其右，鳥銃火器，薄其中塘，直如矢，左右皆深溝，騎不可退，北師大潰，江東響振，（東南紀事張名振編）又明年春，復監定西軍，再入長江，趨丹徒，略丹陽，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燧火通於建業上游，宿約不至，又左次崇明，（據全祖望張蒼水神道碑銘，及黃宗羲張蒼水墓志銘。）頃之又入長江，略瓜

州，恂儀徵，抵燕子磯，南都

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桀無響應者，遂又東下。（據黃氏墓誌銘。）而吳淞關之役，猶敵首四百，獲戰艘三百七十，皆捷於魯王。（據東南紀事張名振編。）九年，定西遇賊卒，（同上。）遺言先生統其軍，軍容復振，（據全氏碑銘。）始說延平王鄭成功取南都，日與偏裨校射鹿頸，羅致名賢，商度方略，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之。十二年七月，以兵部左侍郎，監延平軍北征，泊洋山，遇風碎舟還。（據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及黃宗羲賜姓始末。）十三年五月，延平

復舉兵，以先生習江上形勢，請爲前鋒，遂於六月至崇明，議據爲根本，延平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金焦北軍，以鐵鎖橫江，夾岸巨礮數百坐，扼水上，延平請先以舟師入，先生慨然諾曰：「國事若此，何敢愛其死。」卽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却，兩岸礮火如雷動，舟多壞，先生叱舟人逆入金山，連綜數百，得入者僅十有七耳！明日破瓜州，延平欲直取南都，先生以潤州實長江門戶，不下，則北舟出沒，主客異勢，力贊濟師，自請先擣觀音門，以掣其南都之援，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聞先生至，爭遮道來迎，先生顧而樂之曰：「儼然王者師矣。」軍次六合，延平軍亦破潤州，先生請陸行薄南

都，五日可至，而延平竟以水行，曠時日，南都遂有備，既至七里洲，延平復請取蕪湖，斷江楚之交，二日得其城，乃傳檄諸郡縣，伸忠義於海內，一時大江南北，相率來歸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州則廣德、無爲、和陽、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姑孰。或降或克，凡爲郡四，州三，縣二十有四。當是時，先生兵不足千，舟不盈百，惟以先聲爲號召，大義爲感孚，所過秋毫無所犯，用是二十日中，聞風響應，江楚燕齊諸豪俠，亦先後爭詣軍門受約束，聲威駭駭動天下矣！北兵爲之大震，先生方相度

形勢，一軍出溧陽，以闕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扼上游，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徧新安，而躬自往來姑孰間，日夜部署謀大舉，而延平南都師忽潰，遽棄潤州瓜鎮，揚帆出海，并崇明而亦不守矣。北軍遂悉師萃先生，然猶一敗之於銅陵，再敗之於桐城，終以縣軍無援，敵來益衆，乃突圍走英山樸陽出江，渡黃盆，崎嶇建德祁門叢山中，足跡盡裂，又病疔，力疾趣休寧，入嚴陵，出天台，卒達海濱，僅以身免，（據北征錄）至是蓋四入長江矣。大功垂成而竟摧於一旦，雖曰人事，豈非天哉！當先生之初救舟山也，清提督田雄。總兵張杰等招之，及舟碎洋山，兩江總督耶廷佐招之，及入蕪湖，廷佐復招之，其後復有哈哈木，管效

忠，趙廷臣，諸人之招，（據張蒼水集計六奇明季南略北征錄。）先生皆嚴辭拒之，而答耶廷佐之書，其辭尤峻，其略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恨君讎，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甄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以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屹屹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馮履風濤，從銜鏃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宇，祇為乘時，此何時也？兩粵天聲，三楚露布，以及八閩羽書，奚翅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

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則一死靡它，豈諛辭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為可以利鈍興衰奪者，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髮且衝冠矣，雖然，執事固我明勳舊之裔，遠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澤，當何如悲憤，思父母之深仇，當何如振雪，稍一轉移，不失為中興人物，而顧陵口自若，華夷莫辨，竊為執事不取也。即就執事恩仇之說言之，自遼陽起而征調日煩，催科益急，潰卒散而為盜賊，貧民聚而弄干戈，是釀成禍害者，清人也，乃乘京華失守，屬國興師，儻擊舊物而還之天朝，則吐蕃回紇，不足稱美於前，乃拒虎進狼，收漁人之利於河北，長蛇封豕，肆蜂蠆之毒於江南，則果恩乎怨乎？執事亦可憬然悟矣！來書溫潤，諒

非憤憤，遂付數行以復，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為也。」（文集及明季南略。）及永曆蒙塵，魯監國繼薨，延平又死，先生知事已無可為，乃散兵自晦，待時謀再舉，竟為北廷所執，時永曆薨後之二年，清康熙之三年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至寧波，方巾葛衣，輿而入，觀者如堵牆，皆歎息！（黃氏墓誌銘。）先生神色自若，（無名氏錄遺集記言）至公署，歎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為馬廐乎？」（全氏碑銘）直至牙門外，左右令從角門進，先生不動，浙帥張杰知之，啓中門延入（無名氏錄遺集記言）舉酒屬之曰：「遲公久矣。」先生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黃氏墓誌銘。）數日，

送先生於杭，出郭門，再拜歎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杰遣吏護行，有守卒史丙者，坐先生鶴首，中夜忽高歌蘇子卿牧羊曲，公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爾無虞，吾志決矣。」扣舷和之，聲琅琅若出金石，而先生之渡江也，得倚書於舟中，有「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先生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據全氏碑銘。）總督趙廷臣，禮之如上賓，南鄉坐，舊部皆來庭謁，司道守令至者，先生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仰之如天神，省中人賂守者，以望見顏色爲幸，（據黃氏墓誌銘。）廷臣猶欲降先生，先生遺書絕之曰：「自古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通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

當生，生賢於死，蓋有舍生取義者矣，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已過於文山，隱遯殆幾於疊山，而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同游，於事畢矣，謂某散兵在先，歸隱恐後，可以賒死，不知散兵者，憫斯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荒，謬思黃冠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原非隱忍而輸生，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身爲纍囚，貽笑天下，是某之忠孝兩虧，死難塞責者矣，伏冀立予處決，俾某乘風馭氣，翱翔碧落，或爲明神，或爲厲鬼，是誠大有造於某者矣。」（趙譜。）九月七日先生赴市，遙望鳳皇諸山，曰「好山色。」（據全氏碑銘）賦詩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

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魯春秋。）遂遇害（黃氏墓誌銘。）於弼教坊。（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年四十五，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東南紀事張煌言編）嗚呼！忠已烈已！先生死，明始亡矣！雖然，二百餘年後，有伸先生之志事，以爲亡清之資者，而清卒亡，則謂先生之未嘗死可也，謂明有先生，明未嘗亡亦可也。嗚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生諱煌言，字元著，蒼水其別字也。爲宋丞相張知白之裔，知白曾孫集賢殿修撰襲，自滄州徙平江，襲子籲，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辟元季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反鄉里，又四傳至伯祥，（黃氏墓誌銘）起家孝廉爲令，（無名氏張蒼水傳）築雍睦堂，以居兄弟。



吳梅村詩與鹿樵紀聞

秦佩珩

秦先生現為天津工商學院教授，曾有「吳偉業（殿上行）本事質疑」，「巨製，考證詳明，論斷精當，刊諸燕京大學學報，為華北文壇稱誦！同時以所作，披露於宇宙風及香港諸刊物，滬上今日得其作品者甚罕，竊願讀者珍貴視之。」

編者

小引

明季史乘，誠如全樹山所說：「野史最多妄言」（題南都雜志）。惟因當時作者，多丁兩姓之交，所謂遺民騎士，日接於前，荊棘銅蛇，適當其會。是以作者多不署真實姓名。鹿樵紀聞一書，原題雲東梅村野史撰。（見痛史本第十六種）書中有鎮洋山人識云：「而中卷鄭成功之亂，敘及鄭氏之亡，則在康熙二十二年，梅村即世久矣。疑是篇當止代領其衆下。甲寅春耿精忠叛至篇末，當是後人續之，非原本也。」按按殺寇紀略一名鹿樵紀聞，但兩者相校，體例不同，文筆亦異。不惟如此，於藏山閣文存中卷六皖壽事實亦與鹿樵紀聞之馬阮事末大致相同。以上數點，啓事之疑，由來久矣。數年以來，雪泥鴻爪，遊轍無憑，痛骨肉之流離，感人事之滄桑，重讀梅村詩集忽念「鹿樵紀聞果出梅村之手？」於是復取兩書相互參照，覺詩與文殊多矛盾者，爰草此篇就正於海上碩彥錢須彌氏。極知淺陋，無當大雅，以意逆志，聊寄憂思，而蛇跡虫草有甚於痛哭者矣！

一、雁門尚書行與自成犯關

吳詩集覽雁門尚書行，乃敘孫傳庭守潼關死節之事者，詩中極力表彰孫白谷公之勇武，及其死節之烈，言之惟恐不盡，且本詩之自序亦云：「雁門尚書行為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地故雁門郡，身長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為持久，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

，糗糧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沒……」（註一）而詩中所言「戰馬嘶鳴失主歸，」尤足形容死節之烈。且自序又云：「余門人馮君訥生，公同里人，作潼關行紀其事，」按此文載於趙吉士續表忠記（註二）此更足證其所言白谷死節之無疑。但據鹿樵紀聞所載，言：「傳庭至關，方調兵商洛口，而砲聲忽從內發，盡兵潰時賊得所棄甲仗，使其衆被之，雜奔者先入為內應也。賊既入關，西安不守，傳庭擁所養喇嘛西去，不知

所終……」（註三）

傳庭當社稷傾圮之際，憫國步之多艱，雖無可用之兵，而耿耿丹心，以節義相期；死節之事，兩書所敘極不一致，如出一人之手，何至矛盾如此？

1 吳詩集覽（四部備要本）卷六上葉八，雁門尚書行：「尙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巖關收潰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距無能識。鳥驚豚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斑。」

2 趙吉士續表忠記（清康熙刻本燕大抄本）卷之六葉二十四（清康熙刻本燕大抄本）云：「馮雲驥詩：『潼關城下月如水，潼門坡上鼓角死，司馬北望拜神京，臣報國恩畢於此。萬靈寇馬踏沙黃，長戈大戟飛寒鏗，彎弧奮將嬰城鬪，斷申材官泣戰場。孫公灑血潼關道，鬼馬不歸嘶碧草，花袍玉劍委紅泥，渭水流鴉波浩浩。冰巾巾幘何嶙峋，就義從容不顧身，雖鳳玉顏同日死，千古不砌閉青春。幾隊蛾眉愁耿耿，飛鳥輕身墜碧井，綠鬢吹為夜雨苔，紅衫化作流霞影。有子蒼茫西向秦，荒園遺跡訪蒿秦，昔時夾道紅旗陣，今日空街動野燐。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葉雨，玉骨曾傳葬此中，鬼神常護埋香土。奉來素練古龍驚，莊容衣佩宛如生，觀者萬人共嘆息，方知天地鑿幽貞。』
● 重向戰圍淚沾臆，青山一帶愁何極。元戎戰骨碎刀痕，魂魄茫茫招不得。更有遺孤一二年，父老指點私相憐，破巢漫說無完卵，趙氏嬰兒自瓦全。同時飲劍有喬公，呼天拊膺氣何雄，腰橫寶帶眠顏瑛，手執頭顱向晚風。眼見山

飛滄海立，銅駝霜冷荊藎濕，寧武孤城再合圍，餘者降旗拜寇入。吁，嗟乎！悲哉國家之亂誰為基，英雄數盡際艱危，翼虎已分鷄首策，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古來少，日月飛光同皎皎，春江夢斷麒麟圖，香閣血化鴛鴦鳥。有臣死國婦死夫，高流大義勵頑愚。嗚呼！其形往矣神未徂！」

3 鹿樵紀聞（庸史本）卷下葉二十一自成犯關「孫傳庭之敗於南陽而歸也，抽壯丁，招邊勇，兵稍稍集，又依古徧箱武岡之制，造車萬輛，拔降將高傑白廣恩為先鋒，日夜操演……自成方去荊襄，聞秦師至，頗懼，乃匿其精銳以孱弱誘之。官軍屢有斬獲，傳庭轉以賊為易與，進至寶豐。……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望如雲錦，官軍方饑疲，見之皆股慄，丁壯推車者，脫輓輅失奔，師復大敗。自成逐之一日夜，踰四百里；傳庭至關，方調兵商洛口，而砲聲忽從內發，蓋兵潰時賊所得棄甲仗，使其眾被之，雜奔者先入為內應也。賊既入關，西安不守，傳庭擁所養喇嘛僧西去，不知所終……」

二、永和宮詞與兩太子

永和宮詞一篇，為咏田貴妃而作。按明史周后傳：「田貴妃有寵而嬌。」其父為田宏遇竟以女貴官至左都督，極一時園林聲伎之盛。可謂生男勿喜生女勿悲者矣。貴妃死於闕王陷京師之前一年，（癸未）故吳詩中有：「頭白宮娥暗嘆聲，寧知朝露非為福，明年官草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之句。據明史所載昭烈帝有七

子：太子慈烺，懷王慈烜，定王慈炯，三子皆周后所生。永王慈炤，悼靈王慈煥，悼懷王及皇七子，皆為田貴妃所生。据明史諸王傳崇禎十五年三月封永王。而十六年九月封定王。（註四）京師陷皆不知所終。思陵長公主輓詩亦言：「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註五A）二王者即定王慈炯永王慈炤也。（註五B）關於二王之踪跡以全樹山之博學多才，尚不敢輕加斷定，永和宮詞曰：「窮泉相見痛倉皇，還向官家問永王。」（註六）亦模糊置辭，明史李自成傳僅言二王先後送出，皆不屈，（註七）而鹿樵紀聞竟言周奎獻二王，自成許待以杞宋之禮，並言帝后梓宮出城，二王青衣拜送，（註八）如永和宮辭與兩太子同出一人之手，則前後所言，甚不一致，寧非異事？

4 歸齋亭集外編（四部叢刊本）跋彭仲謀流寇志曰：「……有明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己卯封皇三子為定王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為永王至甲申年十三而彭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也」按此則與明史諸王傳異。

5 A 吳詩集覽卷十六上葉九恩陵長公主輓詩：「元主甘從殉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闔，申脰就干將，噴血形闔地，橫尸紫纓汪，絕吭甦又咽，瞑睫倦微揚……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

5 B 歸齋亭集外編（四部叢刊本）卷二十九題長闔疑跡二曰：「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踪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僞太子則近乎東宮，北僞太子則近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

已有定王南來被沉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既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為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

6 吳詩集覽（四部備要本）卷四上葉十五永和宮詞：「窮泉相見痛倉皇，還向官家問永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

7 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自成既笠縵衣乘烏駝馬，入永天門……文臣自范景文勳戚自劉文炳以下，殉節者四十餘人……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應先後擁至，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

8 鹿樵紀聞（痛史本）卷上葉十五兩太子：「崇禎帝三子。周后生太子慈烺，及幼子定王慈燦「炯？」田妃生次子永王慈炤。甲申之變，太子時年十八，命避成國公府，而永定二王，分投周田兩皇親。及出宮，倉皇奔散，已而周奎獻二王，自成許待以杞宋之禮，帝后梓宮出城二王青衣拜送。……」

三、哭志行與獻忠屠蜀

張獻忠入蜀吳志行死節一事，因道路傳聞不一，故各家所記皆不相同，據小腆紀年載：（註九）「繼善亦太倉進士，服闋補成都令，上書於蜀王果數百言，城破一家三十六人，同遇害，或曰降賊被殺。」關於降賊被殺一說，當受毛奇齡尤侗諸人主張之影響。（註十）惟依吾人常情觀之，降賊一事，或出自愛憎之口，而蜀碧載有志行之上書，力陳時弊言有三不可解，依當時情形斷之

志行或不至出於降賊一途，吳梅村詩中哭志行一首曰

「我謀適不用，岷峨氣蕭索，黑山起張燕，青城突莊躡，積甲峨眉平，飲馬瞿塘涸，生民爲菹醢，醜類恣咬嚼，徒行值虎豹，同事皆燕雀。孤城遂擁陷，狂刀乃屠膊，有子踰十齡，艱難孰顧托。閭門竟同殉，覆卵無完殼，一弟漏刁歸，兩蹀見芒屨，三峽奔荆門，魚龍食魂魄。夢斷落滄江，毋乃遭搏攫，邛筒千日酒，泉路無寂寞。」（註十二）

梅村此詩於志行死節之事，可謂描寫淋漓盡致，前人每有以其爲降賊受官者，余疑當是史家傳寫之僞，誤，總之其或死節或降賊此爲另一問題，茲暫置不論，僅據鹿樵紀聞與吳詩所言，則出入甚大：

「黃虎（按卽獻忠）爲人其性特異，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殺卽怏怏不樂。既據蜀，先召地方官率鄉紳召見至則殺之，間有授僞職不久，亦輒見殺。前縣令吳繼善降賊，授僞官，一日爲賊寫祭天文，其紙中接，賊見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統乎？立劓之。」（註十三）

二者如出一人之手，何至一則言慷慨死節，一則言降賊被戮？

9 徐燕小腆紀年附攷（咸豐辛酉刻本）卷七葉三十二

10 前明忠義列傳卷二十三葉八一尤侗爲太倉沈公雲祚傳其論曰獻賊破蜀時有成都令雲祚同里人賊脅之降降爲禮部尙書

既以救天文失格復殺之闔家殲焉其指蓋謂公也」又顧炎武聖安本紀注毛奇齡趙少府墓誌銘謂繼善實未死。

11 吳繼行之上書據小腆紀年所載：「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關姚黃陸梁左右殿下，討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夷庚，黑水陽平，更多歧徑。乃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西，撲滅獻賊，逃遁只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日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顧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豈踰湘漢，豈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踰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

12 見吳詩集覽（四部備要本）卷一下葉十一—十二哭志行。

13 見鹿樵紀聞（痛史本）卷中葉十八獻忠屠蜀。

四、洛陽行與福王上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開封，西破洛陽，遂演福祿酒之慘劇。吳梅村洛陽行卽咏福王常洵遇難之事者。按明史卷一百二十列傳第八福王傳：「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母鄭貴妃最幸……二十九年，始立光宗爲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費至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至四十二始令就藩……十三年冬李自成連陷永寧宜陽，明年正月參政王蔭昌帥衆警備，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將入，賜宴加

禮，越數日賊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繼而出，用矛入賊營，賊稍却，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王妃鄒氏及世子由崧走懷慶。賊火王宮，三日不絕，事聞，帝震悼，輟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襲封，帝親擇宮中寶玉帶賜之……」

關於此段公案吳梅村在洛陽行中描寫備極精采，「顯王保此黃髮期，誰料遭逢黑山賊。」此詩為針對福王末路所興之感嘆，其陳述福恭王死後，淒涼之光景，使讀者為之傷神：

「鄰枚客館傷狐兔，燕趙歌樓散煙霧，茂陵西築望思臺，月落青楓不知路，今皇與念總帷哀，流涕黃封手自裁，殿內遂停三部伎，宮中為設八關齋。」

以下更是形容當時卹典之盛：使人讀之愈覺淒涼：

「東薪流水水人成，太牢加璧通侯祭，帝子魂歸南浦雲，王妃淚灑東平樹。北風吹雨故宮寒，重見新王受詔還，唯有千尋舊松栝，照人落落嵩高山。」

當洛陽之陷也，事聞於上，朝廷特加襲封，卹典之厚，過於常制，詩中言「殿內遂停三部伎，宮中為設八關齋」，「想見其卹典之隆。」東薪流水水人東，太牢加璧通侯祭，「又想見其哀榮之盛。且由詩中「北風吹雨故宮寒，重見新王受詔還」，當指由崧襲封之事，而鹿樵紀聞竟謂「崇禎帝未暇訪求，莫有知其處者」是不明當時之真相者也！

14 見明史（開明書店鑄版本）第二九八頁福王傳。

15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八葉十三汴渠整寫當時之情景曰：「事聞上震悼輟朝者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遭於閔凶其以特平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於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

16 見吳詩集覽（四部備要本）卷四下葉三洛陽行。

17 鹿樵紀聞（痛史本）卷上葉一福王上曰：「初賊陷洛陽，顯王世子德昌王脫走出城時寇事方棘崇禎帝未暇訪求，莫有知其處者……」

顧一鳴仁兄以詩壽我次韻答

之以博一粲 沈 衛淇 泉

慣於無佛處稱尊，不道三家尚有邨，金令風流千古在，（金令即劉伶，我禾有劉伶墓，亦稱金令墓，志乘載之，君豪於飲，故云。）范湖耆舊幾人存？（君外祖石英甫先生，昔居范蠡湖，為余比鄰老友。）掉頭避地將焉往？多蹊談天莫並論！（君為法律專家，雄於舌辯。）且喜入林爭把臂，奚須長嘯學蘇門。（余與君常共看竹，孫君籌成不習此，僅作壁上觀。）

附顧君原作

三者俱全至達尊，望風羅拜遍城邨，得天獨厚童顏駐，養性無虧浩氣存，彭祖永年差可擬，馬公頤壽未須論，文宗今代生花筆，甚幸叨登大老門。

埋情記

予且



王教授就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頭髮很亂，嘴上還有很濃厚的鬍鬚。他的夫人已經死去了二十年，也沒有替他留下一個孩子。在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大家都

「要說道德高尚，那我們除去王教授還有誰呢！」

王教授常常的聽見這句話，雖然他們並不是故意的在王教授面前說。仍舊繼續着過下去。

「道德高尚」無論如何總是一句贊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無奈王教授聽的太多，自己對於這句話就有點懷疑。

「他們是誠意的這樣說我嗎的夫人，雖然長辭了他好些年。他仍是迷戀着，思慮着，那已往這些情景，王教授不是不知道？」

他這樣的自問着。可是答案的種種甜蜜。這些甜蜜之點，他有時會告訴人的，可是一告訴人的時候，必定刺刺不休，繼續到兩三小時魂忽然附到方韻雪身上了。我不

能見她，但又不能不見她，見了了。我只覺得她眼光中有無數的利箭，全射在我的心房。今天，把方韻雪一言一動一舉一笑，都前面漫漫的長夜！

夜是可怕的，我閉上眼就看見妻。不！我看見的是韻雪哪！雪，我怎麼能離開你！你是我死慕的心情。

她那豐腴的面龐，迎人的笑靨。去而又復活的情人！」

望着我！那一對大而且黑的眼。他的日記照這樣的寫着，寫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在好事的男

明明地告訴我，她不是韻雪，她的很多。可是日記越記的多，王學生中，他們把這件事當作研究

是我幾十年來伴侶，我的妻。我教授的精神就越加萎頓起來了。的資料，可是他們只知道王教授

知道，這是妻的靈魂附在她的身。他仍是繼續着那些早退遲到，不是個日記迷，却不知道王教授對

上，叫她望着我。這是妻在另一到的不規則的生活，他要想方韻雪於方韻雪的愛慕。

個世界裏跑來給我的慰安！我！雪，他又怕方韻雪的笑靨和目光。他們相互的說着：

我昨晚傷心了一夜！「王教授是個日記迷，他差

……：……：……這真是一個危險的局面。可不多在什麼地方，都是要寫幾句

一個星期以來，我已經不能是沒有一個人能打開。王教授的的。」

安睡了。我總覺得她在韻雪的身心情，也在他日記中秘密的發「他近來已經是精神失常了

上，我怎麼能說，韻雪，請你不洩着，就是方韻雪，也瞧不出王。你看他那種遲到早退的情景。

要再向我望罷！我怎麼能說：「教授對她有了什麼心思。」

韻雪，你是我死去的情人！」王教授越來越萎頓了。日記「他一定是有什麼心思，也

……：……：……也越寫越多了。他起初是只在夜許為的是戀愛。」

我心房跳動的利害。今天她裏寫，後來從夜裏改到白天了。「戀愛？」大家會同聲笑出

向我笑了一次。我的書完全講錯他本來是在房裏寫的，後來在路來的。

「那樣老的人，還會談戀愛。他們都相信中國的一句老話，麼意見？」

「有一天他看過好幾次方韻瓦上霜。」

「？」

「他會和方韻雪戀愛？別糟，他們對於一個問題發生出來，能令他滿意，他纔問陳化的。」

「方韻雪連說話都不大說，並不和人揣測，也不說話，他却

的，怎麼會和他談戀愛？即使她自己暗下去研究。不過這一種人

想戀愛，也不會看上這樣一個老比較得少。而且他也不是對於每

人。況且，這位老人還是道德高一個問題都是如此，換句話，就

倫的。」

「道德高尚」四個字把大家

的疑團給打破了。

「王教授怎麼會有戀愛的事

情。」

大家都是這樣的想着。但是

大，座位又在最後的幾排，王教

授的教法，就是常會提出問題來

問課堂中坐在最後幾排的學生。

「王教授到底爲了什麼精神

會這樣的反常？」

這個問題研究的人並不多。

近，不會不注意的。後幾排的學

人們遇着一個問題的時候，總是

生，也許不注意，所以常常要問

大家先來一次胡亂的揣測，揣測

他們幾個問題。

之後，有許多人就會把它丟掉的

「陳化，你對這個問題有什

麼意見？」

我們只要聽到這一句，就知道王

教授已經問過幾個人，答案都不

陳化的答案最能使他滿意，

自己呢，無形中受了王教授的薰

陶，也把王教授認作是一個好教

授，自然他也無形的承認着，王

教授之道德最爲高尚了。

好教授現在精神有些失常了

。課堂也不大發問了。陳化的名

字也不聽他再喊了，陳化感到生

活的虛空，無趣，孤寂而疲倦。

他覺得王教授的變態，就是王教

授的最大不幸，他幾次想問，終

於沒有這個膽量。在王教授走來

的時候，他總要站在那裏等着他

。可是王教授一走近他的身傍，

他又急急的避開了。

王教授的宅子是在學校裏的

，他的書室窗外有個小小的花園亂，煩亂些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是一件犯法的事。更忘記了王教授，自從師母死後，那花園已經變出，只覺得那本日記值得看一授失了這本日記之後，情形又是成荒地了。由廣場那邊來散步的看。如何的嚴重。他拿了這本日記，

同學，打從他窗下過，總是遠遠地看他幾眼，尤其是陳化，在他的時節，終於捨不得到王教授的光已經熄滅了。他想借個機會看和同學散步的時候。必定說：窗下走一次。一次，可是始終沒有那個膽量，

「看他又在那裏用功咧！」當他走到窗前向裏窺探的時節，王教授房裏燈光仍舊是明亮的，窗下卻是仍舊要走過的。這兩的，可是王教授在牀上已經發出了軒聲。他是和衣而臥的，寫字一角，去看那日記了。他將日記藏在枕下。一夜也沒有

天他走過的時節，心裏總是想着了軒聲。他是和衣而臥的，寫字一角，去看那日記了。這冊日記決不是陳化所能看：「他又在寫，寫什麼？就是杯。那一本寶貴的日記也在桌上的東西。他是一個純潔的青年，那本日記害了他的。越寫越迷！放着。他怎麼能看見王教授所寫的那些越寫越迷！！」這真是一件吸引人的東西，不能給人看的話？他看的時候，

「那日記裏究竟寫的是些什麼？」陳化的兩眼正釘在那日記簿上。真好像那字裏行間滿射出一根一根的芒刺，直刺在他的心頭。他一個意念在他腦中盤旋着。他已躡手躡足的來到了窗前。從他的臉紅起來。全身的脈管也都奮

他無聊地回到宿舍。那紗窗開的一扇小門內，伸手就興起來。那羞愧以及懊喪的心理，這真是一個初秋的黄昏。晚間把那日記拿來了。直使他不能再讀下去。

有幾陣小風吹着，宿舍裏電燈照耀的很明亮，可是陳化一句書也一時的情感。他要看那日記的心罪。他急急的站起身來，想趁王讀不下去。他腦中真是十分的煩思，實在太濃厚了。他忘記了這教授未曾起身的時節，仍然從那

紗窗的小洞中送還他。

他抱着十分恐懼的心理，很可憐人，多年的鰥居，還落得一寫好了，自己爲什麼要去偷他的快的跑到王教授的窗前。他的眼一個瘋狂的結局。可是無論他們怎樣，不偷他的日記，他又怎麼會瘋光真是十分的銳利，還沒有走近麼樣討論，卻不知道王教授之瘋狂。

那窗前的時候，就看見王教授像狂乃是因爲他失去了那本寶貴的日記。他坐在那裏，真是如坐針氈發瘋似的在房中亂動着。他良心上的譴責，實在是太利害了。好像一個犯罪的人，被人

「這是什麼情景？這不是他找不着日記而急成瘋狂嗎？」狂，可是沒有一個人到過王教授指指，沒有地方可以躲藏的一般

他遠遠地站着，好像王教授房裏去過，原因是他的樣子太可怕了。

在那裏發出慘痛的呼聲。他的膽量完全沒有了。他怎麼敢從窗中去過，也不知道王教授瘋狂的原

送回那本日記？他連從窗外去向因。王教授也沒有和他說過，只這樣糊下去。萬一王教授有個三裏窺探的膽量都沒有。他於是急是拉了他的手，向他哭了一場。長兩短，自己一生都要受着良心急地將日記挾回來，癡呆呆地坐去上課。在課堂中還是竊竊私議的譴責。

「王教授瘋狂了！」着王教授如何如何。因爲得不着送回去之後，恐怕他更要瘋狂的

在第一課下課的時候，一位他瘋狂的原因，大家就只好去說。他的瘋狂決不是因爲失了一本同學很奮興的跑回來說着，陳化眼前實際的事實。就眼前的事實日記，乃是因爲日記裏記的東西聽了真像一把利刃在胸前扎了一說，王教授實在太可憐了。被人家看見了的緣故。送還他的

下。一會兒功夫就有許多同學跑這些同學的討論，進了陳化日記，不啻指摘出來他的陰私，來互相的討論。有的說王教授的的耳鼓，使他心中起了絕大的譴使他更無地自容。

瘋狂是他預先猜到的，他的態度責。他想王教授今日的痛苦就是他怎麼能忍受？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向被認為道德高尚的人。去補救去改造？

半晌，陳化很苦痛的說：

如果日記不送還他，自己一生都要受着良心的譴責，以後的問題。偷日記的行爲對不對，沒有一點惡意的。我只存了一片痛苦，自己也是受不了。早已是次要的問題。「怎樣還他愛王教授的心，我希望他的痛苦

他悲傷痛恨的想了好久，想？」倒成爲重要了。

，有一個解除之方，結果却適得

到自己到底是太年輕，做事太沒有分寸。教務長的話，便走入了他的腦內。其實，「怎樣還他？」還不是其反。我現在懇求先生替這件事要變得瘋狂的更利害。還他，他

教務長想了一刻道：

「青年人誰沒有錯，就怕自己把錯隱瞞起來。你們有了錯，不要怕，儘管來告訴我，我會指示你們補救，改造的方法的！」

「在我？先生，事情只要能

他挾了一片「天真，」拿了

那一冊日記，秘密地去告訴了教務長。教務長在聽了他的一番話，看了一遍那寶貴的日記之後，便呆了大半天。

教務長笑道：

「你以爲赴湯蹈火是世界上

「有了錯來告訴我，我會指示你們補救，改造的方法的。」

這幾句話確是他常講的，但是只能應用在普通小事情上面，今天

這些事太重了。他有什麼方法的腦中橫互着，他一聲也不響。我要你做的，不是赴湯蹈火，乃

萬一以後加深起來，突然跑出來找方韻雪，那便更不得了。那個時候，便會不顧一切，想到

是要你從現在起，只當你沒有做：

這件事。」

陳化很希奇的望着他，他又不是想知道一點？」

說：

陳化想了一刻。答道：

就哭起來了。

「我知道你心裏會說，這是一

「我既允許了先生從現在起

教務長道：

一件最容易的事是不是？」

只當沒有做過這件事。我便不應

「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

「忘記這件事，我或者辦不

該再問先生什麼問題。」

先告訴你這本日記是從什麼地方

到。不說出來，我是辦得到的。

教務長臉上顏色轉和。他說

來的。今天早晨我聽到王教授瘋

」

：

狂的消息，我便去看他，他執了

教務長道：

「我很能相信你的默誓，你

我的手哭了一場，後來我在檯上

「最難的還是不說，你現在

現在就去上課罷！」

無意發現了這一冊日記。從這裏

不過是二十歲的人。你敢保事過

陳化答應着走了出去。教務

面我知道了他病的真因。他對你

境還，在得意的時候，不會忘形

長的事仍舊沒有做完。他仍是向

日常有什麼表示沒有？」

的說出來當作笑談嗎？」

那日記看着想着。一直到了晚間

「沒有，一點也沒有！」

「我自己絕對相信我自己的

，他從女宿舍裏把方韻雪叫了來

「是真的沒有？」

。」

。很平淡的問她。

「真的。」

「這牆上挂的就是我們以前

「你知道王教授瘋狂的事嗎

「那麼這個問題還有方法解

校長的像。他是王教授的好友。？」

「知道的。」

決。」

爲了增加你的自信心，你在他面

「爲了什麼原因？」

方韻雪一聽，便止了悲啼，

默誓三分鐘。」

「不知道！」

睜着兩眼望了他。他說：

教務長的態度，真是非常莊

「他是爲了你。」

「這日記裏面記的是事實，

嚴。在他默誓之後，便又向他說

「他是爲了你。」

王教授的瘋狂也是事實。對於他

的瘋狂，我們在可能範圍內能救開了那冊日記指着給她看：

人站在他的面前，那些虛空意念

他，總得要救他。我們當中誰有力量能救他，我們當然也要他去身上了。……」

立刻就會雲散煙消，他的瘋狂，也許就會好了。」

出一分力量。」

就憑了這句話請你送的。方

「那與送日記有什麼相干？

方韻雪真有點害怕，她不敢說話。他。他說：

方韻雪這樣懷疑的問着他。

「不用說，自然是你的力量最大了。」

「現在他已經是精神失常了。失常的原因，就是對於已死的師母有深切的懷念。師母既不能附在你的身上，他看見了日記，

「我能做什麼？」

自然就會想到他的師母和你的關

長道：方韻雪反問着教務長。教務長道：「想不到他寄託到你的身上。我係。你……」

「就是把這一本日記送還他

「我怎麼樣？」

。」「

「你……當然也要有一點臨時的應付。」

「不！這本日記不是我拿的，我不能送還。」

「先生怎麼會知道？」

「那我不敢，我有些怕的。」

「正因為不是你拿的，所以一件事想得太久，便會着魔。所謂着魔，就是每天所想像的那些意念，一齊把它硬關在下意識裏說：「如果他精神有恢復的機會

「怕什麼？」教務長繼續着

何必送還他？」

，有一天精神萎頓的時候，防閑，一見了你，自然就會恢復。如

「先生！這件事我不敢做！」

疏忽，那些意念，自己便會走出果不能……」

「讓他瘋狂下去行嗎？」

來的。這走出來的只是他的虛空他瘋狂起來，我只是一個女孩子

教務長一面笑着，一面便攤

意念。如果有你這樣一個實在的

。」

想着：

在唇邊。他們說我是一個道德高

「那不要緊，我跟你去好了。我在窗外躲着。我們兩個人的力量，當然比老年人大！」

從夢中喚起來呢？」

真的心情埋藏在心底？

那冊日記，仍在他的面前放着。她不由自主的翻開了一頁。道德，你是殺人的利劍！我的眼淚真忍不住的流下來了。」

方韻雪不語的想了半天，向着她的心思似乎已經有點活動。教務長道：

看到這裏，他便把那冊日記合起來。那冊日記，不能看下去

他說：

「不敢！我不敢！」

教授長向她望着，半晌。他，我決不強迫你去。這一種工作，決不是強迫的工作。」

裏面所記的話，就像一個喝酒醉的人說的話，是一句清醒一句糊塗的。教務長和方韻雪兩個人

很沉靜地向她道：

「自然，我不能勉強你做。」

他又拿過那本日記來，翻出一頁指給她看，那上面寫着：

之間，也還有「道德」兩個字存

我只將我所見到的告訴你。可是我要告訴你的，這裏面並沒有什麼戀愛或是侮辱。全是悲哀和憐憫。即使你願意去的話，當然你不會去責他不應該寫上那些在日的衣服。我知道我以前是錯了。

「今天，我看見方韻雪從廣王教授寫的那些精神上侮辱的文字？」

場上走過來，她穿的是一件黑色字？

他們相對默然的好半天。

記簿上，因為他的精神已經失常了。你去，還是憑着你一腔仁愛還是方韻雪呵！

這一種情境是很特殊的。方韻雪既不願去，也就不必再看那

的心思，把他從迷夢中喚醒過來罷了。」

我今天的身體似乎比往常好些。中午，陽光射進我的屋內。務長說，她不肯去也就讓她回宿舍好了。但是他却偏偏地還要她

他說的非常誠懇，在他望着方韻雪的時候，眼中真像有火冒出來。方韻雪的頭低下了。她暗

我在牀上想着，人類是最無情的，偷使我和方韻雪說一句話，也去看了日記中某一段。他們似乎還

許他們會永遠的記着，永遠的挂

忘不了王教授，這是人類的同情

還是其他的原因？

原因，就是叫自己不要去。

「王教授又是幾時瘋狂的？」

時光暗暗地移過去了。教務長說：

他雖然是這樣的想，却不能決定這樣想法就是對的。他幾次想追縱方韻雪到王教授那裏去，始終却没有去。而方韻雪却

「你是不是？……」他繼續望着她。她說：

想追縱方韻雪到王教授那裏去一次，始終却没有去。而方韻雪却是真的挾了那本日記到王教授那裏去了。

「我還要考慮一下，先生可

是真正的挾了那本日記到王教授那裏去了。

「就進去，看他怎麼樣？」自強的火，在她心中燃燒着。

看？」

方韻雪雖然有到王教授那裏

「撲抱？」她的心又怦怦地

「那當然是可以的。」

的心思，她却也不敢直接走進去

跳動起來了。她低着頭想：

教務長用了十分低的聲音回答她。她的臉上露出一絲兒笑意，便把那本日記挾走了。

王教授的宅傍，就挾了那本日記對於他所愛的人，決不會橫加侮辱。她鼓足了勇氣推門走進去了

方韻雪真的拿了那本日記去研究嗎？那當然不是的。宿舍中是有許多人的，她怎好拿出來被

在外面梭巡着。她看見王教授那

正如她所逆料的，王教授向

人看見當作笑話談論，况且，那本日記中的精采部分，她早已一覽無餘，還有什麼研究的？她自

「自己為什麼要來？不是送她發出最可怕的目光，片刻之間

果然立起身來撲抱她了。她真是

然去還王教授了。教務長很能明白這一點。他許撲抱了自己不放。」

法去脫逃，只將手中的日記向王

知道方韻雪一定是拿了這本日記去還王教授。她不向自己明說的

着：她再向那窗內看一回。自念

教授頭上打去。王教授被打的時候，似乎覺

醒了許多。他也不再去找抱方韻。方韻雪趕緊的說。王教授的臉色變的愈加難看了。他顫巍巍過來。只咯咯地翻了一翻，那眼的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地流下來了。

他一還在那傷心流着淚，看

他的態度真是十分的可憐。在理，方韻雪既然把日記還了他，自己也就走了，然而她不走，只站在那兒望着他。她現在是既

方韻雪更加柔媚了。

「不懂？」

不怕他摟抱，也不覺得他有什麼可怕之處，倒是他那副老淚流下

來的態度真是十分的可憐。

半晌，她忍不住的問：

「先生，我現在是不是可以

去了呢？」

她的姿態真是十分柔媚，

王教授仍舊是老淚縱橫的，

他說：

「這日記是你拿去的？如果

我早知道是你拿去的。我……」

「我已經看過了裏面的一切

——就是她，她……」

她十分恐懼的說着。

王教授的精神更恢復了許多

念的人。她……她向你怎麼說？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先生」

「她說只有我可以叫你不要

再寫日記，我問她說的是什麼日

記。她說，你不是看見王教授天

天在寫嗎？寫日記是傷人的，叫

他不要寫。我真不知道你那日記

中寫的是什麼，所以我就拿來

看了一遍。」

窗門？」

「是的！」方韻雪笑着說。

「什麼時候？」

「我自己也記不起了。」她

微微地笑着。王教授楞楞地望着

她，她又道：

「那日記中寫的，的確是先

生的心情。這些心情，無論什麼人，處在先生的境遇中，也是應該有的。」

「那先生就把這本日記送給我，權當向我說的話或是寫的信什麼波瀾罷！」

說着他拿起那本日記，約了

王教授輕嘆了一聲，很誠懇的說：「雖然是有，可是不能給人知道。只好放在心裏。你知道這些事心裏是收不住的，他總要露出來，我不能向你露，就只好寫在日記中，我是一個罪人，我怎麼能見你的面。」

王教授的面容，變得更加痛苦了。他說：

「不，不能，我覺得深深地對你不住。這日記是不能給你的。但是也不能留着。早晚見了他靜靜的夜。他們靜地做了這一件工作，同立在這靜靜的空間。」

王教授說：「這件事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

他說時非常的痛苦。韻雪道：「不能！不能！這樣的心情只能埋藏不能夠毀滅的。」他兩道！」

「是的，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

王教授不說話。她又道：「或是就寫信給我也是一樣。」

二人仍舊相對的沈默着。

雪也笑着向他道了晚安。

王教授道：「先生，世間最可寶貴的東西，只是我們的一顆心，我們能夠心上相知，又爲什麼要留這本日記？」

次曰，王教授沒有遲到，上午，只是我們的一顆心，我們能夠心上相知，又爲什麼要留這本日記？」

韻雪笑着走近了一步，很輕脆的說：「我說話和寫信，怎麼能像日記中那樣的說那樣的寫呢！」

王教授了。偶然遇着人家提起的

韻雪笑着走近了一步，很輕脆的說：「我說話和寫信，怎麼能像日記中那樣的說那樣的寫呢！」

王教授了。偶然遇着人家提起的

韻雪笑着走近了一步，很輕脆的說：「我說話和寫信，怎麼能像日記中那樣的說那樣的寫呢！」

王教授了。偶然遇着人家提起的

脆的說：

說着。「我當把這冊日記埋在屋是很高尚的。」



比鄰

丁·諦

晴和的

秋天的下午

。天上的雲

輕而又淡的透着蔚藍色。氣候不冷也不暖，是叫人愉快的秋天。

劉少奶奶閒在家裏氣悶了，照例的她走到前進屋子的王家來找王敏潔女士。

這天是星期日。王女士沒有到小學教課去。剛巧在家裏。劉少奶奶約王女士看戲。

「我們到大明影戲院看影戲去好不好？王太太，今天是周璇的『董小宛』，片子挺好的。我的東道。」

雖然是劉少奶奶的東道，王敏潔可沒有答應。王敏潔不食這個便宜。王敏潔的手上正做着針線。攤在那張黑而又舊的桌上的是一堆破布，一雙剛縫好的鞋幫。兩個孩子正為爭奪着一隻小的破花瓶而哭泣，糾扭到一起

看見王敏潔拒絕她的邀約，劉少

奶奶自然很不快活，擱起那一張塗滿

口紅的肥厚的嘴唇，頭一扭，做出一

個怪姿勢——媚而又蠢俗的說：「整

天蹲在家裏，要是我坐一天就準會悶

死了。真是虧你有耐性。」

「沒有法。」王敏潔觸動起傷感

了：「這叫做綁得起挨打。劉太太，

不是外人，我們家裏的事都不妨告訴

你。我們先生一個月拿的薪水是你知

道的。一個月一百二十塊錢。我一個

月是八十塊，合併起來二百塊錢。你

說這幾個錢够做什麼用？單是買六斗

米——四個人，六斗米不能不吃吧

——倒要花二百多塊錢了。還要買柴

，買油，買菜，出房租，一切的雜用

。這怎麼够！……我再不節省不行！

……什麼事都只有自己來。裁縫是從

不會進過門的。你曉得。我只有自己

動手。拆去那件拼上這件。說起來笑

話。連我也不知道一天到晚究竟是忙

的什麼。唉！沒有旁的怨，却只怨沒

有錢的痛苦。」

「你也真賢惠！你是一個吃得苦

的人！」聽她說了這一大套，劉少奶

奶稱贊她。

「吃得苦！誰是能吃苦的。我以

前也是一個享福享慣了的人。」興奮

地，被隱藏的遺忘的舊夢提醒地說。

「怎麼？王太太以前娘家想必總

是很好的囉？」這一提倒引起劉少奶

奶的興趣來。劉少奶奶眼中所看的王

敏潔穿一件海昌藍布旗袍，袍子上有

永遠洗不淨的髒斑，有幾個小的破洞

，臉上很少看見搽過粉，頭髮是亂蓬

蓬的。她和王先生是一對。王先生的

頭髮，衣裳，鞋子，和王敏潔也是一

個樣子，衣上的粉筆灰更多。她就不

曉得王太太和王先生以前也有過較好

的生活。

「怎麼不是呢？」王敏潔歎一口

氣，頭低一低，沉在記憶裏，好一會

。「我以前的家裏，用四個人，一個廚子，一個包車夫。出去是什麼路都要坐車，吃飯通常是六件菜，不說別的，你就想想這生活吧。」

。「那麼王先生的家裏以前是怎樣呢？」不好直接問，劉少奶奶祇有旁敲側擊的探索。

。「王先生！」王敏潔不高興回答的樣子，懶懶的：「不必談了。王先生天生就是這麼窮的。」

。「可是你們起初結婚時候是怎麼說起的呢？」

。「結婚的時候！結婚的時候？」茫然失措地。王敏潔睜大眼睛，痛苦地說：「是我們自己結識的。簡單的說，就是自由戀愛。並不是我們家長做的主。」

。「這樣看起來，你是願意王先生，你并不反對王先生的家庭的窮，你願意過窮苦的生活。王太太你不見怪，我要不客氣的問了。你不氣我吧。」

。「劉少奶奶的興趣更加濃厚；她還把那個燙得漂亮的鬚紋的頭髮湊到王敏潔女士頭跟前。很要好的樣子。」

。「不氣，不氣。」王敏潔說：「有飯吃，有錢才有福享。做生意只要我自己也不懂。爲什麼我現在和以前是變了兩個人？」

。「唉，你們王先生爲什麼不做生意呢？」換過了一個話題，劉少奶奶說。

。「一則沒有資本，二則他不會做生意，三則他也不肯做生意喲！」王敏潔無可奈何地。

。「爲什麼不肯做生意呢？你說沒有本錢倒是沒有法的事。不肯做生意，才怪！不是有錢不願意拿嗎？」劉少奶奶的確奇怪起來。

。「是的，王先生就挺不願意談到生意人。他常常罵生意人是……」不說下去了，連忙找了一個話題扯開去。她談起王先生性情的怎樣固執和書癖的怎樣濃厚來。生活問題在他是從不在眼裏的。生活就好像有另外一種生活。不吃飯就可以存在的生活。

。「是的，我曉得，現在的一班人都是罵商人。」劉少奶奶笑着，不是譏諷，是得意的笑。「可是，罵隨人罵好了。只要有錢用是真的。有錢才，不說話。」

正說着，王先生從外面回來了。他聽到有人說「有錢賺」，他接過口來。用着詼諧的調子：

「什麼東西有錢賺！是說棺材店裏賺死人的錢還是說藥店裏賺病人的錢？」

「你就是書獃子的話！」王敏潔心裏氣得很。她丈夫就老是這一個書獃子脾氣。開口說些不倫不類的話，叫聽的人很難堪。

「噢，這……這有什麼呢？做商人的還不都是存着壞心眼嗎？不存着壞心眼的弄不到錢。不一定開棺材店，開藥店，什麼商人都是存着「別人都死，我一個人活」的心。真是的，商人只要有利，是什麼事也會做得出的。」

「還要說！還要說！我勸你少說說好不好？」王敏潔差一點不用手掩住他的嘴。劉少奶奶望望王先生，望望兩個剛剛打過架呆站在那裏的孩子，不說話。

「劉太太，你這件秋大衣是新做的。」王先生看見劉少奶奶身上的大衣，譏諷地問。劉少奶奶不高興和他多說話，祇簡單的應了一聲。劉少奶奶每次來都不願意和王先生談話，她之來是找王敏潔。

實在說來，劉少奶奶和王敏潔也是談不來的。她來會王敏潔是誇耀她自己的富有，在王敏潔露出失望和欣羨的面容來時，她便得到滿意的歸去。

在起初，王敏潔是毫不為這一個幼稚，愚蠢，虛榮的婦人所動的；她祇覺得她無聊，淺薄。在每次和丈夫談起她的時候總是極意的批評她。

但是，近來不然了。王敏潔的心理動搖起來。她同意劉少奶奶的「享受第一」的主張。怨恨貧窮；同時，怨恨她的丈夫，怨恨教育的事業。她所羨慕的是能够賺錢最多的商人。

聽了她丈夫問起秋大衣的話，她想起自己還沒有一件大衣。

沒有大衣是多寒儉的事！穿身又單又薄的袍子，風吹得颼颼的。

跟着她丈夫的眼光望過去——這件翠綠的嵌着稀疏的小紅點紫點的大衣。真漂亮！

「我這件大衣顏色還好麼？」給兩個人望到劉少奶奶又高興起來了；她索興把全身回過來，提起衣角，身體擺擲擺的，給他們兩個人欣賞。

「好？有什麼好不好？合意的就是好的。」王先生恨劉少奶奶。他不要看她那副得意揚揚的樣子，故意譏諷的說：「依我說，錢果真賺得太多，沒有地方用，隨便花花也好，倒無須問這樣東西好那樣東西不好。劉太太，你說怎麼？」

劉少奶奶不開口。臉色板板的，她忍不住了。轉過頭就走。嘴裏祇是急亂的說道：「王太太，你不看戲了？我一個人看『董小宛』去。」

在劉少奶奶一走，王太太就跟着先生吵起來。王敏潔女士說不該對人家這樣的無禮貌。王先生想想：「話是對的，我是對人家太沒有禮貌了。」

劉少奶奶沒有對我怎樣不好，為什麼我要這樣給她難堪呢？」

然而，再想想，他覺得給劉少奶奶難堪確有一種理由。但是這種理由不便對王敏潔明說出來。他之引為恨事的是：妻完全變了。這種變是劉少奶奶負有責任的。

「究竟你要對人家這樣難堪是為的什麼事？人家什麼事得罪了你？」妻是這樣的袒護劉少奶奶。

「我！我是討厭她那種惡俗！那錢臭！」王先生始終不把心中的話說出來，另換一種話。

「你討厭，哼，你只配做一個窮苦的教書匠！發財沒有你的命！你的小孩子只配穿破衣裳，破襪子，破鞋子，吃玉米粥，啃冷燒餅，沒有戲看，也沒有玩具頑。你不想想我們的米又吃得祇剩一隻空袋了。」

「米又吃完了。」王先生楞了一下，可是立刻又回復成若無其事的態度，說：「船到橋門自然直。想什麼呢？」

外面敲門了。開開門，是米店送來的，一共是送來十担米。劉先生家裏叫送的。

「媽的，米都被這些有錢的傢伙囤貴了。」王先生發起脾氣來，嘴裏嘖咕着。

「劉太太，你們家裏米來啦。」

王敏潔招呼一聲，劉少奶奶領着僕人早已出來了。她在指揮僕人把米搬好以後，還好意的透給王敏潔一點消息，說是他丈夫昨天回來聽到的，米不久還要貴，趁這個新穀登場的時候買點米存起來是再好沒有了。過早買米米身骨不好經不住存，可是重陽一過便不成問題了。有錢的話最好多買些米。往後米是要一天貴一天的。

「我們哪哩有錢買？連買一升的錢也沒有。不怕劉太太笑話。」王敏潔說。

「不單是這麼說，我有錢也不願意買。我寧可吃貴的。我總不囤積。米價，不一定是米價，什麼東西都是這樣：你買我也買，把東西買貴了。倘使人人都像我這樣，今天用多少買多少，物價再也漲不起來。」王先生插上來，拗強地說。

趁王先生不在的時候，劉少奶奶

對王敏潔說：「我們米也很多，你們沒有米吃，就拿兩斗米去。有了米再還我。」王敏潔感激得不得了。她把兩斗米拿來，補進空的米袋裏。

到晚上王先生家來，發現米的數量增多了，問王敏潔，王敏潔說是劉家借來的。王先生聽了這個話氣憤到極點，不住的用腳踢那個盛米的麻袋，高聲嚷道：「退還她去！退還她去！我不吃他們奸商的米！」

「又不是不還他。借的有什麼關係呢？」王敏潔一定不肯還。後來被逼得沒有法，說：「此刻怕她看影戲去了。要還等明天。這樣晚了，何必鬧得人家不安！」

王先生依了她的話。只是嘴裏不住的抱怨。說王敏潔是只曉得物質生活不曉得精神生活。

晚上。劉少奶奶果然是看影戲去的。不是一個人，是跟着劉先生一道去的。後門一響，聽着咯咯的皮鞋聲，是曉得他們回家了。

這時候，皮鞋的聲音是王先生和王太太都聽到的。他們都沒有睡。他

們都為生活而負累。王先生改着課本，王敏潔女士忙着一件毛冷衫的編織。這編織的工作新近從一個京廣貨店承受下來還不久，對於家庭收入是一種幫助，所以她每天在改完了課本和把孩子騙睡熟了以後都繼續的工作一二小時。

雖然她不可避免煩重的工作，她總有一種對生活的詛咒，厭倦和自傷；這是和那個拗強而有幾分呆氣的丈夫不同的。

皮鞋聲沒有了。後進是說話，笑謔的聲音。

房間裏是靜寂。兩個人都不說話。

打破沉寂的是孩子的囁語：「影

戲……我跟媽媽看！看大熊！……海裏還有兵船！……」

「孩子說什麼？」王先生問。

「孩子做夢也想看戲。大全這孩子還記得去年元旦我帶他看的那片子呢。」王敏潔感傷地。

「孩子也太苦悶了。娛樂娛樂是需要的。我們明天可以看一部片子。」

「由孩子的事引起王先生看戲來。王敏潔女士表示反對。她說飯也沒有吃，還要談看戲，豈不是笑話？王先生却說沒有問題，明天學校裏發薪水，他可以先買點米。看影戲是不花多錢的。」

明天，王先生回來的時候，薪水錢帶回來了。他一進門就找他的妻，預備叫她歡喜一下。想不到王太太到劉家去了。好久才回來。

「你爲什麼又到他家去！」一看見王太太衝着她問。

「我是到劉家問問他肥皂的價錢。他家今天買了五箱固本皂。劉家老太太和少奶奶都說肥皂不久還要漲價。」

不等王敏潔說完，王先生早已截斷她的話！

「又是要漲價！要漲價！……隨他漲去好了，我不買！我不上劉宗棠的當！他是做五洋生意的。他希望五洋價漲。我偏不買。」王先生氣得跳脚，王太太在旁邊看他這樣嚇得呆住了。啼笑皆非的立在那裏。

一刻鐘後，王先生的怒氣平了下來。他重又記起今天預定的看戲的事。

小孩子從學校回家了。王敏潔女士費了十分鐘的功夫把臉洗過，更小的修飾一番。正預備出門，看看身上的衣服，忽然又躊躇起來。她從一隻久不用的舊板箱裏收拾一遍，找出一件綢衣服來。預備穿上身，可是試了一試又把衣裳塞到箱裏，說：「我們還是不去吧。」

「爲什麼不去呢？」王先生惱起來，一隻手攙住孩子，一隻手伸到箱裏撈着那衣服。撈出來後看了一遍，問道：「這不是一件挺好的衣裳嗎？這件也可以穿。」

「料子是很好，可是這種花樣早已過時，而且現在也不時行這樣短了。」

「那麼你是爲沒有衣裳不去，你這種思想太淺薄了。」索興把孩子放下來，王先生坐倒一張椅上。王太太暫時不開口。被問急了才氣鼓鼓的說：

「這件衣裳又破又髒，怎麼可以穿呢？」

「你每天到學校裏不是都穿一個衣服麼？」

「可是電影院裏不比學校喲！」
「你這種思想，」急得氣喘喘的，王先生高亢地喊着說：「完全和以前不同了。完全和以前不同了。」

「是和以前不同了。」王太太爽性不隱諱了：「我是和以前不同了。我們以前完全是中了愛情的毒，以爲有了愛情是什麼事都可以不管的。愛情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愛情。生活要飯吃是從沒有想到的，可是，經過近來生活，我細細想想，我是覺悟了。對於眼前的這一個生活我真有點怕起來。我想，你不能再這麼糊塗下去了。你應該想點有效的法子解決目前的困難。發牢騷，讚人格，不是可以當飯吃的。」

「我是不同意你那種主張的。」王太太說：「假使你願意改行的話，沒

有資本我倒有法子，我可以回去跟我的父親商量借幾個錢借給你做生意。我們也可以囤積一點貨。」

「你，你還記得你有一個有錢的父親！」王先生冷酷地說：「是的，他自己就是一個囤積發財的人。他可以幫助你發財。可是我不需要。」

兩個人愈說愈蹩扭。王先生索性要叫王太太回娘家享福去。王太太氣得哭了許久。

王敏潔女士自然是沒有真回娘家去。王太太是愛王先生的。她還記得在學校裏同學時的華年綺夢的生活。

……全是年輕的充滿熱情充滿幻想的活活。王先生沒有現在的性情粗糙，易於動怒。他溫柔，善於體貼，最懂得一個少年女郎的心情。雖然他并不富有，可是絕對和現在相反的：較歡喜揮霍。

他們的生活是建築在美的，夢的浮舟之上……春天，綠蔭滿河濱，香的草原，蔚藍的雲塊和薰得人沉醉的天氣。他們時常泛一隻小艇在河上容與。槳划動着水，水上，投下舟影，

影子，被輕軟的風吹動。他們常常這樣的互相低語：「你愛我？你不悔？」

「我什麼不想，不悔，我只有一个愛。」「我是沒有錢的。」故意戲弄的說。「那只有更使愛情的基礎鞏固。」沉着地。

并不須要担負生活。他們倆在無憂無慮中生活。在無憂無慮的愛海中。雖然他們不是以金錢維持愛情。

但是，現在，顯明不同的，他們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簡單的說，是有了担負。

况且「生活」又是一年翻上幾次筋斗！

王敏潔女士不像以前的一個王敏潔女士了。詩變成散文。鮮花變成枯瓣。

她漸漸的恨王先生，恨他那副耿介的傲骨和養不活一家的職業。雖然她暫時沒有同王先生破裂。

眼面前完全是兩個世界。同住一個屋頂的兩個人家。一個是教書匠，一個是囊橐有餘的商人。王家的米幾乎是每天買的。沒有錢買的時候便只

有不開鍋，連粥也不煮。劉宗棠的家裏，什麼東西都是囤積得豐豐裕裕的，豆油是整担，米是十幾石，成堆的柴草，麵粉，肥皂，洋燭。米價高到五百幾，他們吃的米還是二百幾十元的，豆油是塊幾一担。價錢比王家買的便宜得若干倍。

「我們零買太吃虧了。也要想法子整買點。」這個見解王敏潔女士常和王先生提出，可是都不被王先生接受。今天，王敏潔女士又在學校中提出，她要聯絡全縣的小學教員組織成一個消費合作社。這件事經過半個月的籌備，因為經費無着，官費和私費都沒有，還是宣告流產。

一個月後……由於五洋貨品物價的狂漲，劉宗棠發了一筆大財。他決定要娶一個姨太太。老太爺攔不住他，他的少奶奶自然更攔不住他。

姨太太名字叫杜鵑香！是審子裏的。劉宗棠梳的頭，是熟客人。少奶奶也早曉得了，可是一向推裝裝啞，她只說：「男人有了錢總是有，只

要他不娶家來，我也不管他。」

少奶奶橫豎有好的穿好的吃。有顧享。現在呢，不能不管了。人要討家來。可是，她能怎麼管呢？她還是要靠男人。她要吃好的穿好的，她要享福。

她跟王敏潔商議。——這次來不是自炫了，哭哭啼啼的，眼泡都哭紅腫。她問王太太還有沒有什麼法子。王太太是唸過書的，總比她有知識。王太太說，女人不能自立總不免受男人的驅遣，唯一的法子只有自立。

「做什麼事呢？難道現在還叫我唸書嗎？」王先生和王太太都沒有開口，劉少奶奶又繼續說：

「唸了書又做什麼事呢？是不是像王太太你一樣做教員呢？唉，做教員一個月拿八九十元薪水，八九十塊錢又够做什麼用呢？……我一個月零用錢還要花幾百塊錢。」劉少奶奶哭得抽抽咽咽的。王先生冷冷的看着她，一句不開口。王太太皺皺眉毛，一肚子不高興的神氣。

劉少奶奶哭了幾次，事情若無其

事剛過去。她只要丈夫不拋棄她便好了。她只要有好的穿，好的吃，有福享。姨太太進門的那天，劉宗棠的家熱鬧得異常。賓客穿進穿出的鬧笑，做出許多而聊無又淫褻的玩意。廚子忙着，僕人忙着，孩子們忙着。

女人是時裝比賽者。……她們一天之中換了若干套的衣服。劉少奶奶特別的打扮。她要姨太太競賽。

到開晚酒的時節，劉家有招待來邀王先生吃酒，王先生不肯。後來劉宗棠親自來請，說：

「郁校長也來了。」

郁校長爲什麼來呢？一個不與喻伍的清流人物。他來給一個娶姨太太的道喜？……王先生却還是不肯的。

……在北風呼呼的聲中，他走出屋子，心中透出一種無可洩的憤氣，走到黑巷中。巷子裏沒有人影。一條瘦狗蜷臥在電燈桿旁，瑟縮的作抖。

幾片雪花開始飄下了。……迎面走來兩個人影，……是兩個襤褸的人，一老一小的，老的扶在孩子的肩上，嘴裏噓着寒。竹竿點地作聲。

沒有吃，沒有穿，他們是走向何處呢？望望有燈光的屋子，這屋裏的一羣人，溫暖的空氣，他不禁有一種隔膜之感了。

「誰？」掉過頭來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在叫喚。他也回問一聲：「你是誰？」「我是敏潔。你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王太太走近來，靠攏着王先生的身體，慌慌張張的說：「剛才劉宗棠出了事你曉得麼？」

「什麼事？」

「我正是找你的。」王敏潔說：

「劉宗棠的五洋店被封了，因爲他售的貨全不依照限價。」

「什麼時候？」

「就是今天晚上。我們剛才要坐席的時候。」

「你看見我們的郁校長麼？他今天也來？」

「是的。據說是你們學校裏要請劉宗棠做校董。郁校長今天來大約是特地來奉承他的。」

「不要臉的東西！真要錢什麼人都得巴結。」王先生氣憤憤的說。

第二天，王先生出去的時候，經

過劉宗棠的五洋店，店照樣的開着，他有點疑惑。及至走到學校，看見劉宗棠也在那裏。郝校長就要給他們倆介紹，王先生說不要，他們是鄰居。

郝校長和劉宗棠噤咕了一陣，劉宗棠走後，郝校長便把劉來的用意告訴王先生，說是他已答應做本校校董，他因為昨天店裏被封的事很受社會人士的指摘，現在雖已解封了，可是不能不聲明一下，這報紙的啓事稿還要費心王先生做一做。

王先生不肯做，可是郝校長一定逼着他做，爲了保持這神聖的職業，他只有做了。做好以後，這張文稿由王先生帶回家直接交把劉宗棠。劉宗棠高興得很，他答應捐三千塊錢做學校的孤兒貸學金額。

這使王先生很滿意。他說，商人們也不是盡可非議的。他們能把孽孽得來的錢用在公益的事上也是贖罪的功德。

時間又經過二個月。學校春季開始了。劉宗棠的三千塊錢還沒有繳出

橫豎你們是有錢的。」王先生

他近來忙着另租一月店——一個

錢莊。每天要忙到深夜才回來。

少奶奶近來很少看見她的笑容了

。整天，眉毛蹙着，好衣服也不高興

穿上身。她時常到王太太這邊來，在

晚上王太太學校裏回來的時候。不是

自矜和炫耀而是真正的羨慕了。她每

天來總是看見王敏潔教着一個大的孩

子唸書和一個小的孩子識字。

王太太總是露着愉快的臉色。她

一點不像過去的怨艾和頹傷了。

米沒有，柴沒有，油沒有，生活

的困苦不足使她頹喪。她相信丈夫的

話：生活除物質以外還有另一種精神

生活。她盡量使用時間，把家庭佈置

得整齊而清潔。孩子的衣裳是破的舊

的，可是洗滌縫補得都很乾淨。房間

內一切的佈置，適宜，有秩序。

「王太太，我真羨慕你呢！我恨

我沒有讀過書。」望着王太太教孩子

的算術，用一枝鉛筆在紙上純熟的畫

着一個個陌生的字。劉少奶奶覺得很

有意思。

說出一句諷刺的話，冷酷地。

「有錢，有錢，錢又怎麼樣呢？

」劉少奶奶說：「我現在恨這個錢了

。有錢的人最容易作惡。」

這話裏的意思是顯而易見的。她是

出於愛情的嫉妬。一個因失去丈夫的

愛的可憐的人所生的覺悟！王先生覺

得好笑。

然而「有錢的人容易作惡」這句

話是不錯的。劉宗棠有錢，可是連親

口承認的三千塊錢捐款也賴掉不交。

這話是劉少奶奶聽到的！

「我爲什麼要捐呢？……我答應

他祇是拿那個傻瓜開開心吧了。我有

三千塊錢倒好代你買好幾件衣料。」

（話是對新娶的姨太太說的）

劉宗棠是只曉得寵愛他的姨太太

……一年以後。

劉宗棠辭王先生賃住的屋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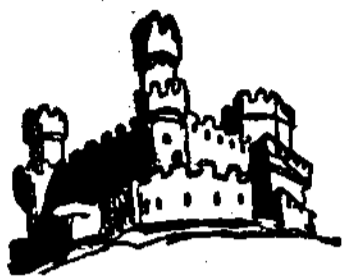
原因是：又要娶第二房姨太太。

「我們是不希罕同這種人住在一

起的。」王先生家搬走了。那一個簡

單的，沒有米，沒有油，什麼囤積都

沒有的簡陋，但富有朝氣的家庭。



天下父母心

閒言

靠背椅上坐下。

把一箱子的零星衣料都找遍了，

子。

「假使他外祖母還活着，她不知

「佩佩，你息

一會，還是我來替你整理一下吧！」

「好容易才找出合式的幾塊來，敏之拿

起每一塊衣料向佩佩問：「還好嗎？」

「好，」這樣揀了又揀的結果，祇

檢出了兩塊花的和一块玫瑰紅的。

這些零星的布料是佩佩歷年來添

製新衣所餘下來的，佩佩清楚地記得

，做那件玫瑰紅色旗袍的那一年，她

還祇有十四歲，那正是母親去世的那

一年，跟母親到大新公司去剪取這件

衣服的時候，是在春天的一個和暖的

下午，等到她穿上新衣的時候，媽已

經拋下了他們幼小者的一羣，到另一

個世界去了。

十年來傷心的往事，今天因見到

這塊玫瑰紅色的零頭布而給勾引起來

，她想着母親慈祥的笑容，在記憶裏

變得更溫和更動人了，因為想起自己

沒有了母親的悲哀，佩佩不知不覺地

想到了還躲在肚子裏的他們未來的孩

「不用，不用。」佩佩連連的向

他揮揮手：「你還是寫你的吧！文藝

週刊的稿子不是明天要交卷嗎？」

「不要緊！晚上趕一下還來得及

，瞧你那樣子多累。」

指着那個隆起的肚皮，敏之又繼

續着說！

「你近來也太累了，扛着這麼一

個大肚子，整天忙這忙那的，你也應

該休息了。」

說着，他扶着佩佩在就近的一隻

敏之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孩子是幸運的，他有你這樣的

一個母親還會錯嗎？」

「你呢？你這個爸爸也不錯。」

說着，他們相對地發出了一陣會

心的微笑。

暮春三月的日間特別短，下午五

點鐘，太陽已經漸漸的西沉了，佩

佩理好了東西又忙着燒夜飯，煤球爐

因為劣質的煤球不耐燒，火頭並不猛

，燒紅了的煤球呈着紅中帶黃的顏色

，經驗告訴她，假使再不設法添點新

煤球，一頓夜飯又要煮得半生不熟了

，於是她連忙從煤球籠裏檢出幾根柴

根，把它插在煤爐裏，用力不住地扇

着。

敏之站在一旁靜靜地瞧着她，一個懷孕已有六個月的人，每天還得幹這許多煩重的的工作，他委實有些於心不安，好幾次他向佩佩提議僱一個傭來添添手腳，可是佩佩却毫無考慮地拒絕說：「不用了，好在事情並不忙，我還幹得了的。」

實際上佩佩的身體是在一天天壞下去，兼之她又不慣於做這類燒飯做菜的工作，然而敏之是一個靠賣文爲生的文化人，他們每個月的收入儘够勉強維持，用一個傭娘添飯添菜，計算起來起碼得一百多塊錢，賺一百塊錢多困難，敏之得在二十五支光的電燈光下熬幾個深夜。

也爲着這個緣故，敏之每次提議僱一個傭娘時，佩佩終是斬釘截鐵的表示拒絕。

看看煤爐的火頭微弱得失去了融融的光輝，她不住地用力揮着扇。

「我看，我們還是用一個傭娘吧！瞧你那樣子多吃力。」

瞧着妻給爐火照耀得通紅的臉，

敏之忍不住又說了一遍。

「敏，你的好意我是懂得的」妻子的回過頭去向敏之看了一眼，「你要知道，我們賺錢並不容易，孩子一養下來又得用多少錢，賣搖籃，做幾件小衣服，生產時的費用，起碼又得四五百，我們能省就省一點吧！」

「祇是你太辛苦了！」

「我苦一點不要緊把這些錢省下來給孩子多買幾件衣料吧！」

用過了晚飯，佩佩把日間檢出來的那塊玫瑰紅色的零頭布裁成一件小衣服，一針一針的縫着，她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孤兒，因此對於自己將出世的孩子，就顯得特別的疼愛了，她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覺得肚內有了變化時，是在去年的八月，現在整整的有六個月頭了，再過四個月就可以做母親了。

孩子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模樣，像爸，還是像媽。……

這些複雜的念頭時常湧上在她的心頭，對於這個將出世的小生命，做母親的她是用着一種如何熱烈的情緒

期待着他們自己命苦，從小就沒有過過愉快的家庭生活，她希望孩子的將來不要像她……

想着，又一針一針地縫着小衣服。

敏之在寫一篇應時的小說稿。

那支使用了將近十年的康克令自來水筆，不加思索地把一頁空白的原稿箋塗上了密密蠅頭似的小楷，然而那握筆的主人，這時候却又想起了別的許多事。

離佩佩生產的日期還有四個月，假使每個月多寫二萬字，每月可餘下二百元，四個月可有八百元，這筆數目雖然不算大，總可以使產婦在生產期內弄得舒服一點了。

這樣想着時，他不禁又自己鼓勵着自己。

「今晚趕一個夜工，把這六千字的文章結束了它。」

時間已經是十一點另五分了，隣居們早已一個個睡去，敏之因爲昨晚睡得晏了一點，此刻顯得有幾分睡意？他懶懶地伸着懶腰。

「敏，時候不早，你去睡了吧；

」
佩佩瞧見敏之在打呵欠，這樣地對他說。

「我還得寫二千字，」聽見妻在催促他去睡，這一來，他倒反而蘇醒了，他溫和地看了一下佩佩，「我看，還是你先去睡吧！明天一早你又得起來。」

「不，我想把領口縫好了再睡，現在不趕緊做，等到一生產就不能做了。」

「那麼，我也得再寫一點，領到稿費，給孩子買一部小汽車。」

「可是你太辛苦了，昨晚又睡得這樣晏。」

「爲着我們的孩子，做父母的祇得委曲一點吧！」

「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小寶貝。」

聽了敏之的話，做母親的佩佩反覆地說着這麼一句話，這時，一絲笑容掛上她的臉，那對烏黑的眼睛裏充滿了慈祥的光輝。

一一

一個有着和暖陽光的暮春的下午，敏之和佩佩一清早就起來了，今天是他們結婚的紀念日。

太陽光晒進玻璃窗照在退了色的油漆牆壁上，壁上掛着兩人合拍的照像，男的和女的甜蜜地偎着，佩佩坐在東邊角上的沙發椅上，出神地凝視着那張照像。

「一年了。多麼值得回憶的一年呀！」她不禁自言自語的吐出了這麼一句話。

敏之正在閱讀當天出版的新聞報，聽見佩佩獨個兒在對着掛在壁上的結婚照喃喃自語，他的目光不期然也注視到那張一年前合攝的照片。

「佩佩，今天我們得快樂一下，光陰真快，我們結婚已經一年了。」

「可是這一年來……」

不錯，一年來他們真是受盡了折磨，本來敏之和佩佩的結合，是經過一番艱苦的鬥爭的，敏之的父親是遜清時代的一個舉人，他老人家竭力反

對敏之和佩佩的結合，迫着兒子要和友人張委員的女兒結婚，至於佩佩呢？佩佩自從十四歲那年起，她那慈仁的母親拋下了她去世了，不久父親又娶了一個後母，從此她便陷入可悲的命運中了，後母雖說是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她對待佩佩他們是意外的殘酷。

佩佩的父親是一個善於籌劃的金融企業家，他把金錢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加以那位專喜惹事的後母又在佩佩父親的面前搬弄是非，因此當佩佩提出要嫁給敏之的時候，做父親的竟大加反對，他的理由很簡單，自由戀愛都沒有好結果，而且敏之又是一個毫無積蓄的窮作家，他不能讓女兒嫁給這樣的一個人。

眼前兩人的前途是一團漆黑，他們會用盡了種種方法企圖獲得雙方父母的諒解，可是這些都沒有用，實際上，兩家父親都是如此的固執，敏之爲了愛獲佩佩，他是無可奈何地跟家脫離了關係，佩佩的父親經她再三再四的哀求後，表面上算是答應了，但

老人家經不起妻子百般的時進謔言，他對於佩佩是意外的冷淡，從此，他們兩個不再有家的溫存，人世間的天倫之樂在他們是再也享受不到了。

是因為有着這一番意外的磨難，他們婚後夫婦間的感情特別來得融洽，兩個受創的心互相安慰着，在這冷酷的人生道上他們到是同甘共苦的一對兒。

挨過多少艱難的日子，他們的結婚生活匆匆地已過了一年。

回憶那一連串婚後的歲月，以及婚前的種種往事，兩個人不約而同地發生了許多感嘆。

「佩佩，我們到底是勝利了！」
敏之的臉上掛着微笑。

「祇是苦了你，這一年來你也够折磨了，可不是，你有了我要多做多少工作，眼前物價又高。……」

「這倒不要緊，我以為受苦的還是你，你的家雖然缺乏溫存，但你祇要吃現成飯，什麼事都不用你管，瞧你那樣子，祇有一年功夫，你似乎蒼老了許多。」

佩佩走近梳粧台照照鏡子，她發覺自己真的蒼老了許多，眼前鏡中的自己正是二十年前母親的一個化身。想到母親，又想起敏之因為她結婚而跟家脫離了關係，連生身的母親也不能見面，兩人的情形雖然不一樣，但遺憾之感是彼此相同的，想着，想着，她不禁一齊心酸，黃豆樣大的淚珠直淌下來。

「佩，你又在想媽。」敏之把兩手放在佩佩的肩膀上，和顏悅聲的說。
「不，」佩佩微微的搖搖頭，「我想的是你的媽，我知道你爲了我不能和媽見面，你一定很難過……」
「……」把頭低下去，敏之默默無聲地說不出一句話。
「爲什麼我們都是這樣的命苦。」
「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幸運一點？」

「提到孩子，年青的母親在她淚痕斑斑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她清清楚楚地記得，當醫生告訴她「快吃紅蛋」的時候，她真不知道是如何的感覺，從那時起，一種無微不至的慈母的心腸，油然的發自她內心的深處，她打算用全力來愛護她那還未出世的嬰孩。
覺得自己的肚子是在一天天向前隆起，各種複雜的思緒便一齊湧上她的腦海。
「敏，你說孩子象你還是像我？」

對於這樣一個奇突的問話，敏之一時間想不出該怎樣回答。
「我想，還是像你吧！像我不是太瘦了一點。」

「眼睛最好像你。」
「鼻子能像你一樣就好。」
「我希望他活潑一點，不要像你那爸爸樣的終日抑鬱不歡……」

「你覺得我們的孩子不會太笨吧？」

「當然，爸爸不是很聰明嗎？」
「媽媽更是聰明而又伶俐……」
說着，他們相對地微笑了，此刻他們覺到一種莫名的喜悅湧上在心頭

，一忽兒把許多不如意的情緒都拋到腦後去了。

早晨的太陽暖和地照遍了他們的半個臥室。

時間已經不早，佩佩該到外面去

買小菜了，爲着紀念他們結婚一週年，今天例外地買了一隻斤把重的蹄子，他們拉雜地又談了一陣，談的多半還是關於孩子的事。

「佩佩，再過五個月，你快要做母親了。」

「可是孩子也太苦了，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瞧得起我們。」

「父親雖然固執一點，我媽是疼你的，她知道你有喜的消息一定會很高興。」

「敏之，我們都沒有一個好家庭，我希望孩子不要像我們一樣。」

「自然，他不會跟我們一樣，我和你都會用全力來愛護他的。」

這天他們意外的興奮，吃過了中飯，敏之提議去看電影。

「看大華的亂世佳人好嗎？」翻翻報紙，敏之說。

「太貴，太貴。」佩佩也過來看電影的廣告，她把一份新聞報都翻過了，使她特別注意的是各種大減價的廣告，看看有沒有價錢便宜的嬰孩用具。

報上登着大新公司兒童部廉價的廣告，給佩佩看到了。

「敏之，」她用手指着這則廣告時這樣說：「大華不要去吧！要看還是去看平安的斷腸曲，省下來的錢給孩子買一頂帽子，大新公司的兒童部正在大減價呢。」

「也好，那我們就立即出發。」說着，敏之便走到牀邊的衣架，伸手去取那頂新買的小呂宋呢帽。

二一

眼見佩佩臨產的日期一天接近一天，做父親的敏之是更形忙碌了，定產科醫生，找老媽子，這些瑣事着實使他跑累了腿，晚上，工作到深更半夜是常有的事。

隣居們一個個都睡去了，佩佩也因為日間太累了一點呼呼入睡，整幢

屋子裏祇剩下他一個人。

微弱的燈光照着他削瘦的蒼白得沒有血色的臉。

燈光下，一個削瘦的影子不住地在握筆疾書。

原稿箋上一格格塗滿了黑字，一張，二張……那隻握着筆管的右手漸漸地覺得有些酸痛，眼皮不由自主地闔上來，他疲乏得要沉沉入睡了。

「敏之，睡了吧！這樣夜深，身體也要保重點。」

佩佩不知於何時醒來，語調帶有懇求的口氣。

「唔！」給她一說，他的神志到反而清醒了許多。

「再寫二千字就可以結束了。」

他回過頭去對妻說。

「這幾天你的精神很不好，你也該休息一下。」

「不要緊，再過兩個月你要生產，我們能多籌點錢不是更好嗎？」

「……」佩佩沒有話可說了。她清清楚楚地記得，近二個月以

來，敏之爲着自己的生產，每晚終是寫到這樣深夜，他實在太辛苦了。

至於佩佩自己呢，她簡直忙得要命，孩子是光着身子來的，樣樣都要添備起來，他們又沒有一個至親幫助他們，做姑娘時代，佩佩是什麼都不會，記得他們結婚後的最初一二月，吃生米飯是常有的事，假使要做些衣服之類的家庭雜務，這簡直是要她的命。

現在，她却習慣於針綫一類的工作了，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她怎會在短時期內學會這許多呢？有時她從百貨公司裏看到一件式樣美觀的嬰孩服裝，暗暗地把它記住了，回來後就照着原樣剪裁，小童裝，小鞋子，小帽子，一樣一樣都是由她親手製成的，她快樂地一針針縫着，想着，不覺愉快地微笑了。

可是也因為那隆起了的肚子一天天高起來，做事真不方便，白天，扛着這麼一個大肚子，就像是掛上十來斤重担似的，走一步路動一動手也感到非常吃力，等到一天工作完畢後，

兩條腿祇是發酸，人祇想睡下去。

爲着孩子，他們顯得憔悴了許多。

佩佩從舅舅手裏接過來那封信，她和敏之一同讀下去，祇見那信上寫着這麼幾句話：

敏之吾兒佩佩兒媳同鑒：

前幾天敏之的舅父從鄉間來申，帶給他們一個意外的消息，當舅父把佩佩有喜的消息告訴敏之的母親，老人家高興得什麼似的，她向敏之的父親的要求承認敏之和佩佩的婚姻。

「爹答應了沒有？」佩佩急切地問。

「答應了，他還說等到孩子滿了一周歲，叫你和敏之到鄉下去一趟呢！」

舅舅接着又感嘆地說：「你父親也太固執，假使不是經你母親苦苦哀求，他那裏會答應。」

「父親真的答應了嗎？」

敏之從坐位上跳了起來，他的語氣裏充滿了無限的興奮。

「當然是真的，」舅舅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和一疊鈔票：「你瞧，這是你父親寫來的信，他還叫我帶來五百塊錢，說是給孩子添備衣服用的。」

「你並不是有一年多沒有看見你母親。」

兒祈好自爲之。

父字×月×日

眼前的景物驀地一閃，回憶的幻想頃刻間消逝了，她瞧瞧案上的檯鐘，十二點已經過一刻，敏之還伏在寫字台上寫稿子。

「睡了吧！我有話要跟你說。」

握在敏之手中的一支筆立刻間放下，他回頭問她，「什麼話？」

「我們什麼時候到鄉下去？」

「假使交通便當，今年年底就可以了。」

「你不是有一年多沒有看見你母親。」

「是的，我媽一定很歡喜你，同時也歡喜我們的孩子。」

說着，他們相對地發出了興奮的笑聲。

夜，是一般的靜寂。

四

是在二個月後一個夏天的晚上，敏之和佩佩正在拉雜地談天。

過了一會，佩佩覺得自己的肚子有點異樣，還是上星期才來的女傭人陳媽却早看出是佩佩要生產了。

「少奶奶，你趕快躺到牀上去吧！看樣子……」

「大概要養了。」

佩佩用右手按着自己的肚子，一步一拖地走到牀邊。

知道妻快要分娩了，敏之連忙打了一個電話給東方產科醫院，叫他們趕快派醫生來接生，陳媽把所有應用的物件一樣樣都準備好了，室內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要不要打一個電話給你大姊。」

「……」佩佩祇是無聲地點一點頭。

所有物件都是半個月前就準備好的，不久佩佩的大姊也來了，自佩佩的母親過世後，大姊是唯一照顧她的人，因他們缺乏人手，事先經他們商量的結果，決定請大姊來幫助。

大家都缺少服侍產婦的經驗，一切祇好聽着陳媽的指揮，他們把孩子落地時要穿的衣服，從箱子裏理出來，又把油紙鋪在牀上，煤爐上燉着一壺開水，敏之特地到附近的食品公司裏買了十隻奶油麵包，以及一些吃粥的小菜。

佩佩無力地躺着，下肚一陣陣疼痛，玻璃窗都給關上了，室內的熱度特別高，產婦躺在牀上流着汗，陪着的人也流着汗。

「佩佩，你要喝點茶嗎？」

「不，我並不渴。」

「痛得怎樣？」

「還好，」佩佩微微的低一低頭，她的臉上滿面孔是黃豆樣大的淚珠。

醫生來的時候，時鐘的短針正指在「8」字上，這是一位態度和氣的年青女醫生，另外還帶來一位助手看護，他們向產婦的腹部上用聽筒聽了一聽。

「今晚會養嗎？」敏之等到女醫生檢查完畢後問。

「會的，會的。」對方不住地低一低頭：一面挽起她的左手背看一看四方形的手錶：「此刻是八點十分，大約在十二點左右，嬰孩就可以落地了。」

「開水要不要燉開？」陳媽的聲音。

「還早哩！」

大家都顯得非常忙碌。

屋子並不高，加之天氣又熱，一間小小的斗室裏驟時擁滿了這許多人，自然顯得更熱了，產婦痛苦地呻吟着，敏之瞧着妻用力掙扎的臉部表情，他也替她捏了一把汗。

時鐘的擺動聲，應和着，佩佩微弱的呻吟聲，大家的心弦都像時鐘一樣的在擺動，他們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一個嬰孩的誕生。

整間的屋子裏熱得像蒸籠一樣，窗又不能開，陳媽熱得昏沉沉地似乎要睡去了。

產婦的呻吟聲一陣比一陣緊。

一分，一刻，一小時，二小時，

時間不知不覺地挨了過去，看看快到

十二點了，孩子還沒有呱呱墮地。

「醫生，要下來啦？」佩佩再也忍不住那暴裂似的疼痛，她不時的問起那位產科醫生。

「不要急，用力拚一拚，孩子就可以落地了。」

產婦便依照醫生的指示，果真用力地拚一下，這回却痛得更厲害了。

敏之坐在牀沿的左邊拉住佩佩的左手，她的右手由她的姊姊拉着，

產婦用力拚一下，她的疼痛也跟着厲害一陣。

「敏之……大姊……痛死我……」

瞧着妻的臉色一忽比一忽緊張，做丈夫的敏之不覺一陣心痛，她實在再也看不下，看妻子的痛苦拚下去了

。

「醫生，請你想想辦法吧！她的身體不好，恐怕吃不消呀！」

「好，讓我打一枝催生針。」

催生針打下去，產婦照例又隨着

醫生的指示繼續拚下去。

「痛……敏之……痛死我……」

聲音裏充滿着悽慘的絕叫，這種悽慘的叫聲一陣陣刺進敏之的耳膜，他的心也在痛苦地呻吟着。

「佩佩，再過一分鐘就下來了。」

「一分鐘……真的……」

於是產婦又用力地拚起來，可是結果却失望了，不但產婦自己是感到失望，醫生，看護連陳媽也感到失望了。

「不要是難產吧！」敏之心裏想，一陣陰影蒙上在他的心頭。

佩佩又刺耳地喊起來。

「敏之……大姊……痛死我……」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疲乏，然而給產婦尖銳的慘叫聲所驚醒了。

看看妻快要支持不下去，敏之正

預備打電話將產婦送進醫院，這時，產科醫生忽然又低聲的說：

「再拚一下，孩子快出來了。」

這彷彿是最後的一道催生咒，產婦真的又用力地拚了一下，這一下孩子果然誕生了。

「養下來了！」醫生勝利地將孩

子的脚倒提了起來。

怎的不聽到一聲嬰孩的叫聲呢？敏之的心開始給一層可怕的陰影蒙上

，醫生和看護手忙脚亂地拍着孩子的屁股，他不敢回頭去看，哀鬱地望着

佩佩一張慘白的臉。

「怕不成了，天氣熱得太厲害。」

醫生放低了喉嚨對陳媽說，這話給產婦聽到了，她的神情霎那間驟然的

變了，兩隻眼腫張大了問醫生：「你們說什麼，孩子不成了嗎？」

「不要緊，不要緊。」醫生雖然

這樣安慰着產婦，但她的手在發抖，她顯然也着了慌。

敏之的面色也變了，他的嘴唇由

紅潤而變轉呈灰白色，大姊和陳媽慌做一團，佩佩一陣昏了過去。

整個的屋子裏是現着一片動亂的現象，生與死的掙扎，每個人的臉上都給這眼前可怕的慘劇驚駭得變了顏色。

醫生摸一摸孩子的胸口，經驗告訴她嬰孩還沒有斷氣。
「人工呼吸法……人工呼吸法……」
她忙亂地叫着。

敏之無可奈何地回過頭去，這回他瞥見了一個僵了的嬰孩屍體，這便是他們的孩子，他站了起來，依照醫生的指示，把自己的嘴對準着嬰孩的嘴，用力地呵着氣，漸漸地，抱着醫生手中的小身體微微的在蠕動，那個可愛的小嘴唇也張開了。

「呱……呱……」
雖然是微弱的一聲，可是這一下却把剛才緊張的空氣都給趕散，陳媽一面將嬰孩浸到浴桶裏替孩子揩身，一面對睡在牀上的產婦高聲的說道：
「恭喜少奶奶，養一個男的呢！」

佩佩漸漸地從昏迷中蘇醒了過來，她有氣無力地向陳媽揮揮手，陳媽把孩子抱在佩佩的面前……

「呱……呱……」孩子又「呱呱」的叫了起來。
一看到孩子蠕動着的嘴唇，做母親的想到剛才的一幕，在她慘白的臉上，慘苦地掛上了一絲笑容。

五

天氣是意外的熱，接連有一個月沒有下過一二點雨點，在這樣酷熱的暑天裏，對於產婦的攝生是非常不宜的。

孩子一養下來就有點寒熱，終天「呱呱」的哭着，做父母的慌做一團，他們請了醫生來攝治，給他吃寶赤散，接連三天寒熱沒有退，這該怎樣辦呢？

「呱……呱……」
隔了幾分鐘，孩子又「呱呱」的叫了起來，敏之放下筆將孩子抱近佩佩的身邊，喂着奶，孩子才平靜地不發聲了，可是等喂飽了奶隔不多久，

他又「呱呱」的叫了起來。

母親的心早給孩子的哭聲擾亂了，她勉強掙扎着坐起來，抱着孩子，嘴裏「寶貝寶貝」呀的叫着。夜間，他們卻沒有好睡，敏之嫌陳媽服侍得不週到，終是提心吊胆的闔不上眼皮，佩佩也是如此，孩子一有哭聲，她就醒過來把乳頭塞到孩子的小嘴吧裏。

這樣，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敏之摸一摸孩子的小額角，寒熱都退盡了，他不覺一陣高興，一顆心才算放下了。

可是，當他的手觸到佩佩的額角上時，祇覺得一股熱氣直鑽到他的手心。

「佩佩，你有寒熱。」他慌張的叫了起來。

「不要緊，大約這兩天辛苦了一點。」佩佩若無其事的說。

「我早對你說不要常常抱孩子，你是需要休息的。」

「孩子終是叫，我聽着心裏怪難過。」

陳媽一聽到產婦發了寒熱，憑她

多年來服侍產婦的經驗，她知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不禁暗暗地替佩佩在擔憂了。

「少爺，明天去請個醫生吧！」

「那麼就去請產科醫院裏的院長來診治。」

到了第二天，敏之一清早就搖了

一個電話，早飯吃過的時候，醫生就來應診了，這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女人，她顯出毫無介意的神情，按一下產婦的脈膊，又摸一摸產婦的額角，緩緩地把一大瓶黃色的藥水倒進另一隻扁圓的小瓶中，沉默着不說一句話。

「醫生，不要緊吧！」敏之顯然等得不耐了。

「沒關係，」醫生打着不純熟的上海白：「把狄個藥水吃下去，快來些就會好格。」

「明天要不要再看一次。」

「好格好格。」

送醫生到門外，敏之趕快上樓把藥水給佩佩吃，這一晚他一整夜沒有好睡，到了中夜，佩佩的熱度更高了

，她不時的說着囁語。

「敏……敏……」

「佩佩」他一聽到妻在叫喊，連

從小牀上起身走近佩佩的身邊：「你要茶喝嗎？」

「不，」佩佩搖頭：「敏，你

說我的病會好嗎？」

「會好的，醫生也說再過兩天就會好。」

「假使我不能好，你也不要難過，你要好好地扶養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

佩佩的話太使敏之傷心了，他一陣心酸，淚水不覺的從眼眶裏落了下來，他怕給佩佩看見，趕快用手帕把

淚痕揩乾了。

「佩，你不要這樣說，你的病就會好的，等到滿月後，我還要給孩子辦滿月酒請客呢。」

一提到孩子，母親的神志清醒了許多，她忽然變得異常高興，她的聲音裏充滿着喜悅的成分。

「假使會好，大後天是十二朝，我就可以坐起來走動了。」

「是的，你就會好的，佩，你安心的睡吧！」

孩子安祥地睡在母親的身邊，她回過頭去瞧一瞧胖胖的小圓臉，兩個人相對地微笑了。

第二天，天氣是意外的奇熱，佩佩的病勢更沉重了，醫生又來看了一次，照例的連口說「沒關係。」把一瓶黃色的藥水留下來，敏之小心翼翼地

把藥水沖給佩佩喝，可是到了傍晚，病人的熱度更高了，敏之整夜沒有

睡，他記起了一個有名的產婦科醫生的名字，巴巴的等不到天亮，決定去

着她來診治。

天一亮，敏之，就搖了一個電話給上海有名的周淑貞女醫師，對方却回說因為近來天氣熱，出診的時間定為二四六上午，今天是星期三，照例是

不出診的，他惋惜地懇求對方破例的救救他患着重病的妻子，誰知對方却

不忍耐地把電話掛斷了。

敏之一想，西醫的架子這樣辣，還是請中醫吧！上海有名的婦科中醫是張大仁，他於是又翻了翻電話簿，

打了一個電話過去，誰知這位老先生因為行動不便，門診早已一概謝絕了，他握着電話筒祇是呆呆的發着怔。

驀地給他想到了一個中學時的同學老魏與張大仁有點戚親的關係，他決定找老魏去向張醫生說說情，於是又匆匆地上樓，他的昏迷中的佩佩，告別了一聲，關照陳媽不要離開產婦，自己便急急地出發了。

早上九點鐘，太陽光照在頭頂上猶似在天空裏高張着一點火傘，敏之坐上一輛黃包車向白克路拉去，好容易才找到了老魏，他們又僱車到張醫生的診所，張醫生的診所裏排滿了十幾個待診的病人，老魏把他介紹給張醫生見過面，切切地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張醫生最初搖搖頭，後來經不起老魏再三再四的懇求，終算勉強地答應了。

「請你們先回去，我立刻就來。」
「謝謝，」敏之感激得快流出眼淚來了，他不住地向張醫師鞠着躬：「那麼，請張醫生就來吧！」
「好：不送……好：不送……」

離開了醫生的診所，敏之迅速地回到家，正當他踏進寓所的時候，他發見鄰居們正在那裏切切私議。

「吳先生，你夫人……」
「怎着？佩佩怎麼樣？」
他覺得情形有變，連忙三步併作二步地匆匆上樓，他走到門口，一眼瞥見陳媽的眼角上掛着兩行眼淚，佩佩的雙眼緊緊地閉上了。

他走過去，摸一摸佩佩的額角，又握一握佩佩僵硬了的手，低聲的叫道：「佩佩，佩佩！」
可是佩佩沒有答應他，陳媽在旁邊悲哀地說：
「少爺，少奶奶不行了，還是趕快料理後事吧！」
猛可地意識到自己從此要和佩佩永訣，他悲哀得快發瘋了。
「孩子睡在他自己睡的小牀上。」
「陳媽，少奶奶說過什麼話，」他勉強揩乾了眼淚問陳媽。

「沒有什麼？她祇口口聲聲說千萬少爺好好地照顧這可憐的孩子……」

「孩子，可憐的兒子，她到死還是放心不下孩子。」

敏之輕輕地走近小牀邊把孩子抱在懷裏，眼前一陣昏黑，整個的屋子在他的腦海裏旋轉，他昏昏的倒了下去。

歌一首

姚蕙芬譯

Maurice Maeterlinck 作

他們殺死了三個少女，
要看看各人心內藏些什麼東西。
其中第一個盛滿了極樂，
她的鮮血所灑的地方，
整整三年懸鳴着三條蛇虺。
第二個滿藏着甜蜜的仁慈，
她的鮮血所灑的地方，
三頭羔羊有三年有草可吃。
第三個滿藏着苦痛與憂悵，
她的鮮血所灑的地方，
三位天使守望了足足三年。



默念

譚惟翰

雪沒有停。白色的落花似的，一片一片地飄散到地面上來，堆積得那麼高，加上泥道又是這樣地不平，怪不得年老人的脚步有些踉蹌了。

他像是打從遠道而來，披着一身的疲乏；腳踏在雪中，印下了很深的跡痕。然而他沒有稍停，繼續滿跚地在往前進。教堂的尖頂上吐出一串晚禱的鐘聲，悲寂地如同老婦的呻吟；高樓裏正奏着哀怨的琴音，似少女懷念着遠方的征人……這些他都懶得聽。遙望着那灰色的小窗口亮起一盞綠燈，淡藍的窗帘上閃動着枯樹的陰影，於是老人的脚步變得更快了。——他知道在那小小的屋子裏，可以給他一絲光，一片熱，一點溫存；他也知道那屋子裏還有人等待着他的輕輕的一聲叩門。

到了家。

和他年齡相仿的一位老婦人替他燃着了懸在梯口的一盞油燈，怎麼那樣昏暗？像墓穴裏發出的一點火星。年老人踏着自已的瘦影，一步一步跨着階梯，慢慢地走進了睡房的門。

她接下他手裏的呢帽，用細指代他揮掉了大衣上的雪塵。

「爐子裏的火快要熄了，水還沒有開……讓我再去添一點煤。」

低聲地說着，她便拿起一個古舊的盛着茶葉的錫瓶，走向廚房裏去了。

望她下了樓，他一個子寂寞地在這小室裏立了好久；然後悄悄地移到牀前：孩子已經睡熟了，有一朵美麗的笑不時地在他嘴邊盪漾，無疑地，他又鑽進了他夢裏獨有的天堂！老人俯下身，在這鮮紅的面頰上小心地接着吻，深怕那浸過雪液的斑白的短髮觸痛了孩子細嫩的肌膚。

靠着一座棕色的書櫥，他歇了歇氣。趁壁燈斜射在他身上，讓我們看一看他的臉龐：稀少的眉，薄薄的嘴，深陷的眼珠，高高的鼻樑，——是一個溫和，慈祥，而時時帶着沉思的老人。

這老人整天為別人忙着，可是對於他自己那種繁重的工作，從來沒有過一回抱怨。他愛和孩子們在一起，幾十年來他的精神全費在教育兒童身上，眼看低年級的小學生漸漸地升到了高年級，高年級較大的學生又慢慢地離開了學堂；這樣，一羣羣的孩子在他手裏生長起來，又一羣羣的撒開他的手，各自去找尋他們自己的方向。他老了！在別人的腦海中或許逐漸地會將他忘掉，但

他却永遠會清晰地記得那些少年人的面貌……

此刻他在一張靠背椅上坐下了，等候着一杯熱茶（他愛喝極濃的紅茶）；但是茶還沒有來。他順手便在書櫥中抽出了一本陳舊的集影簿，拍了拍上面的灰塵，靜靜地翻着。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個四五歲的男孩的照片上：光頭，圓臉，長棉袍，手依着一株盆花，像在聆聽長者講述一段美妙的神話。他對它凝視了許久，如其告訴人這是五十年前他留下的小影，有誰會相信？是的，就連他本人，也有些懷疑。數着已逝的歲月，他彷彿經歷了一個悠長的夢境，然而這明明又不是夢，眼前的景象確是這般地真……

一個寒冷的冬天，母親爲孩子在面盆裏堆成了一個胖胖的雪人，取了兩粒紅豆替它鑲作眼睛。雪人笑，孩子也笑了。那時他大概祇有四五歲的光景，媽媽的年齡也不過三十吧。但一切變化令人吃驚，雪人消逝了，媽媽也消逝了！

也是一個雪夜，圍坐爐邊聽母親追述父親死時淒涼的境况。「那時你還不滿三歲呢！」母親說着這句話，淚珠滴上了他的髮，他感動抱住母親的身子慟哭了。母親用自己的臉緊偎着孩子的臉說：「我的希望全在你一人的身上！」

這都是五十年前的情景，這情景在老人的回憶裏，依然是如此的分明。接着，他又翻到第二張，是他在十

五歲時所攝的。那時他應該是在初中，密而黑的髮，飽滿的臉，爽直而帶熱情的笑容。他記起在春假裏，和同學們，男的，女的，出門旅行的事，充滿了歡欣和喜悅，整個的世界好像就是屬於他們的！夏夜，等宿舍裏的燈全滅了，他和兩三個知友，攜着滿壺的鮮乳，一籃水果，同到校園裏，坐在池畔，邊吃邊數着天上的星星。當秋日的黃昏，他便愛提着畫箱，踏着一地的落葉，往郊外去寫生。冬天，他高興穿着運動衫，在操場上與同學們作擲雪球的遊戲。這可祝福的雪啊！雪一次次地溶化了，他的一顆幸福的心也隨着它溶化了。

第三張照片中立着的是已經度過了二十三個雪天的青年。拍那張照的時候，正是他離開大學畢業的前一年。那年，他得到了一個有藍色仿宋字加蓋着紅印由教育局寄來的公函。他興奮地唸完了裏面的文詞，知道是令他去接受一個小學校長的位置。

那一晚雪落得挺大。母親伴着他，等晚上一時半的「京滬特快」，準備動身到上海。母親叫他躺一會兒，自己却細心地替他整理衣箱，時時留心桌上的鬧鐘，怕誤了孩子的辰光。其實他也不會安睡，祇是寂寞而又冷清的，在數着「的達」的鐘響。

是走的時候了。他拎起了皮箱，母親燃亮了一隻殘燭在黑暗中跟孩子引路。他們下了樓，跨過天井到了大門口。母親拔開門門，雪花飄在她的臉上，她不住地打着寒戰。燭光也在寒風裏閃顫，照出母親一張愁苦的臉

。發現母親頭上也有了像雪一般的白髮（和他自己現在頭上所有的一樣的），孩子幾乎要掉下淚來。然而他使勁地向內嘆，一面却還要裝起笑顏。

但這瞞不過母親的眼，她溫和地說：「好好兒地去做你的事吧，別記着我……」出了門，雪花蓋滿了他的身；在車上，耳邊仍飄着母親顫抖的語音，他暗自祝福她的安寧。

記得自己唸書的大學和他所辦的小學相隔不多遠，每天從這邊趕到那邊，從那邊趕到這邊，沒有一刻的安閒。不過當他想起母親的叮囑，便忘了一切的苦愁。他覺得天賜了他無限的幸運，因為他有這樣一位慈愛的母親。

母親不斷地有信來，是託他的舅父代寫的。信裏告訴他，她很健康，飯量也比從前加強了。要不是趁着三天的假期回家一次，他還不會發現母親躺在牀上呻吟——她已生了兩個多月的病。

母親握着孩子的手，用低弱的却仍然是充滿着熱愛的聲音說：「我沒有告訴你……怕你着急。」

聽了她的話，他悲痛地垂下了頭。他深悔不該接任校長的職務，忙得連回家探望母親都沒功夫。這時母親又在開口了：「不要緊！過幾天就會轉好的，你……你儘管放心去做你的事吧……」

他真的忍心地走了。隔了三個星期，一封快信裏帶來了母親「病危」的消息，他又祇得趕回家去。母親這

次見着他，除了叫了他一聲名字，再也沒說一句話。然而有千萬句語言隱藏在母親眼中，他不會不懂。

母親確是更瘦了。淚珠沾在她的白髮上，內心裏含有極度的哀傷。醫生也來瞧過，對病人說：「祇要再吃一副藥就會見效。」轉身却把他哄在一旁，慎重地囑託：「你替她趕早預備後事！」

這是一把無情的利刃，割痛了青年人的心腸，劃破了他所有的希望。他回到母親牀邊，眼淚滾出了他的眼簾。母親關切地問：「醫……醫生……怎麼說？」醫生說你的病……慢慢兒地就會好。」母親把頭往牀裏一偏，彷彿在責備孩子：「你在騙我！」

學校裏有好幾封信來催他去，他不能將公事扔在旁邊不管；母親的病却又是這般地重，也不能叫他不顧。最後他決定再往上海去一趟，把校務交給別人代理，自己已向局裏告了假再回家。

他拿這意思告訴了母親，想不到母親拉住了他的手，帶着懇求的目光對他說：「你不要去……孩子！你跟着媽這些年，沒……沒有過一天快活的日子！媽苦了你……你太辛苦了……你不要再……再去了！」「可是我應當把學校裏的事交待一下。我預備乘今天晚車去，明日一大早就可以到上海。明天是星期一，下午我到局裏去一趟，後天清早我就坐特別快車回來，在上海就攔一夜，就祇一夜……」於是她點點頭說：「你一定要回來的呀！」

臨走，母親又特地囑咐他說：「你跟我帶兩塊茶荳糕來，要薄的，玫瑰心的……祇要兩塊嘗一嘗，多了會糟蹋了。」

到了上海。星期一下午辦好公事便往大新買了母親要吃的茶荳糕，還買了沾着杏仁的棉花糖同一方奶油蛋糕。他想這給老年人吃了都容易消化，母親不會不喜歡它。

星期二，他很早便起身，到車站還祇六點半。「怎麼還不開車！」他性急地，感覺時間過得太慢。好不容易，候着車開了，他靜默地闔上眼，惦念母親的危安……

一到屋，很快地他就上樓。在扶梯上先親熱地叫了一聲：「媽！」他期待着那老年人的興奮的回答。然而房裏沒有人應。他猜想母親大概是睡着了，便放輕了脚步走到房門口，意外地碰見了他的舅父。

「舅父，媽是不是睡着了？」
「唔……」舅父答着話，臉上浮起了一個古怪的表情，「她……她不會再醒了！」

他朝舅父凝望了一眼，就奔到母親牀前。但是，遲了！太遲了！母親的肢體已經僵硬了。

沒有眼淚，沒有太息；身子不停地在顫抖，內心一陣陣地感到痛楚；說不出話，叫不出聲，呆立在那兒，像個雕刻的石人！

舅父進來了，搖動他的頭說：「孩子，你要哭，你得放聲地哭！」他這纔恢復知覺，這纔跪倒在母親的牀

邊，哀慟地，悔恨地哭叫着：「媽，饒恕我！……我來遲了！請你饒恕我……」

母親的眼皮還沒有完全閉攏，嘴也微張着。是不是仍在用她那無光的眼珠巴望着她的兒子？是不是還在用她那無聲的語言呼喚着他的名字？

一對白燭，一炷香，深夜裏伴着母親的棺木，面望着她的遺像。屋外：風在吹，樹簌簌地響，像是一個老人的聲音留在他的耳旁。「你一定要回來的呀……」他回來了，可是母親等不及在黎明之前她就跨上了一個不知名的方向。

她走遠了！那含有玫瑰心的茶荳糕也就變為她靈前的祭品了。

掛着淚痕，老人惘然地合上了手裏的集影簿，頹廢地倒在窗前一張紫紅的寫字檯上，那色彩就像是用他幾十年來在它上面嘔吐的心血所染成的。對着案頭的一幀母親的遺影，他的心又感到深痛了！同時，用他自己似乎都聽不出的聲音帶着懺悔的神情說：「母親，你對於你自家的孩兒感覺失望了吧？」

母親默默地望着他，不說一句話。

夜深了，屋外有淒厲的風聲，老人覺得有些寒冷。他等待着，一杯熱茶，但是茶仍舊沒有來。這時老人忽地想起，抽開中間的一個櫃子，發現裏面有個小巧的精緻的木盒，那盒上還嵌着個小鎖。他用一把銀匙將它啓開了。盒子裏是一束信箋，他熱烈地伸出手來緊握住

它們，如同會見了一些眞摯的闊別了的友人。

保留在這兒的是三十年或四十年前朋友們寫給他的書信，在他寂寞的心田中它們常會給他鋪起一層溫柔的白雲。他愛讀它們，那裏儘表現着少年生活的美和眞。老人隨手抽出一封，是一個和他差不多遭受過同樣命運的同學寫的。他輕輕地讀出裏面的字句：

「接到你的快信，讀後欣喜和悲哀交織成我的心情。我的臉平板起來，佇望着天際的行雲，我不能說一聲話。羽，你也是沒有了母親的人，我想你一定能明白我的心。我不想再多說什麼了。」

「越過了幾萬個山頭，我又重新來到了昆明。這地方確是很可愛的，雖在冬日，它却有春天一樣暖的太陽，春天一般綠的樹林，以及遠遠的青山，靜靜的湖水。晚上，當星星和明月投下它們柔和的光線的時候，郊外廣闊的平地上便有許多影子，和諧地織成了一個最美的晚景。」在這情景下，我時常記起你和其他的友人。那天我離開上海，你在我牀上睡着了，我不願攪醒你的清夢，留下一個字條在桌上，那知正預備出門，你却醒了，起身送我上車。我們招招手，表示再見了！這情景想還留在你的腦中。再見！那一天再見呢？假如我不再回來的話，恐怕這再見的日子將在一個不可預期的將來吧……

「你讀我這零亂不堪的信時，大概是靠着一個溫暖的火爐邊，窗外也許已有了皚皚的白雪在飛舞，你在學

校裏常戴的那頂紅白相間的絨線帽大概又在你頭上了吧？」

老人讀完這封信，又看了看後面的簽名：芹。於是眼前映出了一幕青年時的憧憬——在舞台上扮着一個革命青年的是芹，而那一回自己却給派作了一個頹廢詩人；在夕陽裏，常和他在滬西的墓園裏徘徊的也是芹；在一個和暖的春天，同他帶領着一大羣小學生往公園裏舉行野宴的又何嘗不是芹？「這些年來，他那胃病該不致於更厲害吧？……我祝福他和他的孩子們！」老人嘆息了一聲，又換了另一封，這是比他還大四歲的人寫的。可是當他收到這信的時節，他自己才不過二十一歲的光景。信裏這麼說：

「……轉眼又是校慶，學校有好幾封信向我索取慶祝的文字，我左右尋思，想不出什麼話可說。我祇記得我在三年級的時候，在校慶那一天認識你，是件可紀念的事，其他我再想不出對此日有何感想。來信說起了這件事，給與我不少的悵惘。是的，我們青年的日子就這般的過去了。少年情緒總可追戀！我想起看見你的畫幅，隨後從人家口頭打聽得你的一切，我忽然有一種向慕你的少年心。我覺得你的聰明，才智，人表，風格，在引起我的傾慕。我感到在我學生生活時，較我級次高，學問好的人中，也揀不出合於胃口的一個朋友像你！羽，這種心情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少年應有而可寶貴的。因為年齡一大，慾望的條件大，物質的支配強，不許我

們再有那種天真無邪的熱情了！羽，也許有一天你我再見面，我們不能像當時一般的有心情說少年天真話，而我們相見又在那一天呢？你送給我的畫，我用很精緻的木框裝着；第二次到北平時，因為滿擬不能久住，東西帶得很少，那幅畫和我很心愛的書籍都留在上海。還有你給我的信札，和一張剪成尖角形的小照，也釘在木箱內。今年我的家從上海搬到杭州，想來這些東西也全搬到杭州了。我希望它們都仍是很安全的收在木箱中，放在西湖邊的屋子裏……」讀到這裏，老人彷彿看見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這便是他將近三十年不會會過面的友人網的身影。溫文，儒雅，熱誠，和悅，是這位朋友的特質，而在學術上他又常作為自己的導師。真的，「少年情緒總可追戀，」但在追戀少年的情懷中，便永遠忘不了這一個聰明而熱情的友人。老人將這三張有着秀麗的筆跡的信箋摺好，接着又抽出了第三封：

「你的信我收到了，心裏的暢快是不用說。現在你的來信是我精神上唯一的食糧，沒有你的信，我就對於生活不滿足。我們自通信以來，你已經給了我九封信，我都把它們編成了號碼放在一個盒子裏。上面寫着四個字：「滬滇通訊。」

「昨天我和同學一行人結隊到黑龍潭去玩。所謂「黑龍潭」就是那麼一潭子水，顏色是碧綠的，裏面倒有好幾尾黑魚在游；我們擲些麵包屑下去，它們就爭先的搶奪，極有趣味。還有黑龍宮，可惜遊人不准進去參觀

。最值得一看的還是宋柏，唐梅。那棵柏樹幹子的粗大有幾個圍抱，根所佔住的地盤足夠蓋一座洋房呢。梅花沒全開，許多都還是含苞未放。你若抽信小心的話，可以看到我寄與你的宋柏和唐梅，不過到你那兒恐怕全是枯萎的了！

「今夜有很好的月色，若不是在為你寫信，我喜歡關了電燈在這屋子裏，讓那銀光射進來，照在我的臉上，回憶我們第一次的聚談：坐在公園裏的長椅上，你還講着莎樂美的故事不也是這明亮的月兒照着我們？可是真怪，那時每次我們見面總沒有多的話說，連你有那麼好的口才的竟也是如此的寡言。我現在想起來，後悔着呢！羽，為什麼那時候你我會這樣的沉默？為什麼？」

「你寄給我你寫的那首詩，差不多每天我都要看上一遍，在我書本上到處塗的都是它。這首詩我隨時都能把它背出來，它裏面的句子實在是太 attractive 了！……」

寫這封信的人沒有署名，末尾祇給留下了一「你永久的朋友」六個娟秀的小字。然而在這一老人的心却是明白的：記憶用一枝蘸着藍色的畫筆在他眼前迅速地勾出了一個少女的身體。成捲的黑髮，雪白的手；嘴邊有時會漾出孩子般的天真，而眼角有時却又結着丁香似的憂愁。的確，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偶然的機緣會將他們相聚在一起，不多幾時却又有意识地讓他們分離。在他青春的小河上，她會用力地投下過一粒石子，激起

了一片波浪；多少年來這波浪似乎就沒有完全平靜，雖然石子早已不見了踪影。

這不能不使這老人越發地變為憂鬱了。

他垂下頭，兩眼不覺又投射到落在地板上的那一個小紙包上。他費力地彎下身，拾起它，解開來：那裏正躺著幾絲枯萎了的宋柏和一朵無人能辨識的唐梅。梅花當然不會再吐出清香，然而這老人却依然對它這般地珍惜，恰如珍惜他們昔日的友情一樣。他拿它放到嘴邊，輕輕地吻着它，像在吻着一個遼遠的甜蜜而又憂傷的長夢。……

把這老人從悠長的夢幻中召回的是樓梯上遲緩的腳步聲。他立刻收拾好攤在桌上的信箋，一封封地仍放還原處，然後闔上了抽屜。這時老婦拎着一個紫泥的茶壺進來了，他連忙站起身，走過去：

「啊，真是累了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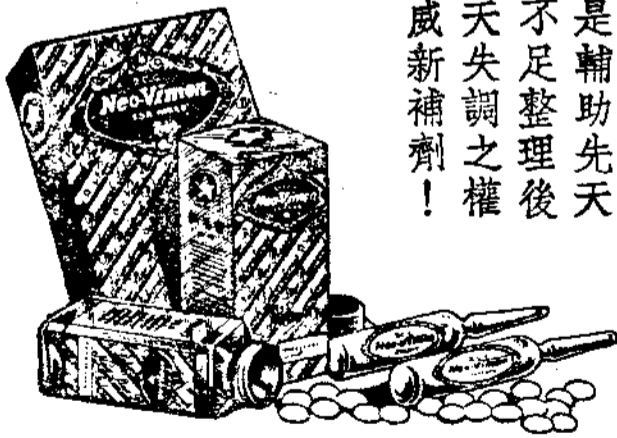
「不，我不累……你累了。」她喘氣地說，「你還是好好休息一會，讓我倒杯熱茶給你喝……早點兒睡……明天你還要趕早起來上課呢。」

老婦扶着他走到桌邊，不到一分鐘，一杯紅茶已經放在他的面前。他帶着感激的目光向這白髮的老太婆，他的三十年的伴侶，熱忱地望了一眼，然後用一隻手抖擻地把茶杯捧到唇邊；又用另一隻手掀開了窗簾，想探望探望外面。但玻璃上滿凝着水氣，霧似的。老人便伸出一只凍僵了的手指，在它上面畫了一個透明的十字，從那兒可以望見窗外。

白色的落花似的，一片一片地飄散到地面上來，雪還沒有停。

新活蒙

生機腺結晶與水溶性維他命配合全補劑



激動組織！
產生活力！
調整機能！
是輔助先天
不足整理後
天失調之權
威新補劑！

補針補丸
藥房均售

新星化學製藥廠監製



家有九味一
白水變雞汁

九味一

標準味粉
鮮味養胃
用量最省
滋養最富
人人心愛
家家必備
標准味粉廠榮出品



男做女工

呂伯攸

妻彷彿

是統治

我們這個

家庭的王；自從她病倒後，我們這個家庭，便攪得雜亂無章，再也沒有法子收拾了。

雖然有一個女傭，在助理家政，可是，她只不過是一架機器，缺少一個管理的人，這架機器也就停頓了下來——不但停頓，她還會做那機器不會做的工作。

白天，我是爲了要維持一家人的衣食，照例要上寫字間去的；孩子呢，正在受初中教育，當然也不能荒廢了學業，跌在家裏，幹那瑣屑的家事。因此，這整個家庭，就交在這位年輕的女傭手裏了。可是，壞就壞在這「年輕」兩個字上；她勤吃懶做，腳頭又很鬆散，每天除了替我們做好兩餐飯食以後，常常出入左鄰右舍，和

一般年輕人打情罵俏，連病人的茶水，也只好自己起來張羅。經她購買的菜蔬呢，不但是七折八扣，一方面還得帶燒帶吃；剩下給我們的，僅僅是些餒餘之物了。不但如此，自從那女傭到我家來後，一切零星物件，像剪刀哪，妻的化妝品哪，綢布零料哪，……常常會不翼而飛，我屢次在病榻前，和妻計議，但是，終因人手缺少，一再容受下來。

漸漸地，竟連孩子的一枝自來水筆，也在一瞬間失了蹤。我心裏雖然憤懣，爲了病人，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怎麼家裏的東西，常常會失了呢！」不料僅僅這樣一句話，却戳傷了她的心了。她說：「你大概是疑心我手脚不乾淨吧！我是清清白白的進來，就應該清清白白的出去。你這種話，我受不了，請你另外去喊人吧！」

當時，我很想把這件事，和她澈底解決一下，可是，我拿不着她的把柄，只得允許她辭了工。這一下，却使那病榻上的妻，加上了煩惱，她不住對我埋怨：「一些些零碎東西，認了晦氣，不就了結了嗎？你偏要認真。我睡在床上，又不能起來作事；現在不說別的，只是你和孩子的飯食，就發生了問題了！」

「殺豬屠死了，不會就吃帶毛的豬肉。你不必過慮！」我很堅決，「我情願自己來做，這種小人的氣，我真受不了！」

第二天早晨，那女傭領了工資走了。當她臨走時，兩眼望着那隻冷落的煤爐，臉上浮着冷冷的微笑，意思好像在說：「看你們怎樣燒來吃？」時候是已經七點鐘了，我連忙脫去了褂子，捲起了袖口，預備把煤爐生起來。我知道生煤爐是要用發火柴

的，首先便找到了那劈柴刀，抽出一根新買來的舊木料，蹲下身子，用力想把牠截斷來；拍的一聲，刀子擊着那根木棍——大約是一隻舊椅子的腳——斷是給劈斷了，不料那較短的一頭，立刻蹦跳了起來，直向我的臉上打來，不幸得很，我的嘴唇，竟被牠襲擊着了。我不知地「啊啾」一聲叫，氣憤得把那柴刀也丟掉了。連忙跑進內室，拿了鏡子來一照，嘴唇上已經高高地腫起，好像綴上了一顆山胡桃。

孩子是八點鐘便須上學的，我總得在這幾十分鐘以內，把早餐端正好；何況，昨晚在妻的面前，又說過那樣的大話！我忍着氣，耐着心，隨手拿了寫字檯下的那隻字紙籠，第二次再進那間用鉛皮蓋起來的小廚房，把那些破字紙燒起來；猛然又記起孩子的玩具箱裏，還有一副殘缺不全的積木在那裏，那一根根削得十分微細的木料，不是最好的發火柴嗎？我偷偷地把牠取了出來，劃一根火柴點旺了；總算很是順利，一會兒，爐子裏便

燒得熊熊然了。那知，我正想把那注滿清水的銅吊子擱上去，那些積木却早已變成了灰，加在上面的幾顆煤球，依然黑黝黝，冷冰冰的。我失望極了。便把昨夜裝在熱水瓶裏開水，倒出來，三個人胡亂地洗了一把臉。煮粥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了；幸虧，我胸有成竹，當即找出一隻鋼精鍋子，跑到電車公司旁邊的攤子上，買了一鍋豆腐漿，更在附近的大餅店裏，買了三大塊油煎餅；滿以為這一餐早餐是可以敷衍過去了。

左手持餅，右手執鍋，我興匆匆地回來了；却忘記了街口的兩扇大鐵門，還只開啓了左邊一扇小門，那高高的鐵門檻，正擋住在前面，我一脚踏去，齊巧右膝的膝蓋骨，和牠接了一個吻；鮮紅的血，滲出了雪白的褲管，我連忙攆起褲腳來瞧，又忘記了手裏的東西，很容易的一傾側，鍋子裏的豆腐漿，已經倒出了一大半，左手的油餅，也滑下了一塊，齊巧掉在旁邊的一堆濃痰上，痛苦、憤怒、慚愧、吝惜……種種情緒，一時都襲上

我的心頭，使我哭笑不得；但是，我仍得裝着笑臉，把剩餘下的東西，拿回家去。

我不聲不響地，塗了一些昇汞水在創口上，然後就把油餅和豆腐漿，分做兩份，一份擺上餐桌，給孩子吃，一份遞給床上的妻。

「爸爸，你也來吃啊！」孩子似乎有些憐憫我。

「怎麼，只有兩份，你不吃嗎？爲什麼？」妻也覺得奇怪，老望着我。

「我肚子不餓！」實在的，我肚子裝飽了不快的情緒，叫我那裏吃得下一些東西。

「隨便吃一點罷！還是昨晚吃的東西，怎麼會不餓！」妻病後的臉上，格外顯得淒苦。

「我委實不想吃，停一會，或者再買別的點心罷！」

我就動手整理房間！先把寫字檯上的稿紙，書籍，拾掇起來，再拿揩布來揩拭所有的桌子、檯子、茶几、衣櫃、沙發、五斗櫃、梳妝台和床架

……妻看見我努力地工作着，忽然笑起來了：「你沒有做過這些事，隨他去吧，或者馬虎一點就算了！」

「爲什麼？」

「先措好傢具，停一會掃起地來，灰塵又飛上去了；不是白做了一次工作嗎？」

「對，對！那麼讓我先來掃地吧！」

「算了吧！現在孩子還沒有吃完早餐，你在這時候一掃動，灰塵又會飛到她的碗裏去了！」

哦，這樣一點小小的工作，尙且有這許多奧妙；我平日把一切家事，都看得非常容易，實在是太錯誤了。管家，也有管家的經驗和技巧，這就是有人要把婦女趕回廚房裏去的真理了。

膝上的創傷痛得很厲害，由於我一向歡喜稱「好漢」，不願使別人知道我的苦楚，因此，始終沒有露出一些口風。我看着她們把早點心吃完了，一向不管家事的女孩子，便挾着書包上學校去了。我怎麼可以剩下一個

病體還沒有復元的妻，自管自地離開家庭呢！我便跑到街口烟紙店裏去借打一個電話，通知公司裏，暫時請一天假。

回家來，把掃地，措傢具的工作做完。第一件大事，自然應該預備午飯了；從來沒有上過小菜場的書獃子，也只得硬着頭皮，提着菜籃，姑且去試試看再說了。

好在走出街口，沿路都排着小菜攤子，要買，儘管去揀選。可是，「買甚麼好？」這個問題，又使我負着重担似的，放不下來。我在附近一帶，不知道兜了幾個圈子，最後，才決計買了半斤豬肉，一斤黃芽菜，準備炒一碗肉絲；還有病人，吃些甚麼呢？我瞥眼就看見一個蛋攤，想起雞蛋的滋養料，是很豐富的，還是買兩個雞蛋，做一碗水燉蛋，手續上比較容易些。再配一樣素菜，是紅乳腐伴生豆腐，雖然冷天不大合時宜，可是，却連燒煮的工作都可以免掉了。

買辦小菜的大功告成，心裏非常舒適；我便提着那隻菜籃，手輕腳健

地回到家裏。

「這樣總不是長久之計，我們得想一個辦法才是！」妻倚在一大疊枕頭上，望着我說，「或者，讓我掙扎起來吧！」

「不用，不用！我且試試看，有這個機會，實習實習家事也好的！」

「你的打算也太特別了，難道犧牲了一大筆薪水，就這樣學習些掃地、擦桌、燒飯……的事吧！」妻感嘆着。

「實在，用過的人，掉出掉進，也不知道掉過了多少了；可是，有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我老實說，一見到她們那副嘴臉，就會生氣，我何必要仰仗她們！」我不知不覺又發牢騷了。

「那麼，你從此不出去了？經濟的來源這樣一斷絕，我們這一家三口，怎麼維持生活？何況，我還得服藥呢！」妻說得很委婉。

「依你怎樣呢？」

「立刻就到荐頭店裏去喊一個來，你仍舊可以趕到公司裏去工作。」

「一則，新來的娘姨，生手生脚，還是要你指導她，你的病才好一些，吃得消嗎？二則，荐頭店裏喊來的娘姨，都有一種習氣，我實在不敢請教……」我雖然沒有適當的解決辦法，却還是堅持着不用人主義。

「碰碰碰！」後門一陣打擊聲，我跑出去開了，原來是鄰家的那個老娘姨——陸媽。

「少爺，你家的王媽，今天辭了工嗎？」她挨進門，就這樣問。

「是的，怎麼樣？」

「我有一個人，讓我去問問奶奶看，可要叫她來試試！」她竟丟下了我，自管自的向我們的寢室裏走去。

「是誰？」妻在床上問。

「是我，少奶奶！」

「哦，是陸媽嗎？進來坐坐！」素來圓滑的妻，和她敷衍着。

「我有一個乾兒子的表弟媳婦，人是非常清爽的，手脚也很靈快，我想介紹給你們，做做看！不知道要不要她？」

「人是我們總要僱用的。既然是

你的親戚，那是再好也沒有；你能不能够馬上叫她來？……」妻提出了這個要求。

「那，那倒有些為難了！」陸媽躊躇着，「她本來在膠州路趙家幫傭，還得我去想法子，把她喊出來，最快，要明天早晨可以來！」

「那倒也不在乎這半天了！」妻回頭對我說，「攸，你既不歡喜荐頭店裏介紹的人，這個陸媽的親戚，你看怎樣？」

「哦，或者，做做看再說！」我的主義有些動搖了。

「這樣，准定由我去喊她出來！少爺，少奶奶，停會再見，我走了！」

陸媽說着，笑嘻嘻地出去了。

「噯，不錯，陸媽，請你回來！」

妻有氣沒力地喊。

「甚麼事啊！」陸媽重行回到床前。

「煤爐，少爺不會生，請你給我們發一發火，好不好？」妻懇求着她。

「好好，我給你們去生起來！」

在她生煤爐的當兒，我就把鮮肉和黃芽菜，拿到自來水龍頭下去洗滌一下。等到陸媽回去，那煤爐裏的煤球，已經燒得一顆顆像紅橘子。我因為從早起這時候，連開水也沒有喝過一口，於是，連忙提了那把銅吊子，灌了一壺水；擱在爐子上燒着。

一面，我檢出那塊鮮肉，試驗着，想把牠切成肉絲；可是，那把菜刀，看樣子是非常鈍的；所以，當我接連地切了好幾下，那塊肉，還是沒有受到一些損傷。我發急了，只得用力地斬下去，不知怎樣一來，那砧板上，竟發現了一灘鮮血，仔細一看，啊，我的左手食指割破了！那怎麼辦，自然又須乞靈於昇汞水。

這樣，我就只剩了獨隻手做工作了。幸虧，受傷的是左手，不是右手，這還算是僥倖的事。我覺得這把笨重的菜刀，無論如何也不能使牠伏貼了，靈機一動，我立刻想到那把德國貨的削鐵如泥的裁紙刀，我便找牠出來，居然把半斤肉絲，完全切好。

獨隻手淘米，不必說是不會淘得

清爽的；可是，那些糠粃裏面，滿含着維他命B，我們能够天天這樣吃，至少是不會生脚氣病了。

把米倒在一隻鋁鍋裏，加上了水；同時，開水已經滾了，我便把那把銅吊子拎下來，換上了鋁鍋，先燒起飯來。我自己佩服自己，在這百忙中，却沒有把那碗水燉蛋忘記。我拿一個雞蛋，就向一隻碗邊上磕去；起先是輕輕地磕了幾下，那個蛋依舊文風不動，接着，便把手勢放重些，那知「苦」的一聲，蛋壳破成五六塊，我的手裏却抓了一把滑膩膩的蛋黃和蛋白。媽的，這一點小事，難道也有祕訣不成！我洗洗手，把剩下的那個雞蛋再來磕一下；這次，真是費了全身之力一般，總算沒有出岔子，我就用筷子把牠打碎，加了些鹽和冷水進去。

變成熟飯。但是，事實擺在眼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甚麼法想呢？我便自作聰明，索性多加上些水，把牠煮成一鍋泡飯吧！那碗水燉蛋，也就一帶兩便，一同擱在飯鍋裏燉着。

趁這閒空，我便提了那把銅吊子，打算把開水灌進熱水瓶裏去——這也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以為是最容易不過的，因此，便十分大意地左手抓着瓶子，右手提着吊子，把吊子的嘴對准了瓶口，就這樣灌下去。不料，剛灌了半瓶，右手終於下意識地顫動了一下，開水從瓶口裏溢出來，齊巧冲在我那隻受傷的手上。「喔唷，好痛啊！」我把左手一放，一拍搭，「那個熱水瓶，就這樣跌落在地上，打破了。」

這事要是給妻知道了，她一定會和我噲噲起來，倒不如不聲不響地把她所用的那個小熱水瓶灌滿了，拿去應付一下。可是，這化了四十八塊錢買來的水瓶，就此做了垃圾桶裏的材料，畢竟有些心痛的。

幸喜，那鍋泡飯，終於給煮成功

了；雖然顏色不大漂亮，而且，微微帶着一些苦味，可是，勉強地吃一頓，到底還可以裝飽了肚皮。我便端下鋁鍋，擱上鐵鑊，預備燒那味黃芽菜炒肉絲了。

我是最怕起油鍋的，平時，看見娘姨們這樣做，常常要警戒她們，留心鍋子裏的油燃燒起來。現在，輪到我自己來做，不得不壯一壯胆，先把菜油倒了一些下去，來不及等油熬熱，就把肉絲放下，烤了烤，加了些醬油，再把黃芽菜加進去同炒。嘗嘗味道，覺得很淡；我便隨手拿起一隻鹽鉢，預備倒些食鹽下去，這時候，不知心裏想着一些甚麼事，一個不留神，竟倒下了一小半。啊呀，糟糕，食鹽一下去就化了，撈是撈不起來的。再嘗嘗味道，不但鹹得使人發顫，並且還帶着苦味。

怎麼辦？這一鍋炒肉絲又燒壞了！我想加些水，把鹹味沖淡了，改成一鍋肉絲湯。但是，吃泡飯，用不了湯！——我自己也該稱贊自己，似乎還有一些小聰明的；索性把那菜炒肉

絲，倒進泡飯鍋子裏，再擱上煤爐，燒成了一鍋鹹泡飯，那味道倒還不錯。我們就這樣胡亂地吃了一頓。

晚上，我再不願意找這麻煩了；

而且，煤爐已經熄了火，要生，也沒法生起來。經我們一度家庭會議議決，依着各人的嗜好，隨意去喊了幾碗湯糰，餛飩和陽春麵來，當了一餐晚飯。

我已經累得精疲力盡了，揩乾淨了食桌，擦了一擦嘴，連臉也懶得洗，就鑽進了被窩。

「哦，還有一件事，不要忘記！那倒馬桶的，來得很早，怎麼辦？或者，預先把馬桶拎出後門去放着，好不好？」妻提醒了我。

「不能拎在門外，前幾天，隔壁衙堂裏，不是被處罰過嗎？還是大家注意地聽着，等我拎出去就是了！」我已經進入半睡眠狀態中了。

由孩子把電燈關了，我們便在這寂靜的夜中安息了。

當我們被一陣大喉嚨的喊聲驚醒過來，我們那架電鐘上，長短針齊巧指在五點一刻上。下弦月射進我們的

玻璃窗裏，把那牆外的幾株梧桐樹影子，一同映在室內的粉壁上，一搖一擺地，增加了不少的詩意。

我披上了袍子，被那家家戶戶的蕭蕭洗馬聲催迫着，只得隨手拎起那個搪磁馬桶，便向後門外跑去；不料那糞車却早已拖出街口了。我想，要是這馬桶不出空，今天一天的大小便，怎麼解決！所以這小小的問題，他的嚴重性，倒反比吃的問題更嚴重些。我便不顧一切，拎了這馬桶，邁開大步向街口跑。終於被我追上了那輛糞車，奏凱而回。

我在自來水下把馬桶洗刷乾淨，十分欣喜地回到寢室裏。

「咦，怎麼這樣臭？」妻看見我走近床邊，就把鼻子掩了起來。

「衙堂裏，家家在洗刷馬桶，怎麼不臭！」

「不，也許是從你身上發出來的；趕快檢查一下吧！」

我翻起袍子的下擺，放在電燈下仔細一瞧，啊，真的發現了一灘黃澄澄的黏汁。這分明是剛才走得太快了

，從馬桶中漾出來的。

「哦，你還不把袍子脫下來？」妻更加把鼻子掩得緊緊地。

「讓我來拭去牠吧！」

「虧你，這樣不怕骯髒！你難道竟會用你的手去拭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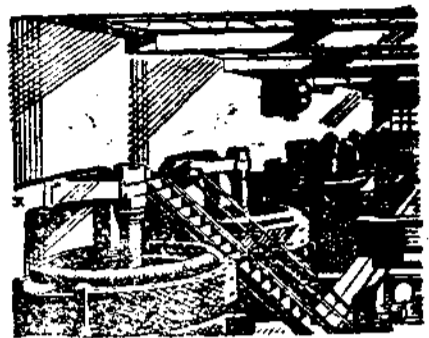
「這有甚麼要緊！我們如果澈底地講起來，糞簡直可說是幾種化學藥品的混合物，甚麼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酵素、胆汁、尿素、鹽類、硫化氫、阿摩尼亞；等。這些化學藥品，要是裝進了玻璃瓶，擱在大藥房的櫥窗裏，不是就十分堂皇了嗎？」

「說雖然這樣說，可是，到底苦了你了！」妻感慨地說。

「你不記得孟子的話嗎？——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我朗朗地背起來。」

「哼，甚麼大任？或許是合了「男做女工，一世命窮」這句諺語罷！」妻雖然在病中，終於說出這句俏皮話來。

三二，一，三。於秋長在室。



續 絃

江石江

我在禁閉 我死了妻子而關心。

室中的時候， 有一次他在室外問我說：「縣長

有一個和祥慈 ！你將來脫法之後，就在我們鳳皇縣

善的游民老頭 討一門親事吧！」我那時只向他發笑

子，叫張興和 ，沒有答覆他。那知在我出獄的第三

天，他就到大同旅社來看我，並要我

到他的家中去玩一天。

我見他態度那樣誠懇，而且也為

了好好奇心生，便答應了他第二天去，

當時留他在旅社中晚飯，一同喝酒，

興和喝醉了，就大放厥詞的說：「縣

長！我一生都沒有同官長坐一席，今

天縣長請我吃飯又喝酒，不拿品分，

（資格）我真是不知怎樣的開心，年

青人做官，是比老頭子做官客氣得多

。如像我這樣一個游手好閑的流氓，

跑跑禁閉室過日子，那有資格同縣長

一席吃飯喝酒呢？我真是祖宗積德，

這樣的有運氣啊。」

我知道他已醉了，便向他客氣的

說：「興和！這是大家都叫的名字

）你也太客氣了，我還不是一個人，

人與人當然可以同在一席吃飯喝酒的

，至於縣長，那是太起碼的官職，就

是廳長，省長，乃至總司令，委員長

，國府主席，也一樣是人，也可以同

席吃飯喝酒的。」

「哈哈」興和狂笑起來，又繼

續的說：「縣長是講平等自由的人，

所以這樣說，不過實實在在，我愚老

一輩子也沒有同縣長坐一席的，我總

覺得今天太開心了，謝謝縣長的好飯

好菜好酒。」

我不便再留他在旅社，怕他醉了

走不回家，只好叫天倫（我的隨從祕

書）陪着他回去，他在出門的時候，

還叮嚀的說，「明天你一定要來我家

玩一天啊！」

興和去後，我要去拜望十叔（我

妻立莊的叔父他是由漢口趕來的。起

身的時候聯軍還未到鳳皇）在床上燒

雅片煙，他是一副大癮，每天要燒二

，歲數是五十多了，鬍鬚頭髮都已斑
白，方頭大耳又大鼻大口，依相法看
來，非富即貴；但，他却成了一個游
民，到這禁閉室外來，代人幫忙買物
，藉以博點餘潤，有時他也發了慈悲
心腸，給那無飯吃的犯人們一盤白飯

他是個樂天主義者，沒有憂愁的
時候，只要沒有事就到禁閉室外來，
與室中的犯人談天，無論何人都說
得上。有時會上午來一次下午或晚上
又來一次，正如他也犯了法，或者被
判決來在室外陪伴犯人坐牢一樣。不
過他有自由，欲來則來，欲去則去，
因此他與我也就認識了。也為我幫忙
跑過腿，也為我的案子抱不平，更為

兩「熱膏」，可是並沒有煙容，面色還是很有精神光彩，我去時，他欠身起來讓我坐在床上一靠盤子，「給我一枝香煙，又倒下去燒煙了。」

「我們在宜昌分別後今天才會面，整整三年了！」十叔自語自言的說。

「是的！想不到立莊……」我說到這兒喉管塞住了不能再說下去，眼淚已流出來。

「這女孩子命也太壞！生第一個孩子就死了！可惜家兄在日，那樣的寶貝她，如今沒有結果，也是她的命，你在外面工作，也够失敗。」

他途中走了一個多月，到了鳳皇，才得知聯軍敗了。又才知道我被扣留，他原是為我在浜口任上而來的。既聽了我被捕消息，心中很為失望，也跟我的族弟本呆與他的表兄占鰲一樣，想做官未曾，還要來救人，十叔都比他們不同，是車師長的族弟。一來了就去託車師長面前為我疏通。其實楊師長已決心釋放我了，在他到下的第二天，我就出了禁閉室，在楊師

長的公館碰頭一次，此次我才正式拜望他。

一會兒他又說：不必為死了的人憂愁，還是努力你的事業，再說，那遺留的孩子，還需人撫養，我看你了相當人家，還是早些續絃，一則可以過活，二則可以撫孤，我們做親戚的人，總望親戚好！哎！大哥的命也苦！死在英國，連他心愛的女孩兒也在今年又死了……十叔也紅了眼睛，淚流出來，說話的聲音，比先前傷感得多了。

「我是對不起岳父在天之靈，我也是對不起立莊，為了生活出來，那知就成了我們夫妻的永訣，並且還來在湖南這個地方坐牢，我做事遭了這樣的晦氣，我看透了人情，我知道了世故，我今後不再幹這種無聊工作了，在鳳皇休養幾天，我就要起身回家，看了老母之後，便要去修好立莊的坟墓，還有那蘭兒，我一定好好的撫育她，決定五年不出門問事。」我也含淚的說，本呆站在一旁也陪着流淚，倒使十叔驚詫起來。

我才介紹本呆給十叔，本呆向十叔行禮，十叔於是才招呼他坐，因為先前他誤會了本呆是我的聽差。

「你也不必消極！做事人總要在外工作的，令堂年老人，回府上去看看，倒是應該的，立莊的坟墓，已經修得很好，可以不必去再花費金錢，至於那個孤女，倒要設法保育，所以我勸你早些續絃，還有我去見過二哥（指車羽如師長），他提起你很是欽佩，想請你去担任他的祕書長，不知道你願意去否？或者就去呢？或者回府去了再來？」

我聽了十叔的話，有兩個問題在心中梗着，第一，是工作問題，第二，是續絃問題，工作當然要找的，續絃似乎現在還說不到，並且我的心急於回家，便又答道：「謝謝十叔關心我的工作，車師長既要我幫忙，我也願意，何況還有點親戚關係，楊師長雖然留我在本部，我却願幹了，現在我才知道他的耳朵太軟，真是「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的人物，不值得同他消耗光陰，說到續

絃，此刻我還無心，只是蘭兒問題太大，我想家母也在準備奶母了，若能够的話，我先回家，否則只好暫到車師長處混混了。」

「那就很好！我明天去回他的話，不過二哥（車師長）這個人，是行伍出家，粗魯一點，你若真去時也得留心對付。」十叔提出了警告，又說：「他已派我代表他去貴州見毛光翔，還是準備補充實力再幹呢！我約定一個日子同你去見他一次。」

十叔說到這兒，勤務兵端了幾盤茶點來，我與本呆就一同吃，十叔依然燒煙，本呆乘機向我道：「大哥！你到車部我也去，我做一個副官，表兄呢！他的「學科」很好，可以任參謀，請大哥轉託十叔先向車師長說說好嗎？」

「我若去時，當然你們也去的，」我切斷了他的話。

十叔忽然舉了煙鎗，在煙斗上裝了一口，遞給我說：「你來吸一口吧！這煙很好，先前我沒有過足癮，所以沒有請你吸。」

「謝謝十叔！我不吸鴉片煙，」我拱手推辭，並站起身起來道：「現在夜深了，我們回旅社去，十叔與車師長接洽後，再通知我就定奪行止。」

「也好！你們早些回去休息。」十叔也起來送我們到他的房門口。出來，街上已冷寂了，行人稀少，有些地方沒有街燈，黑得可怕，只是有幾家吃食館子，還熱鬧，兵士與平民都在進進出出的，堂倌的叫賣聲，還是宏大而有力，似乎在勾引過客入門大嚼。

別的街上，烟館的門是用布簾障着的，不時放出燻人的大煙氣味出來，鳳皇人吸鴉片的也不少啊！應時而售賣小食與炒米糖那些小販們，有的是挑着担兒，有的攜着籃兒，都有一盞小煤油燈照着他們沿街叫賣，這是唯一打破黑市寂寥的聲音。

天空將要下雨，星月都無光，涼風習習的襲在身上，似乎有些寒冷，這已是正月十幾的天氣，還不能脫去嚴冬的餘威，我們快步的趕回旅社來，已覺身子疲倦，一會兒就睡了。

不知睡了幾多時光，我被街上的流犬的狂吠驚醒了，睜眼看室中，窗櫺屋隙已透進了曙光，又有遠處的雄鷄報曉鳴聲送入耳來，我也不能再睡了，室中靜得如像古廟一般，心潮便翻騰起來，把昨夜十叔與我所說的話回想一番，不禁悲從中來，熱淚又簌簌的流到枕上，想到我參加楊軍，一無可得，還拋妻別母，幾乎被人槍決，現在雖然脫了樊籠，今後的危險還是不免，楊師長的胸襟並不寬大，他或者會仍不放心，又圖暗算，想到這兒，便決定去參加車部暫作安身，徐徐圖謀離鳳皇的方法。

又想到十叔叫我續絃一節，也不知如何是好，不續絃吧！我無法帶領立莊的遺孤，要續絃吧！那兒一時間能够有相當的人，況且立莊屍骨未寒，我豈忍別尋新歡呢！還是不作如是想吧！

這樣思潮的起伏，刺激着腦筋發痛了，室中漸漸的光明起來，旅社的人聲也開始多了，我倒拖上被蓋蒙了頭，還想再睡一會。

還想再睡一會。

「呵呵呵！」有人敲門。

「進來吧！」我叫了一聲。

應聲入內的是天倫，走到床前說着，低聲的說：「張興和請縣長今天

十點鐘到他家去，我昨夜送他回去時，他再三叮嚀我，叫我向縣長說，希望不要吝駕。」

「我一定去看他，橫順沒有別的事。」我睡着睜眼答覆天倫。

「依我看不去的好！這種人明明是討縣長一點好處，就給幾塊錢他，交部下帶去就得了，縣長何必親自去呢！」天倫似乎不願我到興和家去才說出這些話勸阻我。

「天倫！你太年青！不知道世故，興和本來與我們階級不同，無須乎來往，但，我看得起他的是一個窮而好義的人，況且，在跑江湖的人有一個祕訣，就是「到一地，識一人」這一個「識一人」的解釋很特別，就是識一人做切己的朋友，有了一個本地人做切己的朋友，無事時，可以作嚮導，有事可以幫大忙，你知道麼？」我即起身來向天倫解釋。

興和的家是在正街一二八號，正

對着鳳皇旅社，前次我初訪鳳皇並未

想到會此次來在這對門鄰居中有了一位朋友——興和。

這間街房很古舊，舖面是一家成衣店，老板姓龍，興和是二房東，他只住了後房的一間，也就在外面的半間竈房，室中光線不好，地上也潮濕，簡直與那禁閉室相像，一切傢俱，都是破舊的，興和對我表示十分的歡迎，我坐下之後，給我茶煙，他正要出去買什麼點心，我便勸阻道：

「不必去買點心，我已在旅社中吃過了！」

「請縣長到樓上來玩一會吧！伯伯！」這是從樓上來的一個女人聲音，清脆溫柔，這是我一年多來第一次聽見的嬌聲，我聽了怔怔不安，未必然這是興和的女兒嗎？心中這樣想。

「誰在樓上的叫我？」我驚奇的問。

個戴眼鏡的裁縫匠，這表示那個是龍老板，在樓上叫我的龍老板娘。

「但，她為什麼叫我去玩呢？」我向興和問。

「這是我介紹縣長的爲人很好，所以今天縣長來我家，請她借一榻我們上去燒一口煙玩玩，所以她叫你了。」興和才說明白了她喊我的理由。

「好吧！上去坐一會。」我心中爲了她的聲音感動，便願意去看一看她。

於是興和領路，我隨其後上樓，這樓梯的朽壞程度，幾乎乘不住兩人的體重，大約上了十餘級我的頭先升上去，得以看見樓上的器物，駭得我退下樓梯來了。

但是興和已鞠躬來拉我的手，我也只好忍耐着的上去，首先觸鼻的是一股莫名其妙的霉酸氣味，室中東西差不多沒有一樣是整齊的放着，自然桌椅箱物也有，都是亂七八糟的堆着，樓板有三四處的孔洞，並且戰戰兢兢的發抖，若是用力在樓一跳，我想一定會跌下樓去，在樓的東面就是一張

床，這床是板子鋪成的，上面有一籠蚊帳，看底子是白夏布的，只是它的年齡，至少已用了十年，已經變成黃污了，就是那四面的下幅，都破爛得

成絲成條成片的，好像是纏繞絡着，還有臭蟲血，蚊蟲血，印上它們死屍的痕跡，這也是用性命刻劃上的花紋。

那蚊帳籠罩着的床，床上鋪了一床竹蓆，中央與左角都是用舊布補了的，在右角上大約是最近才壞了，鬚鬚刷刷的還沒有補好，竹蓆的顏色，已成了極濃度的咖啡色，也還有烟灰層沾在上面的污點。

在竹蓆的中央，有一套烟具，那烟盤子是洋鐵做的，其餘如杆子，打石，煙槍，水壺，概為簡陋。最討人厭的是一盞煙燈，它是用的一只土小酒杯，內中盛了清油，點了燈心，上面罩的是紙做的燈罩，亮亮孤黯的像豆一般大的燈光，在那兒繚繞。

由煙燈的光照射過去，睡着一位婦人，那就是龍老板娘了，她的一副煙容好似在桐棺中長眠的古屍，穿

了一件半舊的花綢旗袍，腳是蜷着，我看見了，她對我笑笑的欠身道：「縣長！請坐，在床上坐，燒烟玩吧！」

這一些印象，已給我非下樓逃走不可了，聽了她喊我在床上坐燒煙的歡迎聲，才想起先前我在樓下聽了她的聲音而欲上樓一觀艷色的原故，我覺得已是後悔遲了！

「謝謝你！我不會燒烟，也不吸煙，龍老板娘子！」我不知用了好多力量，才勉強吐出與她周旋幾句話來，興和早已坐下，聽了我們在直接交談，他就不再介紹，但端了桌上的一杯茶給我。我也接在手中，不敢喝。

「縣長！」這聲音仍是那樣的嬌媚，我的愛聲音的情緒依然緊張着的聽她繼續說。

「縣長！」她接着叫了兩聲，才笑道：「我們這兒地方不好！縣長坐不慣，所以才走上來，就想下去！便連大煙也說不會抽了，做官的人，那個不會抽大煙，不會有煙癮的，也會抽大煙。」

「不要客氣！我實在不會抽大煙的。」我又像在聲明。

「不抽大煙也得抽香烟。」她取了一支哈德門香烟給我。

我不能不接在手中，同時我就把茶杯放在床上，我也坐在床上，樓上莫明其妙的霉酸怪味又一陣陣襲來，這倒鼓勵我要燃着這支香烟了。

「縣長！你還很年青，大概三十三歲吧！」她這時仍舊睡着，用手拿了杆子挑烟燒起來。

「……」我不回答她問我的歲數。

「聽見張老伯伯講，縣長的太太在今年死了！」說到這兒她用眼光掃我的臉一下，「今年又受了你們師長的閑氣，心中很不高興吧！」

在她這簡單幾句話一說出了，我內心的真實苦悶，就觸動了我的情感，樓上的怪氣味也忘記厭惡了。眼前的龍老板娘的怪像也不見了。同時她的聲音，的確是嬌媚得使人迷惑，我也很感激的答道：「不錯！妻子死了，事情掉了，又還坐牢，今年大概命

運不佳吧！」

「那末！我和興和老伯伯與你做月老好麼？」她說時發了笑聲，又抽起大煙來。

「是的！縣長！我約你這兒來，就是爲了此事。」龍老板娘既已說出了話頭。興和接着向我說：「我並未忘記這一件縣長的心事，明天就要「看人」了。」

他們這樣的一打一唱，倒使我好笑起來，對他們說：

「我這樣流落他鄉，又失了差事，那有能力養贍妻子呢！還是不要提這件事吧！因爲我的妻子死了！我不會在家，得了她的消息的時候，本已傷心，後來因部內人誣陷我，又坐禁閉室，使我的心在兩件不幸的事上，太受創傷了，現在我不想續絃，將來爲了女兒們的撫育，又有能力養家活口之時，或者需要一個妻子，現在却是談不到的。」

「你——縣長！不必如此固執啊！——又是那位龍老板娘的嬌聲媚氣了。——我看你將來做的官，還比縣長大

得多，討太太是必定的，我們因爲聽說縣長待人很好，良心又好，才歡喜同你做媒人，我們以前都沒有做過媒的，這一回爲了縣長乃是初次，望你不要推却才好。」

她的話使我發笑了。同時暗想：「婚姻大事，也不是立刻一說就成的，我跟着楊軍打了一年多的濫仗，過那種綠林生涯，也當够了落草况味，後來雖做了一年的縣長。連女人都不會見一個的，更是立莊死了心中含了無限悲感，十又又在昨夜勸我續絃，才使我對於女人慾望，重新想起，現在藉此機會玩玩，先找一個女人做朋友，也是沒有什麼不妥當的。」於是又向他們說：「既然你們兩位都歡喜幫忙，也好！明天看了人再決定吧！不過我又要問，是她來看我呢？還是我去看她呢？」

興和聽我滿口承認了，臉上現出非常得意的樣子，吸着旱煙，吐了一口大煙霧出來說道：「我們已經約好了，是她來看你，明天上午十點鐘，仍在這個地方。這是龍老板娘介紹的

，成功了要重謝她十兩南土不可少啊！哈哈……」

「呃！」龍老板娘也露齒一笑，哼了這麼一聲，想是爲了十兩南土的一句話吧！

這時我的一支「哈德門」香煙已吸完了，「看人」的事情就算決定也不願留在那兒吃興和的飯，就藉故與他們告辭，此刻那龍老板娘也翻身起來下床，似乎要送我下樓，因此我才瞧見她一雙脚是三角形粽子式的，我快要發嘔的匆匆下樓出街回到旅社。

天倫說：「車二老爺（十叔）來看了縣長去，並約定後天去見車師長。」

我把在興和家中的情形回憶起來，似乎那龍老板娘樓上的怪味還嗅得着，不禁說道：「雅片烟是如何的摧殘人啊！儼具有那種聲音的婦人，若是不吸煙，也是很美的，一種舊式的美，」又想起興和在送我出他家門口的時說：「明天要看太太，縣長好好的打扮一下啊！」幾乎使我要笑出聲來了，於是我倒身躺在床上，想那興

和倒把龍老板娘的「意思」說出來「十兩南土。」他呢？豈不是要十塊銀元麼？他們那兒是爲我做媒，原來他們是要得「媒禮」而做媒啊！

第二天我一則是好奇心衝動，二則是要看鳳皇的女人，或者總不至於像龍老板娘那樣的腔調吧！因爲在書上說過「湘女多情。」尤其「桃花江是美人窩」的歌詞，「益陽妹兒個個歡」的俗語，都似乎在我的記憶中泛起來，就在早飯之後，又到興和家中去了。

這一次未曾上樓，我也不願上樓了，好在那龍老板娘也不叫我上去，天氣很晴明，太陽的光輝，從屋角，瓦縫，窗口，射進來，興和的屋子，比昨天光明得多了，我們見面說了幾句閑話，興和就去收拾房屋，等待「嘉賓」到來。正如像過大年一般的大掃除，累得這老頭子也够了。

我心中不忍的說道：「興和！來「看人」的女人，未必是衛生局派來的委員，觀察你的房屋清潔的麼？你何苦如此大加掃除，况且，她是來看

人，不是來看房屋。」

「縣長！話不是那樣說的！」興和舉起掃帚掉頭來向我說：「女人家，最歡喜清潔的。因爲是縣長大老爺到這兒來，總得要清潔一點才成話呢。」

這間細小內室，在他以爲是收拾得乾淨整齊的時候，由外面忽然走進來了一個女人，看她的樣子，有三十五六歲的年紀，是鄉下人的皮色，身體魁梧強壯，單以臂膊來講，比我的臂膊要大兩倍，眉毛濃得漆黑的像兩條

「人丹鬍子」反彎着，牙齒膩得深黃的像一排不齊整的玉蜀黍粒，頭髮多得來挽成飯碗大的盤龍髻兒插在其中，那隻銀簪，寬大得駭人，鼻子區場場的，嘴巴闊厚厚的，那對眼珠是紅中帶黃，黃中夾碧，上下眼皮似乎用了紅絲線鎖口的。叫人不敢正視，長腿天足，肩闊腰粗，十足的是一個半苗

半漢的雜種女人，她穿的全身藍色布質衣裳，非常整潔，走路行腳的姿態，虎虎有生氣的，我以爲是興和爲了今天有婦人來看我，僱了一個臨時娘

姨來裝點門面，便也不再注意她了。

興和見那婦人進來了，便向她指着笑笑，又似鄭重的說：「這位老爺是縣長！」

那婦人也微笑而又帶羞，（其實已怔住了我）的點頭叫了一聲「縣長！」就走進裏面去，一直上樓到龍老板娘那兒去了，聽到她在那兒睡在床上與龍老板娘說話。

我於是以爲我的猜想「她是臨時娘姨」又錯了。順手在興和的家神龕上書堆中抽了一本舊書，乃是一冊楚詞離騷，在湘西地方，民間多有這種書籍，可見民間崇拜屈原的熱烈了，這兒離屈原投江的汨羅，是不很遠的。所以在興和的家神龕上也「供」了這種楚詞，當那鄉下婦人上樓之後，我翻開了一頁來看正是有「忽反顏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兩句，我就用以作爲今天「看人」的卜詞，心中有些淡然。再翻第二頁又有「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雖然又碰見有「女」的句子，却仍無氣色，我的心也就冷了一半，便覺得等待這

婦人還不來的煩燥心漸漸發生了。

由希望到失望而發生的煩燥，正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難過。但是那個鄉下婦人，囊囊的下樓來，匆匆的出外去，大約經過一刻鐘，由外面端了四碗牛肉湯麵來擺在桌上又送了一碗先送遞給我態度很鄭重，後給一碗與興和，又送一碗上樓去，當然是給龍老板娘了，轉身下樓來將那剩餘的一碗，端着自己吃。

我的肚子也覺得空了，但見了牛肉有些生氣，因為牛肉的牛字，就是牛介眉的牛，我想起牛介眉害我坐禁閉室的事，興和端在手中大吃特吃了，同時向我說：「縣長！請快些吃！等一會就冷，味道也變了。」

我於是才舉着開口吃那一碗鳳皇縣特有的牛肉湯麵，此刻看見那鄉下婦人的臉上，浮起一層笑容，還問我要加醬油，添辣椒否？我則想：「她這個婦人定是來幫忙的臨時娘姨了，證明我先前的猜測沒有錯誤，倒也覺得這種鄉下人還不「忌生」，公然和主人客人在一塊吃東西又表示殷勤。

「不久，我們都吃完了麵，她便收了空碗，又上樓去收了空碗，拿在鍋中用水洗淨了，將空碗送出外面去還與麵館的主人。

這時候，她是走進又走出的在我們的眼前過去又過來，一會又在樓上龍老板娘那兒借一隻水烟管，替我裝了一筒烟，燃了「紙捻」遞給我道：「縣長！請吸水烟！」那聲音中帶着充分的愉快。

她那聲音的響亮正如和尚鼓動了洪鐘，幾乎嚇得我一驚，我聊且接了烟袋，吸了三筒水烟，交還她去，於是她接到手中，也自由自在的吸起來了，使我發怔而又欲發嘔，她吸了三筒就送上樓去了，看她的樣子內心是十分的歡愉，在樓上脚步走得的的橐橐的響，又在同龍老板娘講什麼笑話，我便對她厭惡起來，以為這個「臨時娘姨」太無禮貌，其實還是等待來看我的婦人還不來而生出的煩燥心情啊！

恰巧這時天偷來了，請我去會同鄉甘參謀長，據說我的家中兌來五百元給我做旅費，我聽了十分的開心，把「我看婦人，婦人看我」的都忘了，便別了興和同天偷走出了那個成衣舖，聽見樓上的龍老板娘還在發出嬌媚的聲音叫道：「請上樓來吸口大烟再去吧！」

晚上興和喝得醉烘烘的到旅社中來見我，他以為滿意的說：「縣長！你今天看人以後，決定那天訂婚呢？她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寡婦，手頭還有兩百塊錢現款子呢！」

「今天並沒有有人來給我看嗎？」我很驚奇反問她。

「那個與你端麵來的，送水烟袋來的婦人就是呀！」興和笑了。

「……」這時我竟說不出一個字來，只望着興和。

「你們決定在那一天訂婚呢？」興和又進問一句。

「假若是她麼？就做娘姨，我還嫌粗笨了，做妻子麼！那却吃不消！」我也開玩笑似的說。

「縣長！請你不要說笑話，明天她來討回信呢！」興和似乎央求我承

認這門親事。

「吃不消！吃不消！我真是吃不消……」我搖頭幌腦的連說了三個吃不消。

這就給興和的不快活了，他很失望的顛顛倒倒的走出旅社去。

第二天過了，興和不見到旅社來，第三天我到城外松柏灣去閑逛，看見一堆大人小人在圍觀一個瘋婦人，蓬頭垢面，穿得花花綠綠的一身衣裳，又扯爛得巾片片的了，一雙赤足，左手中拿了一節斑竹馬鞭子在核心草地上，跳躍的亂動的瞎唱，狂號，高歌，大笑，也有悲鳴，慘叫。她說的，唱的，哭的都不近人情。有些話是罵人，有些話是想人，有些話是慾望，還有些話是抱怨，內中還有什麼我的哥哥心肝呀！寶貝呀！我的縣長呀！心肝呀！來呀來呀！我嫁了一次又嫁一次呀！

看熱鬧的人們，有一個老頭子說她瘋了的原因是：「這個寡婦，丈夫死了三年，今年才三十歲。最近有張興和與她做媒，要嫁一個失職縣長是

外省人，他們彼此「看人」之後，她願那縣長不願，婚姻不成，她就急瘋了。」

我聽了這些話，又偷瞧她的面孔，的確是前天到興和家中「看人」的婦人。於是感得魂不附體的掉頭便跑，深怕被她瞧見了我拉着了我。

在歸途中我想：「這婦人發瘋的原因，怕不是爲了我們婚姻不成吧！——這時我懷疑起來，心中倒也安靜，一到旅社，興和早在房中等候我了。他帶着悲感又沉痛的語氣說：「縣長！那個給你看了不中意的婦人，因爲你而發瘋了。在街上亂闖亂鬧，你還是快快離開這個地方，假若總司令知道了，恐怕又要鬧出事來！」我聽了他的話，慘然的又苦笑的说：「那兒會因爲我看了而發瘋呢？——其實我已親眼看見她，親耳聽她說過了。」

「真是她已瘋了！那個忘八蛋騙你！」興和發誓的說：「她是多麼可憐呀！——這一來惹起本呆，占鰲與天倫都大笑了，三人都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自然在他們的心目中，對我生了疑心，以爲我在今日的環境還在找女人，那兒知道是興和與那位龍老板娘幹出來的傻事呢！我就半諷刺也半惋惜的說：「這真是湘女多情啊！」

錢鑄九國畫潤例

鑄九先生，名鼎，北平國立藝術學院教授，足迹遍國內，作畫中西並精，茲將畫滙上，不以鉅值欺世，可風也。

(大衆社介紹)

四尺 對開條幅 每尺六十元

五尺 對開條幅 每尺七十五元

六尺 對開條幅 每尺一百元

冊頁 尺外 每幅一千元

扇面 摺扇 每幅六十元

點品 泥金 絹本 均加半

潤資先惠 約日取件

收件處 法租界亞爾培路五

畫廬電話六八一四九或各大

棧扇莊



肉體的債權人

包天笑

張律師上午在事務所裏，辦了半天的法律訴訟事件，當事人像時髦醫生待診室中的病人一般，坐滿了一屋子，好容易料理清楚，回到家裏來，已經是下午一點鐘了。

他舒服地吃了一頓午飯，坐到他那個精緻的小書室裏來，喝着一杯剛泡的雨前茶，吸着一枝香烟，靜坐片刻，然後把上午接洽的事，預備整理一下。

他生平最怕的是鄉下老太婆給人打官司的事，怎樣的盤問她，她總是說不明白。說了一大堆的話，全都是應當廢棄的，抓不到她說話中的一個頭緒。要是不接受她的委託吧？又是哭哭啼啼，死推活賴的非給她辦不可。張律師今天上午，就是接到一件鄉下老太婆給人打官司的案子，要從她的拉雜紛亂的說話中尋出一個頭緒來，早已鬧得頭昏眼暗。

其次，對於夫婦離婚問題，張律師也深感到頭痛。夫婦的結合，原是基礎於愛情，基礎於倫理，一談到了法律，便覺得沒有意思了。可是近來男女兩方面，都是以法律為利器，以便他們的自私自利之圖。當律師的人，很有因以為利，遂致助紂為虐的。張律師向來不大願意接受那種離婚案件的，但是也有夫婦之間，以不離婚

是反受苦痛的。到了不能解決的時候，憑藉法律以為保障，也是有的。張律師今天上午，也是接到一件關係離婚的案子，那是屬於女的一方面的。因為男的既另有所歡，即使勉強牽合，也不能補這個情天缺陷。那末倒不如得一筆贍養費，使她在生活上可以略獲一點安定吧。

張律師正在馳思上午所接的訴訟事件，忽然聽得外間門鈴聲響，知道是有客見訪了。

果然，他的一個小使，送進了一張名片。張律師一看，却是一位老友趙越士君的顧訪。

趙越士是張律師好久不見了。他本來是一位宦家公子，由出仕而經商，現在也已過中年，到了將近知非之年了。他的老太爺是在前清做過大官的，他在少年時，就享了蔭榆之福。現在他的幾位少爺，也都是知名之士。家資又非常富厚，一切都安適，他自己呢？正像世俗所稱羨的「少年公子老封君」，是世上一位最為有福而寫意的人。

張律師想：趙越士，久疏通問了。倒是從前在北京大家做官的當兒，時相過從。今天忽然惠臨，不知有何見教？也許以多年不見的老友，偶爾來敘談契闊，也未可知？

張律師出見了。見趙越士雖是中年已過的人，却是

丰姿勝昔，身體也較前豐腴了，想見他近年在上海很舒暢，自有心曠體胖之象。張律師雖然年紀比他大了幾歲，但近來霜雪侵鬢，不出數年，便有白髮蕭蕭之感了。

「越士兄！數年不見，丰采勝於舊時，好像你又輕了幾年了。」張律師說。

「那裏的話？」趙越士謙抑着說：「但是張先生！你也精神奕奕，雖然面容比前略見清癯，然而真力瀰滿，仍不失爲一健者。近來法律的事務忙不忙？除此以外，作何消遣？」

「關於律師事務上事，倒也很够忙的了。這些世界上永遠理不清的糾紛，好似秋後落葉，隨掃隨聚。尤其是現在的社會，事情愈繁雜，糾紛便愈多，實在那種事，古人有兩句話可以包括一切，叫做：「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越士兄你說對不對？」

「這話不差。」趙越士點點頭，既而又笑着說道：「張先生！我近來也有一件庸人自擾的事，特來請教你大法家呀！」

張律師一想：來了！我原說他「無事不登三寶殿，」不知他又有什麼糾紛事件發生了。糾紛宜解不宜結，那是當律師的人應盡的責任，何況他也是老朋友咧。

「什麼事？我當洗耳恭聽。」張律師說。

「這事說出來，真是庸人自擾。」趙越士覺得有點難於啓齒的樣子，接着道：「兄弟十年前，曾納了一個妾，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位姑娘，張先生還記得有這事嗎？」

？」

「記得！記得！」張律師說：「那是北京的一位著名紅姑娘，當時追求的很多，而竟爲越士兄所得，我們都說越士兄豔福正是不淺，有許多人還既羨且妒咧。」

「爲了這件事，家庭間還發生了不少攸折。」趙越士繼續着說：「那也不必去說它了，人也已經討來了，況且我們家中納妾，不是由我開始。并且我也另外給她租屋分居，不住在大公館裏。起初她也還安份守己，我也很喜歡她，即使家中人嘖有煩言，我也不顧一切，終是迴護着她。但是近幾年來，態度大變了。抽鴉片那究竟所費有限，倘能抽了鴉片，不再到外面去，倒也罷了。最可慮的，却是賭博。這賭博是沒無止境的，有一千輸一千，有一萬輸一萬。上海的賭場公開在那裏，可以一夜天，把所有資金，輸一個精光大吉。」

「你這位姨太太，今年有多少年紀了？」張律師問。

「今年三十一歲，我討她的那一年，她是二十歲。」

「已到中年了。」張律師道：「樊樊山不是有句詩道：「中年妾如方張寇，」姨太太到了那個時候，是另有一個境界。她有生育了沒有？」

「沒有生育過。所以這樣的相處下去，實在難於支持了。」

「那末越士兄的意思，現在要想怎樣解決之法呢？這樣的情形，也很普通，我們朋友中所討的姨太太，像越士兄的情形的也很多。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容忍，一

是決裂。」張律師道。

「所以呀！像兄弟那個情形，既不能容忍，又不能決裂。」

「爲什麼呢？」張律師問。

「我有不少的借據，都在她的手中。」趙越士說。

「借據？人家借越士兄錢的借據呢？還是越士兄借人家錢的借據呢？那也可以清理一下。」

「不是的！那是我直接寫給她的借據。」

「噯！越士兄還借了姨太太的錢，那爲數想也不多？越士兄又不是還不起的，姨太太的錢，格外重視，還了她們，把借據收回了，不是完事了嗎？」

「這筆錢却是兄弟一生所還不起，所以爲難了呀。」
「奇了！」張律師驚愕道：「越士兄爲甚麼欠了姨太太這許多錢呢？到底有多少錢？却使越士兄一生都還不起呢？」

「這個數目，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總在一千萬元以上吧？你想我如何還得起？」趙越士道：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張律師惶惑地問。

趙越士忸怩了半天，方說出了以下一段綺賦的珍聞。

原來當那位姨太太初討進來的時候，趙越士是對她非常的寵愛。姨太太倘然有所要求，必能如願以償，這也是老爺們初納寵的一種通例。

金屋既已藏嬌，趙越士當然天天晚上光臨。有一天，當他來的時候，姨太太愁眉雙蹙，淚波盈盈，似乎很

不高興的樣子。趙越士自然覺察，那是因爲家裏有事，有三天沒有到這裏來了。他便百端譬解，又想出種種可笑的話來，以博玉人一笑。然而他的姨太太終是不笑，無論怎樣可笑的資料，都不足以引逗她。

但是她並不是一個笑比河清的人，她而且是一個善笑的人。往日間趙越士來時，他那位姨太太，總是帶笑承迎。而且趙越士又是最喜歡她的，因爲她一笑便顯出了兩個酒渦，更呈媚態，古人詩上，不是說的：「回頭一笑百媚生」嗎？美人的笑靨，似乎比了一切，更貢獻了她的愛嬌。即就古來的君主，有不惜巨大的犧牲，以博愛妃一笑的，也史不絕書呀。

趙越士終想引逗她姨太太一笑，可是越引逗，她越不笑。不但是不笑，而且也不開口，以冰冷的態度對他，使他很爲乏味。

「你真不笑嗎？」趙越士自己笑着說：「古來有千金買一笑的，女人的笑，真這樣值錢嗎？」

「拿來！」她伸着玉手，向趙越士道。

「什麼拿來呀？」趙越士有些莫名其妙。

「你說千金買笑呀！那末千金拿來呀！」姨太太道。

原來姨太太的不高興，却因爲有兩件事。一件是因爲她的老爺三天沒有來，正在兩相甜蜜的時候，如何睜隔這許多日子呢？從前人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現在三日不見，不是有九秋之隔嗎？自然她要不高興了。

一件是一隻金鋼鑽鑲翡翠鐲兒，姨太太很爲心愛，價值是一千塊錢，她很想購買。但是這買手鐲的錢，是應得老爺出的。她已和她老爺說了幾回，老爺答應是答應她了，可是錢老不拿出來，她爲了這事，心中也有些不樂意。爲了這兩件不高興的事，心中抑鬱，便也笑不出來了。此刻聽了趙越士有千金買笑的話兒，正悵觸了她這件事。因想：說什麼千金買笑？我的身體也已經賣給你了。但你是有錢的大爺，我要向你拿一千塊錢買一飾物，你還是這樣牽絲拔藤，口惠而實不至，你還口口聲聲說愛我嗎？所以她聽了趙越士千金買笑之說，不期然而然的，伸出手來，向他說道：「拿來！」

趙越士見她有回嗔作喜的意思，也很爲高興。

「你真個要千金纔買一笑嗎？可以！可以！」他滿口答應了她。

「那末拿來呀！」姨太太說。「你不要空口說白話，答應了人家的事，總是不履行。譬如像那一隻鑽鐲的事，已經給他說了幾回了，再不拿錢出去，人家就要賣掉了。」

趙越士至此方纔知道姨太太的不高興，這件事也是一個原因。但他不是不肯給他姨太太買這一隻手鐲，實在他的事太忙，一出了金屋，早已忘懷了。

「那再不會忘記。」趙越士說：「決計是明天。啊啊！明天是星期日，銀行裏拿不到錢，決計是後天，付給你一千塊錢。」

「誰相信你呢？」姨太太撇起了櫻唇說道：「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要是不說，假癡假呆，就算是忘懷了。」他們的房間裏，就有一張小書桌，書桌上也有很精緻的文房四寶。因爲那位姨太太空閒了，趙越士便教她寫寫字，以免岑寂。趙越士自己呢？有時也寫一封信，或者也寫一個字條兒，無事時，還喜歡隨便取一張紙來亂塗一陣子。姨太太見他正在亂塗，便向他說道：「口說無憑，你寫一張字據給我。」

「可以！可以！」趙越士連忙取了一張信箋，呵呵地笑道：「真正是千金買笑了。可是寫了這筆據，你不能不笑了。」

「不對！」姨太太板着面孔道：「千金買笑，難道是一千塊錢嗎？自然是一千兩黃金呀！」

姨太太對於她老爺撒嬌了，這明明是句戲言，然而姨太太的臉上已有笑意，只是還沒有笑出來罷了。

「好的！好的！」趙越士也明知道這是一句戲言，是姨太太的自己轉圈之法。提起筆來，隨手取了一張紙，寫着今欠到某某女士黃金一千兩，後面還簽着趙越士的名字。

「這可以笑一笑了。」趙越士便來擁抱着姨太太。「這筆據倒要藏好的。」姨太太一面把那張筆據摺好，一面便報之以低聲一笑。

一笑以後，那情味可想而知，全是趙越士的天下，姨太太嬌軀不能自持，也全無抵抗的能力了。

到了明日，以枕畔的協定，就是這一千塊錢的鑽鑲問題，也同時解決。至於那一千兩黃金的欠據，本是閨中戲謔之詞，不但是趙越士早已忘却，連姨太太也並不曾放在心上，隨便向妝台奩具中一塞，就完事了。

可是在一月以後，趙越士爲友人招去飲宴，喝得醉醺醺的，闖到金屋中來了。凡是中年的人，酒後終是很爲興奮，趙越士何嘗不然。他嬉皮笑臉的，也不過顧婢女僕婦在傍，一把抓住了姨太太，要求接吻。姨太太因爲一則侍兒們在傍，不好意思。二則他的酒氣熏人，不可嚮邇。因此對於接吻，便極力攆拒迴避了。

「怎麼？你不肯嗎？」趙越士斜着醉眼道：「姨太太低垂粉頸，默不一語。」

「好！有前例，寫筆據。」醉人想着以前的事了。

又握了一枝筆，隨便取了一張紙，說道：「從前是一笑千金，現在一吻千金，也寫黃金一千兩，好不好？」

「接一個吻，怎可和笑一笑相等呢？」姨太太笑着說。

這時趙越士即使不寫筆據，姨太太也肯與他一吻了。爲什麼呢？侍兒們伺候了他們以後，都出去了。至於嫌他酒氣，他今天晚上是住在這裏的了，闔房之事，更有甚於接吻者，她想：我已是他的人了，即使酒氣熏人，也只得耐一耐吧。

「噢！接吻不能與笑一笑相等，那末加倍好了。本來黃金一千兩，現在二千兩，好不好？」

「不對！」姨太太道：「我要這許多金子來做什麼？一千兩金子，該值多少錢，你折算好了。」

「可以！可以！」趙越士糊裏糊塗的道：「就算每兩金子是五十元吧！那末一千兩是五萬元，兩千兩就算十萬元吧！」實在那個時候，金子還值不到每兩五十元，只不過每兩三四十元而已。趙越士是酒後胡鬧，又明知道閨中戲謔，不能作爲憑證，只好算是隨筆塗鴉，爲一時取笑的資料罷了。

天氣已是嚴寒了，朔風怒吼，窗外飛有一點小雪。時光已在吃過夜飯了，姨太太正在圍爐取煖，與侍兒阿寶閑談，手中還織着絨線衣服。忽然門鈴響時，趙越士又喝得半醉地來了。

「外面天氣很冷嗎？」姨太太問。

「噯唷！冷得很厲害呢，你摸摸我的手看。」說時，伸出手來，讓姨太太一摸，果然冰冷澈骨。

「你坐在這兒，烘烘火吧！外面冷，我們這兒很暖和咧。」本來對面還有一張沙發椅子，阿寶便站起來，讓老爺坐。但他不坐在對面沙發上去，而就挨在姨太太那張沙發上坐下了。橫豎沙發椅子大，姨太太身體小，坐下也就讓他坐下了吧。可是趙越士爲着手冷，一隻手便從姨太太的絲綿旗袍裏伸進去了。這好比紅樓夢上晴雯的一隻冷手，伸入寶玉被窩裏去，要渥一渥。現在趙越士的手，也要在姨太太的旗袍裏面渥一渥了。可是他的手，很不老成，隔着衣服渥一渥，也就好了。却進了一

層，又是一層，姨太太這可不答應了，用手在胸口阻擋着：

「做什麼？你要死呀！冰冷的像鬼手一般，快拿出去！」

趙越士覺得未能滿其所欲，於是又想到了老法子。

「寫筆據！寫筆據！」他說道。

這是出於他的自動的了，自然比了接吻又要進一步，於是二十萬元，三十萬元的任憑他亂寫，姨太太也不去理他。好在那時候，鬧了半天，他的手也暖和了，不再似鬼手一般的冰冷了。老爺總是老爺，姨太太總是姨太太，他要如何便如何了。以後那樣的事多着，譬如他硬要住在那裏，而姨太太身體上有所不便，也是寫筆據。姨太太要到小姊妹那裏去打牌，而他禁止着不許去，也是寫筆據。錦衾繡帳的風流，盡成了黃金白銀的契約，他們原不是當真的，只成爲閨中遊戲之事而已。

如此者有兩三年，趙越士對於這位姨太太，不像從前那樣熱戀了。聽說是他別有所眷，真相未可知，總之寫筆據，也沒有那樣高興了。姨太太呢？熱心於又麻雀，到小姊妹家去游玩，北方人所謂串門子的勾當。但她覺得趙越士每月給她的錢，終不够用。每次向他要錢時，總是牽絲拔籐，而且在規定每月多少錢之外，不能多增若干。因此之故。姨太太與趙越士之間，時時起爭執。然而趙越士從前，橫也一張筆據，豎也一張筆據，姨太太雖不重視，却一張也沒有丟棄，都安放在妝奩底層

。她想：這些撈什子有什麼用？都是字紙籠中物了，要想扯碎傾棄。既而一想：俗語說的：「千年文書好合藥，」擱在那裏吧！也算是那時初嫁趙越士，閨房情好的一種紀念品咧。

有一天，被一位有點法律知識的小姊妹瞥見了，警告她道：「你不要以爲這是無用的紙片，我有一個小姊妹，曾經爲了一紙兩不相棄的契約，敲到了二三萬塊錢。」於是姨太太也注意起來了，不再安放在妝奩底層，而藏到秘密處了。更有一次，乘趙越士在她家裏時的不備，偷偷地把他的圖章，在那筆據上，都印上了一個，趙越士却是不知道的。

上海地方，張開了虎口而噬人的，賭窟就是其中之一。姨太太的賭興愈豪，始由小姊妹家中打打牌，漸漸的上大賭場了。賭神的引誘博徒，總是一種方式，始而小勝，既而大負。因爲沒有起初的小勝，不能得着一點甜頭，恐怕即此戛然而止，便不能得到後來的大負了。何況現在的賭窟，踵事增華，人入其中，便似到了鎔金之窟。

這天姨太太從賭窟中回來，計算所輸，已在萬元以外了。她要怎樣的彌補呢？這非找老爺不可了。那時趙越士不是天天到姨太太那裏，於是四面八方打電話，方纔找到。她開口就向趙越士取一萬塊錢。趙越士問她何用？始而支吾其詞，繼便直說是賭輸了。趙越士那時豈肯輕易取出一萬元來的，不但不給，反而一場大罵。姨

太太是從前特寵而驕慣了的，於是反唇相稽了。

「好！」姨太太冷笑一聲道：「那末你從前欠我的錢，先還我一點吧？」

「欠你的錢？」趙越士愕然道：「誰欠了你的錢？」

「我不冤你！那是有你自己親筆所寫的欠據為證，你難道忘記了嗎？」姨太太便取出一張趙越士所寫數目較小的筆據，上面是寫着三萬元的，用手揚一揚說道：「這是三萬元，你先付了這一筆，其餘的再陸續付吧？還有一張黃金一千兩的，待金子再漲漲，向你清算吧。」

趙越士向姨太太手中所握的筆據一看，的確是自己親筆所書的。而且朱印宛然，并有年月，誰說不成立一種契約呢？

「這不過當時遊戲弄筆，誰可以當得真？」趙越士嗤之以鼻。

「哼！你說是遊戲嗎？我却以為真的呢。」姨太太報以微笑。這微笑中似乎藏有刀鋒，渾不似趙越士當初千金買笑時的笑容了。她繼續說道：「這叫做『要真就真，要假就假』，我只問問人家，你為什麼情願願寫這欠據呢？」

趙越士心中有些餒了，因想這事不可與她過於認真了。

「不是我不給。」趙越士陪笑着說：「你可知道我近來頭攏不夠，手邊很窘呀？況且你那樣的輸錢，教我也難乎為繼。我當初不是很勸你那種賭窟中少去嗎？」

果然輸了這許多。你倘然答應我賭場裏永遠不去的話，

我還一萬塊錢可以付給你。」

姨太太聽說一萬塊錢可以付給她，形勢也就緩和下來了。自己輸了這許多錢，也覺得有些內愧，但如何解救這燃眉之急呢？除了他，還有誰人？真要向他索取這筆據上的三萬元，他不名一錢，又如何辦法，而債家却催索在後面咧。於是姨太太答應不再上賭場，趙越士便付出了一萬元，以償賭債。這一晚上，趙越士便住在那裏，不需代價，真個銷魂，極盡了綢繆之樂咧。

趙越士從此便有了戒心，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寫了多少筆據，欠了一共有多少款子。就說的那黃金一千兩，以時價計之，也就可觀咧。否則對於姨太太，心中有不滿意時，可以與她脫離同居。現在你要與她脫離同居時，她要向你追索欠款咧。這是一件永遠還不清的欠款，如何處置呢？

因此趙越士不得已來訪問張律師，想一個解決之法。

「解鈴還是繫鈴人。」張律師笑着說道：「從前債權人給你的是肉體上的安慰，你現在償還她的債務，也只要肉體裏上的安慰就是了。你只要從今以後，常常住在姨太太那裏，與她溫存慰貼。她自然不至於天天跑賭場，也不至於向你討這一筆債了。這種事，在法律上，也未始沒有救濟之法。不過告到官裏去，便成了一件滑稽風流案子，有傷閣下的尊嚴。這債務本來是肉體的，而非金錢的，閣下也以肉體償還之，就可以了。」

趙越士聽了張律師之言，與她姨太太和好如初。果然那位姨太太，不要趙越士再寫筆據，而且也不向他索取舊債了。



中篇 小說 紙短情長(二)

徐卓呆

一月二了呀！Y！回來吧！（此下缺二頁）

十三日星期一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六

Y的信約我今天下午去看電影，

他說無論如何今天的二場戲，他是要趕來看的。我很注意的在人叢中找尋他；但終沒看見，我真失望又生氣，他既不能決定來，就不應約我，如果我是自己一個人去等他，那叫我怎辦？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昨晚通宵失眠，一張開眼，就像兄Y，一合眼，又總想着他在我身旁

上午等他沒來，我真焦急。

下午去看電影，我希望Y來；但直到回校，依然沒有看見他，我失望極了，只得帶着愁悶的心兒回來。他畢竟是有什麼事耽擱呢？我真想寫封信給他，又怕信到時他已來了，豈不是白費一番工夫？而且更會落在別人手裏，那更糟了，怎好呢？我真急死

.....

什麼事都沒心去做，看書，散步

，談笑，沒一件能引起我的興趣，心裏悶得慌，眼裏見到的，都是淒涼的景象，真的一個人煩悶的時候，出現在他眼下的東西，也沒有一件是快樂的，我從前不相信此話，以為可以用娛樂來使人暫時忘却煩惱；但是今天我每一秒鐘的思緒都在Y身上，無論在讀書寫字，我都沒離開他。

傍晚的時候，我出去散步，從神

道學路望着宿舍裏每一盞剛亮的燈，都像慘淡的沒一點兒光彩，全座宿舍都沉浸在悲傷淒涼的境域中，我的心難過極了。

月光照着宿舍圍牆外的那條路，光潔得像大理石一般，樹的影子映在上面，很像繪了灰色的花紋，Y曾經

行過這小路，他曾在這兒呼喚我，現在只存寂寞的幻影，任我四面觀望，已不能再見那時情形，眼淚直流，我忍不住哭了。

他爲什麼還不來？也沒寫信來，我真忍心呀？我明天定要寫給他，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寫。

二月七日星期日

這個月的M來，特別使我疲倦，不知是否因路走得太多了，昨夜發熱，今天很不舒服，我真怕會病呢！還好！只不過傷風頭痛和疲倦而已。

前天上午起，學校辦宿位登記，十一點半才到汕頭去，吃完飯已一點了，又走去赴Y一點半的約，我們一同去看電影「慾海遺恨」，大意是說

梅毒之害。我問Y有沒有？他說沒有。他說這是罪惡。當我們看見因梅毒所生的種種病狀時。（以上補五日）

晚膳後一直到八點多鐘，兩腳總不停地街上跑，我起初並不乏，可是睡到半夜裏，我才覺得周身酸痛，又不知幾時受了涼，竟傷風起來了，昨天下午，和L她們搬行李過票

石，到碼頭時見Y，我說才在署回去，我硬拉他同來，我本來身體就有點不舒服，今天又走這許多路，到回汕頭，我真支持不下了；但是又不能不去找Y，他約我六點半在××會，我雖脚痛也不願失約，可是空跑了些時間，竟找不到他，在別些時，我總會常在街上撞着他，這晚上竟連影兒也不見，我相信一定是他失約了。

我滿懷憤恨，一回來就倒在床上睡，誰知又發熱了，一夜只是難過，我以為真的生病呢！病死了倒乾淨，Y真氣死我。（以上補六日）

今天起來頭痛得很，又躺了幾句鐘，下午才回校，Y竟不來看我，我等得心痛呀！前時我常笑同學們等人等得這般焦急，來不來有什麼要緊，現在可輪到我了。其實Y來也沒有什麼事，但我不明白為什麼總是想見他，在他身邊我覺得快樂極了；可是我仍然失望，他忍心不來看我，他真忍心呀！他應該知道我昨晚如何地傷心，他今天還不來看我？

二月八日星期一

頭痛雖然好了一點，但想到去上課，又總覺得沒精神，下午到販賣部買書回來，頭更好了點，我就提筆起來寫信給W，剛要寫完，頭又痛了，我只得停筆，給Y的，只有等明天再寫了。

把一天的時間白白的消耗去，什麼成績都沒有，做事總是這麼沒精打彩，比上學期更壞了。

二月九日星期二

上午去上課，走到課室已經辛苦得喘不過氣來，心又在跳了，我覺得又病了，本來上學期的上半年和初二下期的後半年，這幾個月我都覺得好些了；但現在又把心病回復過來，我真覺得害怕。

昨天沒去上課，給學校記了五次缺點，真倒霉；一開學就記缺點，這更使我討厭曙光。本來第一天是應該給學生購買書籍用品辦理入學手續的，為什麼竟記起過來？可惡！

整日氣悶，晚上想寫信給Y，又覺得不好，實在我心中混亂極了，要從那裏說起呢？給W的信，我是寫完

了；但我得向V說明。這樣並不表示我現在和W還有愛情，因他發覺了才拒絕W，我本早就察出W，不懷好意，而想拒絕他的通信；但總因「不忍」兩字而弄得我滿心難過，現在因要表示我心目中真的愛Y，所以服從他而和多年的朋友絕交，Y總得明瞭我愛他是出於真心，且現在他就是我唯一的愛人，希望他不要用情不專而傷我的心，增加我的痛苦，對於別的女性，他不應該再存戀愛之心，那太辜負我愛他的一片真誠。

從W的信看來，他的驕還不忘情於我；但我敢說我沒有一點愛他，因為我心中只有Y一人，再容納不下別人的愛，我和他通信，也不過是朋友的通信而已；然既為Y所疑，而要我和他絕交，才能維持我們的愛情，為着愛Y，我只得服從他；但他如果現在還以為我是存着兩個心，既愛他，又不捨W，寫這封信，不過因他的強迫而寫，那就太冤枉我了。

下課回來，已三點多了，身體很不舒服，倒在床上想睡一下，可是腦

海裏總不能甯靜，有很多的事想着，合上眼睛，在默念着家裏的每個人，爸爸，姊姊，吾嫂，甥兒，姪兒，在新年將屆的時候，不知怎樣快樂？回憶到這些事情，我不覺笑起來了；但是一想到我的前途和Y，這笑容立刻消滅無影無蹤，心裏悶悶的不知是哭還是笑？這樣下去，我更悲觀了。實在的！偉大的戀愛，尚不能使我快慰，還有什麼事情能引起我的興趣呢？前途是多麼黑暗呀；誰可以給我一些幫助？

二月十日星期三

這是舊曆的大除夕，明天就是元旦，許多人都回家享受他們愉快的一年夜飯去了，我這有家歸不得的遊子，飄流在異地，家人團聚的快樂，只有往夢裏尋，多麼悲傷呀；

明哥，我想他今晚會在汕頭過夜的，不知他見到別人家裏的新年，會有什麼感覺？如果在岳哥那兒，我希望他們倆，有一個舒適的晚餐，和快意的敘談，追求兒時或過去新年的種種樂事，而暫時忘記現在處境的淒涼

。他的確是需要一些快樂，因為他太苦悶了，環境的惡劣，使到這可愛的青年過着不滿意的生活，更想把他僅有的一點權利「求學」也要剝奪了，這未免太不公道呢！想到這裏，我真心酸得幾乎下淚了，

我決意寫封信給岳哥；但是除了祝他的新年，又有什麼話呢！雖知越寫越傷心，淚珠竟滴在信箋上，我希望他不會知道，這未免太情感化了。

二月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下課回來，撞見Y，他過來不知有什麼事，他叫我赴汕頭，下午一點時，我挈書去給他，走到哥房裏，見門關着，我只得和L她們過汕頭去看電影。

給岳哥的信，我不寄了，我覺得沒有寄的必要，因為是自己一時的感想，寫出來太不成話了。

汕頭果然有點像新年，店鋪都關門休業，街上很多行人，熱鬧極了，電影院裏人特別多，擁擠得很，我們幾乎買不到票。

坐在艇子裏，慢慢搖過巒來，她

們都有說有笑的，我雖然和她們一樣，但心裏却多一件事，就是想念我的Y，我不知他過汕了沒有？也許他會怒我沒和他一塊過去，却又和同學們去；但他太不原諒我，當然我是願意和他在一起的，可是我怎能完全放掉朋友的應酬，如果她們知道我和Y的關係，她們當然不會約我的，幸而她們都沒疑到這一層，因為Y是已婚的人了，且我和他倆都很好，真的！我起初對她倆的感情很不錯。

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每一次在汕回來，心裏總莫明其妙地一陣惆悵；但大部份是思家心切，這是我從每一次所得來的結論；可是自和Y認識後，情形却不同了，每次到汕去，心裏所想的，就是去會Y，如果回來時是他送我來，當他要離去的時候，我心裏真難過，尤其是沒有遇見他的時候，我真痛心得像失了神一樣。

(待續)

世界短篇名著

妒

(下)

By Norah Hoult

秦瘦鷗譯

對了，她覺得她一定應該慢慢地進行，切不可引起他的疑心。「我以為也許您碰到過那個被人所勒索的可憐的少女。」她用着不經意的口吻說。

「原來您正在這樣想，是不是？」他模仿着她的語氣。

於是他把椅子移到了爐火旁邊，默默無言地開始裝他的烟斗。「我看起來，」他說：「她也是罪有應得！」他站起來，伸手到壁爐架上面去取火柴。「大多數女人的遭遇都是應得的！」他接着又補充着說：「您也會從我的手中得到您所應得的遭遇。您懂得嗎？」

摩斯夫人正站在她丈夫的旁邊，覺得他已對她發出了一種男性的殘暴的印象，她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曾經毫無顧慮地把她打倒在地。現在他雖然好像

和平日一樣的和平，可是只要惹發了他的性子，他便會橫暴不堪的。從前他的母親常常這樣地說：「不去觸犯他，他還不差。」那個可憐的少女，想必一定是觸犯了他，所以給他生生勒死，她多半是一個很要體面的女人，也許並不會知道他是已經結過婚的。

他俯下身子去，脫下了他的皮鞋。這使她開始覺得驚慌了，當他明天出去工作以前，一定會把皮鞋刷乾淨的，而他的襯衫也不會這樣難看了，人們也許以為他的襯衫的被撕破，只是偶然的事；如果她不趕快設法，一切證據均將湮滅了！他好像已經知道她的心事一般地說：

「你與其閒坐在這裏，何不上後廚房裏去將我的上衣刷一下呢？」摩斯夫人先自靜默了一二分鐘，然後用很溫和的語氣問：「您怎麼會弄成這付樣子的？」

她的丈夫並不抬起頭來，但過了一會，她又聽見他喃喃地說：「我在上火車的時候滑了一交。」

他顯然是在說謊！摩斯夫人知道這一次她一定已猜中了。她站起身來，走到後廚房中去，開始慢慢地洗滌他所用過的杯子。

事不宜遲，不宜遲！如果她把一切東西留到明天早晨，那末他會起來把他的上衣拿走，並把鞋子擦亮了。事不宜遲！回到廚房裏，她向鐘上看了一看，那時正是八時三十分；她在那裏呆呆地站了一會，她的嘴唇緊閉着，目光注視在地板上。

是的，這是她應該做的，現在出去，立刻就到魯柏街的警察局叫一個警察來。她不必說什麼確定的話，那不是她的事情，她只要對警察說，她的丈夫就是民新弄十號的雪泥·摩斯，週末並未回家，直到離現在一小時

之前才回來，滿身是污泥和被人抓破的傷痕，却說不出前兩天做過什麼事，而且他的一切行動都變得很奇怪。那不是很奇怪的嗎？一個丈夫在週末沒有回家，而且一天沒有去辦公，又不說明到底在做什麼事。但是她不必說明他是在做什麼，她只要報告警察局；對了，他們自會有適當的辦法的。

她把自來水龍頭關上，放去洗碗盆中的髒水；她偷偷地向她丈夫的背影望了一下，只見他坐在椅子裏，顯得很疲倦的樣子，一手擱在他的前額上，再過一會，也許就會瞌睡了。於是她放大了胆子，穿過房間，走到樓上去。

「您到什麼地方去？」他在她的背後喊着。

「到樓上去做些事情。」她回答着，一邊却很快的上樓。她戴上了帽子，穿上了外衣，對着鏡子照了一下，只見她兩頰腴紅，雙目發亮。她一面對着鏡子，把頭髮向後掠去，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鎮靜，保持鎮靜，

您不過是去盡您所應盡的義務！」

她輕輕走下樓梯，拉開了會客室的門；對面吹來了一陣冷風，她又把門帶上了，心中正在害怕：如果他跟着追出來，那便怎麼辦呢？

不妨事了，她已走得很遠了，無論如何，他已不能再阻止她，因為他連鞋子也沒有穿上呢！等到她回來的時候，已經有警察保護了。

她很匆遽地向前走去，對於四週的一切，一些也不留心，只有風和寒冷的空氣刺激着她的知覺。她想他已犯下了人命巨案，不久將被絞死。對呀！他一定會被絞死的！這幾個字在她的腦海裏翻來覆去的滾轉着。即使他有什麼理由，但爲了調戲少女不該而殺人的兇手，那是無疑的將被絞死的！

她一邊想，一邊急急地向前趕路，直到快走近警察局的時候，才放慢脚步。現在，她的臉上已罩着一種嚴肅的表情了，她的心跳得很厲害。不要緊的！沒有人會責備她的，她不過是盡她應盡的義務，也是爲死者的

親屬盡義務！

她把外衣裏緊了一些，循着警察局門口的石級走上去。一個年輕的警察看見她來，便把門拉開了。走進警察局，她立刻就對那年輕的警察說：「我是來報告有關命案的消息的！」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但非常急促。「我應該向那一個部份報告？」

她看見那個警察的臉色突然變得嚴重起來了。「什麼？就是關於那柏里斯頓荒地上的命案嗎？」

她點點頭，那個警察就跑到一張很大的寫字檯邊去，向坐在那裏的一個光着頭的中年巡長說了一句話。好像是在夢中一樣，她看見那幾個警察以及那中年巡長對她所投射的目光，顯着很緊張的樣子。那個巡長的嘴唇上有一小撮短而黑的鬍子，光着頭，形狀顯得很可笑；他對她招招手，她就走上前去。

「您說您對於柏里斯頓荒地上的命案有所報告嗎？」她點點頭，巡長很嚴肅地注視着她。「您可知道，這是一件很嚴重的案件呢！」

「我當然知道的，所以才到這裏來。」

「很好，請您坐下。」於是就有人搬來了一張椅子，讓她坐下。「您姓什麼，住在那裏？」

那個年輕的警察便把摩斯夫人所回答的話，很詳細地記在紙上。「好，您開始作您的報告吧！」

摩斯夫人就小心地敘述她所知道的一切，她說得很合適：連續兩晚沒有回來，……滿身都是污泥和被人抓破的傷痕，……也沒有去工作……。

巡長突然插嘴出來：「您怎樣知道他没有去工作？」

「因為他決不會在那種情形下去工作的，因為他並未回家用晚餐，因為他直到晚上七時三十分才到家；而且因為他自己也會說過他没有去工作！」

他可能會真的說過嗎？她已記不清楚了，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反正他一定沒有去辦公就是啦！

她開始討厭那個坐在桌子旁邊的巡長了，因為他所問的許多話都是很

無聊的。

他又開口問了，並且對她很嚴肅地注視着，好像她就是犯人。「您對您的丈夫沒有什麼懷恨嗎？」

「懷恨？當然沒有，我為什麼要懷恨他？我不過是盡我的責任！我在報紙上看見了這一件命案，所以把這種情形報告給你們；公理是公理，你們將怎樣辦，却不干我的事！我在這裏已就攔得很久了。」於是她就站起身來，向門邊走去。

「慢些！」那個巡長喊着。「請您等一會，就站在那裏等一會！」

她站在門邊，眼看那巡長和那年輕的警察商議了一會之後，那年輕的警察便得了密令，走上前來了。

「我和您一同去？」那警察說，一面拉開門讓她先走。

「這對於我是無可無不可的。」摩斯夫人冷冷地說。

警察和摩斯夫人默默地在街上走着，起先她昂起了頭，很得意；後來那些過路人都對她注意了，她才開始覺得不安起來。一名警察跟着一個女

人一同走，樣子很像「女起解。」天啊！那邊走過的不是賽勒斯夫人嗎？幸虧她並沒有看見。

這是一個潮濕的黃昏，路人並不少，但即使有相熟的人看見她（摩斯夫人）和一個警察在一起趕路，他們一定也會當她丈夫喝醉了酒，對她有什麼兇暴的行爲，所以她把一個警察帶到家裏去的；如果他們在背後曉舌，那有什麼關係呢？讓他們去曉舌好了！她和那些鄰居本來不大來往，祇有郵政局裏的米爾班夫人還算和她談得投機……。但無論如何，走在路上，背後跟着一名警察，總是不大雅觀的，她想到這裏，就低下頭去了，還把外衣裹得緊緊的。可是，七八分鐘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呢？雪泥會動手打架嗎？

她們終於走到自家門口了，摩斯夫人倒開始躊躇起來。她自知這樣的辦法，未免太孟浪一些，她心裏很想對那警察說：「這是一個惡作劇，對不起，累你白跑了一次。」或者說：「我是沒有丈夫的。」但過了一會，

她的妒忌心又擁起來了。這是她唯一的機會！而且她必須盡她的義務！於是她就推開了門，用手對警察一招，警察就謹慎地跟着她進去；但一進門又立定了。「你最好先讓他得知我在這裏，」警察放低着聲音說。

是一個和其他男子一樣的懦夫！警察的長縮，反而引起了她的烈性。「他就在這裏！」她高聲地說，似乎很興奮的樣子，然後一直走到廚房中去。

雪泥·摩斯正在瞌睡，但他妻子和警察走進屋子的時候他已驚醒了。「是怎麼一回事啊？」他閃了幾閃眼睛，對他的妻子望着，顯出莫明其妙的神氣。

「警察要捉你！」摩斯夫人用嚴厲的聲音對他說，她站在一旁，等那警察上前。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摩斯很驚駭地問。

警察拿出筆記簿來，翻了一下。「你就是民新弄十號的雪泥·摩斯嗎？」

「不錯。」

警察覺得有些侷促不安起來了，他望着站在他面前身上祇穿一件襯衫的雪泥·摩斯所透露的那種莫明其妙而並不驚慌的神氣，便知道這中間一定有些誤會了；當時他却只能粗聲粗氣的說：「我們局子裏接到報告，說你今天沒有去工作。你從本月十八日星期六中午起，連續二天沒有回家。你在今晚七點鐘回到家裏來的時候，形跡可疑，面上有被人抓破的傷痕，衣服有被人撕破的地方，而你不肯對你妻子說明你兩天來的行動。」

「原來她是溜出去向你們報告這些事的！」摩斯突然在他的大腿上拍了一下。「好，這倒是很不錯的一件事！」他笑起來了。

他的笑激怒了那個警察。摩斯夫人便插嘴出來說：「看他的臉，上面全是抓破的傷痕，他的後頸裏也都是傷痕；教他把身體旋過來給你看，這些傷痕都是人的手抓破的，誰都可以斷定！等一等，」——她匆匆地走進後廚房去，不一會又回出來了。——

看，這裏是他的上衣，也撕破了；這裏是他的領帶，那邊是他方才脫下來的鞋子，瞧那鞋子上的污泥！」警察好整以暇地把她所說的東西都看了一遍；然後把它們記在他的筆記簿上。

「且住，」雪泥·摩斯怒氣沖沖地喊：「住口，閉住您的嘴！這些都不犯法啊！誰說我今天沒有去工作？」他向他的妻子若有所悟地注視了一下。「天知道！」他驚奇而呢喃地說：「她竟然以為我就是那柏里斯頓荒地上的命案中的兇手了，是不是？」

「您要明白，」那警察說：「現在我們還不會正式對你起訴，我的責任是來要求您報告您在本月十八日星期六以後的行動。」

「我決不會告訴您的，」雪泥·摩斯說：「至少，」他繼續着說，他知道警察畢竟是警察。「在她的面我是不肯告訴您的！」他用手指着他的妻子。

「那末，我必須請您到警局裏去走一次。」那警察說：「這樣可以免除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警察用着不

打官腔的口吻說。摩斯和警察彼此對視了一下，摩斯夫人似乎並未覺察到他們兩人的對視。

摩斯打定了自己的主意。「您說得不錯，」他說，然後又坐下來，把他的鞋子穿上。摩斯夫人在旁看着他，顯出似乎很失望的樣子。「您們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控告我！」他好像很高興地對那警察說，一面便取下自己的大衣，還把一條圍巾圍住了頸項。「至少，」他又滿不在乎的說：「您們沒有可以使我吃官司的理由！」

「您說得不錯，」警察說。好像在夢中一般，摩斯夫人望着他們兩個人走出去了；她的丈夫並不會對她望一望，連那警察也沒有向她道晚安。

還是去做些燙衣服的工作吧？她願這樣地呆立着，無論如何，她並沒有想到他會這樣若無其事地走出去的。沒有關係，她已盡了她的責任了！最好不要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但當她躺到床上去想睡覺的時候，竟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她的腦海中

浮現着許多幻象，一會兒她似乎看見雪泥站在一個戴黑帽子的法官面前受審，而雪泥却東顧西盼地似乎正在找她；又一會，似乎只見每一個人都指着她咒罵，說她把自己的丈夫送進監獄去；又一會，她似乎看見每一個人都在稱頌她是一個大義滅親的女英雄；又一會，她似乎看見雪泥回來了，他們已把他釋放回來，而他就當着警察的面，把她毒打一頓。她的身子開始顫抖了！

但最使她感到為難的問題是以後怎樣生活。雪泥既去了，叫她和孩子怎樣謀生呢？不知道是不是會有賞金可領，然而她是一個兇犯的妻子，而且她自己是……這且不去管它！他會不會被開釋？這案子究竟是他做的嗎？她這樣胡思亂想地翻覆着，整整的一晚沒有睡，直到天快發亮的時候，才睡了一個很短的覺。

當她正在洗滌早餐用具的時候，他回來了，默無一語地掠過了她的身旁一直走進後廚房去，把自來水龍頭開放了一會；她鼓足勇氣，在廚房裏

來來回回的走着。

可是當他洗過了臉之後，又默無一語地打她身邊走過去了；她聽見他走到樓上去，在臥室裏摸索了一陣。她靜靜地等着，一面依舊假裝正在操作的樣子。

最後，他下樓了。他站在門口邊，她的臉正好對着他，但她雖然聽到他說話的聲音，却不敢向他正視。她只見他手裏提着一隻皮包。

「我現在走了，」他說：「我要去工作。我不回來了。您記着吧！我今天不回來，明天不回來，以後也不回來！我早已想不回來的，但是爲了孩子，一直忍耐到現在。對於孩子，我自有的安置的方法，我仍舊是她的父親，但我不再跟您住在一起了！因爲我怕您會再進一步的用毒藥害死我。」摩斯夫人想說話，她所說的是：「也許我太魯莽了；」但她的舌頭彷彿已經僵硬，無從發言，她只能對他呆呆地注視着。

「別人也許會給您一處安身之地，但我不願這樣做，我和您從此分別

。您懂得嗎？我和您永別了！」

她依然不能說話。

他旋過身子去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說：「其他我所需要的東西，我會打發人來拿的。一切事情我會安排妥當，但現在我必須要去工作了。」

但走不滿十步路，他又站住了，貼對着她的臉說：「您時常以為像我這樣的人委實高攀您不上，是不是？但我覺得我要比您高明得多呢！——完了！」

門關了，他已去了。摩斯夫人仍舊呆在那裏，好像繼續在傾聽他說話的樣子；最後，她才乏力地向椅子上倒下去，一手安在前胸上。

「或許那件事到底是他幹的！」她對她自己說，但這句話使她自己也不能相信。

她低下了頭，半響不能呼吸，甚至連腦神經的活動也停止了。——只覺得很空虛，原有的妒忌和憤怒的情緒已完全消失了；她覺得自己上了自己的當，她覺得很疲倦，很空虛，似乎世界上不再有什麼必須認真的事了。

論語管窺

沈信卿

學而篇，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爲仁之本，卽爲人之本也。禮記檀弓篇，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隨處皆然，顏淵篇，答哀公用不足之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至言也。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當與孟子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諸語參觀。

爲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知朱子詩經集傳，甚至以風雨爲淫奔之詩，尤非孔子之詩教。

答子夏問，孝以色難，可知事父母以敬爲本，能養未足爲孝。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與衛靈公篇有教無類之說參觀，可知攻擊異端，反於大道有害。

答王孫賈，以獲罪於天，無所禱，大似主張一神之說。

里仁篇，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謂不得去貧賤之道，則不去。

公冶長篇，雖在縲紲之中，可妻。重在非其罪一語，不然，豈孔子願以女妻罪人乎？

雍也篇，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述而篇，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可知孔顏樂處，只在安貧樂道而已。

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吝謂以口文過，非鄙吝也。

衛靈公篇，當仁不讓於師，師，衆也。非指師長，師長當仁，而待弟子之讓，何以爲師長？

編後小記

▼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無錫國專，名教授王蓮常先生，不輕以著作問世，今得社友錢濤先生之介，得其近作張蒼水先生事狀，願與讀者共寶之。

▼秦佩珩先生，為天津工商學院教授，蒙遠道以「吳梅村詩與鹿樵紀聞」見寄，考證詳明，論斷精審，名作也。

▼程瞻廬先生息影吳門，久不為報章執筆，因社友徐傅霖先生之敦促，撰「蘇州口福的佳話」付刊，罕見之作，可為珍貴。

▼江石江先生，筆名離石，名聞文壇久矣，惟不甚作小說，今以「續絃」惠刊，親切有味，似為先生現身說法。

▼飛機何以能飛，為日本「肯苦」(譯音)雜誌名作，由日文名家徐傅霖先生譯作，流利淺顯，可供參考。

▼本號增刊「大眾特寫」專欄，由申報名記者蔣槐青先生業餘主持，寓提倡工商之意，故語無泛設。

▼本刊向多數讀者之要求，增闢「大眾信箱」一欄，請社外專門名家作答，今以篇幅關係，擇要刊載數節，敬希原諒。

▼三月號擬增「青年園地」一欄，專收三千字以內之短篇小說，獨幕劇，散文，詩歌，科學心得諸作。

大眾信箱

多數讀者，屢次來函要求添闢信箱，祇以本刊同人智識短淺，每有不能置答之苦，今得社外專門名家之助，代為解答，擇要披露數則於後：

(問) 握姆納丁 Omnadin 為退熱著名針藥，現昂貴驚人，有無替代品？(姚明元)

(答) 日本退熱藥甚多，價較德藥低廉數倍。九福公司之「抗熱元」，注射兩針，可抵握姆納丁一針，價格便宜。

(問) 鄙人有子不肖，嗜賭成癖，今更吸鴉片，法律上能否驅逐，與之斷絕關係？(李金聲)

(答) 親生子女，不能斷絕關係，無法驅逐，賭博吸煙，皆觸犯刑法，祇能以法律使其戒除不良嗜好。

(問) 自南京政府宣布參戰後，民間發生兩種疑慮，一，將抽壯丁。二，幣制變化。究竟真相為何？(張珍璧)

(答) 南京參戰，係自動的，日本取消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亦為自動的，並非交換條件，既非交換條件，當然談不到抽壯丁，改幣制，況且當局已經一再聲明，民間疑慮，是淺見者心理表現，遠識者不辯自明。

(問) 做戚中曾納舞女為妾，近不安於室，做戚擬捆送官廳，能治以何罪？(金有材)

(答) 新民法上，已無妾之名詞，雖與人通奸，無親告權，似宜善為遣去為宜。

(問) 日本自動交還租界，義大利亦交還天津租界，中國境內，尚有何國租界？(劉晶清)

(答) 尚有天津漢口上海三處法租界，但上海法租界，中文譯稱租界，條約上則含有殖民地之意，頗有研究之餘地。

黃罕僧，字幻吾，粵之新會人，童時習西
洋畫法於英名畫家威廉可施氏之門，嘗探求中
西繪事之奧，創為現代國畫新型，其所繪山水
人物鳥獸虫魚，無一不能，能無不工，年前曾
挾其生平傑作，環遊南洋羣島，歷經大小五十
餘埠，越南政府曾以重金購藏其傑作於國家博
覽院，去秋自海外環遊歸國，舉行個展於大新
公司畫廳，哄動一時。



少女

亨利·馬蕩 傑作



亨利·馬蕩 (Henri Martin)，法國新印象主義點描派名畫家，一八六
〇年五月五日，生於都魯士，幼時曾在呢絨商處充當學徒，後入故鄉之藝術學
院，研究繪畫，頗能發揮其天才，一八八〇年，其「失望」一畫，在沙龍中陳
列，為人所賞識，聲譽漸著。馬蕩係大畫家勞倫斯 (Jean Paul Laurens) 之
弟子，二十五歲，赴意大利考察後，每年均有新作問世，一八八九年得世界博
覽會之獎章，其作品多巨幅之壁畫，如「講學」、「微光下」、「勞動」等。

· 赫文 ·

迎春



丁惠康博士攝影。上海攝影專家，咸推靜山、胡伯翔、黃伯惠、張珍侯、盧施福、諸先生，丁惠康博士，尤能自張一軍，取材之精，技術之巧，為世珍視，今以傑作加惠本刊，亟冀諸大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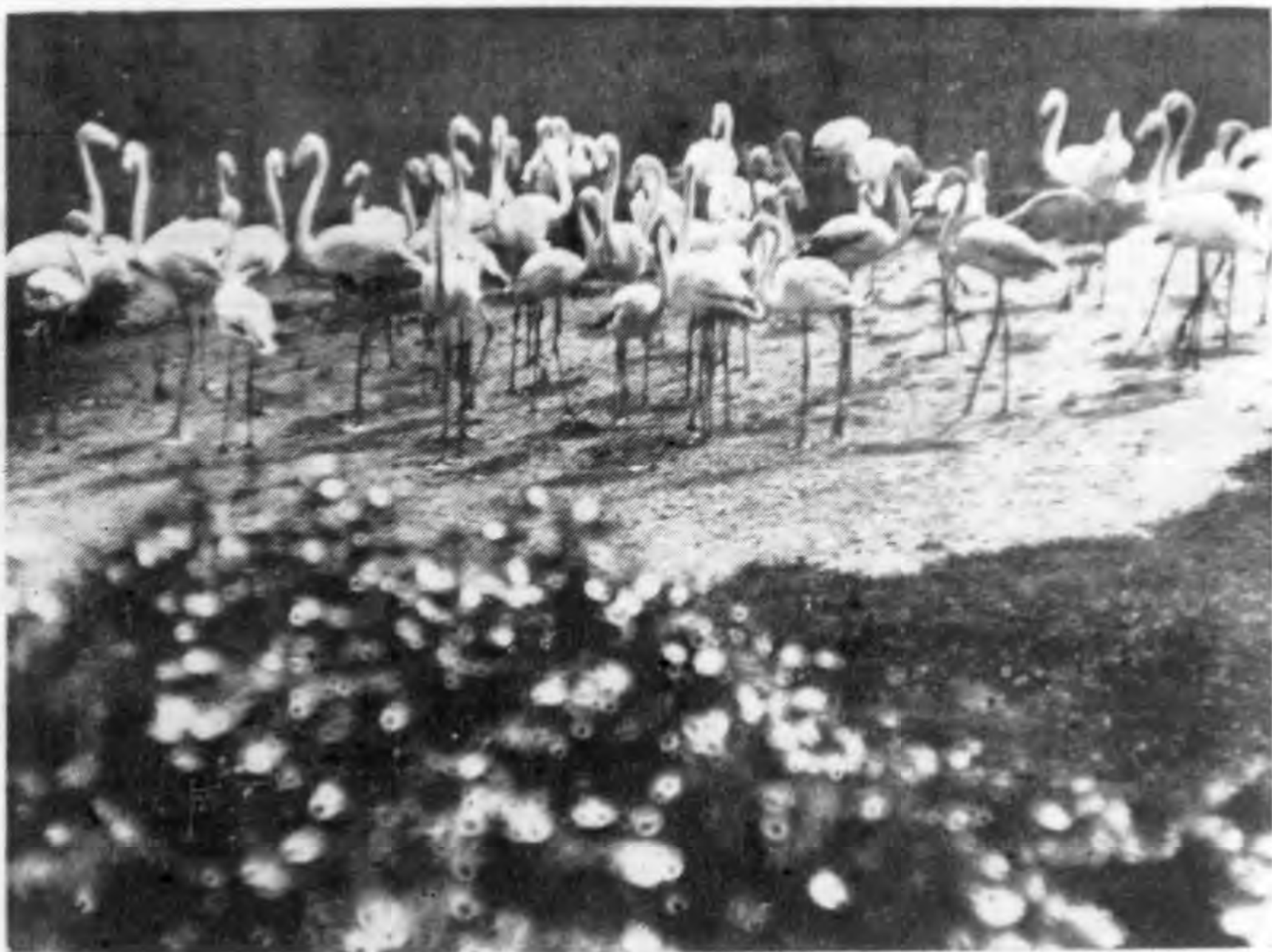
振奮



梅雪



鶴羣



篆乃以周季於八卦法也經乎九錄
至版重結之寶丹文錄條之美其說
乃之三日神以而已身者巡代經文字如

炳爰歸遺本紀在三境而手祀遊渺齊
果齋道有實文至身懷主身書之者哉
親此教吟詠之志益釋陳護之垂教養

之全夏后世興業峻嶺後九亭性新藝德
弥得遠及高周文條其首雅頌而被英
華日新文王惠友及於事物曜符美禮隨

轉義望深至以公且多林振王敬烈刻
詩得頌齊榮群言

華中見大雅

沈初從包安吳入手

近代大書家沈子培 先生遺墨

章太炎先生嘗謂近代書家，

集北碑南帖之大成者，首推沈子培先生。沈初從包安吳入手，中年行草，可以亂真，晚歲悟黃道周筆法，遍撫碑版，自成一派，駕道周之上，生前鬻書滬上，尚不為世所重，歿後，蓋棺論定，咸知其珍貴，視以前潤例，超出百倍以上，文章有真價，字亦云然。網齋主人素嗜沈書，搜求精審，特假借於此。

編者



不知老之將至齋隨筆

張一鵬口述
范君博筆記

▲十六票大總統與十

七票大總統

當黎元洪通電各省，推派代表之際，集會地點，原定武昌。孫文以十六票大多數當選。其餘

嗣因北軍佔領漢陽，武昌受其威脅，恐衆代表裹足不前，乃改定北所投。然當時投票，係用無記名式，未能證實，果屬何省也。武昌之役，京師震驚，清廷

南京。是時程德全已統率民軍，攻下金陵，公舉莊思緘爲江蘇都督。南京秩序漸復，十一月初一日，到各省代表四十五人，以省

議會爲會議及宿舍，首先討論約法。公推廣西馬君武，江西王有蘭，與余（張君自稱以下同）三

人，爲起草員。旬日之間，即告成立。根據約法，選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初十日投票，以省

爲單位，計湖北，湖南，浙江，

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雲南，陝西，山西，直隸，奉天，河南，

民之公意，文悉遵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除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事，早有默契，獨組織政府，屬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取於何方，則久而不決。孫大總統

於一月二十日，派秘書長胡漢民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揚古聖天矯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出席代表會，秘密宣布。略謂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與民兩受其害。著民政部步軍統：北軍勢盛，民軍不復能戰。我，選爲總理大臣，值茲新舊代議領姜桂題馮國璋等，嚴密防範，方所祈求之種族革命，業已可達之際，當爲南北統一之方。卽由劉切開導，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目的。袁世凱爲北方軍民所擁戴，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順人，大公無私之意。至國家設，孫大總統以爲安定生民，必先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官分職，以爲民極，內列閣府部，消弭兵禍。擬讓位於袁，以後當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滿院，外建督撫司道，所以康保羣擴大政黨，盡監督之責等語。由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黎，非以一人一家而設。爾京外是和議成立，清隆裕太后，乃下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時艱，慎供退位詔書。其詞錄下：

前因民軍起義，各省響應，親見邦治之告成，豈不懿歟？勸，勿曠厥官，用副予夙昔愛撫九夏沸騰，生靈塗炭，尙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庶民之至意。

輟於塗，士露於野，國體一日不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特飭內閣與民軍，商酌優待皇室決，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又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起各條件，以期和平解決。茲據覆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奏，民軍所開優禮條件，於宗廟既倡義於前，北方將領，亦主張相尋，必演成種族之慘痛，將至陵寢，永遠奉祀，先皇陵制，如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舊委修，各節，均已一律擔承。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復言。兩害相形，取其輕者，此皇帝但卸政權，不廢尊號，並儀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與正朝廷審時觀變，痾瘼吾民之苦定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待遇滿蒙回藏七條，覽奏尙爲全國，定爲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意，爲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滿蒙回

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觀世界之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清社既屋，孫大總統實踐諾言，於二月十五日，以讓位及選舉繼任兩案，同時咨交參議院辦理。參議院者，孫在任時，仿照歐美國會制度組織而成者也。其人選係令各省都督，各推三人，在未經推定，或推定而未經報告以前，則留京代表代行職權。其時雲南參議員，尙未選出，故仍由段某，呂志伊投票，余則已離甯赴滬，接辦時事新報，未與此會。是日以十七省全場一致，票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自就職至讓位，計僅四十五日。清宣統之退位，係迫於全國公意，孫中山之讓位，乃出於爲民請命。其恢宏大度，與秦伯媲美，實非諛詞。談民國開國史者，慎毋忽諸。

北京都城，爲近代帝王之窟，而同時北京亦有新團體發現，其穴，今既鏟除帝制，建立共和，防其死灰復燃，自以移都南京爲上策。參議院本此宗旨，特製臨。以各省請願立憲代表，爲其基。時大總統當選證書，由蔡子民，本會員，復加入留學歸國，及維楮輔成等，賚送北京，迎袁大總新政客，如楊度輩，其顯著者也。抵京後，袁。該會揭示論題，專就中國現實情況，究以君主爲宜？抑以民主爲宜？加以研討，不涉其他事件。屢屢愆期，窮詰原。所有各家主張之文字，均公布於報紙。嗣後和議條件之通過，袁夜半論會，實爲其先驅。由此足徵袁，身匿地窖中。幸趙氏傾嚮共和，在辛壬之間，非無。聞警惶急，智安率警察馳至彈壓，得以弭平誠意。至蛻化而釀成洪憲之變，而統軍不惜犧牲性命，以博取一皇帝頭銜，則履霜堅冰，由來漸矣。

袁氏因曹錕兵變，取銷南下，以余論之，袁利用其事，以爲拒絕南下之籍口，自不能免。若謂就職之舉，與民黨中人，已起猜疑。及設立參衆兩院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袁派各系，亦合併爲進步黨，在兩院各佔多數議席，似非確論也。

▲洪憲前奏曲

。旗鼓相當，互爲左右袒，積不京師之制，烟酒八項特稅，悉歸立。梁士詒爲袁氏計臣，自五路相能。迨農林總長宋教仁，暗殺中央，宜可南面稱孤矣。顧其時參案發生，慄慄自危。乃求挽救於上海車站，民黨又指爲袁趙陰謀。國民黨議員，遂開始列陣以僅展長總統任期至八年，創設金員，及夏武夷，吳尙之，文士，攻。其最著者爲閣員同意案之異議，善後借款案之反對，內閣制，未敢明目張胆，以帝制自爲者，醉心其事。新華宮登極，羣僚俯與總統制之激辯，最終，則天壇，則余兄（張君自稱）一舉啓沃伏稱臣，一發不可收拾矣。憲法之夭折，而國會亦隨之解散之功，不可沒焉。

▲御史臺燭火之光

一舉中經濟特科，以知縣籤於斯時也：復辟首領張勳，分湖北，與袁氏素乏淵源。不知如何？慕其文名，奏調北洋任用御史一職，列於臺省，隨君德之盤據交徐之間。姜桂題，江朝宗，王懷慶，縱橫京畿一帶。從龍。旋參幕府，與機務，厥後袁奉隆污，卜臣節之忠佞。自推翻帝諸將相，未能列於開國元勳者，召入都，主持立憲，改訂官制，制，改建共和，君主既已消滅，漸生觖望，均不免陳橋擁戴之謀。倚之如左右手。彰德再起，電促御史自亦不能存在。然彈劾糾察。而袁氏抑止之，使不敢動，則赴都，總統府成立，授機要局事，亦御史附屬之一種義務，不可以外省四都督，兵柄在握，中央。至是慙慙帝制者，日有所聞，因噎而廢食。民國元年，參衆兩院，即本此理由，創設平政院。財政，未有充分之準備，知非可一舉於趨對之時，恆以利害之說院，院置院長，下分三庭。庭置庭長以操切從事也。洎贛寧事平，李，陰阻其實現。會憶洪憲前夕，院置院長，下分三庭。庭置庭長純，盧永祥，龍濟光，王占元，有密函呈進，中有二語曰：「稱一人，評事四人，又設肅政史十陳光遠，趙恆惕等，星羅棋布，皇帝者億萬世，而秦不再興。頌人，以都肅政史一人領之。內外胙土分茅，東南巨鎮，囊括無遺。功德者十萬人，而漢終復活，」大小官吏不法者，肅政史得彈劾。周自齊總財政，恢復前清協餉可見一斑。然一暴十寒，終成孤於平政院，由庭長用會議方式評

判之。其有人民不服上級官署之庭，則余（張君自謂）為庭長。內容複雜。鐵路積弊，自有清違法，或不當處分者，亦得直接先後鞫問，實得枉法贓五百元。以來，久為利藪，何以至是突然訴訟於平政院，亦由庭長斷定其曲直，為維持撤銷之判決，此其大略也。

平政院於民國二年七月成立。第一案：為浙江省，受理志銳與胡慶餘堂藥店爭執營業權。省公署偏袒志銳，致胡慶餘堂不服訴訟。經第三庭開庭審理，平反耳。

該藥店，仍為胡姓所有。胡委託代理辯論之律師，為當時有名記者黃遠庸，即洪憲事件，遠避美國，在唐人街酒肆，被華僑鎗殺者也。

第二案：第三案：為王治馨，劉錫麟兩案。王治馨，係現任順天府府尹。劉錫麟，係霸縣知事。均因枉法貪贓，為都肅政史莊蘊寬，列款參劾。奉大總統令，交平政院依法審辦。王案分第三庭，董律為庭長。劉案分第三

受賄，未始非此兩事，樹之風聲也。時頗有謂王治馨預聞袁趙陰謀，特借刀殺之滅口者，然事秘，果焉梁特組織大典籌備處以自救，而平政院之案，亦遂緩和。直至袁死黎繼，段為國務總理，參案之主角，為梁士詒，即世所稱梁財神者是也。此案牽涉頗多，御史臺不復再見於國史矣。

民國三十二年元旦冬至方過十日也

（白華）

一陽七日復十日，建子荒寒亦此辰。北海樽邊還白眼，南溟物外豈黃塵。輪蹄歷歷兒時夢，梅柳依依故國春。爛醉不知何甲子，霜飛皂帽看斯人。

四奶 特奶
滋香 濃味



精乳麥福康

無論何時沖飲，
福麥乳精便利，
凡一經入水，
立即溶化，奶味
芬芳，既能促進
食慾，復能滋補
身體。

正德藥廠發行



糖腸潤味美製煉汁菓

果 導



主治：
腸部燥熱，
便秘，
大便燥結，
瘡便，
吸食，
久病，
或孕，
特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劑腸整胃健新最

胃 寧



主治：
急性慢性
胃腸炎，
胃腸部
疼痛，
嘔吐，
消化不良，
食慾減少，
結核，
酒醉，
反胃，
等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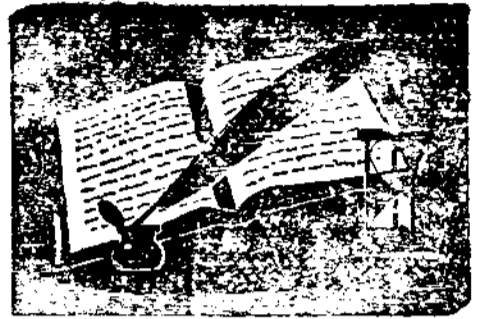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胃腸良藥 大眾補品

食母生

適應症：
食慾減退或
缺乏，
痛性便秘，
面肌，
營養不良，
各種維他
命缺乏症。

上海中法大藥房監製



古之判語

周越然

「判語」者，聽訟而斷定其事之詞也，亦即今人所謂判決之主文也。多年之前，直隸保定府某姓有辛酉科（清康熙廿年，即公曆一六八一年）順天鄉試第一名鹿化龍硃卷一卷：內頭場四書題三篇，春秋題四篇；二場論一，擬表一，判語五則（請閱衆注意「判語」二字）；三場策五。可知清初取士，尙重判語也。

判語有極趣者，茲舉一例如下：

「丁四姐一酒家女耳。年十七，嫁與榮金和爲妻。居鄰城市，學作當爐；來至田家，未諳負來。以致見憎翁姑，難安家室。彼婦已經走出，

蕭郎從此路人。乃舅家則控請官追，母氏又託詞賊擄。此中虛實，究未可知。迨武雲鵬以收留之詞自呈，乃知桃花墜雨，尙有餘春，柳絮因風，原無定所。丁年正妙，難禁司馬之琴心；武夫可依，偏愛子南之戎服。人盡夫也，天實爲之。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矣。第丁氏徒倚軍中，雅善黨家之斟唱；榮某僉粗窳下，那知吳女之溫存？若必強以重圓，勢且拚將一死。愛河未續，禍水已成；爲兩家計，均失之矣。况武雲鵬者得自亂軍，貯以金屋；非有潛逃之約，不比強暴之污。如斯婢子，見者皆憐；何况老奴，戀焉怎舍？本縣用儒家之權變，參佛氏之圓通；破小拘墟，成大歡喜。斷令償以百元，平茲兩造。一則黃金買笑

清明集

石

，得安
歌舞之
身；一
則白首
同歸，
另覓糟
糠之婦

。因錯就錯，致無用其更張；居安斯安，民或欣其得所。自謂是矣，聞者何如？」

上引者，清咸同間名吏蒯子範（德模）之著作也，雖合情理，然不得稱之為「古」。余家藏書中有古代判語彙刊，即世間稀見之「清明集」（見圖一）也。茲先將此書之版刻與內容開列于后：

「名公書判清明集」十四卷，明隆慶三年盛

時選校刻本，白口，雙欄，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卷首有張四維序，（見圖二）卷末有感時選序。卷一，卷二，官吏門；卷三，賦役門，人事門；卷四至卷九，戶婚門；卷十，人倫門；卷十一，人品門；卷十二至十四，懲惡門。日本有宋刻殘本，祇存戶婚門之一部份，商務印書館已於數年前借來影印。余家藏之明本係白皮紙藍印者，較宋本約多三分之二。清四庫稱「清明集

十七卷，誤也。

刻清明集敘

左春坊左諭德

曩余校錄

「清明集」中各判，皆出自宋代名家手筆，無不典雅者。茲引明本卷六葉岩峯判「占賃屋」一則（宋本無此）以見本書之文字焉：

「陳成之有八九間祖屋，黃清道已一十年僦居；既託風雨之悱懣，合分賓主之等級？柰頑夫負義，不償點印之資。及小僕素逋，竟被毆傷之辱。既弗知投鼠之忌憚，輒敢恃放鷄而詐欺。肆逞枝辭，殊無根據。不念身為屋客，有租賃之親書，及稱業屬妻家，欲贖回干典物。方且執別產以影射鄰界，甚至訟主人而侵占地基；可謂勢若倒行，不思業已經久。

蓋楊氏更歷三四世，難索亡沒之契頭；如乾道交易八十年，初無受理之條法。顯見被論之後，妻為抵拒之詞。君子固難勝小人，客僧反欲為寺主。倘使市井之輩，盡相倣陸梁，凡有房屋之家，無不遭攘奪。此何風俗？蓋正罪名？既經減降之霑恩，姑與從寬而免斷。仰陳成之主持積代祖業，監黃清道填還累月貨錢。如致再詞，定逐出屋。」

法家難得之書，如『清明集』者，余家另有四種，其名如下：

(一) 刑臺法律十八卷，明藝林熊氏種德堂刊本，有徐鑑序。是書分類注釋律文之外，另附告示，判詞等等，似專為當時書吏之用也。

(二) 慎刑錄四卷，明王士翹輯，嘉靖間刊本，有士翹序。

(三) 替辭十二卷，明張肯堂撰，崇正間刊本，有成靖之及司維標兩序。

(四) 雪史不分卷，清張三異撰，嘉慶戊辰橫經草堂刊本。

上述諸書，皆『正』書也。余家另有一書，題曰『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者，亦與法律有關，則『閒』書矣。全書四卷，分(一卷)人命



十八則，（二卷）人命二則，姦情八則，盜賊九則，（三卷）爭占十六則，欺害十則，（四卷）威逼四則，拐帶三則，墳山兩則，婚姻五則，債負五則，戶役五則，鬪毆三則，繼立四則，脫罪三則，執照五則，旌表三則，——共十六類。

余之『公案』，『明刻初印本也。大黑口，單魚尾，四週單欄。每半葉分上下兩截。上截圖像，（見圖三）約佔三分之一；下截文字，約佔三分之二，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前有萬曆戊戌余象斗序；卷一首葉二，三兩行題『三台山仰止余象斗集』又『建邑書林余氏建泉堂刊。』惟末卷末葉牌記則云『萬曆戊戌歲仲夏月余氏文台堂梓，』改『建泉』為『文台』，『想另有故事也。余書有『就賢堂圖書記』及『讀耕齋之家藏』兩印記，似是東人所為。孫子書在日本所見者，與余書不同，萃英堂翻刻本也。

下面節錄『公案』中之序文（日本藏本缺，）以供崇尚處初諸同志之閱讀：

「漢宣有言，庶民之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以政平訟理也。……孔子敘書而取詳刑，豈不慕虞芮之讓，刑措之和哉？亦不得中行而與，敏思狂狷之意也。不佞景行廉明之風，而思維世

道於萬一也，乃取近代名公之文卷，先敘事情之由，次及訐告之詞，末述判斷之公，彙軼成帙，分類編次。大都研窮物情，辨雪冤滯，察人之所不能察者，非如包公之捕鬼鎖神幻妄不經之說也。……使執法者鑑往轍之成敗，而因此以識彼，識細民之情偽，而推類以盡餘。……異日信史所載，稱循良吏感而政平民安者，寧讓漢宣哉？不佞於是上嘉而樂道之。」

肉蒲團竟入挽聯

（C）

李擇一先生前歲過遼瀋，遊浙江珠林寺，寺為瀋陽禮佛勝地，停柩者咸巨閱，偶入隨喜，見張作霖楊宇霆郭松齡三棺並列，皆與有舊，感觸萬端，歸滬，告王長春先生，王立成挽聯曰：

世途多艱，豪傑英雄全畢命，
禪壇路闊，冤頭債主盡相逢。

下聯用肉蒲團回目語，天衣無縫，得未曾有。



羊話

白華

在世界上，中國是享樂的民族，這委實不可非議的，雖然物質的進步抬高了生活的奢侈，這上面，我們不及法蘭西。可是，找住機會去享樂，應該還推我們中國人拿手呢！有心的人說，這是墮落，這是毀滅，澆薄的一窩風的世風中並不是就沒有激昂慷慨的志士存在着，而澆薄世風終究是一窩風似的。原因在中國人太知道享樂了，一種古代的產物經過了後來世風澆薄的一推蕩，會變了「不知所以。」譬如，我們形容享樂的最高峯誰都會放上了「胡帝胡天」四個字。這「胡帝胡天」本來是兩句詩經：「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享樂的我們就很巧妙地運用了來，形容我們享樂得不知面前是何帝何天，也就是說享樂的人，不知面前是什麼時代。

話應該歸納到本題的中心了，既然我們的拿手是抓住機會去享樂。那麼，一個年的年頭尾，爲了途舊，爲了迎新，自然會頂起大題目來盡情享樂一下的。在現時代的我們，在現時代中國的我們，對年頭尾却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爲年頭尾，都變了雙副。在差不多幾十年的距離，我們過了兩個年，也可以這麼說，過了兩個年的頭，兩個年的尾。這機會不是再好不過嗎？我們只要找享樂，根本不必去推究它的道理。然而，這鬧到現

在的過年雙包案，至多不過多添了一回中國人的享樂，對於幾千年傳下的舊曆的存在，在「大眾」第二號裏我已經表明過了，它自有它存在的主因，當我們翻開了民國三十二年的新的日曆時候，濃黑的阿拉伯直線字下，不是依舊還寫着「壬午年」「十一月小」「廿五日」「星期五」這四行字嗎？這民國三十二年的第一天，除了「星期五」的一行字外，那三行字，不都是幾千年傳下來的古董嗎？它的主因，也多少含寓着自然學理，尤其是農作方面，這裏不用再下注解了。我要說的是「大眾」這一號呈顯在讀者面前的當兒，我的日曆下面附着正是「壬午年」「十二月大」「廿七日」三行字。在這古董上還是年的尾，享樂的中國人，也是盡情享樂的時候。但我要趕上幾天，因爲幾天以後是舊曆的另一個年頭了。雖然和國曆比較起來，一個是年才開始，所謂「元旦。」一個是已經二月的第五天了。不過，我們早就一直鬧着雙包案的，不妨混了攏來，站在今天（二月五日）時間的位置上，我們都把新舊兩曆說是新年，新的年頭。民國三十二年，也就是癸未年了。未，大家都知道是羊的代表，這就是我所要說的「羊話。」

從龍蛇到馬羊

從龍蛇到馬羊，我是拿來代表四個年頭的。因為辰巳與午未，可以說是龍蛇馬羊的代表。當然龍蛇馬羊也可以代表四個年頭了。我們不會忘記上海在人的口頭曾經叫它過「孤島」的，自從上海成了孤島的命運，沒有多時，龍年來了，那是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年。又沒有多時，蛇年了，是民國三十年。辛巳年這兩個年頭，我不妨把它們連繫在一起，這樣，可以自成一段落。龍年，蛇年，龍蛇之年，因為那時候孤島的上海人還朦朧着，島雖然孤，而人是這麼多，四方的人的踪，都不期而會在這塊土，那麼，孤島在實質上是不孤了的。讓我稱它「世外桃源」比較切近點吧！四方的人的踪都要一上這一世外桃源——以為榮的。的確，上海，上海並沒有動搖，我們前面仍然是可贊美的上海呵！在這裏，連想到上海也會經在詩人的筆底叫它過「東方的巴黎」，在西方，巴黎是公認為世界最奢侈的都會。我們中國人在這一點自趕得上物質文明的國度，上海，東方的巴黎，也為世界所公認了。東方的巴黎，世外桃源，尤其是我享樂拿手的中國人心中，上海是仍然可以贊美的。摩天的大廈，流線型的汽車，南京路，無線電流播出一「白玉如牆金鋪地」的曲子，朦朧地，上海的人，迷醉在享樂團裏。真是好一個世外桃源呵！然而，在世界，在地球的歷程上，龍蛇的影子潛伏着了，而龍蛇的飛動不會越出龍蛇之年的範圍的。大概是龍年，庚辰年吧！潛伏的龍蛇影子於是飛動起來，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起。

為什麼戰事派到龍蛇上去呢？這有個根據的，姜太公，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兵法家，而且在通俗的流傳，他是古代第一位兵法家，這未免牽強，不是太公的兵法，確乎要推古代的第一人。在太公「陰符經」裏，就有這麼兩句：「天發殺機，龍蛇起陸。」龍，我們孔夫子也沒有見過，所以他稱「老子猶龍」是看不見的意思。但通俗地流傳都知水中間有龍的東西，不，有龍的一個字眼。外國影片也有「騎士降龍記」的卡通片，我們權且把它當作水棲的靈物吧！蛇，那是的確有的爬蟲類。而它的窠，總在深山裏面，大澤裏面，所謂「深山大澤多龍蛇」。那麼，龍，蛇，同樣都是動物之靈，假使一旦龍蛇離開了深山大澤，而到了陸地，我們不是要驚走嗎？太公所以說：「龍蛇起陸」，是「天發殺機」的時候。也是象徵戰爭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過去的龍蛇之年發動，我們可以來一種想像，那時候的歐洲，正龍蛇飛舞着呢？可是，上海人依舊是享樂，「世外桃源」既然是世外，就不用去遙望那大陸龍蛇的影子。然而，有心的人，激昂慷慨的志士，那是怎樣低徊着這陰符經的八個字。過了龍蛇之年，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年，也就是剛過去的舊年頭，那是馬年了。這一個年的代表是馬，給了我們一個啓發。馬，同牛一樣，同駱駝一樣，能够肩負起重大的東西。而且牛不會跑遠，駱駝跑遠路却慢吞吞地，只有馬，一起脚不遠千里，風快地駛去，任怎麼樣的遠，任怎麼樣的重，它不會喊一聲「不行，

「所以千里馬，就永遠在人的口頭贊頌着。馬，它不辭艱險，越過重關，走向遠道，這樣的毅力，當然會完成它的任務的。那麼我們在龍蛇飛舞的後頭，正像一隻馬，走着艱險的遠道。不是嗎？在過去的一個年頭，這世外桃源有點不成桃源了。上海人的心着了慌，第一件表現出來的事是萬物的飛騰。萬物飛騰着，飛騰着，而把我們人壓向了下面，這形成生活的高壓。上海人的心都慌着，沒有一個不給生活高壓得透不過氣，今年民國三十二年，是癸未年了。生活的高壓還是加輕呢？還是加重呢？雖然我不能斷定，可是一隻走着艱險的遠道的馬是必會完成任務的，過盡了艱險，平坦的大道終究會到來。那麼，大家都坐在黃蓮樹下，也需要跳出小丑來彈一下琴，何況艱險的後頭而平坦是必然的真理。我們就來作一個未來的象徵吧！

今年是羊年，未來的象徵是挺好的。好在「現象」和一象徵「雖有一個字相同而意又却劃開了鴻溝，我說的是象徵，不是現象。也許好現象就在象徵的後頭，據字義的解釋，：「羊，祥也。」羊等於吉祥的祥。我們都懂得它就是祥字的半個啊！這四足雙角的東西，實在呢！弱小得很，它的腳沒有其他動物強硬，它的角也沒有其他動物強硬，弱小的它，可也是柔和的。但是一種柔和的東西並不能說是無用，柔和的是它的外表，而內在的它仍具有一顆堅定的心。「剛中而柔外，」這是一句絕好的解釋。能够「剛中而柔外，」當然是吉祥了。耶

穌就生在伯利恒的馬棚裏面，耶穌的宗旨就是剛中而柔外，他取了羊的意義，去說教。「有貧窮精神的良善的是幸福的。」幸福，就是吉祥，所以耶穌之徒遵奉着聖人的意義，自己比作了牧師，把世界上的人比作了失途的羔羊。做了羊，已經是那麼弱小，那麼柔和了。而迷失了歸途的小羊兒，尤其使我們覺得可憐的。然貧窮精神的良善的是幸福的，弱小的柔和的羊是幸福的，牧師指引着迷途羔羊的歸途，就是耶穌希望着迷途的一羣獲着了幸福。這是對的，貧窮精神的良善的是會有幸福的，只要我們有一顆堅定的心，我們現在肩負着生活的高壓，生活高壓下誠然像那四足雙角弱小的羊兒，而幸福也就會到來，「羊，祥也。」的象徵不會遠的，今年，癸未的今年，癸是「揆」的半個字，我就這樣揆度着吧！

羊話中的羊話

從羊話中再產生羊的話，我來說幾則關於羊的故事。

耶穌之徒自己稱為牧師，我們中國在漢朝就有兩個真正的牧師。第一個是蘇武，只消是中國人，三尺童子也會明白這個故事。一種正義的發揮，自然流傳得長久，也是中國固有的精神，我們不但保持而需要播揚的。在「蘇武牧羊」的歌就三尺童子也會哼幾句。再經過銀幕的攝影，這一個氣節凜然的故事更普遍地烙印着人

的心中。我們都深切明白，蘇武是很偉大的。他還是一個小小的官，爲了交換兩國使者，他是持節送匈奴使者回去的，不料反覆的匈奴，把蘇武囚了起來，但蘇武並不氣餒，痛罵投降的隨吏，劍斬虞常，這樣的氣節倒使匈奴的單于益發欽佩，把他囚到北海去牧羊，而牧的是牡羊，說牡羊生乳才放他歸國。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又沒有送他吃，於是，「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在極度困危的中間他還是臥起操持那漢節，等李陵來勸他投降，反而李陵給他的氣節感動得「泣下沾襟，」這是和羊發生關係的第一個偉大的牧師。

第二個牧師是卜式，卜式的故事和蘇武走着相反的路線，因爲他是不喜歡做官的，他是一個平民，可是一種正義的發揮和北海牧羊的和蘇武沒有兩樣。不過他牧的地方在那時漢帝的上林中，自然沒有嘗過什麼苦。他的故事是「卜式輸邊，」差不多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平民，他從小就是一個牧羊者，他們兄弟二人，卜式只取了一羣羊而把百餘田宅及財物都分給他的弟弟，在「其豆相煎」的現社會，找不出二個來吧！轟動上海的徐家殺兄案，應該可以說「卜式二罪人」了！天性的淳厚，不單私人方面是如此，對於「大眾，」就是輸邊的故事的演出，他帶了一羣羊，入山去牧羊，竟然又成了巨富，齊巧漢有匈奴之患，他上書願輸家財的一半助邊，可惜那時權臣的猜忌還沒有准許。第二次，像現在一

樣的百姓流離，卜式自動助河南太守二十萬，等漢帝看捐冊才知道又是卜式。乃幾次三番要他做官，他始終是不願，後來硬要封了他一個牧羊官，但他還是布衣草屨去牧上林中的羊，這雖不是氣節凜然而是以大眾爲先提的牧師，同樣是偉大的。

這裏來說幾個姓羊的人，這是很妙吧！是的，在古來也不多。羊姓的起始，有一個奇異的傳說，不，一個有趣的傳說。從前，一個攘羊賊把羊送給叔向，叔向的母親不肯吃，把它全隻埋了，三年之後，攘羊事發作了起來，到叔向家來查驗，時候已過了三年，自然連羊骨頭都沒有了，可是羊舌依然存在，這一來，大家紛紛傳說着是一個奇異的故事了。因爲羊舌的奇異，就拿來做了姓，本來叔向的祖父叫做「羊舌」，大夫，「他做官的地方就是「羊舌。」清廉的叔向，於是冠上了羊舌之姓。單姓的羊姓，有羊叔子，一個古代的英雄，而是一個儒將。同諸葛亮一樣，諸葛亮是「羽扇綸巾，」羊叔子是「輕裘緩帶。」從前武將總是盔甲不離身的，他却不要帶盔甲，輕裘，緩帶，彷彿是一個文人，旁邊侍衛的也不過十數人而已。這所以叫做「儒將。」還有一個晉朝同朝代的詩人羊曇，他的外舅就是謝安，謝安住在西州門，不久死了，羊曇很哀感，就不過西州門的路，怕要引起傷心來。忽然一天酒醉當中不自覺的走到州門了，在馬上吟着曹植的「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兩句詩，慟哭起來，這就傳下了「羊曇之淚」的故事。這三個一

個羊舌兩個羊的姓都屬於天然的好情性，是清廉，灑落，懇摯。

我們聽到許會奇怪吧！事情就在晉朝，竟然用羊來拖車，有「羊車」的製造。馬車，我們都知道，一直到現在，尤其在現在汽車絕了迹的時候，馬車風行了起來，雖然最近給三輪腳踏車搶去了生意。可是馬拖車是常見的事，相反的，弱小的羊，柔和的羊，奇怪的古人要它來做「拖車」。這實在太委屈了。然而，乘羊車的兩個有名人物是從風流字眼上發生的動機。那兩個有名人物，一個是天下為家的晉武帝，一個是飄亮的名士衛玠。晉武帝的寵妃很多，太多了，却弄得到不知其去處，於是，乘羊車，隨其所之，聰明的妃子，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這樣就可以引來了羊車。因為竹葉鹽汁都是羊的愛好品。至於衛玠，他自己生得很漂亮，乘羊車經過洛陽市，引起了街頭巷尾人踪的聚集，而聚集的人踪都是女子。美貌的名士，尤其坐着白色的羊車，羊的外貌，也那麼的美，衛玠就有了一「璧人」的綽號。近代的名士樊樊山，我慚愧生下來晚沒有看見他，只讀過他的詩文，但我想他的美貌一定可以和衛玠「齊驅」吧！且來抄一首樊山病後的詩：

「雨後飛花病後身，渡江洗馬減丰神；十年前事何堪憶，路下羊車看璧人。」

拿羊的身上某一部來形容的有「羊角」，「羊腸」。羊角是風，羊角風，即旋風的別名。旋風，盤旋着吹

上去，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碰着面前起了旋風，有許多人叫它「鬼頭風」的。因為它吹得特別，跟着人的心理引起駭異。可是鬼的有無，還沒有人斷定過，鬼頭風的別名也不雅，羊角，倒真像不過。莊子就有一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的話。羊腸，是形容曲折的路，所謂「羊腸小徑」，像羊的腸般那麼曲折，那麼小，山西交城縣東南本有「羊腸坂」的地方。因為那兒石磴曲曲折折和羊腸差不多，而曾經做過戰國時候趙國要塞的。現在，最流行的我們口頭語更和羊發生了密切關係，因為羊的弱小，羊的柔和，可是它的外貌，一片地白，是很漂亮的。就產生了罵人的話：「羊盤。」是不懂事的解說。再進一層索性把「羊盤」兩字連成了詩句似罵人「開口羊盤閉口豢」，說你不開口，人家看不出怎麼樣，一開口的話。另一方面，羊却變了好觀念：「掛羊頭旁賣狗肉」，也因為它和狗在一起，總算佔了上風。雖然是一句說你不誠實的話，終究羊頭在人的心裏這一剎間變了好觀念了。是的，羊肉，是上海每個人喜歡吃的。在這萬物飛騰的時候，也只有羊還可以過得去。豬肉一斤已漲的價，所售的代價，羊肉只消它的一半。就說羊毛吧！我們鄰居的張小姐，就近買了一件大衣，茸茸的，我以為是狐裘。那我真變「羊盤」了，她告訴我七百多元買的，茸茸的是羊腿上的毛。這個數字已經把我噤住了，然而，萬物飛騰的現在來一個比例，覺得羊身上的產物

還可以「平心而論」的。這裏包含着「一個哲理，就是耶穌說的「貧窮善良是幸福的，」也就是「羊祥也」的意思。

「未能免俗」的羊頭尾

「羊話」暫時擱一下吧！因為多囉嗦也許有人罵我「羊裏羊氣，」要真的惹上了羊氣是不是招來了吉祥還是一個問題。那麼，我掉轉筆尖，該來一些應時點綴了。這應時的表現是含着「未能免俗」的老話，是根據古代的一個窮鬼。哭窮途阮籍的阿姪咸，他們叔叔，都一個樣的窮，在七月七日，有曬衣的風俗，阮咸沒有衣可晒，他異想天開豎起長竿晒了他的牛鼻褲，當時他說了：「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兩句話。現在，我們過着二月一日的日子，送舊迎新，老早過去了，却再來一個送舊迎新的雙包案。一日是舊曆的年尾前四天，五日又是另一個舊曆的元旦。而且，上海的每一家都打算着過年尾，過年頭，這也所謂「未能免俗」吧！

說來又好笑，我們現在過着的年頭尾，正是馬尾羊頭。這都成了「天衣無縫」的句子，馬尾，誰都以很現成，而羊頭，又是上海人慣用的口頭語。在馬尾，那是熱鬧的年三十夜，送舊的情形，在羊頭，那是靜肅中充滿熱鬧的元旦，迎新的情形。不容掩飾上海人的心，比國曆送舊迎新有天淵之別。三十夜，除夕，每一家高燒着紅燭，每一戶店門大開到天亮，在生活高壓下的這當兒

，熱鬧的情形是減了些，然而，人的心都那麼興奮，雖則薪水階級占多數，但有些商店年底發的花紅，比整個年的正薪還高出幾倍，差不多雙薪是有的，萬物雖然飛騰，而至少添幾盤魚肉，幾斤酒，終可以的。一年的疲勞，在年夜飯的「觥籌交錯」中獲得了安慰。高燒的紅燭接着羊年的羊頭，是元旦了。馬路上靜肅的，他們都關了店門，在喝着酒，在玩着牌。有些人家門上的春聯張貼着。「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換新，」這是像到處可以看見。一羣羣的行人，添新衣在今年當然談不到，但終比較穿得整齊一點，一邊拋着瓜子殼，一邊踱着閒步，或者叫一輛三輪車上戲院去。而關着的店門是最好的元旦，表現一直會關上三天五天也是我們中國人找住機會享樂的拿手的表現。自然這之間，在馬尾，溜着外面躲過債，而在羊頭，却坐在家裏藏起面來的窮鬼，連「未能免俗」的話都喊不出一句，也是不在少數的。生活的高壓實在是可怕呢！

然而，馬尾是送過去了，我們迎來的是羊頭。吉祥的羊，帶來了幸福。只消我們不忘記千里馬的精神，而緊抓住「剛中而柔外」的正義。

▽百事清平，惟有令德。△

▽一家和樂，是以大年。△



新剝雞頭肉

程瞻盧

▲蘇州口福的佳話

看到了這個標題，要是誤會了唐明皇這麼一回事，便是「離題千里」，「冬瓜纏到了茄門裏去。」須知本篇所說的雞頭肉。確是真嶄實貨，蘇州出產刮刮叫的南塘雞頭肉。並不是想像的，比擬的，似唐明皇所詠的「軟溫新剝雞頭肉。」話既說明，書歸正傳。

雞頭。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女士詩云：「不是陽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蘇州！」這是愛吃陽澄湖蟹的話。我的朋友江君，套着這兩句詩腔，他說：「不是南塘新艾好，此生何必住蘇州？」這是愛吃南塘雞頭的話。

口。又芬芳，又滑潤，又耐咀嚼，住在本省，那裏吃得到這樣好東西？從此得了一個很深的印象，要嘗新剝雞頭肉，非得久住蘇州不可。後來得有機緣，真個做了蘇州中學的教員，我最後盼望在秋季始業的時候，正是唐人詩中所謂「秋風開艾嘴」的時候，

東西，別名是很多的：如雁頭，雁實，雁喙，雞墜，卵菱，鴻頭，暖菱，烏頭，水硫黃等，看看花色繁多，其實只是一物數名。宛如大量出產的著作家，一個人化了許多筆名，筆名雖多，其實只是一枝筆下產生的東西。

江君是皖省人，在蘇州擔任中學教員，他向我說：我們安徽人，大可在本省擔任教員，為什麼趕到蘇州來執教鞭呢？實在南塘雞頭的魔力，使我嘗過了這滋味以後，便心心掛念在蘇州。我初次嘗這滋味，是在那年秋季領着學生到蘇州旅行，學生住旅館，我卻住在朋友家裏。朋友捧着一碗新剝雞頭肉，確是南塘佳品，教我異鄉人嚙嚙滋味。這是市上買不到的東西，只有家庭買了新艾，破工夫一粒粒的剝開，用着冰糖同煮，作為點心，異常可口。吃了以後，真個讚不容

新艾登場，恰當時令。我每天早點，總是享用新剝雞頭肉，粒粒似珍珠一般，我便謔了一句打油詩，叫做：「粒粒珍珠當點心。」吃了這一碗雞頭肉以後，大約有三小時的齒頰生香。自秋季始業起，直到中秋左右，問我用什麼早點，沒有一天不是「粒粒珍珠當點心，」這便是我一年中的黃金時代。蘇州出產的雞頭肉，劃分南塘北塘，南塘出產的，性糯，北塘出產的性硬。我在蘇州一住二十多年之久，對於吃雞頭肉，已成了老門檻，鑒

住在蘇州有什麼好？有的說：好在吃陽澄湖蟹。有的說：好在吃南塘

蘇州。我初次嘗這滋味，是在那年秋季領着學生到蘇州旅行，學生住旅館，我卻住在朋友家裏。朋友捧着一碗新剝雞頭肉，確是南塘佳品，教我異鄉人嚙嚙滋味。這是市上買不到的東西，只有家庭買了新艾，破工夫一粒粒的剝開，用着冰糖同煮，作為點心，異常可口。吃了以後，真個讚不容

蘇州。我初次嘗這滋味，是在那年秋季領着學生到蘇州旅行，學生住旅館，我卻住在朋友家裏。朋友捧着一碗新剝雞頭肉，確是南塘佳品，教我異鄉人嚙嚙滋味。這是市上買不到的東西，只有家庭買了新艾，破工夫一粒粒的剝開，用着冰糖同煮，作為點心，異常可口。吃了以後，真個讚不容

別之力很不錯，當然吃的是真正南塘雞頭肉。吃雞頭肉容易，剝雞頭肉困難，兩斤重量的雞頭，不過剝出淺淺一碗的雞頭肉。我們娘子既不耐幹這枯燥無味的工作，剝時，非但苦了指甲，而且偶一不慎，把浸雞頭的水，潑上衣服，無論如何都洗不掉。所以我們的娘子把剝雞頭當做苛政。家中僱用一個江北媽子喚做李媽的，燒茶煮飯忙不了，又要她剝雞頭，她當然不願意。娘子許她在剝雞頭的時期，按月加她工錢兩元，好在一年中剝雞頭的日子，不過兩個月，我們所費無多，而李媽已見錢眼開，很願意幹這工作了。李媽初剝雞頭，不能恰到好處，往往搯碎，不能圓潤如珠。後來有了經驗，搯這雞頭的臍，那麼兩斤分開，一顆顆的珍珠，從這殼裏迸出，再也不會有殘缺不全之虞了。雞頭肉煮熟以後，最好加着相當的冰糖屑，或用上白糖亦可，那麼味甘而液清，休說吃在肚裏很受用，便是放在面前也很漂亮。要是用了次白糖，甜味雖不錯，但湯液發黑，見了不能生好

感了。這都是吃雞頭肉的門檻，願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每斤雞頭，只剝出少許的肉，多許的便是遺棄的雞頭殼。李媽的男人，是拖黃包車的，一天到晚幹這腳打屁股的生涯，遠不及我們做教員的舒服。娘子發着慈悲心，非但加給李媽工錢，而且把那兩個月剝下的雞頭殼，約有百斤左右，送給她攜回做燃料，她得了這意外賞賜，千恩萬謝，不消說得。蘇州雞頭的價值，大約一塊錢可買十餘斤，煮熟加糖，大約化着兩毛錢便可以「一粒粒珍珠當點心」了。我會統計，兩個月吃雞頭的消耗連同加工在內，不過十六元，可謂價廉而物美者矣。最使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齊盧戰爭的那一年，在那風聲鶴唳之下，蘇州的資產階級，都已黃鶴高飛，到上海去作寓公。南塘新茨上市，少了許多吃雞頭肉的主顧。那時南塘雞頭，一塊錢可買五十斤。記得那一年我吃了兩個月的雞頭肉，連同加給李媽的工錢，所費只有六大元，真是千載一時的盛事。

江君對於雞頭肉的禮讚，既如上文所述。但是近六七年來，世事滄桑，生活程度已大非昔比。江君在事變發生時，雖會回到原籍去避氣，最近秩序回復，一切安堵，他仍到蘇州來幹那教鞭生涯，筆者因和他久別，今年中秋節後，曾去訪問過一次。沒有和江君會面，只見了他娘子江師母。很殷勤的款待來賓，說江君因學校中有會議，還沒歸來。遂向我細述近年生活狀況，物價怎樣的繼長增加，這是近來一般人的通套話，不煩細述。我在戰前，常在江君家裏走動的，現在比較之下，那種生計蕭條的表現，是無可諱言的。以前的客座掛鐘，不見了，書房中的，皮面金字書籍，一部也不見，只剩些斷簡殘編了。家事操勞，都歸江師母，一人主持，也沒有李媽分任其勞了。我正默想着江君自誇的「一粒粒珍珠當點心」，居於現在情況之下，大嚼燒餅油條，僅博得胡亂充飢，不見得天天可以享受南塘雞頭肉吧。正在默想間，眼光一瞥，忽見書房天井內曬着許多雞頭的殼

，不由的問着江師母道：現在南塘雞頭，比着以前價昂數十倍了，江君在家，依然天天吃雞頭肉麼？江師母眉頭一皺道：伯伯，說也可笑。從前他在蘇州教書，月俸不過百元左右，可以僱傭婦，可以吃時鮮的南塘雞頭肉。現在月俸連津貼，差不多有三四百元每天早點，只是大餅油條充飢，再休題新剝雞頭肉了。我指着天井說道：嫂嫂休太謙，這不是新剝雞頭肉的殼麼？江師母帶着靦靦的態度說道：說也慚愧，在伯伯面前也只好依實而講，真叫做「窮遮不得，醜遮不得。」

但是江師母說到這裏，又沈吟着，似乎不好意思一般。我說：畢竟甚麼一回事呢？江師母道：說來真教人氣死，又教人羞死。從前在這裏做傭婦的李媽，伯伯不是時常見過的麼？他要吃雞頭，總是李媽剝的，有了幾年的經驗，剝得粒粒圓潤，一粒都不會搯碎。前天我到小菜場，買些青菜黃荳芽做飯菜。忽然遇見李媽也在那裏買東西，她的籃內，卻盛着大塊的肉，整條的魚。我說：你依舊幫着人

家做工麼？她道：我不幫人家了，我只是幫李二燒茶煮飯。我道：李二想已得意了，現在換了什麼行業？她說：她依舊是個黃包車夫，換什麼行業呢？不過從前拉車，除去車租，一天所賺只有一二塊錢，吃飯都不夠，怎能養妻子，所以我只好幫人家。現在拉車，除去車租，一天可以賺二三十塊錢，我想我們的李二太辛苦了，須得吃些好東西，把身體將補將補。所以過了幾天，我總要買些粗魚大肉回去做飯菜。李媽說到這裏，又向我籃裏望了一下，她說：奶奶，怎麼只買些蔬菜，難道是吃素？我說：我不吃素，只爲我們先生做教員，是很清苦的，怎麼可以吃葷腥？李媽道：南塘雞頭肉常吃麼？我連連搖頭道：只吃大餅油條，那有南塘雞頭肉吃，吃一碗南塘雞頭肉，現在要化錢五六塊，一窮教員那裏吃得起？李媽道：不瞞奶奶說，我們李二，現在卻要吃細貨呢。我爲着他要清早起身，便在隔夜剝好一碗南塘雞頭肉，到了明朝加着冰糖煮給他吃，今年的雞頭已買過一百多斤了，剝下的殼很多，奶奶是好人，從前常把雞頭殼送我，現在可以送還奶奶了。把來曬乾後，到了冬天，煨煨腳爐，也是很有火力的。自從此次我和李媽見面後，過了一天，她把麻袋裝滿了雞頭殼，特地送給我做燃料。這便是天井裏曬着的東西。伯伯，你想自己吃不起雞頭肉，卻要接受傭婦家裏的雞頭殼，做那冬天的燃料，豈不是又要羞死，又要氣死？說到這裏，江師母的眼淚，似斷練珍珠般的掛下，直掛到嘴邊，幾乎要咽入肚子裏去。

我卻想着江君的一句詩：「粒粒珍珠當點心。」昔日的粒粒珍珠，是江君吃的雞頭肉，今日的粒粒珍珠，是江師母咽的眼淚，想到這裏，我也不覺呆了半晌。

△美女應教微醉後，
△好花看到半開時。

歲尾年頭之禮物，

採用：

補力多

樂口福

可以預祝

貴親友一年康健，一年幸福。

九 福 製 藥 公 司

冬天裏的春天

陳伯吹



冬。

路的旁邊。

一陣又一陣

地吹括着西北風

，怪冷的，彷彿被吹進了骨骼的節節似的，幾乎把人的肢體抖得折裂了。也莫怪高樹上的烏鴉們，大清早就在哇哇地號叫了。

陽光淡淡地照耀着，射落在鋪着濃霜的冰面上，寂寂地，掩蓋不了冬的冷酷。

然而一大夥兒的人，在太陽還沒有放射出第一條光線以前，他們已經來在這垃圾堆上熱鬧地趕集了。

在這兒：有檢煤屑的，有拾破布的，有揀選破罐的，有搜索舊瓶子的，有集積枯枝敗葉的，有收藏爛銅廢鐵的，有堆積小石子碎磚塊的……：各做各的工作，從清早起直到黃昏，雖然是一種自由職業（？）沒有什麼工頭，監督之類，却沒有一個私自怠工

的。在他們含着苦辛的眼光裏，那根

粗巨的生活鞭子的暗影，從他們的面

前，背後，左右各方面無情地一記一

記鞭撻過來，誰想到休息一下子，誰

得摸一摸自己的肚子！——肚子老是

空着的，耳朵裏老是可以聽到飢腸在

歌唱着「軋軋」的調子，特別那太陽

高照在天空，自己的人影兒在垃圾堆

上映做一團黑暗的時候。

他們的蓬首，在西北風裏更其蓬

鬆撩亂了。

他們的垢臉，在垃圾堆上更容易

薰黑又蒼老了。

他們的破碎的襤褸的衣服，更加

薰染得骯髒而且發臭了。

垃圾堆是污穢的，誰也不願伸下

腳去踏牠半步，然而他們若無其事地

來回地踏來踏去。

垃圾堆的臭味，中人欲嘔，過路

的人都得掩鼻疾走，然而他們却整日

價匍匐在這上面工作，沒有一個人是

曾經嘔吐過的。

垃圾堆是人們最厭惡的東西，然

而在他們却把牠看作生活的寶庫。因

而他們雖然也是世界上的人，却全被

大家忘却了，只在那垃圾堆上俯促着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過着檢

垃圾的生活！

這世界，倘使還有「正義」，「

公平」這一類的東西，他們必將在人

們的嘴裏被讚揚着——。

「他們是地球的拓荒者，是世界

的開墾者啊！」

「這些男、女、老、幼、是神聖

的勞動者！」

「在那垃圾堆上的合夥兒的人們

，是淨化這世界的集團！」

不錯，世界上種種樣樣的醜惡，

終於有給他們掃除出去的一天；大大

小小的廢物，終於有給他們清算淨盡

的時候。以後他們將屹立在聖潔光明

的世界中，勝利的微笑，浮漾在他們

飽經風塵的臉上，勝利旗幟，在他胼胝的手上揮舞吧。

年代的齒輪轉動着，在這個年頭裏的冬，吃檢垃圾飯的人們一天多似一天，東一夥，西一羣，到處可以瞧見他們的蹤跡。大概烽火在近處遠處把他們一個又一個地逼了過來。雖然，這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委實愈弄愈醜惡了，讓他們辛勤地工作着，把醜惡，荒淫，無用等等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檢出去，世界就一天一天接近潔淨光明了。

生活在垃圾堆上的人們辛苦了！特別是冬天，有的是寒風，濃霧，重霜，堅冰，然而他們戰爭得出汗了，在他們一顆赤熱的心中將悄悄地無言地回答着：「春天要來的！」

看哪！垃圾車隆隆地駛來了，這些許堆積如山的醜惡要交給他們了，他們起了一陣騷動，隨着一片嘈雜的叫喊聲，在冬的西北風裏，擴散開來，滲透了辛酸的而又堅強的况味。

冬。
路的旁邊。

天氣這麼冷，禿盡了樹葉的枝頭，像一個個赤裸裸的孩子們，兀自在西北風裏瑟瑟地發抖。

那空曠的泥地上，露呈着一片枯黃。西北風真也吹得不小，時時括起一股又一股的灰塵來在蒼黃的落日裏飛舞着。十來個人，稀稀地環立着，在人圈的中央，有人在演戲。

一個穿着綠衫紅褲，翹着兩根紅絲線打的小辮子的女孩兒，正在爬着一座竹梯，這梯子豎起在她的媽媽的腳底上。她的媽媽是仰臥在一張方

桌子上，用力地向上伸直了兩隻腿。女孩兒小心地一級又一級的爬着，爬着，竟沒有意外的爬到了梯子的盡頭，却又側過身來，坐在梯頂的橫檔上，唱着一支不知名的小調兒。這嬌弱的歌聲，從高處一句句的飄落下來在

看客的耳朵裏，「可憐」替代了一美妙。「最後，女孩兒在梯頂上做了一個「童子拜禮音」的姿勢，才氣吁吁的爬下梯來，那小小的鼻子，已經給冷風染紅了。看那幼小的樣子，年紀還不上八九歲光景。隨後她的媽媽也

坐了起來，轉過身來沈重地跳落在地上。這勉強矯捷的動作，掩飾不了她的疲憊與乏力。

當女孩兒爬上竹梯去時，在她爸爸手裏的那面破銅鑼，愈打愈緊。她的弟弟，也自稱自讚地怪聲吆喝着，並且在方桌子的四周繞跑着，還不時地豁着一個兩個的虎跳，湊着熱鬧，捧着場子。在他那有一點兒嘶啞的聲音裏，透露出他也十分懂得生活的艱辛與掙扎的音訊來。

他們，這一家人，全心全力地演戲，似乎忘記了西北風帶來的寒冷，衣裳都穿得薄薄的，額上都流着汗珠兒，臉色也都冷了紅。這是一生的意志」的表徵！這流露出來的是生命的源泉的血汗！

這樣出色的戲，演出在這大都市的角落裏，該不會缺少看客吧，然而事實上，看客竟這麼少——肚子沒有餓飽，連看白戲也沒有興趣——冷靜又淒清，竟使出色的戲減色了。

也許看客們的肚子真的空着，所以連喝采叫好的聲音也沒有，自然，

且慢說一擲千金的慷慨解囊的人一個也沒有，就是扔一張兩張的角券也不多見。雖然那流汗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用了一種幾乎哭出來的聲調，不住的求乞着，打着躬，喘着氣叫喊「多賞賜一點兒！」「再叨光一些！」可是角券，鈔票終於見不到翩翩地作蝴蝶飛。

是的，有錢餓飽肚子，口銜雪茄，還用汽車代步的看客，為什麼不會駛進裝置着熱水汀，安放著彈簧椅，建築得富麗堂皇的大戲院裏去？誰願意披了貂皮大衣，穿上狐嵌袍子，卻來到這兒來喝西北風？瞧沒有大腿，草裙舞的下流戲？

因此賣戲者和看客們，都是一命運簿上注定了的可憐的一羣，彼此在寒風裏像秃枝般地發抖。

然而他們和他們，都知道這時候已是日落的冬天的黃昏，然而希望在明天；這時日雖然是冰天雪地的時日，然而還有春天，那時候，必定比現在更暖和更光明了。

冬。

路的旁邊。

一輛載重的大卡車，驀然地從後邊轟轟地駛過來，待要拐灣去時，忽然吼了一聲便停住在這裏了。

那是一輛普善山莊的車子！

雖然時間還早，然而天光已黑，東西南北的大道上，望出去是載着滿途的風雨，彷彿是一片煙霧的海。

「又是兩口！」一個穿油布大衣，戴着大笠帽的，探出頭來，指着那路邊的空地上，用感嘆的口吻說。

隨即有四五個穿着同樣雨布大衣，戴着大笠帽的人，縱身跳下車來，大踏步地上前，那英勇的姿態，不愧為敢於正視現實的人。他們担起兩個

蓆包子，鄭重地放到車上，那車上早已是疊放着十五六口的薄板棺材了，現在却又多了兩個蓆包子！

「不知道是凍死的還是餓死的？——首先跨上車子一個說。

「咱們管不了，要不是凍死的，那便是餓死的了。」挨在他後面的接着說，他也攀上了車子。

隨後一個高個子的，右腳已經跨

上了車身，左腳正待跟上去，却大聲地插嘴說，「這年頭兒，不被凍死，也得餓死，這車子上不知裝過了幾許多！」

「可不是嗎？」一個還站在地面上的麻臉的人說，「不說多，我一雙手也得抬上了整千的了。」

「咱們中誰還少得了這個數目！——一個矮小一點的，拍拍他的豐厚的背，和他一樣地站在地面上，「走上去吧，別多說了。」

然而麻臉的一邊上車，一邊還在說道：

「這千千萬萬人的血肉，膏肥着這塊那塊的土地，不久，春天回來的時候，大地上將綻放血紅的鮮花；別說他們死了就完了，這流過血的地方一定屬於流過血的人們！……」

車子又轟轟然地開走了，冒着冬天的風雨前進，好像載着他們奔赴春天的地方去。

冬。

路的旁邊。

太陽光照耀在那上面，濃霜射起

反光來，地面是濕漉漉的，也還發着蒸氣的樣子，似乎熱騰騰地。

在那裏，他們又擠在一起曝日了。

他們都被稱做難民，污穢，襤褸，蓬了頭，垢了臉，戰爭給他們帶到了飢寒，幸虧太陽光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一種無盡藏的東西，任憑曝晒多久，概不收費，他們還可以在這下面苟延殘喘，縱然肚子是晒不飽的，但畢竟暫時減去了一重生活的壓迫，這也好的。

那靠在路的旁邊的朝南的一帶短牆，先前曾經塗抹過白粉，現在早已剝蝕得只剩下一些些石灰的印子，顯得又舊又髒，然而他們靠着在那裏是合適的，如果站到洋台上，壁爐旁，水汀間，那些尊貴地方，人物與背景，就顯得不調和了！

大夥兒人的中間，有老頭兒，有小孩子，有中年的男人和女人，在他們不很齊整的穿戴上，却可以看出全是農民樣的裝束。

男的多半光着頭，難得有幾個戴

着一頂破氈帽的；蓬亂的，長長的頭髮，在寒風裏飄動，很有一疾風勁草一的氣概，他們用極大的能耐忍受着飢寒在這兒流浪。

女人都還穿着初秋的短袖的單衫，露出兩條凍得發紅的臂。有的還攪着紫紅的瘦臂，抱着小孩子在顫抖；也有半開着胸膛餵奶的，鼻空裏淌着涕水，顯然受了寒了！更有攬着孩子的手，哭喪着臉，腳趾凍得發痛而不停地踏着腳。

孩子們：長大的穿了又短又窄的襖，像被細綁着一樣；矮小的反穿了長衫袍，垂沒了腳，反正都是一些補過的，舊了的，穿着誰都不會配身。他們應該是會說，會笑，愛跑，愛跳，然而飄寒的，流浪的生活把他們折磨得够了，却也像大人們一般地懂得生活的艱難的焦慮而嚴肅沈默起來，緊貼在他們的可憐的爸或媽的身邊，似乎失了蹦蹦跳跳的本能，變成一個個蜷縮成一團的可憐虫了。

但是老頭兒們蜷縮得更緊一些，一團糟似的，直楞着兩隻失神又失望

的眼睛，呆望着蒼茫的人世。

陽光晒得他們暖烘烘的，使得他們想起先前春天的平和的日子來，漸漸地，漸漸地，思想在他們發亂的腦子還爬動起來。他們整日整夜相思着的他們的老家的思念更加思念起來了。

這兒的馬路兩旁，雖也有一株兩株的樹，但他們不會誤認樹後面就是他們的老家；烏黑的柏油馬路，不會錯覺着是他們烏黑的肥沃的田地；來去忙碌的車子，當不了自己養養的水牛，遠處一垛又一垛的白牆，不會去幻想那或者是他們的白色的羊羣，他們不會豔羨過這些齊整的一幢又一幢的樓屋，當他們在街堂裏，或者階石上，屋簷底下睡熟了時，只是做着自己的綠樹叢中，水流圍繞的田舍的好夢……惟有這樣暖和的陽光，使他們直覺着明年的春天，他們要下鄉去吹拂着春風，呼吸着春天泥土裏的氣息了。

他們出神地想着，想着，笑意逐漸浮現在枯瘦臉上，然而笑意立刻收斂了起來，眼看着現在還是冬天，他

們還是無家可歸。

誰迫害着他們捨棄了他們不願意捨棄的老家，來到這都市的長街陋巷中來流浪？

太陽的熱忱，誘發了他們心底裏的熱淚，他們無聲地哭了。

誰迫害他們到了這一個地步，他們準會記住他們！仇恨一直燒着他們的心頭，燒得他們心頭的血滾沸了時，他們準會動手的。

陽光晒得他們更暖烘烘的，全身沈浸在悲憤中，他們要掙扎過這冬天，沐浴着春天的光明。

冬。

路的旁邊。

街堂裏老是雜亂地擁擠地站着，倚着，蹲着，還有爬着，躺着的，他們不是這一條又長又窄又暗又髒的街裏的居民，然而他們確是這一條街裏的寓公們，而且住得很久了，這中間雖然有舊的走了，然而新的又來了，來得更多，人數似乎不見得少。

冬天裏的風，凜冽的，在長街裏流動着，卻不會吹走了他們；不少次

的冷雨，被寒風挾了進街，也不會淋走了他們；雪花一朵一朵飄落在他們起居的地方，他們却不願意讓雪花佔領了他們的空間。風雨冰雪的天會過去的，她們期待着陽光，期待着明年，期待着明年的春天。

他們的眼眶是都陷落下去，兩頰也削瘦得把臉面成爲三角形，飢寒與疲憊煎熬着他們，除了雜亂擁擠地站着，倚着，蹲着，爬的爬，躺的躺以外，好多人是昏昏地睡着了。

一個婦人是瘋了，她喃喃地在說些什麼，有時她高聲地謾罵着，也聽不出她的一句清楚的話來。要不是她的飄着白髮的阿姑（？）按捺住她，一定會更加瘋狂起來。

最可憐相的是一些爬動着的孩子們，他們懂得什麼呢，飢寒在他們的臉上塗出了菜色，有時他們泥塑木彫般的呆坐着，連哭的氣力也沒有了。然而大人們仍然把他們看作新生命的種子，在春天裏會萌芽的，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他們的上面，一切的苦難爲他們而忍受，他們要活下去，因爲他

們還有下一代的希望，冬天凍結不了他們這個思想。

冬。

路的旁邊。

有人在那兒把自己的破衣服，破帽子在行人道上叫賣，好像小小衣舖似的，自己却在寒風裏發抖。圍着在衣攤前面的，也都是窮困的苦人兒，雖然睜着豔羨的眼，跳着要購買的心，然而在呆着了一會兒以後，終於一隻手插在袋裏默默地索索地走了。有的還回過頭來看幾眼——冬來思寒衣。

也有人擺着瓶子，鏟刀，鐵鎖，木盆，舊鉛桶……一類的舊貨，算是開了一爿雜貨店。那老闆（？）皺着眉，眯着眼，在注視着每一個過路的人，希望每一個人都成爲他的主顧。坐在舊貨堆旁邊的他的妻子，抬着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在伴着她丈夫嘆過氣後，隨即抬起頭來凝望着鉛色的天空不說話。

他們的旁邊是一爿木柴店，一個年在四十開外的漢子，鋸着舊桌舊椅

，使成爲一條條的柴片；女人幫着在劈，斧頭又小又鈍，所以劈得十分吃力，兩個孩子，一個把柴片數着，一個隨手用草繩細着。生意是有一點兒，但是他們的傢俱也快完了。

更有孩子們的店。他們出賣着自已捲製的捲煙，又青又小的橘子，四粒五粒一堆的炒蠶豆。三結一堆的落花生，還有他們的母親煎煮了好久的冷麵餅。因爲貨色多了一些，生意也就不錯，他們天真地叫賣着，這一高一低的喊聲裏，譜着飢寒的調子。

隣近還散佈着一些流動的店。

一個婦人挽着竹籃子，盛着十幾條少得可數的鹹蘿蔔乾，這大概是她早餐上節約下來的贏餘，現在當作貨物賣了，希望在交易上生出一點可憐的利潤來澆熄肚子裏的餓火。至於冷風却無法避免了。

來去叫喊的老頭兒，用他乾癟的手臂，顫動的手指提着一副白銅脚的老光眼鏡，這是從他自己的多紋的老臉上除了下來的，一心想出賣去這多年相好的老夥伴，換一口米粉湯喝喝

。看了，誰也不願意好笑他，只有從心上湧起一股嚴肅的思潮。

有時候，他們也會一起停止了活動，望一望別人的臉，彼此目光接觸着時，大家苦笑一下。

有時候，他們也會跑攏來彼此攀說一下：

「天冷呢，看上去又像下雪的光景。」

「總得盼望春天快來才好！」

「春天來了我們才有好日子呢。」

冬。

路的旁邊。

那兒是另外一個世界，聳起燒焦了的柱子，歪攏着傾斜了的屋樑；一垛垛焦黃了的殘壁，塌坍了一斷垣，一堆堆的亂磚，在牠們上面還橫着大小不等的亂石塊；一座又一座的只剩四壁的屋子，門和窗子全都燒掉了，他們是茫然痴立着；還有挺立着的高大的煙囪，牠們不再吐煙，不再呼吸，牠們散立在這被毀滅的瓦礫場上，給世界上的另一種文明的豐功偉績所

驚呆而木然了。

舊時的市民呢？流浪不知去向了

！

舊時的繁盛呢？隨着煙火毀滅了

！

然而在碎磚，敗瓦，裂石的中間，却亂生着枯黃的衰草，在寒風中微顫着，明年春天，牠們又將發青了，在亂磚縫中茁長出來，野火畢竟是燒不盡一切的。

冬天裏孕育着春天！

元日柬黃君甸無錫

· 包天笑 ·

二十年前舊酒痕，至今懷想尚溫存。龜頭渚月梅園雪，夜半飛來繞夢魂。

二十年前，與君甸在梁溪辦報，共親筆硯，今君甸又長此間報社矣。

紙貴何須說洛陽，忍將浪墨費文章。此邦父老扶藜祝，何日承平入醉鄉。



二郎神故事的演變

譚正璧

一 引言

佛教經典裏稱爲「四大」的地，水，火，風，在我們人類日常生活裏固然一刻也不能和他們絕緣，但同時也是自然給予人類的最大的最不可抗的迫害，所以如果有人能够運用巧妙的人力來解除這種迫害，當然會引起大眾的感謝和欽仰的，而「十口相傳」自會產生種種光怪陸離的神話，而把他當做「神」一般的來看待。

在有史以前，大概因爲人類所受最大的迫害是「洪水」，所以不論中國和西洋，都有關於「治水」的神話。這也是當然的。「地」「火」和「風」的迫害都是一時的，而且會自生自滅，獨有水，如果成了災，除了請他「遷地爲良」外，簡直別無治法。而且其他三者的迫害，只要來勢厲害一些，人類簡直來不及也沒有力量可以抵抗；水是可以慢慢兒設法，漸漸地解除，只要人類自己肯努力。

中國「治水」神話中最偉大的人物，當推鯀和禹。但鯀不過是治水失敗者的代表，禹是成功者的代表，實際上失敗者和成功者決不止他們父子（？）兩人。而且

鯀和禹已被視爲歷史上真實的人物，經過了很多年來歷史家的刊削和修飾，神話氣氛已漸漸消除，早已失去了原來所有的可愛的神祕性，所以現代新史學家想把他們從歷史中挑剔出來，而仍歸到神話的行列裏去，可是他們原來的神祕性却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了。

次於鯀禹治水的神話，當推二郎神。但二郎神和鯀禹有個不同之點：鯀禹的治水是全國性的，而二郎神只治了一個地方的水。範圍既有廣狹的不同，功績自也不能同日而語，所以他沒有爲歷史家所重視，反而得以保持了原來的神祕性；不但保持，簡直還是跟着時代而發展演變。

二郎神是誰？據書本上所載，已是傳說紛歧，不知那一說來的對。至於在民間口頭的傳佈裏，因爲更沒有一定的依據，那更支離荒誕得難以確定。我們看了二郎神傳說的紛歧，可以推想到那同型的鯀和禹，他們本來一定也是這樣情形的。因爲經了歷史家的審定，採定一說，削除異說，便好像原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知的那樣單純了。

現在且不說民間口頭的傳說，（就是要說也說不勝說，）但就各個時代書本所載，作一番綜合的探索。神話的本身因爲是神祕，所以極富於趣味性，所以凡是考

據的文章多少總使讀者感到些沉悶，獨有本文或許能例外地避免這一點。

二郎神的治水地點在四川，所以書本上所記載無論怎樣有不同，而地點總是不出四川。況且「灌口二郎神」，地名往往連着神名同叫，即使要變更地點也是不方便的。

二 秦蜀太守李冰及其兒子李

二郎

李冰是秦時的蜀中太守，確有其人，而且確是位治水的專家。史記河渠書裏說：

「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可見李冰治水，全憑他偉大的設計和工程，本來並不含有什麼神祕的氣氛。所以中國人名大辭典就歸納各書所載，而刪去了神話的敘述，替他作一簡傳如下：

「李冰，戰國秦昭王時爲蜀郡守，鑿離離以灌漑諸郡，沃野千里，而無水患，號爲陸海，蜀人德之。」

據四川通志所引各書所載，蜀中的岷江，就是當初夏禹所疏導的江源。但他流到灌口以下，冬春水涸，夏秋汎濫，地方深受其害。自從李冰把離堆鑿開，使岷江安然流過，又將其他各江及其支流加以利導，成都一帶的地方才都得到灌溉的利益。他又築都安大堰，爲調節

水量之用，於是水患全除。他曾在虎頭山門鷄台旁寫上六個大字，是：

「深淘灘；低作堰。」

這六個大字，便是李冰治水的根本方法。

他既這樣有功於地方，有利於百姓，於是在感戴之餘，種種離奇的神話自然地產生出來。最先見於記載，是漢應劭的風俗通，但今本風俗通却無此條，僅見於他書所引，大意是說：（據黃芝崗的中國的水神一八頁）

江神每年要百姓們獻納兩名童女做牠的夫人。

李冰太守說：「我將我自己的女兒給他。」便親到神祠提親，勸江神吃酒。江神的酒杯裏酒在波動，江神來了。李太守便數說江神的罪惡。酒忽然不波動了，江神發怒了，去了。

忽然有兩條蒼牛在江岸惡鬥，不一刻，李太守回得衙來，汗流滿面，向他的屬官們說：

「我和江神惡鬥，我疲倦極了。你們看，江岸的那兩條蒼牛，向南邊的那一條，腰下有一帶白圍的便是我，白毛是我的腰帶變的。」

屬官們到江岸把北向的蒼牛刺死了。於是，江神便也死了。

這裏面顯然有着「河伯娶婦」的影響，而李冰是西門豹的替身。但西門豹完全用理智來克服迷信，而李冰却成爲超「人」的「神」物。

李冰殺死江神的神話傳到唐代，江神忽然變而爲蛟

• 成都記（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裏說：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遷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

「我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

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鬥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

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彌瀾而去。」

此後，宋人集古錄中亦有載及，但亦僅說是江神，而不說是蛟，或許就是根據風俗通的吧。

前者所述，爲李冰做太守時的事，也就是他生前的事。從唐時起，又產生了李冰神顯應的神話。這大概與當時佛教的盛行是有連繫的。因爲佛教徒談應驗，於是在每逢大雨大水的時候，李冰神也起了相當的應驗，而且竟說得活龍活現。在唐人的記載裏，共有過兩次：一即見於前面已引過的成都記：

「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與龍鬥於灌口，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

一見於錄異記（太平廣記卷三一一引）：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

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不加溢焉。」

宋人茅亭客話裏有和錄異記差不多的記載，但以爲是宋開寶時了，而且寫來文字也很生動：

「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漲，永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即京江），知軍薛舍人與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電吼，高十丈以來；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視之，乃一大蛇耳，舉頭橫身，截於堤上。至其夜，聞堤上呼噪之聲，烈焰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濡濕；堤上唯見一面河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眉州漂溺甚熾，而府江不溢。」

至於稱李冰爲二郎神，或以二郎神屬之李冰，大概始於宋人。獨醒雜誌裏說：

「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之，鎖孽龍於離堆之下，有功於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江鄉人亦祠祭之，號曰灌口二郎。」

根據這段記載，可見「灌口二郎」一名，係出於鄉人所傳。然此「二郎」是指李冰還是他的兒子，却沒有說得清楚。或許有人覺得「二郎」之名，用於李冰爲

不尊敬，於是改用來稱他的兒子，至兒子的有無，却又不去深辨，如成都古今集記裏說：

「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數州縣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

這裏雖然增出了一個二郎，但却刪除了前此所有的神話成分，而使之近於情理；雖然「鎮」「厭」之法亦屬迷信，然此迷信為民間所習用，不像化牛化龍的全屬子虛烏有之談。

宋代大儒朱熹對於此事會來過一回考據式的辨明，朱子語類裏說：

「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張魏公是有此夢，還是一時用兵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戶祭賽殺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

李冰所封王號，當即茅亭客話裏所說的廣濟王，朱子疑張魏公所夢為「一時用兵托為此說」，頗為有見。

因為世間有許多傳說，本來都是在這樣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

至以斬蛟專屬之李冰的兒子二郎，始見於劉沅李公父子治水記：

「二郎固有送，承公（指李冰）家學，而年正英韶，猶喜馴獵之事，奉父命而斬蛟，其友七人實助之。世傳「梅山七聖」，謂其有功於民，故聖之。」

這裏又添出「梅山七聖」來，成為後來戲劇小說中「眉山七聖」「梅山七怪」等等的濫觴。

二 隋嘉州太守趙昱和晉襄陽

太守鄧遐

在宋代，不獨多出了一個李冰的兒子和「梅山七聖」，同時又把二郎神之名屬之於另一個人隋代嘉州太守趙昱。方輿勝覽裏說：

「趙昱隱青城山，隋煬帝起為嘉州太守。時隄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潭水盡赤。昱左手提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一日，棄官走。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雲霧中騎白馬而下，宋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

在這段文字裏，還不會把他和二郎神併為一說。說二郎神是趙昱，見嘉定府志及常熟縣志，所載大致與方

與勝寬差不多，而增出了下列數事：

1. 他曾跟道士李珏學道。
2. 斬蛟時會有七名勇士死在水裏。
3. 他顯靈時有一童子牽着一隻白犬。
4. 百姓們感戴他的恩德，便在灌口立廟奉祀，所以俗稱灌口二郎。

5. 宋眞宗時，張詠入蜀平亂，求助於神；亂平，奏請追封，封爲川主清源妙道眞君。

這裏第二事顯與「梅山七聖」有關，第三事裏的白犬即後來戲劇裏的「細犬」和小說裏的「哮天犬」，第四第五兩事本來都是李冰或李冰的兒子的事，現在却完全移在趙昱的身上。

中國人名大辭典裏也有趙昱的小傳，寫來很多神祕的氣息，可知他不比李冰，却始終只是一個神話中的人物：

「趙昱、隋蜀人，隱青城山。煬帝聞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刺史強起之。昱至京師，廣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斬潭中老蛟，以除民害。蒞政五月，國大亂，遂隱去，不知所終。」

在四川各市縣是都有川主祠的，川主祠所祀的神，四川通志說是李冰，前引的劉沅李公父子治水記也說：

「公（指李冰）治蜀，治水，益州始爲天府，故世稱川主。」

但嘉定府志既說宋眞宗追封趙昱爲川主清源妙道眞君（見前引），又說：

「今所祀川主，趙昱也。或謂川主祀蜀守冰，而李冰實無川主事焉。」

彭水縣志對於此事却有一個公平的判斷：

「川主廟祀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或謂當祀趙昱者。考趙與李皆以治水立功於蜀，且並有川主之稱，然李先而趙後；且李所治爲全蜀上源，趙則僅在嘉州而已。又李之淘灘作堰，功在生民，不徒以異跡見稱；若趙但以道術免一時之災，不能使千載後民食其利也。」

於此可見趙昱亦有川主之稱，是事實，至川中之祀川主，那麼自當是李冰而決不是趙昱。

此外，還有以二郎神屬之於晉將軍鄧遐的。鄧爲桓溫的部將，歷任數郡太守，正史亦敘他斬沔水蛟龍事。在正史之先，襄陽耆舊傳及荊州記中已先有記載，當卽正史所根據。茲錄襄陽耆舊傳爲代表：

「晉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爲襄陽太守，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至浙江通志記杭州忠清里的二郎神廟，遂以神爲鄧遐，在敘述他斬蛟事後，終之以：

「鄉人德之，爲立祠祀之。以其嘗爲二郎將，

故尊爲二郎神。」

這話是很不可靠的，一則正史及其他諸書都不會說他「嘗爲二郎將」，二則「二郎將」這個官名也沒有根據。這大概因爲杭州的二郎神廟有着鄧遐的像，他確也會斬過蛟，作通志的人望文生義，勉強造出「二郎將」這一官名來「名副其實」的。實在就是稱李冰、趙昱爲「二郎」，也已不知命意所在，只是人云亦云。在諸人中，倒是稱李冰之子比較最爲適宜，所以清人吟風閣雜劇就是從這一說的。

四 宋雜劇金院本及元明雜劇中的二郎神三部曲

在宋元戲劇裏，二郎神故事却成爲絕妙的題材。考他的創始，却在五代時，蜀檮杌裏曾載有下列一條故事：

「廣政十五年夏六月朔，蜀後主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鬥之狀。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孽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傑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

在這段記事裏，不但使我們知道了把二郎神故事演爲戲劇的開始，而且又多知道一樁關於二郎神顯靈的神話。

在周密武林舊事所錄宋官本雜劇段數中，有二郎照

州、鴨打兔變二郎、二郎神變二郎神三劇，演的都是二郎神的故事。「照州」「鴨打兔」「二郎神」是奏唱用的曲調名，「二郎」「變二郎」「變二郎神」才是雜劇的本名。可惜這些官本雜劇段數一種也沒有流傳下來，這三種二郎神雜劇的本事當然都一無可考了。

同時，在金人的院本裏，據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亦有迂鼓二郎和變二郎戲；「迂鼓」是一種舞名，「變」就是「合生」，也是演技的一種。看了名字，可知他們的內容不會和宋雜劇相去太遠的，但可惜的是這些院本也是一本也沒有流傳下來，供給我們作參考之用。

在元明雜劇裏，據錢曾也是園書目所載，有灌口二郎斬健蛟（明抄本）、二郎神醉射鎖魔鏡（明刻、明抄兩本）及二郎神鎖齊天大聖（明抄本）三種，皆無作者姓名。也是園所藏雜劇，本已埋沒數百年，不知去向，近始幾乎全部發現，而這三劇剛巧全部在內。涵芬樓選出其中沒有流傳本的一百四十四種，輯爲孤本元明雜劇，用活字版印行。但他却把鎖魔鏡列爲元人作品，而把其他二種列入明人所作中，這似乎全無根據。照我看來，這三劇是可以連讀的，不妨稱之爲「二郎神三部曲」。

第一部是灌口二郎斬健蛟。作者是主二郎神爲趙昱的，所以敘的是趙昱出身故事。內容大概如下：（據孤本元明雜劇提要）

「嘉州太守趙昱，忠良正直，不期冷源河內出一健蛟，損害人民，方欲驅除，天丁奉上帝旨召昱

白日飛昇。煜既爲神，灌口人民立廟奉祀，稱爲二郎真君。真君遂領眉山七聖及諸天兵禽獲健蛟而斬之。」

劇中的「眉山七聖」，就是前述劉沅李公父子治水記中的「眉山七聖」，以「眉山」爲「眉山」，更爲切合地方性。同時，楊景言的西遊記雜劇裏也提到「眉山七聖」，而小說西遊記裏則有「梅山兄弟」，封神傳中則有「梅山七怪」，大概都是從前述嘉定府志所載斬蛟時死在水裏的七名勇士演變來的。

第二部是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這個劇本因爲有過新續古名家雜劇本，所以在曲海總目提要中也有他的提要：

趙昱字從道，早歲爲佳州太守。佳有冷源二河，河內有健蛟爲害，州民患之。昱仗劍入水斬蛟；出，見七人拜於地，詢之，乃眉山七聖也，感昱威力，亦來降伏。玉帝以昱有功於民，勅爲灌江口二郎之神，號清源妙道真君，鎮守西川等處，遂白日飛昇。灌江之民，爲之立廟。

那吒神者，二郎之弟也，曾以神力降伏十大魔王及諸魔鬼怪，玉帝授爲降魔大元帥，統領天兵，鎮玉結連環寨。

二郎朝天回，過那吒寨。那吒命酒痛飲，敘契闊。酒酣校射，那吒三發俱中，二郎帶醉，射至二箭，忽聞西北轟天雷震。二郎訊故。那吒查知方向

乃是天獄，曰：「此處懸寶鏡三：一曰照妖，一曰鎖魔，一曰驅邪，鎮壓各洞魔君，統轄於驅邪院主。吾兄箭鼻誤中一鏡，鏡破魔走，獲戾匪淺矣。」二郎愧悔而歸。

果有牛魔王與其弟金睛百眼鬼逃上天獄。二魔鬼本黑風山洞妖孽，以天譴禁壓於鎖魔鏡下，玉帝令鏡破始得出獄；至是彼此相慶，仍歸黑風山。驅邪院主遣天將韓元帥追之，不及。又遣天神與二郎那吒協同擒拿，二魔鬼戰敗欲逃，二神各顯法像，四佈天羅地網，率被擒獲，獻於玉帝，還投驅邪院主，各歸鎖寨。」

此劇那吒二郎並重，影響於封神傳小說很大。那吒在小說中姓李，稱爲三太子，就是因爲他是二郎的弟弟；但二郎在小說裏反又變姓爲楊了。這個變化是很滑稽的。

第三部是二郎神鎖齊天大聖。此劇所敘，幾全與西遊記小說所敘孫悟空出身一段相同，惟以擒妖之功屬之於二郎一人。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云：

記齊天大聖偷竊老君仙丹，又盜仙酒，在水簾洞聚諸妖開宴。於是上帝命二郎神率領諸天神天兵，擒獲諸妖，解至驅邪院主發落。」

劇裏也有驅邪院主，可見和第二步也互有照應的。他影響於西遊記小說，實遠過於楊景言西遊記雜劇所寫孫悟空出身一段。

此外，要在這裏附帶地談談西遊記雜劇中所寫關於二郎神的一切了。西遊記雜劇中寫降伏孫行者的是哪吒和「眉山七聖」，並非二郎神；「眉山七聖」也非二郎神的部下。至二郎神所降伏的乃是豬八戒。豬八戒在黑風洞稱黑風大王，將裴太公女兒海棠擄去。孫行者引海棠回家；海棠說：「妖怪醉後則說，牠怕二郎細犬。」豬八戒尋到裴家，又將唐僧擄去了。孫行者到普陀去告訴觀世音；灌口二郎奉觀音法旨救唐僧。他背着弓弩，夾着彈丸，部下郭壓直擎着皂鷹，金頭奴牽着細犬，前去鬥那豬精。正鬥時，放出細犬去咬豬精，那豬精就被降伏了。這細犬就是前引嘉定府志中趙昱的白犬，也是後來封神傳小說中楊戩的哮天犬，而在西遊記小說中却仍爲二郎神的細犬。

五 封神傳裏的楊戩和西遊記裏的顯聖二郎真君

封神傳和西遊記是兩部明代有名的神魔小說，封神傳說是陸西星所作（據曲海總目提要），西遊記是吳承恩所作，他們都是嘉靖時人。但看了西遊記第八十三回所寫哪吒出身一段，係完全採取封神傳「陳塘關哪吒出世」故事，可見封神傳之作，在西遊記之前。

在封神傳裏，楊戩哪吒都是本領了不得的神將，楊戩自然由二郎神演變而來，但哪吒雖也已見於元人雜劇，身份却微微不同。在雜劇裏，哪吒不過是二郎神的弟

弟，在封神傳裏却一變而爲托塔天王李靖的兒子，而另添了二個哥哥金吒和木吒，和二郎神却只贖同道的師兄弟關係了。吾以爲二郎神故事到了封神傳裏，已將他的本領和事跡分派在哪吒和楊戩兩個人的身上。本來以降龍治水出名的灌口二郎神，在楊戩身上却絲毫找不見他和降龍治水有關的事，獨哪吒却有殺死龍子，攪動龍宮，活剝龍鱗……等等事跡，而他又姓李，行次第三，至少有做二郎神副手的資格。在西遊記雜劇裏，降伏孫行者是哪吒而非二郎，而「眉山七聖」也成爲他的部下，可見他已是二郎神的影子。所以我敢斷定，無論在戲劇或小說裏，哪吒都是二郎神的化身，正同在別的戲劇小說裏，華光是孫行者的化身一樣。

封神傳寫楊戩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弟子，奉命往西岐助師叔姜子牙，滅掉虜家四將，又和哪吒在孟津除去梅山七怪。他曾鍊過九轉玄功，七十二變化，無窮妙道，肉體成聖，封清源妙道真君。他那只哮天犬號稱「細腰」，放出來形如白象。這種種，都合於前述二郎神的身分。不過「眉山七聖」在雜劇裏是歸服他的部下，這裏却成爲因助敵爲虐而爲他除滅的妖怪；而且梅山七怪的首領袁洪是個白猿精，却是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影子，而七怪中的豬精，則猶似西遊記裏的豬八戒。小說本來可以任意捏造的，所以要探尋他們爲什麼會這樣演變的原因與怎樣演變經過，那自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事。楊戩本來是使槍的，他後來在鳳凰山澤旁收了

他的三尖兩刃刀及淡黃袍，便成爲他後來施展威力的主要武器及常服了。

在西遊記小說裏，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住在灌州瀘江口，敕封昭惠靈顯王，又名顯聖二郎真君；昔日會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弟兄——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神通廣大。又有詩描寫他的儀容，敘述他的出身道：

「儀容清俊貌堂堂，兩耳垂肩目有光。

頭戴三山飛鳳帽，身穿一領淡鵝黃。

縷金靴襯盤龍襪，玉帶圍花八寶粧。

腰繫彈弓新月樣，手執三尖兩刃鎗。

斧劈桃山會救母，彈打遊羅雙鳳凰。

力誅六怪聲名遠，義結梅山七聖行。

心高不認天家眷，性傲歸神往灌江。

赤城昭惠英靈聖，顯化無邊號二郎。」

當孫悟空 天宮之後，四大天王與李天王父子奉命往花果山去圍剿，結果，勞而無功，上表求助，觀世音乃舉二郎神，說他「只是聽調不聽宣」，可見他和玉帝也會有過什麼過不起的事，或竟同封神傳中哪吒之於李靖一樣，正合於詩中「心高不認天家眷，性傲歸神往灌江」二句。又詩中「斧劈桃山會救母，彈打遊羅雙鳳凰」的故事也不詳。想來當見於其他小說或戲劇之內，只是現在都已失傳無考了。

二郎神在傳說裏本是斬江神、除蛟、鬥龍的能手，

在戲劇和小說裏，却變爲降猴和降一般妖魔的健將；在傳說裏不過說他變青牛，變龍，在戲劇和小說裏却說他會七十二變化，竟無所不能變了。但這中間演變的軌跡却是極分明的。

六 吟風閣上演出的李郎法伏

猪婆龍

到了清朝，在民間傳說中的二郎神早已演變得失去了本來的面目，李冰、趙昱、鄧遐，甚至楊戩都已不是他們的對象，而另外又有了新的神。在這裏姑且不談。

清乾隆時無錫人楊潮觀做四川邛州知府，他因爲自己歡喜戲劇，就在衙門的邊旁建築了一座吟風閣，專門寫了許多劇本，在公事之餘演給賓客僚友們看。在這許多劇本裏，便有一齣叫做李郎法伏猪婆龍（亦名灌口二郎初顯聖）的，寫的是李冰又二郎幫助父親降伏蛟龍母的事。這當然是個適合當地風光的名劇了。

這個劇本中雖然也寫「鬥龍」的事，但沒有二郎自己能够變化等等不近人情的演出，所以可算是個不違反歷史真相的歷史劇。敘蜀郡太守李冰因江水泛漲，傷害居民，率衆在江邊開鑿離堆。不意壞了龍窟，龍母龍子大怒，出來尋太守廝殺。李冰因寡不敵衆，大敗逃回，龍母龍子又在後面緊追不捨。

其時二郎正私下離府，同郭申直健二將軍，帶了奴婢們，架鷹牽犬，在山前打獵玩耍。他們打了無數山禽

野獸，就在山坡上席地班荆，割鮮野饗，十分受用。他怕父親知道，着人去到江邊打探。一會兒，差人飛騎回報，知太守為龍母龍子戰敗。二郎聞報，連忙吩咐奴婢們快去回報夫人，自己帶了二將前去接戰。

他們等李冰逃過後，二郎便命二將衝出去擋住，自己閃在一邊。等到相近，也出來截住廝殺，又放鷹犬助戰。龍母龍子受傷而敗，遂為二將擒獲。

李冰已身受重傷，見業龍母子為二郎所擒，很是喜悅。當時二郎報去擒獲經過：他先用鐵彈把龍婆左眼打瞎，然後放細犬咬下她額下明珠，她就不能動彈。那龍子還是條小蛟，額上尺木未成，給二郎一彈打斷，又被神鷹追趕，不能落水，遂又放黃金索去把他套住。李冰自去將息，命二郎將業龍發放處治。

二郎便命江神把龍母鎖在離堆之下，要她約束江波，深無至肩，淺無至足。又命小蛟攻開東岸，分水內江，灌注農田，使千里荒蕪，變成沃野。事後把小蛟裝在寶瓶口內，着他守定水門，一吞一吐，就像塞了海眼一般。又傳一深淘灘，低作堰一六字口訣，命江神上看水面，下看沙平，準量高低，隨時蓄洩，自然安瀾，永慶物阜民安。

在一切關於二郎神的傳說裏，要算這個劇本所寫最近情理，最有意義，也最是完整了，所以本文也就結束在這裏。

人造自來血

口碑載道……

補品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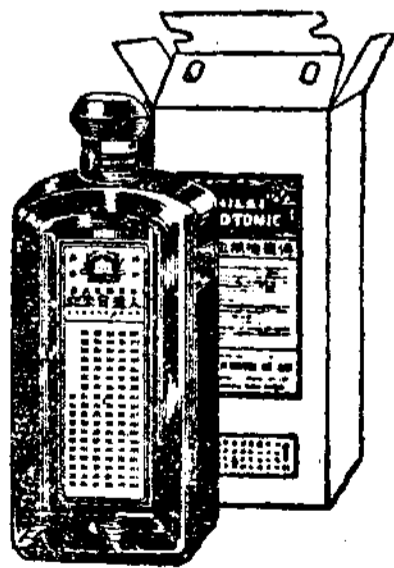
大眾服用……

人人健康

本品以有機鐵有機磷有機砒及維生素等所配製；能補血補腦，開胃強身，為最合生理之大補劑，而目前必需之聖品

主治……

神經衰弱，貧血萎黃，營養不良，病後產後之衰弱，胃呆，失眠，健忘，乏力，一切虛損等
尚有「補針」「補片」兩種三位一體異曲同工



五洲藥廠出品

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詩人之羣

王疏野

一 芳信

離開了芳信整整地一年，我曾經爲着這位詩人的音訊而想望了不少的歲月，這不僅單說是友情上的懷念，

而是在整個寂寞的詩的領域，我們正需要着許多詩人們的歸來和不斷地工作着。

提起芳信，他的名字倒有些像女性似的，但是，芳信是一位男性的詩人，他寫過小說，譯過文章，編過戲劇，有人說他是劇人，可是他始終否認，因爲他的娘家正是「詩歌」。

如果關心中國文藝界人物動靜的人，我想他一定對於芳信這個名字，不會感到陌生的，在中國的文壇上，芳信曾經努力了很長的時間，雖然他沒有得到所謂大學和戲劇運動——作家的聲譽，而在近代的詩壇和劇台上，無可否認地說，芳信是有他奮鬥的歷史以及努力的地位。

會經受過了生活的磨鍊，從困苦的環境中掙扎出來，終有他善長的材能，芳信的早年就是經過不少生活上的災難，我知道他的性格是剛強的，前進的，但反映在詩歌上面的，却是他無限的熱情的流露，所以詩人的素養應該具備生活的體驗，然後，他會發揮光輝的天才，去歌唱時代，歌唱現實。

社在上海創立，芳信也是初期的幹部人物，爲了詩人是獻身於藝術的，於是，他跟着田漢，向培良，陳凝秋等在南京演出了一湖上的悲劇「和一名優之死」等名劇，

肥得在民國十九年的前八—三—的前也一度過他優閒的生活，而他又有的跳舞的愛好，在北四川路的一個舞

藝書籍，這其中芳信的創作和譯詩亦占着相當的冊數，那時候，他的作風可以說傾向於頹廢和浪漫派，因爲他的生活環境是顛沛的，動盪的，於是影響了整個作品的內容都充滿着一些都市典型的色彩與羅曼諦克的情氣，在當時的文藝風氣中，愛讀他作品的人還算不少，而且使我記念不忘的就是他所翻譯的一冊法國名詩「水仙花」。

詩人的性質往往建築在愛美和愛自然的條件上，因此，詩人的工作會以鄙惡現實的最高理想爲他唯一追求的期望，爲了這，芳信在「

芳信的長處是他的多能，因爲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創造社抬頭的那個巨大經理，當時出版了不少的文

記得在民國十九年的前八—三—的前也一度過他優閒的生活，而他又有的跳舞的愛好，在北四川路的一個舞

藝書籍，這其中芳信的創作和譯詩亦占着相當的冊數，那時候，他的作風可以說傾向於頹廢和浪漫派，因爲他的生活環境是顛沛的，動盪的，於是影響了整個作品的內容都充滿着一些都市典型的色彩與羅曼諦克的情氣，在當時的文藝風氣中，愛讀他作品的人還算不少，而且使我記念不忘的就是他所翻譯的一冊法國名詩「水仙花」。

詩人的性質往往建築在愛美和愛自然的條件上，因此，詩人的工作會以鄙惡現實的最高理想爲他唯一追求的期望，爲了這，芳信在「

如果關心中國文藝界人物動靜的人，我想他一定對於芳信這個名字，不會感到陌生的，在中國的文壇上，芳信曾經努力了很長的時間，雖然他沒有得到所謂大學和戲劇運動——作家的聲譽，而在近代的詩壇和劇台上，無可否認地說，芳信是有他奮鬥的歷史以及努力的地位。

會經受過了生活的磨鍊，從困苦環境中掙扎出來，終有他善長的材能，芳信的早年就是經過不少生活上的災難，我知道他的性格是剛強的，前進的，但反映在詩歌上面的，却是他無限的熱情的流露，所以詩人的素養應該具備生活的體驗，然後，他會發揮光輝的天才，去歌唱時代，歌唱現實。

社在上海創立，芳信也是初期的幹部人物，爲了詩人是獻身於藝術的，於是，他跟着田漢，向培良，陳凝秋等在南京演出了一湖上的悲劇「和一名優之死」等名劇，

肥得在民國十九年的前八—三—的前也一度過他優閒的生活，而他又有的跳舞的愛好，在北四川路的一個舞

廳上，時時可以見到一些詩人和作家的足跡，不但芳信時常做着座上客，而同時流連的還有唯美詩人的邵洵美，朱維基，林徽音，及後他們也組織了一個「綠」社，出版過一些詩集，芳信在「綠」社中，算是負責的主持人，那個時候他似乎已放棄了戲劇生涯而正經地為文藝而寫作了。

我和芳信過往較密的時期恰是在他努力譯作的時候，我很喜歡他清新優美的技巧，當他西班牙詩歌的譯本出版的一天，他鄭重地從書局帶了回來，在那本詩集的封面，是那麼鮮紅的顏色，詩的排法又是那麼精緻而明顯，他告訴我這一切都由他幾次的設計，結果真的是一片衷心的懷念，未知芳信冊可愛的美麗的集子，由於這方面的想像，更懂得芳信是怎樣熱忱於寫作和出版，

在中國的文壇上，幸之的名字是一個人所熟悉的，因為他不僅是一個藝術家，而且是編劇家，詩人。從藝術上的修養來說，幸之是有相當的造就的。為着他生長在江南的農村，所以給幸之有一個樸素和善良的教養，過去，他研究了幾年的中國藝術，後來為着感覺中國藝術運動的貧弱，因此，他到日本去作關於音樂和繪畫的研究，一直在東京帝大的優美環境中度過了兩年的詩人生活，那個時候他練習音樂，繪畫而外，還用功在文學上的修養，於是，在東方文化的範疇中，幸之已有不少的收穫和不少的貢獻了。

我認識幸之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那個時候他正忙着導演中法劇社的「愛與死的搏鬥」和「小英雄」這幾個戲劇。第一次在環龍路的公董局大禮堂上碰到他，及後，在中法戲劇學校的課餘，就在那充滿着清幽，靜緻的法國風味的校園裏，我第二次和幸之的見面，恰巧那時

不久，芳信曾在青年會的中青劇社負責戲劇的導演，曾經轟動一時的蘇聯名劇「大雷雨」，也由他改編成爲五幕長劇，後來在蘭心戲院上演，我熱愛那種有力的，深刻的作風，看完了大雷雨，我感覺着芳信在戲劇上的一番可喜的成就，那天夜晚他從後台跑下來，對我皺起眉頭地說：「爲了這個戲，我已經一個星期沒有休息過了……」

會經有一個時期，大約在洪深提倡話劇運動的時候，我也開始新詩的寫作，所以在短促的課後的十幾分鐘中吧，幸之在上海參加話劇的拓荒運動，和顧仲彝，楊邨

二 許幸之

是怎樣熱忱於寫作和出版，

鄉吟」和一篇忘了名的小詩

之後，給我有許多的批評，回來的，走在夜的霞飛路上，並且在我的原稿上圈了幾個，我親切地聽到幸之對我一帶……

問遠方，祝福我們的詩人無恙。

爲了同鄉的緣故，更爲

子，是他所喜歡的，認爲滿理智，愛藝術，他正在憎惡都市的浮華而想念了廣大的自然的。

三 華 鈴

緣故，我和華鈴的過往雖然不算長久，但是在半載的相從中，真的說是一見如舊了。

不久，幸之爲了生活的

去年十一月見到有記華

奔忙而病了。以後在隔年的

鈴的一篇文章，因此，在舊

一個矮小的身材，穿上

夏天，爲着「阿Q正傳」的

公演，幸之的病也好了，他

一套黑色的西裝，打着大的

整天整夜在計劃着「阿Q正

傳」的改編和舞台上的一切

黑領結，披着一頭蓬亂的髮

裝置。及後，詩歌座談會在

地要幸之給我寫了幾個字，

呢！

白爾部路的瘦西湖茶室歡聚

讓它留在紀念冊上，所以他

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幸之也趕來參加，那一次

在匆忙的會談下給那張淺綠

，瞞過了一眼之後就知道他

見面的朋友很多，除了幸之

色的紙上寫着這樣的兩個句

情，從真摯的情誼間，更增

之外，還有王統照，蕭岱這

子：「如果大自然是詩人的

添了人生不少的溫暖，所以

些詩人。

鑑鏡，那末，詩歌便是燃燒

認識的，不過，華鈴的個性

一九四〇年的四月，上

大地的火花！」

是堅強和剛直，如果有人指

海的詩人籌備舉行一次詩歌

朗誦，決定朗誦的幸之也是

，他會認真地和你討論，辯

一個，在剛要舉行前的幾夜

的遠足高飛，已經匆匆的二

，跳躍在字裏行間的正是年

晚，我和幸之一一起在華格梟

年，我有時抽出那張他寫下

，接受你的意見，把缺點的地

路的朋友家裏練習朗誦，所

來的句子在看，真的想到了

，方當場修改過來，始終要你

以，深夜的時候我們是同路

他那闊大的嘴巴和細小的眼

可以說是我對於華鈴作品的

他

給他的批評和見解。往往爲

了這個認真寫作的論爭，華鈴曾經和我有幾個鐘頭以上的長談，而且爲着他的健談，有時反而使我怕於開口，只好碰頭時說了幾句話就跑了。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他

剛從暨南大學畢業，那時候也自費出版了幾冊詩集，有

「滿天星」「向日葵」等。

冒着火熱的六月天，他匆匆地來找我，就說：

「給我詩作的一個批評吧？」

「等我讀完之後告訴你，我們可以詳細一點地談。」

我回答了華鈴，接着他不客氣地遞給我十幾冊，這一

來要我批評還要我介紹給其他的朋友，於是，我把這些

帶上了那個時候經常舉行的詩歌座談會去，當時，華鈴

也親自出席，並在席上朗誦一首「給歐裕昆」和「蜻蜓

」（名字我記不大清楚）的詩，因爲他在詩的「口語」

上運用得好，所以，讀出時大家都喝起采來，固然這在

華鈴算是一個嘗試，而事實上正是他寫作方面得到了圓

滿的收穫和努力上的成功。「我還年青，更需要努

力……」華鈴時時對我這樣地說。據說他寫詩的進境得

力於幾個文壇上的名詩人的指示是不少的，如王統照，

傅東華，鄭振鐸諸氏，都是他大學裏的文學導師。

不久，華鈴畢業了，得到的頭銜是「文學士」，那

時他因爲家庭上的牽累，另外是生活上負擔的加重，所

以不得不使華鈴離開了洋場十里的上海，帶着嬌妻稚子

，應友人之邀，回粵而去了。

當他走後的二月，我在白曙家裏探悉他的行踪，已

由澳門而西上，在昆明任教更大的抒發，在沉寂的詩壇，然而生活的煎迫，旅程的上，期待於他的人正多呢！轉徙，我想華鈴的詩興，也 如今，江南飄雪，西北許比昔銳減吧。不過，我知風寒，遙念英氣高爽的華鈴道他尙年青，他的詩筆當然，仍有一番奮鬥否？

一九四三年一月。



這是醫師處方箋上的一種記號，任何人看到這個記號，就曉得這是一張藥方。

但是這個記號，並非拉丁文的縮寫，是從前的人向古羅馬的天神祈求，「求必得，」（Jupiter 與希臘主神 Zeus 相同）或祈禱其藥物救助之意。

顧不問



說海腔譚(一)

顧明道

小率爾操觚乎？雖然，作小說必先語文學，而文學家則亦非皆能為小說者也。品，上。往往有鎔經鑄史，下筆千言之徒，焉者命。令其試作小說，則又沉沉無生氣矣。

當行出色者也。讀此等小說不但可供酒後茶餘之消遣，而於文學上亦不無裨益。且佳句絡繹，妙語如珠，寫景狀物，傳神阿堵，在在可使讀者領略行文之妙處也。蓋讀古書而嫌晦澀，不如讀文學小說之易於進步耳。

意佈局俱能憂憂獨造，不落尋常恒蹊，千迴百折，引人入勝，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是也。故能使人讀後，如啖諫果，津津然有回味，讀之又讀，誠有好書不厭百回讀之概。書中主人翁之個性躍躍如在紙上，身精彩處令人不忘。次焉者讀

博，浸淫頗深，而於古書則常感不足。竊以為古傳，史記，戰國策之書，不可不讀。蓋小說皆敘事，而吾國歷代敘事之文可稱超之元箸者，舍此三書，又誰屬耶？

林琴南氏譯小說皆用林紓之名，又稱長廬老人，別號冷紅生，嘗作冷紅生傳，則夫子自道也。每譯一小說，輒於卷首冠之以序，文辭樸茂冷雋，尤為余所喜讀者。顧林氏本不諳盤

一遍而已，不欲重閱一過也。雖無惡劣之印象，亦無佳處可言。至於下焉者則讀未終卷，昏昏欲睡，或情節前後矛盾，或佈局雜亂無序，鄙俚之句充滿紙上，荒誕之語不近人情，斯則品之下矣。

以古文為小說者當推閩縣林琴南氏，商務印書館昔日所出之林譯說部叢書是也。叢書約有百數十種，皆譯自海外名小說家之傑作，在民國初年風行一時，青年學子尤嗜讀之，無異於後來之魯迅氏為人所愛重也。余曾讀其紅礁畫槳錄，吟邊燕語，迦茵小

傳，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遺事，古史鉤沉錄等書，皆其尤者。敘事行文俱有古文氣息，而原著適皆為歐美文學名家，誠所謂美具難并，

握管作小說者不可不有文學根底，否則不論其所寫者為文言或語體，鄙俗之氣必不能免，比事屬辭必不能精，故文學上之修養必不可少，豈可

傳，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遺事，古史鉤沉錄等書，皆其尤者。敘事行文俱有古文氣息，而原著適皆為歐美文學名家，誠所謂美具難并，

書皆有重譯。但余讀之反不如林氏所

譯者為佳。蓋譯文藝之作，不似譯科學之書，何必處處直譯，一字不改，次序不易乎？是以讀直譯之文終嫌生硬蹇澀，不及意譯之文流利自然也。又有以拂袖而起等譯句譏評林氏者，以為西人服西裝，何能拂袖？此則小疵，不足為全文累，固無關重要者耳。

論之，小說固不得遽稱為古文，而通俗之小說若以古文辭寫之，則亦不宜。至於文藝之林，則林氏之小說因自有其地位矣，不得以此非之。且彼時介紹西方文藝小說於我國人，林氏亦先進也。惟以今日言之，則時代不同，輕重亦異矣。

亦左袒胡氏，亦以林氏之古文派不合潮流，嘗書論非之，於是林氏不得不去矣。
林譯說部叢書出版已久，今商務印書館亦已售罄，後人欲讀者非求之於圖書館不可。但一般圖書館，於新文藝叢書則盡力搜羅，此書亦恐無有矣。聞林譯之書尚有十數種未刊，因受新文化影響而中止出版耳。其後會遭兵燹，悉化灰燼矣。

林氏既為新文學家所痛斥，而又為古文學家所誹議，以為林氏既擅古文辭，當專其心力於古文，以訓後進，何必以古文辭為小說，自墮魔道，陷於率易之病乎？是亦由於楊子雲所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而遂輕視小說。然虞初三百，由來久矣。魏晉

元，亦計字論值者，然在彼時已可稱為高價。林氏又為人寫墓誌傳狀序跋等文，則得酬較高。又能畫，顧不常作。聞林氏嗜雀戰，往往以賣文所得耗於此。能行古道，嘗慨助故人之子求學海外，俾卒其業，以至於成人。

林氏行文頗得史記筆法，可稱說宛之子長。惟什九皆為譯述，創作絕少。余僅見其所著「冤海靈光」一書，亦由商務出版者，情節雖平庸，而用筆則甚佳，如誦史記也。

唐宋之筆記小說，以及虞初新志續志等書，皆為文人所嗜，操觚者固類皆為古文家也。况楚辭之行文已有小說之氣味，洛神賦長恨歌，何莫非絕妙小說耶？焉可以道聽塗說而等之齊東野語，啓輕視之心乎？若輩亦成見太深耳。歐美文藝名家反多以小說聞者，中土趨譯之，新文學家遂尊之如天上日星，人間河嶽，適相反矣。平心

林氏在北京大學主敎國學，一時桐城派文字頗為莘莘學子所景從。厥後胡適博士返國，掌敎校中時，胡氏提倡新文學，以文學革命自任，遂極力排斥林氏，打倒古文。林氏亦嚴詞反駁，雙方大起筆戰。校中學生因之亦分兩派，一派擁護胡氏，一派擁護林氏，幾如水火焉。然以時代關係，胡氏一派得佔優勢，而校長蔡元培氏

與林氏同以古文筆法寫小說者厥惟何諷之碎琴樓，蘇曼殊之斷鴻零雁記，排側芳馨，筆挾秋霜。李涵秋氏所作小說，什九皆語體，而有雙花記一書，不過二三萬言，然行文有類檀弓，簡樸而語雋，今恐絕版矣。但若以時代之言，則此種文字猶古裝之美人耳，與今人之目光不合矣。

(待續)



題碑有記(上)

張葉舟

我的故鄉杭

州，流行一種「冬至夜祈夢」的習俗，每一家的家長，是夜睡在灶披間裏，要是獲得什麼夢境，認為必能應驗，可以作為全家人未來一年吉兇的標準。不幸而是夜作了惡夢，也還有種種方法可以禳解，據說逢兇化吉，也是常有的事。

我生平對於夢的吉兇，抱定了無所謂態度；近十年來雖然掛名做着一家之長，每逢冬至夜到來，却從未祈過一夢，更談不到睡到灶披間裏去了。有幾年也偶然在冬至夜做到了夢，不管是吉是兇，過幾天早就忘懷，應驗與否連自己也有點茫然了。

今年冬至夜，我和妻都在江蘇崑山岳母家中度過；那一帶地方素無「冬至祈夢」的習俗，所以是夜在臨睡以前，我連一個「夢」字也未會想到

。誰知偏會是夜做了一夢，夢境又是那麼變幻離奇，使我在驚疑不定的時候，猛又想起這夢却巧是在「冬至夜」作的，吉兇姑且撇開不論，莫非「冬至夜」所作的夢，真有「應驗」的一日嗎？

夢境是十分悽其陰慘的，我獨個兒徘徊在一塊荒場上，不祥的烏鴉蹲在禿頂的老樹杈上對着我狂叫，天是灰鉛色的，愁霧在我四周迴繞，地上滿是野棘蔓草，矗立在面前的是一個新葬未久的小墳，墓前還豎着一方石碑；夢中的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是今春天亡的成兒的墓穴，我似乎噓唏嘆喟了一陣，漸漸的走近了墓前，用手去撫摩着那墓前的石碑，這使我立刻吃了一驚，光滑滑竟是毫無一字，定睛觀看以後，原來却是一方「無字碑」。我開始氣惱了，這應該是妻子的不是，她既然替成兒安葬好了，不留一方石碑倒也吧了，怎可有了石碑

沒有題記隻字呢？如果這孩子的父母是個「沒字碑」倒也吧了，現在這孩子的父親是一個「賣文為生」的人，難道因為題寫自己孩子的墓碑沒有一稿費，就此聽讓牠光滑滑過去嗎？這孩兒的母親也受過高等教育了，即使不能將墓碑一揮而就，簡單地題上「成兒之墓」四個字，不是總比一字不留好得多嗎？夢中的我悲憤到了萬分，也不知從那裏去獲得了一枝筆，更不知從那裏去飽蘸了墨，我就狂奔到墓碑前，將墓碑作紙，揮毫直書，心中一陣酸楚，竟連一字也寫不出，久而久之，我氣憤自己，莫非真的「江郎才盡」，要此筆桿何為？我將筆擲個老遠，然後抱着墓碑大哭，我不是痛惜着拋棄了筆桿，即使我永遠拋棄了筆墨生涯，倒也不足吝惜；怎奈成兒的墓碑，依然一字未會落筆，除了我以外，還有誰再能為之題碑呢？難道真讓牠永遠「沒字」到底嗎？我

正在悲傷萬分，忽已驚覺過來，却是一夢，枕畔淚痕未乾，夢境即使是一假，我却確是「真」做，我生平不信有夢，這番却不得不因此夢，中心耿耿不安，若有所失。

我不敢將夢境直告我妻，恐怕再觸發了她的傷痛；數天來我只是嗚嗚嘆息，一方沒字的碑石老是搖幌在我的眼前，我開始懷疑起自己來，我的確從來沒有題過什麼「碑」，尤其是「墓碑」，更其是「自己成兒的墓碑」，我能否撰就一筆動人的墓記，使過往的人們讀後潸然下涕？使「墓中人」因碑文永傳人世？使「碑文」因我將來個人的成就而益彰？果真我「應驗」了冬至夜的奇夢，我不能撰寫這樣的碑文，我將有何面目再以「賣文爲生」，即使無人嘲笑我，也將被成兒嘲笑我於泉下了！

二

人世間儘多不快意的事情，這孩子在日，是我所最鍾愛的；當他誕生的第一天，我跑到醫院中去和他初次

見面，被他魁梧的格局感動了，圓圓的面龐，高高的額角，大耳朵，黑眼睛，兩手過膝，十趾異相，我欣喜若狂，順口就喚出「福團」，誰知他徒有「福相」，而無「命根」，短短的活了七個月，他竟忍心拋離了鍾愛他的父母去了！

憶記在數個月以前，我會寫過「永遠的創痛」，正因為這「創痛」是「永遠」的，我的悲傷並未在那篇文字中發揮殆盡，數個月來的日思夜想，反使創痛的程度更其加重。過分的悲傷不能形之以筆墨，我現在業已深深領悟到了，不然的話，說不定數十百篇哀悼文字，我將寄遍各大刊物報章發表啦！

有時候我也曾作過達觀的思想，世上萬物，各有其生，各有其滅，生滅滅，方能綿延不絕；生何足喜，滅也不足悲，世無永生之人，地無長存之物，宇宙尙有毀滅的一天，人類的死亡至多不過遲早而已，何必過分看得鄭重其事呢？

然而，我的成兒，倒並不是真的

因爲鍾愛你而覺得你死了非凡痛惜；正由於我倆在你生存着的短促的七個月之中，沒有一「有始有終」的鍾愛你，以致在你死了以後的今日，產生種種無可補償的餘憾！早知你活不久長，我倆就不應該如此輕慢你，往往爲了無謂的煩惱，將你當作洩氣的對象，不是漫罵，便是責打；明知你是幼稚無知，我倆偏是這樣做了！當你臨死前夕，也許你早已有知，拋離不下你那不仁的父母，而哀哀哭號，但是，你的母親還不知你是死症，沒有好好的安慰你，手中還忙着做自己的女兒，忍心將你無端地打罵，你的小心靈就是這麼痛楚地背離了人世，你母親流着眼淚告訴我這些情況，儘管你父母是怎樣的深深自責，百般後悔，你已是不能復活，我倆的哀痛將直到永遠！

你如果死後有知，你應該諒解你的母親，這不是她的不是，而是你父親的不是。這話又是怎樣說的呢？咳，孩子，我來告訴你吧：當你尙未誕生以前，上海的文化界正遭逢一個空

前未有的荒寂時期，出版商們「無利可圖」，紛紛的改營他業了，只有你那「賣文爲生」的父親，不知改什麼行方好？在猶疑彷徨的時候，家中老是鬧着有煤無米的恐慌；你母親怨憤之餘，開始咒詛到腹中的你了，說什麼小孽種與其生下來加增負擔，還是一把捏死了的爽快！

當你誕生的那天，你父親向兩家書局假借了「生產」的名義，預借了兩百元稿費回來，一陣子米啊煤啊房租雜項的支付，剩下的已是無幾，你母親爲了「生產費」又落了空，與你父親爭吵一會後，只有跟隨你父親到親戚家再去告借了五十塊錢，然後匆匆忙忙乘坐電車到醫院，誰知你在抵院未久即告呱呱墮地了！假使再延誤一小時的話，你將被誕生在電車中了！爲了想節省一點免雇汽車，差一些對不起了你和你的母親！

你母親即使做不像「良母」，至少已做像了「賢妻」；她甫經生產的痛苦，等到你父親進入病房時，她就忘記了萬般苦楚，只是說你長得多麼

好，處處地方勝過了阿哥，爲你的誕生歡喜着，天下最愛慈母心，原是不错的。但你的父親，在一陣歡喜以後，接着是一陣煩憂，因爲你的誕生，勢將又增重一副負擔了！

爲了經濟關係，你母親住院不滿一星期，就回歸了家中，大概是路途碰了風的緣故，突然你母親發起熱來，我知道這不是兒戲的事，忙亂地延醫診治，抱定大人性命要緊，早把你的小生命置放度外；幸虧你母親不日即告痊癒，你也安然無恙，否則，我格外的要餘憾無盡期了。

這樣平安地度過了兩個多月，你是在飛速度的成長中，所有的親朋友戚，都承認你可愛，沒有一個不歡喜來抱你片刻，我雖然也覺得你是相當可愛，但我終日夜忙於筆耕，爲了生活忘懷了天倫之愛，那裏有時間逗着你玩呢？這果然不是你父親有心如此殘忍，但我總以爲你沒有好好地享受過「父愛」而抱怨！

我不忍再回憶下去了，接着是東亞戰爭的爆發，你父親等於失了業

，只好驅使你母親攜帶了你們兄弟倆，暫歸你外婆家中，留着我獨個在上海掙扎。我默默地送行着你們，我慚愧自己無力贍養你們，然而，我還不知道你去將永不復返，否則我更將悲痛無已！不過，如果我真的預知你此去將死，我或者會咬緊牙關，苦忍一下艱難，不再放你們歸鄉，說不定你還能倖免一死哩！

你們即將走了，我又似乎不放懷起來，再三叮囑你母親，假使兩個孩子返鄉有何疾病，鄉間庸醫最會殺人，須要小心……我的話還未說完，你母親已批評我太過慮，我也覺得沒有如此湊巧！誰知，誰知，真是天知道的事，你回去不數月果真病了，一病竟至於死，你真被斷送在鄉間庸醫手中了，你死得好不冤屈，因爲你父親明明知道，却又明明看清楚將你斷送了！

在你已病而尚未轉重的時候，我會回歸鄉下一次，那時我如果能看重你的病情，趕快將你認真延醫診治，說不定你也不會死的！可是，我爲了

事業上一點小小的挫敗，中心老是不樂，連帶的憎恨起你來，你母親要我抱你片刻，我推說你長得太重而送到雇用的娘姨手中，你哭了，我還是揮手吩咐娘姨快快抱開，咳！成兒，早知你將死，我就是抱酸了我的雙臂，哭暈了我的頭腦，也是不忍將你放手的！現在，我很願意多抱抱你，但在那裏呢？

聽說你初病的時候，不過發寒發熱，原非一開始就是什麼難治的死症；你母親明白我賺錢不易，不肯立即延醫，却以「兒童恩物」鷓鴣菜，當作「萬能藥」給你服用，終於延誤到不及診治，我們也怪不得什麼鷓鴣菜，只怪你父母太貧窮了一點！過去我滿以為「貧而有志，足以自傲！」那裏知道這一次因貧窮戕害了你！

據說還有兩種原因，致了你的死命：你的父親在上海，約摸有一星期多時間，爲了事業上的煩忙，沒有寄信給你母親；孩子，你要明白你父母的恩愛原是勝過尋常的，終於你母親爲了牽念着你父親的緣故，將你的病

情不加重視；純潔的父母之愛，竟會斷送了你的小生命，不是你母親所可逆料，也不是我做夢所能想得到的。在你病勢危急的時候，不幸的事又接踵而來，你那五歲的哥哥，十歲的小表姊，竟也相繼病倒了！這使你外婆要忙於照顧你那小表姊，你母親也要抽出一半時間來照顧你阿哥，也許因爲你最幼小一點，所以忽視了你，也就此斷送了你！咳！孩子，不忍再陳述下去了，你的死造成了我倆永遠的創痛！

最使我後悔的，你雖然在這人世間苟活了七個月之久，我倆竟沒有替你留下過半幀照片，你那肥而又胖的肉體消失以後，這世間已是什麼也不會替你剩留一點，連影子也絲毫沒有了，天地之廣，宇宙之大，對待你何其如是苛刻呢？就在那一次別後，我沒有見到你最後的一面，父子的關係原是骨肉相連，我與你不應該拆離得如是迅速，那次「生離」不以爲即是「死別」，否則我願意留在你身畔，直到你透出最後一口氣，我就是悲痛

，總比現在要安心得多！所以，你母親告訴我說：「成兒是抱在我手中死去的，可知我比你更其悲傷！」我以爲這是你母親弄錯了，我連你臨死剎那的情景都沒有瞧見，我內心的傷痛實在更倍過於你母親的！

人世間儘多不快意的事情，但莫過於我所最鍾愛的成兒的去世了！現在要我捧着創痛的心，來替最鍾愛的成兒寫他的墓記，我應該如何落筆寫起呢？要是將這些辛酸回憶都寫上去呢？恐怕沒有這麼巨大的碑石可以容納得下；要是將這些辛酸的回忆完全抹去了呢？我又該在這碑石上寫些什麼好呢？

（待續）

寄懷芥塵

范君博

久別難爲客裏身，平生心蹟付天真，當年共選青樓夢，（時新世界適值花選。）今日同成白髮人。不信劫灰猶拾芥，獨憐滄海已揚塵，及時且博壺觴樂，未到黃昏尙小春。

談藝脞筆

鄭逸梅



嘗於同學處假得盛湖王氏話雨樓寫蘭集冊真跡，燈下展玩，爲之廢寢，揚解題之曰同心譜，而嘉禾笠甫沙神芝題之爲素心雅契，附識云：道光丁亥秋，過旭樓先生茹古齋，得觀錢擇石少宗伯蘭冊，運筆之妙，出入二趨，得其神髓。是冊旭翁集友人寫蘭巨手，各騁其能，以副錢冊。墨香四溢，洵足媲美前哲矣。首爲瞿子冶畫蘭，秀挺可喜。次則石匏，疏落爲之，自饒逸氣。石匏者，張開福也。題亦雅雋。如云：吳中徐侯齋先生，善寫芝艸，所居澗上草堂，當靈巖之麓，生平少所可，自耐寒餓，不肯納人一粟一絲之餽。獨於南嶽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偶讀全雙非退翁第二碑，可以想見兩人之高致矣。別有一幅亦以少許勝，又題云：盛湖文獻之族，推琅邪王氏，先徵君早年頻來茲土，每從話雨樓問津。逮雲烟過眼，獲益良多，迄今六十餘年，旭樓先生年逾七十，論古興酣，每出所藏，以示同志。開福獲承謬賞，以爲有先人風，出此冊索寫蘭，并將合諸君子作，時供清覽，開福滋自愧矣。寫畢，因志世契，即以見先生不棄管蒯之意云。徐紫珊所作凡二幀。一署渭仁，一署竹隱齋，有清芬幽遠之致。紫珊工詩，富於收藏，小金子之亂，逮捕入獄，與居西冷之徐逢吉亦號紫珊爲別一人。又喬堂寫蘭數莖，附依薛岩。對之方弗香盈十步也。揚解題五古於冊後云：蘭乃君子花，性情古且逸，又如高隱倫，生長巖與穴，山空德之隣，野梅或其匹。昔有所南翁，寫蘭擅神筆，方寸抱素心，臭味通鼻舌。夙根智慧苗，信手拈活潑。此冊成四人，四美兼四絕，或以蒼勁勝，或以雅淡別，肥瘦各適宜，契以同心結。展卷溢妙香，墜露如可吸，春風消泐寒，對畫忘對雪。道光丁亥十一月，雨雪四晝夜，僵臥寓樓，如在冰窖中，望日雪晴，日曠曠耀窗牖，造茹古齋茗話，旭樓尊叔先生出示四君小畫蘭冊讀之，香溢幾研，鄭家不得專美於前矣。借歸寓中，附以長言，以當緞佩，炙研，融雪水磨墨。握管時雪花又大如掌，繽紛而下，爲十八日也。後兩日交戊子立春節并記。厥後爲端陶齋硃筆題語云：石匏留情金石，雅有著述，閒及繪事，又復飄逸欲仙，宜甸丞先生寶之。又李葆恂題記云：國朝畫蘭，以擇石宗伯爲第一，子冶紫珊石匏皆學之而子冶尤爲神肖。秋窗展閱，神觀灑然。甸丞先生其善藏之。觀此可知是冊由旭樓而歸甸丞。旁有松窗印，則又從甸丞而屬之褚禮堂，今則爲潁川家物矣。按瞿子冶蘭，予亦藏有一立幅。奈寓樓低小，不克展懸何。

唐詩人杜牧之能繪事，知者殊鮮。說者謂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圖，為小杜摹本，精采照人，又繪文皇蘭亭，亦為一代具美。而某筆記載其在揚州，為女寫照，惜越年久，真迹不傳，不能飽我人眼福耳。

畫家不能詩，欲據取先賢句，又復不易檢得，最為苦事，西泠申石伽近正從事輯題畫韻語選。果能問世，亦藝林盛事也。

已故趙半跋以字行，諱潤，漢陽大令。與天童寄禪和尚，郵縣黃菊友明府，有四明酬唱集，又與南通張峽亭茂才，溧陽鄭寄伯優貢，有神交集，周病篤之消閒社，天虛我生之著作林，每采其詩。吟詠之餘，寄情繪事，會熙謂其寫花卉艸蟲，韻逸骨清，善取青藤雪個之法，而自抒胸次。袁鵠居士則謂淋漓揮灑，逸趣橫生，如讀古篆籀，對古尊彝，令人終日無倦容，不意悲壘伍廬之後，見此奇特。印有藤雪樓詩艸，藤雪樓畫冊。晚年與丹徒謝公展等組秋英畫會於海上。予因吳小鼎老畫師之介，得識半跋

於其寓邸，奈不久以下世聞。并寸縑尺素，未之求得，為可憾耳。其題畫詩清逸有別致。如云：絡緯催開扁豆花，嫩涼微逗碧窗紗，曼生畫意殊堪味，何必工夫定到家。

吳鐵珊死亦有年矣。鐵珊諱國泰，一號鐵道人。皖當塗世族，僑寓白下。幼有大志，不屑於瑣瑣章句。好擊劍，既而從戎，以副將署海州參府，後來海上，喜與藝人交遊。如吳昌碩感飯牛均極契合。作壁策書，魄力雄偉，海上諸商賈，紛紛求其作市招，而五都之市，遂遍見鐵珊之法墨。偶畫蘭竹以及翎毛魚蟲，直入八大石濤之堂奧。求者踵接於門。顧性孤傲，往往貴顯者流，挾重金以要之而不得。遇氣誼相投之士，則隨意揮灑，立應不稍吝，尤熱心興學賑災，常傾囊以助，不足，乃以書畫濟之。生子四子十孫，箕裘克紹，並以孝悌相敦勉，家庭之間，融融洩洩，末世所少見也。

第一桂寫些子景，名之曰益春生意圖。一缶橫縷欄細竹，旁疊拳石，

清逸之氣，溢楮素間，幾疑我友瘦鵝香雪園中物，不易多觀也。

曩於清宮故物展覽會中，見惠崇秋浦雙鴛圖。筆墨恬靜安閒，有不求工而自工之妙，題亦雅與畫稱，當時會走鉛錄之。如宣城貢穎之云：館娃宮畔百花洲，常侍君王此處遊，一夜秋香零落盡，至今沙鳥亦含愁。又逸齋云：渚蓮香盡綠波秋，錦羽雙栖得自由，日暮菱歌聲斷處，美人正在木蘭舟。聞馮滌河藏有明人所作雙鴛扇，凡十有八柄。因名其畫寓曰卅六鴛鴦館。惜不得一觀賞之。

褚禮堂於月前逝世。書家又弱一個，聞者惜之。禮堂藏有王文敏公尺牘真跡暨費念慈手札，裝成一厚冊，予會假得一賞。文敏尺牘上款皆為午橋四弟，下署如兄懿榮，作行書絕腴潤，具見精神。禮堂跋之云：右尺牘六通，共二十八紙，福山王正孺祭酒致陶齋中丞者，祭酒官京朝，垂二十年。直國是阡危，家族凋喪，故書中有憂能傷人，不如死之久矣之語。庚子年拳亂起，各國聯軍入京，遂從容

投井殉國，日本軍時過祭酒故廬，知公死節事，戒兵官不得犯，相率嗟歎，清名大節，見欽中外。公雖死可無憾矣。公博學好古，藏圖書金石甚富，同輩中尊為今日之洪榮洲趙德父也。書學蘇黃，不輕為人作。片縑寸紙，人爭寶之，身後賜諡文敏，適與趙董相同，然文章氣節，鷗波香光，均視公有愧色耳。儀於戊戌年入京，以年家子禮謁公於內城錫拉胡同，譚金石甚樂，知儀所著續寰宇訪碑錄，獎勵甚至，手書執扇立幅見賜。壬寅年春，儀至鄂中，客旬齋中丞幕。每與中丞談公舊事，相與參歎不已。頃裝尺牘為一冊，外執扇奉上一牘，乃辛卯年公致家叔者，亦附入焉。他日向當勾摹入石，以廣其傳耳。光緒三十一年冬十月餘杭褚德儀，念慈札則皆致禮堂者。什九談治印事。末附一明信片，厥式與今通行者不同，紙為直幅，四周有迴文太極圖朱邊，左角則一長圓形郵花，郵花為蟠龍文，綴以大清國郵政一分字樣。下標郵政明信片五字，下端則別有兩行細字云：此

面只寫收信人姓名住址，後面須寫寄信人各種事由。予生也晚，未之前見也。

天下事往往多遺憾，予於集札亦然，前清中興之臣，咸推會左彭，予有左宗棠彭玉慶，獨闕會湘鄉札，左札致小軒，有云：「少荃中堂已抵津沽，前金陵晤面時，已有會商之約，此次如須添竈，少翁當有信在途，想尊處亦必有信馳告矣，弟處一俟接得少翁緘牘，即當傳催各營開拔，斷不少延，致勞懸盼也。」彭札有云：「血氣過虧，心神恍惚，過午即難治事，時際艱危，到處土匪竊發，大江南北，人心顛搖，不敢借養病偷安，因仍扶疾出巡，且到上游，再行力辭。」下註五月初十江陰舟次，亦有關史料之文獻也。又海鹽徐用儀官兵部尚書，光緒間義和團起，與許景澄袁爽秋等極言義和團不可用，外黨不可啓，當國者力主用兵，三人同及於難，後皆追諡，並稱三忠，予於三忠札，有徐袁而許景澄又付闕如，徐札絕工緻，有云：「此次移節鄂疆，計程甚

近，自可無須入都，西事衆議紛紛，持論非不甚止，然敵情叵測，難保不啓齟齬，中國兵既不精，餉尤奇絀，戰守未有把握，殊覺可虞。」袁札致叔遲五哥者，所敘均瑣碎事，如云：「榮旋究定何日？弟打聽旱路上萬不可行，以搭海船為是，歸時祈代飭刷印白虎通疏證三部寄弟為盼，緣友人要此書者紛紛也。」無關宏旨，不及以上諸札之佳勝也。

孫總理自撰聯語

(C)

孫總理有總理遺墨，煌煌巨製，世所共知，惟所書聯語絕少，嘗見其贈某公聯云：

安危他日終須仗，
甘苦來時要共嘗。

十餘年來，雖時勢遷移，今日讀之，益覺親切有味。

美麗牌香烟

無麗
不臻



有美
皆備



大眾月刊

華成煙公司出品

孔

懷

兄

弟

交

友

同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孔
王羲之「大都」
寶晉齋

懷
汪以成同
文千文

兄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弟
陳洪綬
代名人尺牘

同
王羲之「熱日更甚」
淳化(孫北海本)

氣
左光斗
瑩照堂

連
賀知章千文
聽雨樓

枝
王羲之梅花
詩

交
王羲之
草露貫珠

友
朱敬鑾
千文

投
顧炎武手札
(金石書畫報)

分
曹植九華扇賦
曹子建手稿

切
黃庭堅千文
職思堂

磨
草書

箴
董其昌
千文

規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睿
晉元帝意
玉烟堂

慈
柳公權
化(乾隆本)

隱
草韻

惻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造
王羲之「省飛白」
二王法帖(米刻本)

次
康里夔夔
(三希堂本)

弗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離
唐人
月儀

節
蕭思話
(買似道本)

義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廉
葉敬
千文

退
米芾
羣玉堂

顛
孫虔禮千文
(餘清齋本)

沛
虞世南千文
(墨迹)

匪
虞世南千文
(墨迹)

虧
祝允明陶詩
(墨迹)

性 靜 情 逸 心 動 神 夜

志 滿 神 疲 守 物 意 真 心 意 操 都 西

好 移 志 動 性 靜 情 疲 守 物 意 真 心 意 操 都 西

好 移 志 動 性 靜 情 疲 守 物 意 真 心 意 操 都 西

性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靜 (懷素千文 綠天庵本)
 情 (蔡襄三希堂)
 逸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心 (崔瑗大觀 缺亮字本)
 動 (謝莊淳化 買似道本)
 神 (褚遂良陰符經 待雲館)
 疲 (朱敬鑑)
 守 (懷素千文 晉府本)
 物 (曹植贈王粲詩 戲魚堂)
 意 (懷素四十 二章經)
 真 (王羲之省足下別疏 十七帖 張伯英本)
 操 (董其昌)
 都 (王羲之得都下 書 彙觀)
 西 (草書要領 李雲麟補刻本)
 志 (賀知章千文 聽雨樓)
 滿 (朱敬鑑)
 神 (褚遂良陰符經 待雲館)
 疲 (朱敬鑑)
 守 (懷素千文 晉府本)
 物 (曹植贈王粲詩 戲魚堂)
 意 (懷素四十 二章經)
 真 (王羲之省足下別疏 十七帖 張伯英本)
 操 (董其昌)
 都 (王羲之得都下 書 彙觀)
 西 (草書要領 李雲麟補刻本)
 好 (唐人寫金剛要略義 記 原字放大)
 移 (董其昌)
 志 (賀知章千文 聽雨樓)
 動 (謝莊淳化 買似道本)
 性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靜 (懷素千文 綠天庵本)
 情 (蔡襄三希堂)
 逸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心 (崔瑗大觀 缺亮字本)
 動 (謝莊淳化 買似道本)
 神 (褚遂良陰符經 待雲館)
 疲 (朱敬鑑)
 守 (懷素千文 晉府本)
 物 (曹植贈王粲詩 戲魚堂)
 意 (懷素四十 二章經)
 真 (王羲之省足下別疏 十七帖 張伯英本)
 操 (董其昌)
 都 (王羲之得都下 書 彙觀)
 西 (草書要領 李雲麟補刻本)
 好 (唐人寫金剛要略義 記 原字放大)
 移 (董其昌)
 志 (賀知章千文 聽雨樓)
 動 (謝莊淳化 買似道本)
 性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靜 (懷素千文 綠天庵本)
 情 (蔡襄三希堂)
 逸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心 (崔瑗大觀 缺亮字本)
 動 (謝莊淳化 買似道本)
 神 (褚遂良陰符經 待雲館)
 疲 (朱敬鑑)
 守 (懷素千文 晉府本)
 物 (曹植贈王粲詩 戲魚堂)
 意 (懷素四十 二章經)
 真 (王羲之省足下別疏 十七帖 張伯英本)
 操 (董其昌)
 都 (王羲之得都下 書 彙觀)
 西 (草書要領 李雲麟補刻本)

奠 虞世南 (鄭字左旁) 大觀 (缺亮字本)

京 郭璞遊 仙詩

邑 鄒聖脈草訣歌 壽畫同珍

華 傅山 (雜 刻殘拓)

好 唐人寫金剛要略義 記 (原字放大)

爵 董其昌

移 董其昌

堅 宋國琛

志 賀知章千文 聽雨樓

滿 朱敬鑑

動 (謝莊淳化 買似道本)

神 (褚遂良陰符經 待雲館)

性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靜 (懷素千文 綠天庵本)

情 (蔡襄三希堂)

疲 (朱敬鑑)

逐 (王羲之梅花詩 羅景集臨本)

持 (懷素千文 綠天庵本)

自 (蘇軾千文)

夏 (王羲之數有 戲鴻堂)

東 (王羲之期已 至)

縻 (陳淳)

雅 (秘閣 草韻)

物 (曹植贈王粲詩 戲魚堂)

守 (懷素千文 晉府本)

逸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心 (崔瑗大觀 缺亮字本)

意 (懷素四十 二章經)

真 (王羲之省足下別疏 十七帖 張伯英本)

操 (董其昌)

都 (王羲之得都下 書 彙觀)

西 (草書要領 李雲麟補刻本)

背 董其昌三希堂
 涓 懷素千文
 盤 宋曹文
 驚 祝允明草書
 畫 王羲之十七帖
 舍 王羲之此郡之弊
 對 歐陽詢千文

邛 祝允明草韻彙編
 據 虞世南千文
 鬱 董其昌
 圖 文壁三希堂
 綵 董其昌千文
 傍 唐太宗屏風書
 楹 懷素千文楹字
 意 (晉府本)

面 董其昌草露貫珠
 涇 鮮于樞千文
 樓 趙合書千文
 寫 王羲之梅花詩
 仙 羅景集臨本
 啓 米芾三希堂

洛 王羲之前從洛
 宮 梁民憲草字繪
 觀 文璧寒碧莊
 禽 索靖淳化
 靈 懷素千文
 甲 楊維禎元八家
 法書 (日本印本)

浮 米芾草露貫珠
 殿 王羲之十七帖
 飛 懷素千文
 獸 賀知章千文
 丙 鄧綰聽雨樓
 帳 懷素千文
 (停雲館本)

背 涓 盤 驚 畫 舍 對
 邛 據 鬱 圖 綵 傍 楹
 面 涇 樓 寫 仙 啓
 洛 宮 觀 禽 靈 甲
 浮 殿 飛 獸 丙 帳

肆

瑟

筵

設

席

鼓

階

疑

通

筵

設

席

鼓

階

疑

內

吹

奏

筵

設

席

鼓

階

疑

吹

奏

筵

設

席

鼓

階

疑

肆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瑟
社草書

納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星
邢侗千文

左
張芝
絳帖

集
王澐千文

羣
史可法答
攝政王書

筵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吹
韻會

獻
王羲之「奉別」
大觀(缺亮字本)

右
孫虔禮書譜

達
宋廣題元郭伯
達春園宴樂圖

墳
文璧
天香樓

英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設
孫虔禮蜀都賦

笙
張汝弼千文
壯陶閣

弁
王羲之「李從心
集李尚書誥身」

通
劉基「跋羅隱代錢
武肅王謝恩表」

承
王羲之「不審」
大觀(缺亮字本)

典
文天祥正氣
歌——人帖

席
范欽——
小長蘆館

升
王羲之「行成旅」
大觀(缺亮字本)

轉
王羲之「三月」
彙觀

廣
姜造周——
海山仙館

明
王羲之「前從
洛」——彙觀

亦
漢章帝千文——
淳化(賈似道本)

鼓
邢侗十
來禽館

階
王守仁
天香樓

疑
陶潛擬
古雜詩

內
王羲之「知足下
問」——彙觀

既
古法帖——
淳化(賈似道本)

聚
宋曹
千文

大 眾 特 寫

大 飯 店

戈正璧

新型粵式酒菜館發展到企業化，這是都會的需要，也是時代的進步。任何事業從初創到企業化高鋒時期，必然經過許多奮鬥與改革，這進步除了人爲的以外，當然還有着時代的因素。今日新型酒菜館事業的蓬勃氣象，雖然它的發展過程相當短暫，雖然時代的因素佔有相當的成份，而主要的因素，該說是現代人思想的進步了。是的，酒菜館業在中國，即使在大都市的上海，似乎是一種卑賤的事業，從沒有被人重視過；雖然每個人都得上菜館吃飯，而每個人的心目中，必以爲酒菜館老闊準是油頭垢面，滿臉橫肉的「白相人」之流。但，既是一種事業，便有它的前途，問題在乎操業者有沒有進步的思想，要不要把它的地位提高，該不該把它當作一種「事業」！

酒菜館是一種事業，是高尙的

事業，達官貴人，富商鉅賈，講究的是吃；時賢碩彥，販夫走卒，也無非爲吃；此外更有講斤頭，評事理，要「拉檯子」，也無非是吃，談政治，托差使，講買賣，以及談情說愛，交際應酬，都是要吃。衣食住行，吃是人生的第二要事，豈不是重要的「事業」！

是的，從前的酒菜館確實是油頭垢面滿臉橫肉的「白相人」之類的事業。可是人類是進步的，酒菜館也跟着進步了。舊式「飯店弄堂」，「老廣東」之類，雖還有一部份人歡迎，但高貴的人們，需要高貴的飲食場所，文化的進步，無非爲常有一「強門」牛排或「燴八珍」，「炒香螺片」可吃，那末新型大飯店的成爲一種企業，正是顯示時代文化的進步是無疑的了。

談到「大飯店」——新型酒菜館，當以北四川路的一「新亞大酒店」爲始創，西洋大飯店的特色，儘量利用到中國酒菜館裏來。可是新亞還只是利用到一部份，這是創始。接着是「新雅」，「新華」，「京華」，「紅棉」。一窩蜂地開設出來，此後又有「南華」，「榮華」，「美華」，「金門」等新式粵菜館繼續開張，真是洋洋大觀，懿歎盛哉！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健食者，中國人之貪吃正是中國人的一種哲學，中國的哲學就是建築在這個「吃」字上，古人貪

吃，今人尤烈；酒菜館事業成爲企業化，誰曰不宜！

新雅等一輪酒菜館，可說大都是新亞的支流，有人說這是新式粵菜館發展的第一時期，現在將要由第一時期進步到第二時期，那末我們不妨再談談第二期的酒菜館該是怎樣的呢？又有人說，新都飯店是第二期新型酒菜業的代表作。那末，我們且看看新都飯店究竟有些什麼「代表作」呢？

既稱新都飯店是第二期酒菜業的代表作，我們先得認清現在的「新都」，不是從前「玻璃電台」的那個「新都」。「從前的「玻璃電台」新都飯店，被祝融氏光顧燒燬了。中國有句俗話：「燒發！燒發！」大概就是「燒」了的原故，所以能「發」展成爲新型酒菜業第二期的代表作吧！然而，主要的還是人事啊！

「無巧不成書，」該是「無巧不成事，」新新公司總經理李澤，是個富有魄力的事業家。李賢影，好個生疏的名字！他是新亞酒店的出納主任，當時被稱爲新亞上海派的首領，號稱爲上海粵式酒菜業權威的鐘標——當時新亞的總經理——想重用他，他不爲鐘標所用，可是他暗暗在學習，開大飯店似乎除了鐘標以外沒有第二人，李賢影也不作聲，可是他有他的主意，他有一股年青的甯波人的骨氣，他本來不想以酒菜館事業作爲他的終身職業，可是他想展一展他的骨氣，就是想，他至少須成爲除鐘標以外，還有個李賢影能開設更近步的新型酒菜館。這個骨氣的甯波青年

人始終被人認爲是廣東人的李賢影，忽然與李澤碰見了，由不相識而一見如故，成爲莫逆，便談起恢復新都飯店的計劃，廣東人有股骨氣，甯波人也有股骨氣，兩個青年骨子，結成硬幹的精神，二百二十萬元開一月酒菜館，而到開幕之日，已用去二百九十八萬元，超過了原有資本，這真有些骨氣！而新都飯店之能够成功，也就全靠這個「骨」字呀！

李賢影，卅三歲，南京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精究社會心理，富有文學天才，他的思想中沒有失敗兩字，他在新亞時代，兼任立報館的特約外勤記者，戰



後他曾一度回到他的故鄉創辦甯波花園飯店，成爲全甯波最新型的飯店，後來回到上海，劈劃美華酒家，這是他開設酒菜館

的試金石，又兼營開美科藥廠，現在新都飯店總經理。現在上海新型酒菜館分成兩派，一派便是酒菜業權威鐘標領導的廣東派，以「康樂」爲大本營；一派便是李賢影領導的上海派，就是「新都」。現在在新都服務的職工中，佔有昔日新亞的人計有十八名之多。

新都有些什麼特點，沒有；可是他們有年青硬幹的精神，他們都有新的思想，人事管理是科學的，這是酒菜館的首創，每天上午十時簽到，晚間十時簽退

。每週例會，禮拜二是全體職工大會，請富有管理職業指導經驗的學者如趙宗預，顧炳元諸氏演講，平時由李經理主講，灌輸員工知識。禮拜一是高級職員會議，檢討業務上的一切事件。禮拜三是部分會議，研究各部事務的情形。

對內事務共分五部，副經理雷家陶，總轄會計及總務兩科事務。副經理崔叔平，主管材料及廚房二科事務。李經理自主營業。此五部之部長為營業顧國華，

廚房江牛，會計周仕臣，材料江秉之，總務林燮卿，營業部另設總領班周蘭芳。統領堂面職員。尚有一位負責設計裝飾及廣告宣傳的陳寶璋，在事務上亦佔有重要的地位。其餘職員大都是年青活潑的優秀人材。所以新都飯店是「年青，新型，使人滿意；它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

男女侍者約有二百人，女侍者都經過嚴格的挑選，決非如別家酒家任人介紹的，新都的女侍決不容許任何人介紹，她們都須合乎標準的體格，體重須在九十磅至一百十磅以內，體高須合五十五吋至六十六吋，腰圍二十五吋至二十七吋；當

時共有四百餘人應試，結果只考選二十二二人。所以她們都具有初中以上的程度，美麗，溫文，細緻，殷勤服務，人人滿意。其餘的侍者，每個都是肯勤誠，和氣，有技巧的服務精神，助以餐廳調和的燈光，色彩，舒適的活動靠背椅，潔白的檯布每天換洗，杯碗一無缺口，銀器清晰大方，中西菜點，咖啡名茶，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滿意。所以人都這樣說：「坐在新都飯店裏，雖坐了很久，還不覺得疲倦！」這些雖說是新



美麗，整潔，溫和，殷勤的招待，是新都飯店女招待的特色。去年聖誕大宴，女侍們都套着彩色花圍裙應顧客，人人有賓至如歸之樂。

都的特點，事實上不能成爲「特點」，每一家高貴的茶館，都應該如此的；可是事實上誰都不能嚴格地保有這些必具條件，所以被稱爲新都的特色了。

「爵士午餐」是大胆的嘗試，西洋社會裏交際餐舞被利用到中國酒菜館，是新都的創史。「君子茶座」又是中國酒菜館的新作風，有歌星唱歌，有樂隊伴奏，有舞池供男女顧客跳舞，民國三十一年聖誕之夜，著名音樂教授趙梅伯會在新都舉行聖誕音樂大會，西洋高貴的



椅餐的適舒(2)



設陳的美幽(1)

古典音樂，假中國酒菜館餐廳舉行，這又是一件創舉，這些也可說盡是新都的特色，事實上一家貴族的酒家館也必須具有的這些條件。

新的新都飯店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開幕的，每月的營業數字計八月份八十二萬，九月份七十二萬，十月份八十五萬，十一月份八十七萬，十二月份是八十九萬。本月份據說有超過一百萬的可能，其中雖經兩度防空演習，燈火管制，從逐步提增的營業數字看來，它們的營業狀況，是足夠明瞭了。



所場際交的貴高是(3)

話說得太多了，總之，新都飯店能够具有西洋大飯店

店必具的條件，新型酒菜館的第二時期是已經實現了

。一切事業，須要有新的思想，新的人材，新的創造力，由「飯店弄堂」，「廣東消夜」的小飯店，發展成爲高貴的交際場合，這是中國酒菜館事業的成功，也就是新興酒菜館事業家的成功！

X

X

X

X

鉛筆是怎樣製造

蔣植之

鉛筆是文具中消耗量最廣的一種，任何個人以及學校，商號，團體，機關，都需大量的供應。過去鉛筆的需用，大都取給於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的出品，這是一筆極大的漏卮。自中國鉛筆公司成立後，大量製造，品質精良，足與歐美貨競爭，挽回了不少權利。戰後中國鉛筆廠經過幾度搬遷，幾陷於停頓，現在內地也可以出貨了。可是上海方面——這個最大的鉛筆市場，自中國鉛筆廠搬離後，歐美貨斷絕供應，本國貨產量大減，幾乎恃存貨維持。幸而上海鉛筆廠開設出來了，維持供應。這是上海最大的鉛筆製造廠，製造「三星牌」各種鉛筆，佔據了整個市場，它營業的發達，是可想而知；於文化工作上的貢獻，也够值得重視的了。

經馬蔭良先生的介紹，於某一天早晨，到徐家匯路打浦橋附近的上海鉛筆廠參觀，蒙工程師郭子春先生和一位蔣君的領導參觀工場，並說明製造的程序，從整塊的泥土，原鉛，以及木板，經過一步一步的工程而成爲一枝應用的鉛筆，這是何等繁複的工程呀！

(上) 製造的程序

製造鉛筆的原料，除了木料之外，就是粘土和筆

鉛。粘土的性質柔糯富有粘性，用以鍊成鉛條。這種泥土出產在宜興溧陽的山中。筆鉛以湖南長沙及福建泉州出產的最佳，這是鉛芯的主要原料。木料以美國加州的出品最好，鬆脆嫩滑，世界第一，供給全世界的鉛筆廠家，即如工業發達的德國，它的鉛筆木料，也是取給於美國。中國鉛筆廠家，也是採用美國木料，戰事之後，來源斷絕，不得不改用國貨，質地鬆軟，削削不易光潤。從整個的木料，鋸成兩吋闊，六七吋長的小木板，再經過烘乾，上顏色，需要經過種種手續，然後能成爲製筆的原料。此外還需要各色顏料如青蓮紅藍等。這些都是一支鉛筆的主要原料。

鉛筆的第一步工程，先把粘土淘洗，濾去雜質渣，一面把鉛磨成膠漿，然後混合起來，滲以百分之十的水，再須經過十次以上的研磨，使泥與鉛十分調和，然後經過搗攪，用滾筒壓鍊，使水份調和，打攪愈久，粘性愈強。再經過火力烘乾，成爲亮晶晶的鉛膏，這便是做鉛芯的材料。

平常鉛筆裏的鉛芯是很細的一條，但在它成爲細條之前，原來是一根很粗的鉛柱。塞於一種圓的鐵筒裏，經過燒煉後，放上機器，用馬達推動一個大鏈子，壓着鉛料從另一端的一個小孔子吐出來，成爲一條

條的鉛條，由兩個女工把這些鉛條排齊，再把它切成需用長度，放在下面生着炭火的鐵板上，由女工們一束束地揉着烘乾，烘到適當的程度，然後成爲一條條應用的鉛芯。

這裏還得加以說明，就是普通HB的鉛芯，用八成的鉛，滲以二成的粘土，使其膠着，寫書時柔硬適宜，烘煉愈乾，鉛愈硬，HB鉛筆軟硬程度的差異，全在乎於烘煉時火力的強弱，與乾濕的程度而異。烘乾後再須上油及臘，使之發光，質料愈韌。單是H字鉛筆，粘土的成份最少，五H六H的鉛筆完全用鉛，不滲粘土，所以鉛心沒有粘性，容易折斷，故鉛芯須粗。青蓮及紅藍筆，也是如此，不滲粘土，僅調以顏料合成，故也軟弱易斷。但青蓮及紅藍鉛筆，製造鉛條後，不用急火燒煉，一束束用報紙捲好，縛以紗線，置於溫柔的火上烘乾，約需經過半個月之久，方可應用。



(上) 將已鋸成的木板，經過烘烤，鉗槽後，裝入鉛芯，用膠水膠牢對合，然後用機械紮緊，再經烘乾，以角鉸成一枝枝的鉛筆。
(下) 將製成的鉛筆，每打一紫，分裝半籬盒(六打)及一籬盒(十二打)，全部工程完畢，成爲出售的文具。



鉛筆外層的木料，自定購整塊的木材，經鋸木廠製成一定尺寸的小木板，經長時間的烘乾。製造的第一步，經過製槽機削成一定厚薄，鉋成與鉛芯粗細一樣的槽痕（容鉛條的槽痕），用手工把煉就的鉛條放入木槽，塗以粘性的膠汁，把槽板對合，數十塊合併，用機械夾緊，置之架上，架下生着炭爐，再使之烘乾。烘乾後再把一塊塊裝入鉛芯對合着的木板，上機器鉋成半圓，再經過另一種機器鉋成一枝枝圓形的可以應用的鉛筆。

經過上述的種種製造程序，成爲一枝枝的鉛筆，在機械上的工程是完了，可是以後的工程還很多，把一枝枝「白坯」的鉛筆，經過油漆，上顏色，普通的鉛筆用洋乾漆，一次二次……須漆過靠十次，再上四五次的臘光，才成爲一枝顏色光潤而漂亮的鉛筆。高貴些的鉛筆，須用噴漆，而噴漆的次數要比洋乾漆增加一倍，然後上光，兩端削平，成爲一枝完整的鉛筆。但，這還不能算是一枝出售的商品。再須經過機械打商標的印，再包裝，然後成爲美麗的一索一索的商品——鉛筆。

這是一枝人人應用的鉛筆怎樣製造的大概情形。

（下）廠務的情形

上海鉛筆廠是目前上海最大的國產鉛筆廠，規模很大，成立於民國二十九年春，是年六月正式開工，

到現在整整兩年有半，最初的資本是四十萬元舊幣，現在已增資到一百萬元。去年營業最發達，最高的產量，每月爲一萬籮（每籮十二打），工人在一百以上。全年的營業總數是二百萬元。現在的情形因受電力等節制，業務也受了限制，現在只用七十多名工人，每月的產量是五百籮。

該廠的董事長是天津中天電機廠（製造電話機）的總經理王汰甄氏，總工程師郭子春氏。女工是供給膳宿的，這是任何工廠所少有的，所以別的工廠會發生勞資糾紛，上海鉛筆廠是勞資打成一片的。工作時間是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半。

廠基佔地很廣，廠房數十間，設備計有研磨及壓煉器外，有壓鉛機四部，煉鉛芯大爐灶二只，製槽機二部，鉋刀機（半圓）一部，鉋筆機（鉋成圓形鉛筆）一部，雙面鉋刀機（即以裝有鉛芯對合膠着的原坯，一次鉋成圓形鉛筆）一部，此外有油漆機四架，打印機二架，以及油漆室，烘煉室，包裝室等，非常完備。

戰爭阻礙着民族工業的發展，上海鉛筆廠原不但供給全國的應用，且行銷於南洋等地，「三星牌」鉛筆，受到廣泛的歡迎，爲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現在，受到糧食（工人的膳食），電力以及交通等影響，只能說是一個守成的時期，可是它將來的發展是無可限量的。



綴玉軒迴憶錄(二)

梅蘭芳口述
許姬傳筆記

與譚鑫培配戲印象

皮黃戲在今日，可說是盛極一時，幾幾乎超過任何遊藝，但是後起的人才，恰有點求過於供，長此以往，前途未能樂觀，譬如一樣果類，在樹枝或藤上，沒有成熟，就摘下來，當然味道就差些，尤其中國戲曲的要素，要講究規矩，模範，宗派，若憑着一點小聰明來創造，是不夠的，所以一定要有相當的根柢，再加以運用變化，才可以左右逢源，立於不敗之地，從業於戲曲的人，第一要好勝；二要自尊；許多老輩都具有這兩種優點，我現在先說一件事。民國三年在北京鮮魚口天樂園，我同譚鑫培先生合演四郎探母，那時我年紀甚輕，譚先生跟我家有好幾重交誼，對於我是很愛護的，常常勉勵我，提挈我，他老人家每日都在下午兩點鐘左右起床，那一天起來後，覺得不大舒服，就關照家裏的人去回戲，但是家裏的人回答他的話，是館子座兒已滿，不便回戲，（當時北京的習慣，遇到下雨降雪，或刮大風，天時的變化，祇可以回戲，因為交通不便，戲園設備，也十分簡陋，聽戲觀衆，就懶得出門了，又那時報紙，尙未流行，戲園方面利用一班遊手好閒之輩，到大宅門內去挨家報告，但戲碼並不露佈，看客到了戲園，究竟

今天唱的是甚麼戲，很難知道，譬如要聽譚先生的戲，非等我伯父雨田先生拿了胡琴到後台，才算靠得住，否則毫無把握，好在當時的戲價便宜，大家當他茶館消遣，有好戲聽，固屬歡迎，即使心目中所注意之角兒不唱，也沒有甚麼損失，後來戲價繼續增高，就一天天頂真起來，戲園中重要節目，倘有變更，容易引起退票和掉茶壺等種種糾紛。）譚先生對家裏的人，看了一眼，歎了一口氣，說道：「你們這班人，真要我老爺子的命啊。」（聞當時譚先生每次出台，家中大小人等，都有額外收入，因戲園方面，希望譚先生每場必到，又希望多排拿手重頭戲，故許定家中關係人的利益，譚先生他明曉得這種情形，表面恰佯爲不知。）等到出台以後，第一段慢板唱得不含糊，那曉得等到「未開言不由人淚流滿面。」一句倒板唱完，聲帶完全失音，一個字都唱不出來，那時我坐在對面乾着急，一點主意也沒有，後來等到出關被擒，翻了一個吊毛，博得觀衆一個滿堂彩，就掩幕不唱了。到了後台，我狠替他老人家難過，但是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安慰他。譚先生到狠達觀，拍着我的肩膀，說道：「孩子！下一次我們再來，還是這一齣。」後來在家中休養了許久，（聽說天天發脾氣罵

人，肝火很旺，因為老先生一世英名，怎經得住這種打擊。「重又預告，在丹桂戲園演出，仍舊是我陪他合唱全本四郎探母，那天的盛況，真可以說一句，一人山入海，「因為大家知道此老最好勝，有以前的一段故事，此次必定比平日格外賣力，等到出台以後，唱得真好，好到甚麼程度，真有點難以形容，簡單一點，可以說：「神完氣足，瀟灑出羣。」台下觀衆的熱烈歡迎，不必說，連我這劇中公主，都聽出了神，可以想見這齣戲的精采。我從這一次，感覺到戲劇的意義，到了台上，彷彿軍人到了戰場，生死關頭，間不容髮，譚先生享盛名四十年，晚年偶爾小挫，尚且不肯放鬆，一定要把面子爭過來，這種堅強的毅力，激發了後輩的勇氣，充分表現出他的「好勝」與「自尊」的精神。

新戲感人舉一實例

我覺得演劇的要訣，由絢爛歸於平淡，方是學到功深，譬如運一腔，做一身段，教台下觀衆注意，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一定要耐人尋味，好像吃橄欖，有回味，越到後來越甜，才能够抓得住觀衆。古人說的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又說繞樑三日，都是形容音節的感人，往遠處說；像高漸離的擊筑悲歌，項羽的虞兮歌；李龜年的沿門鼓板；再有許多騷人雅士，借着歌曲來發揮自身的牢騷抑鬱，有幾位筆下來得的，但不能唱，就編傳奇，點工譜，有幾位不但能唱，並且技癢時，一樣登台表

演，下的工夫不亞於內行，何以大眾對於戲劇嗜好者如此之深？據我的看法：一是感覺到戲曲有調節精神的力量，人們在憂愁難遣，或工作疲勞的時候，聽聽戲，唱唱戲，可以得到相當的安慰與調劑，再進一步說，如果表演得深刻一點，更能够感化氣質，喚醒癡頑，要知道這種暗示的力量，的確非常之大，無形中可以轉變每個人的心理，我記得在民國初年唱了一齣時裝實事新戲「一縷麻」，曾經感動了兩家的家長，而促成了解除盲目的婚姻。

一縷麻的故事，是十足表現盲婚的痛苦，這齣戲是取材於小說時報中間包天笑先生的大著，本事大致說某知府的小姐，與某道台的少爺，從小指腹為婚，男的是個傻子，當時風氣漸漸開通，小姐已經上學校讀書，感覺到這種婚姻，太不自由，跟一個索昧平生，而且有精神病的人結婚，實在是一件悲慘的事，所以出嫁的時候，打定主意，不肯上轎，後來經不住她父親百般勸囑，才含淚委曲依從，到了男家，忽然得了白喉症，這個傻新郎在洞房伺候新娘的病，很誠懇，結果他也傳染了白喉，而一病不起，等到新娘病愈清醒過來，看見頭髮上有一縷麻，問起情由，才知道新郎已死，她覺得很對不住這位傻新郎，就白晝而亡，這齣戲裏面的配角，最重的是新娘的父親，由賈洪林君擔任他真有戲劇的天才，勸女兒上轎，十段道白表情，實在不好做，他在家裏煙燈旁邊，琢磨了兩夜，演出以後，異常精采，看客真

有感動得下淚的，戲詞是吳震修齊如山兩位先生，商量着編製出來的，思想非常新穎而深刻！可惜自從賈洪林去世以後，別人簡直唱不了，都是敷衍了事，才興味索然，所以後來我也不常演唱此戲。剛才我說的是台上的盲婚故事，再把台下一盲婚事實，也來敘述一下。當時有一位萬宗石先生，一位易舉軒先生，兩家都是很有地位的人，而且還是世家，愛好結親，萬家的小姐，許與易家的少爺，後來易少爺得了精神病，有人主張退婚，但是兩家都格於舊禮教，遲疑不決，有幾位熱心朋友，就慫恿男女兩家的人，去看一樓麻，萬小姐看完了這齣戲，回去大哭，感動了她的父親，就托出人來跟易家交涉退婚，易家當然沒有話講，就將婚約取消了，萬家小姐不致於犧牲了一生幸福。由此看來，不能說不是看了這齣戲的影響。可見戲劇是遊戲，對於世道人心，移風易俗的力量，實在不小，反過來說，誨淫誨盜的戲劇，也足以搖動一班血氣未定的青年男女脆弱的心靈，所以我的劇本，竭力避免這幾點，就拿我在外國表演的戲來說，最受歡迎的，還是忠孝節義一類的戲，可見古今中外嗜好相同。聖人教人為善，幾千百年來，到底糾正了許多人心風俗。現在這種世道，看了真是害怕。將來還不知道演變到甚麼樣子，我們祇有睜着眼睛看吧。

X X
X X
X X
X X
X X

光華陶瓷製製造廠

專製各式陶瓷器具

出品精良 價目克己

辦事處：上海北京路大業樓四〇一號

電話 一四二五九號

廠址：上海大西路四〇三弄寶元坊二四號

平安三飛車

股份有限公司

三飛客車 美觀大方 舒適快捷 服務週到

叫車電話
14898

中西大藥房總支店均可代叫

分設 遍設 全市

永祥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福州路三八〇—三八二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學校文具 圖書儀器
筆墨紙張 教育玩具

印刷所：山東路二二八弄二七號
電話 九二五一〇

銀行簿據 商標禮券
圖書雜誌 五彩石印

聯號：大昌元印刷紙號
山東路二六六號
電話 九四二六二

民誼大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民誼大補藥

大眾補品 功效驚人

功能

促進食慾 增加體重
補助發育 增殖血源
破補衰弱 振奮精神

廠址 新開路辛家花園
電話 六〇一〇六

三樂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營之業務

- 一、信託
- 二、地產
- 三、保險
- 四、證券
- 五、股票
- 六、貿易
- 七、實業投資
- 八、運輸倉庫

本公司資本總額
中儲幣一千五百萬元

本公司總管理處
福州路三三五號
電話 九八二〇四號
電報掛號 一一〇八

廠織染波寧

司公限有份股

小孩牌著名手帕

製 染 棉 毛 織 物
府 綢 布 疋

廠 址 上海延平路康家橋

發行所 上海吳淞江路四九

電話 二一三七六
電話 八一二一六

廠造製器電信公

司公限有份股

電星牌電器用具

全世界最新型 雙用安全插撲

電氣熱水機

註冊專利 美觀耐用

省電安全 迅速便利

自建廠屋

總發行所

第一廠 第二廠

梅白格路三一三號
電話掛號 〇四〇五
上海芝罘路四一號
電話 九二九八七
上海廈門路七六弄
北蘇州路九九六弄

西房藥大西中路馬四

廠水香星明

越陳越香 明星花露水



明星日月皂
硬質頭等皂
藍花星光皂

電話購貨 98200

口路東山路馬四

房藥大西中

鑰胃敵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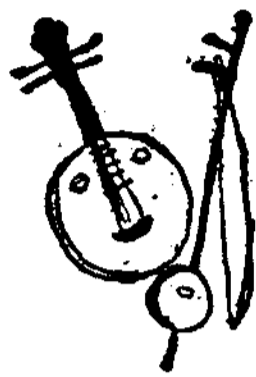
止肝胃痛
治腸胃病



止咳化痰
平喘治痰

威權品補

油肝魚精麥命他維星九



元曲引俗語「趙藁送會哀」說

孫楷第

元明人曲有「趙藁送會哀」一語，藁字亦作杲。斯語分

見於白仁甫墻頭馬上、張國寶薛仁貴、楊文奎兒女團圓三劇中。墻頭馬上第二折牧羊關曲云：「你道爲甚着你個了環迎少俊，我則怕似趙杲送會哀。」（元明雜劇本杲字誤作果，元曲選本不誤，）薛仁貴第二折雙雁兒曲云：「恰便似送會哀趙藁不回來。」兒女團圓第二折賀新郎曲云：「每日家問梅香無信息；哥哥，他恰便似趙藁送會哀。」（此據息機子本，元曲選本作趙杲，）今按仁甫元世祖中統至元間人。國寶即教坊總管喜時豐，乃成宗大德時人。文奎乃元末明初人。其撰曲皆有此語。則斯語固金元習語矣。顧其語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其語出何時，至今亦無言之者。余以宋歐陽脩歸田錄考之，始知自北宋時已有此語。歸田錄卷二云：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尙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據歐公此條，知趙藁本作趙老。老轉爲藁，以同韻而誤也。藁亦書作杲，以音同也。會哀本作燈臺。燈臺轉爲會哀，以燈與會同韻哀與臺同韻也。由是而「趙藁

送會哀」一語，其詞義粗可曉。然歐公竟亦不知是何等語。則俗語所由起，其源蓋不可究詰矣。

民國三十年春，有蜀中某公之寓燕臺者，召余宴於其家。飲次，座客有新讀元曲者，以「趙藁送會哀」一語問余，兼詰其出處。余以歸田錄對，曰：趙藁當作趙老，會哀宜作燈臺也。客稱善。時有蜀倡在旁，忽前致詞曰：此吾蜀中語。非趙老，乃趙小也。余驚而問之，曰：汝亦知此語之所由起乎？倡對曰：會聞之諸姑姊妹云：趙小者，某寺小行者。寺方起殿，庀材甚多。而梁木皆不合格。一日，其師將有遠行，諸弟子以梁木問師無他言，但云：大樹柳皮彎。語已，逕去。弟子皆不曉其意。趙小者固聰雋人也。周行寺外，見有枯柳樹，皮已脫，其大可合抱，而幹頗彎曲。乃以語餘僧，謂師所指者即是。俾伐以爲梁木。師歸，則構架成矣。問何由知吾旨，且知者誰也？衆以趙小對。師伴喜而心嫉之。他日，暮夜，使趙小送燈臺於他寺，而潛隨其後。趙小行至水濱，師自後推之墮水，因溺焉。俗有「趙小送燈臺，一去不回來」之語，緣此也。倡之告余者如此。余謂倡之言但可證蜀中有此傳說，其在北宋歐公時，是否人間有此傳說，不可知也。唯其言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其爲倡優之言而棄之。故余今述元曲「趙藁送會哀」俗語，引宋歐公語釋之，兼記倡語，使世人知斯語今猶存於蜀中，且有傳說傳之，其流布人間騰爲口實，非獨見於元曲而已也。



清宮怨

四幕劇

姚克

第二幕 第三景

時間：光緒廿四年戊戌，八月初五日寅末（約上午四點零。距

第二幕第二景約四日半。）

地點：乾清宮正大光明殿屏門後。

登場人物：王商，孫德，光緒，珍妃，袁世凱。

景：（第二景燈熄後約數秒鐘，台上燈光復明）這是乾清宮屏門後的過路。正面的兩旁都是又寬又高的「榻扇」，從正中空處可通正大光明殿，但有御座後的屏風遮蔽着，所以看不見殿上的景物。這「過路」的前面有兩根不粗不細的柱子，承着上面的屋簷。「過路」的左邊通到外面，右邊可通登樓的扶梯。

開幕時王商拿着紗燈在屏門口，臉上露着緊張的神情。太監孫德提着紗燈悄悄地自屏門入，好像有秘密的消息報告似的。

孫：小回回剛從外邊兒來，說：「康有為沒讓榮總督逮住，在天津上了輪船走了！」

王：真的？……謝天謝地。他走了，咱們皇上可以少担一份兒心了。

孫：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騎着快馬，趕進城來，他那兒走得得了？

王：（搖搖頭）穀險的了！（話歸正傳）皇上一回兒就要上殿了，外頭都齊備了沒有？

孫：差不多了。

王：你教他們在西面把守了沒有？

孫：我跟他們說了。

王：你再去查看一趟。要是走漏了一點兒風聲，咱們腔

子裏可長不出第二個腦袋。

孫：我知道。（匆匆地自左邊下）

王：（掏出懷表來一看，探頭向屏門外的太監說）是時候兒了。

外面應聲：都齊備了。（這時右邊樓梯響，王商趕緊回頭，整容，肅立在近門處。光緒自右上，滿臉的憂慮，眼睛略腫，有失眠的樣子。）

王：（搶前一步請安）皇上吉祥。

光：都齊備了嗎？

王：都齊備了。

光：袁世凱跟林旭來了多久了？

王：來了一回兒了，在殿外候駕哪。

光：哦。

王：回皇上，剛才小回回打外邊兒來，說「康有爲到了

天津，沒讓榮總督逮住，已經上了輪船走了。」

光：（驚喜）哦！（以手撫額）這是真的？

王：奴才不敢謊報。（孫德自左上，見了光緒，搶前幾

步請安。）

孫：皇上吉祥。

光：你們殿裏殿外都安排好了麼？

孫：安排好了。

光：今兒個可不比往常，殿裏殿外不准有一個不相干

人走動。小心點兒！

孫：喳。

光：我要登殿了。

孫：回皇上，珍主兒在外頭，有要緊事要見皇上。

光：（噢了一驚）有要緊事？……快請她進來。

孫：喳。（退下。）

光：（一片陰影在他臉上）這兩天我心驚肉跳地，難道

……（疑懼地嚥住了下半句話。）

王：皇上這些日子睡得很少，太操心了。（光緒不語）

孫：（又上，向光緒請安）珍主兒到。（珍妃自左上）

珍：（向光緒請安）皇上吉祥。（光緒拉她起來，孫王

二人退下。）

光：康有爲已經上船走了。

珍：奴婢聽說了。（呆呆地站着。）

光：（焦慮地）出了什麼事兒啦？

珍：（向四面一看）此地沒有外人麼？

光：沒有外人。殿裏殿外，我都派人把守着。你儘管說

好了。

珍：奴婢不敢說。

光：你放着胆說好了。

珍：（略停，吞吞吐吐地）奴婢……昨兒晚上……

光：昨兒晚上怎麼樣？

珍：昨兒……晚上……

光：（焦急地）你說呀！

珍：昨兒晚上做了一個夢。

光：咳！（放下了心）我道是什麼要緊事哪。

珍：奴婢知道夢兆是不足爲憑的。……不過這個夢可真

有點兒奇怪。

光：你夢見什麼了？

珍：（眼睛發直，彷彿在重歷夢境）奴婢夢見皇上在耍

猴兒哪。

光：（心裏暗笑）那有什麼奇怪？

珍：奴婢彷彿是在一片荒地上……這邊兒是一顆樹……

那邊兒是一頭山羊，後面跟着一羣狗……還有一隻

又黑又大的狗熊……還有一隻猿猴兒……皇上在樹

底下給那隻猿猴兒戴上了一頂紅帽子，叫牠去騎在

羊背上……（恐怖地）冷不防，那隻猿猴兒忽然偷

偷地跑到您背後，把鍊子往您頸子上一套，把您（比着手勢）這麼反鎖在那顆樹上！您剛要掙扎，那隻大狗熊忽然撲過來，抓住了您的腿……那隻羊跟着就蹦過來，一頭撞在您身上……（歇思替里亞地，眼睛裏噙着淚）牠的犄角兒扎進了您的胸口，鮮血從傷口裏直往外冒……我正要撲過去救您，那隻山羊忽然衝過來，一頭撞在我的心口……我只覺得一陣子心疼，嘴裏嚷着「救命！」……這一疼可把我疼醒了，嚇了一身冷汗。我睜開眼睛……屋子裏黑沉沉的，靜得很……只聽見遠遠打更的聲音……正打着三更！

光：哦！

珍：您說可怕不可怕？這回兒想起來，我還直發毛呢。

光：（安慰地）惡夢總是可怕的。你別把牠放在心上就好了。

珍：（陡然）可是……皇上今天不是要召見袁世凱嗎？

光：（點頭）我現在就要見他。

珍：皇上……不要見他吧！

光：爲什麼？

珍：依奴婢看，這個人不很可靠。

光：（笑着說）初一那天，我在仁壽殿召見他，你躲在屏門後看了半天。他走了之後，你說他相貌非凡。怎麼現在又說他不可靠了哪？

珍：因爲量才用人是皇上的事，奴婢不便過問，所以那

天沒跟您提。

光：現在呢？

珍：現在……（低頭不語。）

光：你儘管說呀。

珍：（淚隨聲下）這個惡夢怕不是好兆。

光：這與袁世凱又有什麼相干呢？

珍：可是她姓袁——

光：姓袁又怎麼樣呢？

珍：夢裏頭把鍊子往您頸子上套的就是個猿猴兒……

光：（稍楞了一楞，心裏也覺得不自在，可是臉上却微笑着）照這麼說，那麼現在在外面等着見我的還有

一個林旭。「林」豈不就是那棵樹了麼？還有楊深秀，楊銳，他們都姓楊，一定就是那頭羊了。

珍：可是……奴婢心裏害怕……（婉轉地）皇上不要見袁世凱吧！

光：（安慰地）現在事情非常的危急，我非馬上召見林旭跟袁世凱不可。

珍：（跪下）哦，皇上！

光：（無可奈何）也罷，讓我先見林旭吧。見過了他，我就進來，咱們再商量。（扶她起來）

珍：謝皇上。（立起來）

光：（向屏門口）我要上殿了。

王商：（在外面應）喳。（進來，先給光緒整了一整衣冠，然後肅立在門的兩邊。光緒振起精神，走出屏

門。

王：（向孫德）孫回事兒的，給珍主兒端張椅子來吧。

（珍妃點頭不語。）

孫：哎。（向右邊下。屏門外有「宜林旭上殿」的吆喝聲。）

珍：你們兩個人到屏門後，聽林旭說些什麼，輪流的回我知道。

王：噓。（孫德撥椅上。珍妃坐下。王商躡足到屏門後去。）

珍：（向孫德）聽說老佛爺今兒一早就進城來，是不是？

孫：是。皇上八點鐘就要到瀛秀門去接駕哪。

珍：哦！

孫：這幾天裏頭外頭謠言很多。聽說老佛爺進了城，怕要鬧出大事兒來哪。

珍：現在康有為已經走了。她還要怎麼樣？

孫：康有為雖然走了，可是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還有張蔭桓，李端棻，這許多人還在京城裏頭，走不了。

珍：難道老佛爺真想把他們一網打盡麼？

孫：奴才不敢說。（王商慌忙地自屏門出。）

王：（向孫）你去聽。（孫出屏門）

珍：林旭說什麼？

王：回主兒，這事兒鬧大了！

珍：怎麼樣？（突然站起來）

王：他說：太后聽說康有為跑了，非常生氣，今天進了城就要把改政黨一網打盡，殺的殺，充軍的充軍。

珍：（證實了她的恐懼，急迫地）他還說什麼？

王：他說：他又探聽得老佛爺要叫榮總督進京，做軍機大臣，把皇上軟禁起來。老佛爺要重新垂簾聽政。

珍：皇上聽了這話，怎麼說？

王：皇上問林旭：「你們商量什麼法子出來沒有？」林旭說：「現在『新』『舊』已經成了不兩立的形勢，臣等再三商議，都覺得皇上不能再有什麼顧忌。

太后既然要下辣手，皇上只能『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

珍：哦！皇上怎麼說？

王：皇上問，用什麼法子來還治其人之身呢？

珍：林旭怎麼說？

王：奴才沒往下聽。（孫德上。王商下。）

孫：回主兒，林旭說：「現在情勢很急，不能再猶疑不決了。」接着他就提起了袁世凱。（以下的對話，*tempo* 應逐漸加緊加快。）

珍：袁世凱怎麼樣？

孫：他說：「袁世凱現在奉旨到天津去練兵，這個人贊

成維新變法，很有胆量，皇上何不叫他効忠哪？」

珍：叫袁世凱効忠？（王商急上，孫德急下。）

王：回主兒——

珍：（搶着問）林旭要袁世凱做什麼？

王：（一口氣）他要袁世凱到天津督撫衙門，把榮祿殺死，再帶一萬新兵，當天兒坐火車進京，把頤和園團團圍住，逼着太后把大權交給皇上，以後只在園中遊山玩水，頤養天年，永不過問朝政。

珍：（情緒緊張）皇上答應了沒有？

王：奴才沒往下聽。（孫德急上。王商急下。）

孫：回主兒，皇上說：太后今天清早就要進城，恐怕立刻就有變亂。

珍：哦！

孫：林旭說：「既然如此，皇上只有先下手為強，叫袁世凱立刻坐火車趕到天津，照計行事。」（外面殿上有吆喝聲。王商急上。）

王：回主兒，召見完了。

珍：皇上怎麼說？（王商剛要回答，光緒自屏門上。王孫二人退下。）

光：剛才林旭跟我說——

珍：奴婢已經知道了。皇上答應了沒有？

光：（堅決地）我已經答應了。

珍：（證實了她的恐懼）皇上！這不太冒險了麼？

光：事到如今，誰先下手就是誰勝。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珍：可是……皇上把這樣的重任，託付給袁世凱。要是他心懷異志，忽然變起卦來，那怎麼得了哪？

光：我看他相貌堂堂，不在李鴻章之下，說話很沉着，很懇切，決不像一個賣主求榮的小人。

珍：依奴婢看，他的相貌雖然很威武，可是他的眼神兒遊移不定，恐怕一到利害關頭，他也許要拿不定主意吧。

光：那麼……我答應他，事成之後，隨他做直隸總督就得了。

珍：（急促地）皇上還是不要用袁世凱吧……（感情地）他會把鍊子往您頸子上套的！

光：（駁斥她，但語氣是溫和的）往常你說話很有見地，今天怎麼忽然小孩子見識起來了？

珍：（懇切萬分）可是……昨兒晚上的夢……

光：在危急存亡的時候，我不能不當機立斷。怎麼能穀為了一個夢，就改變主意呀？

珍：（突然跪下）奴婢求皇上仔細的再想一想吧！

光：（扶她起來）不用再說了。我的主意已經打定……成敗，存，亡，只能聽天由命了。（回頭向屏門外）宣袁世凱進見。

外面應聲：喳。

珍：（起來）那麼，請皇上答應奴婢，在這兒見他。

光：這又爲了什麼？

珍：奴婢放心不下，要再看一看袁世凱。

光：你不能在屏門後看他嗎？

珍：殿上有御座擋着，怕看不清楚。

光：也罷，就這兒吧。（向屏門外）宜袁世凱到這兒來見我。

外面應聲：喳。宜袁世凱裏頭見駕。

珍：（匆匆地請了一個安）謝皇上。（急向右邊下。光緒端正地坐下。）

王商：（自屏門出手攜一墊，跪下）袁世凱見駕。（孫德提燈自左邊引袁上。王孫二人退出屏門。）

袁：（跪下，又向前數尺）微臣袁世凱……敬請聖安。

（脫帽碰頭謝恩，然後起立，前行數步，復跪於墊上。）

光：現在朕叫你到天津去練兵，你能發對朕盡忠，始終不變嗎？

袁：臣情願粉身碎骨，報答皇上的天恩。

光：朕現在維新變法，你願意為朕效忠嗎？

袁：維新變法是富國強兵的根本。如蒙皇上不棄，臣情願為新政効命。

光：（面有喜色，聲音漸低，但很親信地）太后跟守舊黨反對新政，你是知道的。

袁：臣略知一二。現在皇上已經親政多年，皇上的聖明遠播四海，太后應該不干預朝政才是。

光：現在太后決意阻擋新政，你看朕應該怎麼辦？

袁：臣記得左傳上有鄭莊公遷其母於城穎的故事，君子並不以為莊公有虧於孝道。

光：（喜形於色）你意思說：朕應該學鄭莊公嗎？

袁：皇上聖裁，臣不敢妄議。

光：（機密而懇切）假使朕要學鄭莊公的故事，你能發為朕効忠嗎？

袁：（碰頭）臣情願以一死報答皇上的隆恩。

光：（大喜）你真是朝廷的棟樑！

袁：（碰頭）謝皇上。

光：現在有一件機密的要事，朕想派你去辦……你願意嗎？

袁：但不知皇上要臣辦什麼機密要事？

光：（自袖中掣出一紙，交給袁）你拿去看。（袁接過

紙條，轉面向燈光閱讀。看到一半，他的眼睛睜大，兩手微顫。閱畢，光緒急切地問他。）你……你辦得了嗎？

袁：（略一躊躇）臣……臣情願盡忠。

光：（離座扶袁起來）這是國家之福。（回頭向屏門外呼喚）王商！

王：（應聲而上）喳。（跪下）

光：拿文房四寶來。還要我的玉璽跟一枝金箭。

王：喳。（向右邊退下。）

光：（向袁）現在北洋的兵權都在榮祿手裏，他是太后最親信的人……朕先派你做欽差，另外再給你手諭

一道，金箭一枝。你坐第一班火車到天津，殺死了榮祿，你就是直隸總督。那時候兒你就帶一萬新兵

進京，把頤和園團團圍住，請太后交出政權。你的

責任重大，要小心在意才好。（王商持一盤文房四寶等物上。）

袁：微臣遵旨。

光：好。（坐下草詔，王商手捧盤子跪在帝前。光緒迅速地寫完手諭，蓋上玉璽，順手拿起盤中金箭。王商捧盤退下。光緒將手諭付袁，袁跪下）袁世凱，你真能忠心不變嗎？

袁：臣情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光：（鄭重，懇切，聲音帶着強烈的情感，幾乎帶一些哭音）朕把身家性命跟國家的命運，都交給你了！（擎着金箭）這枝金箭不是輕易可以動用的。你拿着牠，就可以有生殺的大權。你萬萬不要孤負了朕的託付。

袁：皇上請放寬心。

光：（剛要把箭給他，忽然停了手）朕不是不相信你。可是責任太重了，朕要先對天起誓。

袁：（稍微一震）皇上！（立即改變語氣）臣願意對天起誓。（轉身向外跪，眼望着天空，臉上很誠懇，但眼神遊移。）皇天在上，我袁世凱要是孤負了皇上的隆恩，到後來……憂患交迫而死。

光：太言重了！（忙以金箭付袁）

袁：事不宜遲，臣即刻就動身了。（碰頭謝恩，帝急扶他起來。）

光：你千萬要胆大心細，別誤了大事。

袁：（請安）微臣遵旨。

光：（向屏門外。）天還沒亮，你們照袁侍郎出殿。外面應聲：喳。（孫德上，持燈引路。）

光：朕在這兒專等你的好消息。

袁：臣早則今天，遲則明天早晨，一定回京覆旨。（請雙腿兒安，退出屏門。光緒回頭，見珍妃自右邊出來。）

光：（趕上去拉着她的手）現在你該放心了吧！

珍：剛才袁世凱接旨的時候，奴婢看他舉止失措，神情可疑……奴婢實在放心不下……

光：（駁斥她）咳！你怎麼一死兒不相信袁世凱哪！我看他忠義之氣，形於言表。你沒聽見他剛才對天起誓嗎？要是這樣兒的人不可以相信，你叫我相信誰哪！

珍：（心裏還是不能信任袁世凱）那麼奴婢只能禱求蒼天，保佑皇上成功了！（眼望着天，忽以手掩面。台上燈光的光圈收小，只照着她的頭臉，然後全熄。）

光：我看你今天有點兒反常。……大概是一宵沒有好睡。還是回宮去歇回兒吧。

珍：是。（向屏門走去，忽然返身跑到光緒跟前）皇上，假如袁世凱到了天津，爲了保全他自己的腦袋，跟他全家的性命，把皇上的密計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榮祿。反倒是榮祿先帶兵進京，到頤和園奏明了太后，把改政黨一個個兒地逮住，再來對付皇上您。這不就是那猴兒把鍊子往您頸子上套嗎，皇上？（跪下）

光：（跪下）

光：噫！你怎麼還忘不了你那個夢哪？要是我也像你這麼想，咱們的榮還造得成嗎！（珍妃低頭。台上燈光全黑，變景）



拈花記

包天笑

第七章

上海從前賽

馬的地方，倘有公共租界泥城橋那邊一處，什麼江灣跑馬場，引翔港跑馬場，都還沒有咧。一年功夫，也只有春秋兩賽，賽馬都屬於西商的，西人遇着春秋兩賽，當做一件大事辦。海關上有幾天不辦事，郵政局那幾天不送信，各洋行凡是給外國人做事的，

都得放假，上海一般人，稱之為封關。逢着跑馬令節，却是大張曉諭的，以游玩的。也有上海相近別處地方人，如蘇州，無錫，杭州，嘉興等處，竟有特為趕到上海來看跑馬的。

而且這兩天裏，工部局大開賭禁，沿靜安寺路附近跑馬廳一帶，有班猶太人，印度人，擺着賭攤，招人賭博，照例不禁。但是過了這跑馬的幾天，大家又得規規矩矩的做事，不准再行賭博了。雖然那時候，也出售什

麼香賓票，以及臨時買馬票，做輸贏，可是遠不及後來常常跑馬輸贏之大。並且講到跑馬，在面子上，還有一種提倡體育之意。一年只有兩回，別處地方人，借這個題目，到上海游玩，多少總買點東西回去，因此於上海商市上很有關係。好比杭州的燒香時節，謂之香汛，上海的跑馬時節，稱為跑馬汛。

北里中人，在這個跑馬汛當兒，也要多做一點生意。她們以跑馬汛為名，便要邀請客人請客。在這幾天裏，應該和酒要多一點。再在前幾年的時候，這春秋兩賽，便是上海堂子裏，信人出風頭的日子。上海那時候只有馬車，有幾位名妓，預先幾天，把馬車行裏最漂亮的馬車定好了。要跑得最快的馬，風頭最健的馬夫，還有一種馬車，自己拉繮的，喚做「亨斯美」，她們要自己拉繮，好似現在的自己開汽車一般。

那種馬車上，紅紅綠綠的四周綵滿了彩。用一種極長的馬鞭子，插在馬車上，上面綴了無數的小花球，還有各色的小旗子，臨風招展。馬夫穿了各種奇形怪狀的衣服，有好幾位名妓，都是特地做起了馬夫的制服，專門為着看跑馬而爭奇鬥異出風頭的。有的用藍緞子做了袍子，四圍用白緞鑲成闊邊。有的是一層一層不少層數的披肩。有的帽子上除了紅纓以外，還有各色的帽纓。那帽子也很奇怪，涼帽不像涼帽，暖帽不像暖帽。

還有帽子上戴着五顏六色的頂珠的，在前清的制度，那頂珠是不能亂戴的，它們有官階品級的關係。可是一到了租界以內，形同化外，什麼也顧不到了。一個妓女的馬夫，竟可以戴着紅的，藍的頂珠，招搖過市的。那時幾個最有名的妓女，如老林黛玉等，她們在跑馬這幾天裏，包了一輛馬車，連給馬夫做衣服，總要用去幾

百塊錢。那時不但是妓女出風頭，還有某某洋行的大班姑娘，某某公館的領事夫人，她們都是自己有了馬車的，也要在外國人淘裏出風頭。大概這種奇形怪狀的衣服，都是她們的創作。

可憐上海那個地方，可以游玩之處太少了。幾個公園裏，不放中國人進去，春秋佳日，要到各處地方去遊逛的地方也沒有。只有一個味莪園，原是一位姓張的私家花園，它是開放了，讓大家進去玩玩，在那裏賣賣茶，藉此吸引游人。其實只有兩座新造的洋房，原是一覽無餘。人家沒有去處，也只得走到這裏來了，因此達到了跑馬汛裏，士女如雲，味莪園尤其熱鬧。

那天時觀平說：到了跑馬時候，他要請客，請許多北里中人，都來照相。她要攝一張十二金釵圖，因為他新買了一架大照相機，可以照那十二寸以至十六寸的，新出於礪，可要把它試一試。大家計算一下，把各人所熟識的姑娘，都叫了來，也有三十餘人，但是既然要拍金釵十二圖，要在

其中選取十二人了。

第一：自然容貌是要最美麗的。好的自然大家都看得好，所謂有目共賞，名下無虛。好在這個俱樂部所叫得來的人，要算是上海頂刮刮的人兒了。第二：年紀要相髣髴，過於年紀大的不要，過於身材小的不要，大約是從十六歲起，到二十歲為止。第三：講到她們的裝束，不能有一種限制，因為各人所穿的衣服，輕紅淺碧，各有不同，這是不能同女學堂一般的有一種制服的。而且越是各種各樣的衣服，越是好看。不過也得預先約一約，譬如梳頭一律梳頭，打辮子一律打辮子，以取一致。

那天好似開選舉會一般，分爲初選複選。初選選定了二十四個人，再由二十四個人中，選出一半十二個人來。也恐怕到了臨時，有什麼故障不能來，還要預備了幾名次多數，倘有缺席的，教她們補入。這也只有錢春會裏幾個人知道，不給他們堂子裏人明白。因為約定了以後，便要預先關照他們。這個賽馬日期，大概是在四

月中，雖說春賽，總在初夏時節，清和天氣。到了半個月以前，報紙上已經登出來了。

我今迴敘那一天是時觀平的兄弟時觀瀾請客，日子是三月廿三日，離看跑馬的日期，還有半個多月咧。左詩晨這天叫了花蕊雲來，滿想可以認清楚，是不是南京所見的張浣桐家後園的芳鄰？看看却有些兒相像，只是心中不免有些疑惑。因為相隔的時間，雖然不過四五年，可是這個四五年，正是一個女孩兒，最有重要關係的時代。譬如一個女人到了中年。相隔四五年，不甚有什麼變動，現在一位小姑娘，從十一歲到十五歲，這個變化却是厲害了。加着今天大阿姨沒有跟來，跟來了一個大姐，名喚阿金，要是大阿姨來了，倒可以悄悄的問她

了。不過蕊雲的身材苗條，容貌美麗，加以精神活潑，在座的人，却都注目於她。那時坐在左詩晨對面的一位柳星叔，尤其是贊不絕口。這位柳星叔，是一位美國留學畢業回國的人，

他學的是商科，滿望回到祖國來服務。可是回國已經有一年了，小的位置，他是不肯去就，大的位置，中國人是要熬資格，要講經驗閱歷的，誰肯來請你這年少氣盛的留學生。因此蹉跎下來，暫住上海，明報館裏，便請他翻譯西文，他對於新聞事業上，倒也感到興趣。

柳星叔也是錢春會中的一人，他叫的有好幾位姑娘，如謝燕燕，金屋春等，都是名下無虛的人。他是一位溫文美秀的少年，又是一位西洋留學生，玄衣電領，風度翩翩，他還沒有討過夫人，妓院中人，是最歡迎他的。

「詩晨兄！」柳星叔道：「你到三十那一天，不用說，就是她們那裏的酒了。」

左詩晨却也想到，不過躊躇間沒有決定，柳星叔却催詩晨決定了，把酒定下去。加着戲一塵等也在傍邊敲邊鼓。說道：

「很好！很好！我們大家都贊成。」便招呼蕊雲去取請客票。

蕊雲還癡癡憨憨，莫名其妙。她是初出茅廬，向來到了檯面上，不懂得要求客人請客碰和的。除非是逢着什麼接路頭，宜卷等大典，由大阿姨再三的指導，教她向那一個客人說，她就沒有辦法了。但是她終覺得赧於啓齒，好在她出來終有那侍從副官們陪着，最好是教跟堂唱的去打合客人。必不得已要她自己開口，她說出來了，倘然那個客人立刻答應，她算是幸不辱命。倘然那個客人有些牽絲拔藤，她就兩頰泛上桃花，不肯再說下去了。

今天柳星叔叫蕊雲去取請客票來，那個跟堂唱的阿金，却是老口，便道：「真的嗎？左二少照應我們，給我們請客嗎？這幾天，我們生意本來清得很，」燒香燒在枯廟裏，「那是謝謝你呀！」

說着，便叫拉車子的相幫，去拿請客票來。

那時上海妓女出局，已不坐轎子而坐包車了。花蕊雲家的大阿姨，是個娼闖出身，從她的娘起，就吃堂子

飯，她也是十五六歲就混在堂子裏，直到如今，一切都老練，不是那些新進末學可比。她說：「那些請客票又不值什麼錢的，多印一些，放點在車箱裏，拿起來便當點。」今天阿金聽說左詩晨請客，忙不迭的跑下樓去喊了拉車子的阿金虎，叫他把請客票取出來，一疊約有四五十張，送到左詩晨手中。

「就是這檯面上發發，用不了這許多呀。」左詩晨說。

「多請幾位朋友，你寫牘下來，給我好咧。」阿金道。

「日子是在本月三十日。菜只要一檯，不過菜是要頂好的。頂要緊的是不到你們房間裏來吃，要搬到這裏來吃。到了那一天，你們房間裏派一個人來，就是你來好了，阿因也教她早點來。」左詩晨一一關照了阿金。

「我知道！我知道！你關照了我就是了。」阿金又輕輕的附着詩晨的耳朵道：「就像今天一樣，不也是韓采蘋家的菜嗎？我們便照樣好咧。」

「對啊？你真聰明！」詩晨道。

一回兒工夫，阿金向蕊雲道：「阿因！我們轉堂唱去罷！」又向詩晨道：「我們出來的時候，大阿姨聽說姓左的來叫堂唱，說見了左二少，肯定千定叫他來一趟，我有話要向他說咧。」

左詩晨點點頭，想我本來要問她：「這個女孩子，是否從前我們要看的這個人？她要和我說什麼話？無非要我多請客，多捧捧她罷了。現在叫了一個堂唱，馬上請客，還要怎麼樣呢？可是過一天，確是要給她去談談咧。因此答應了阿金道：『明天到你們生意上去白相。』」

到了明天晚上，左詩晨並不爽約，吃完了夜飯，便和柳星叔兩人，同到清和坊來了。蕊雲回去說了左詩晨請客的話，大阿姨甚為歡迎。那天恰巧花蕊雲不在家裏，出堂唱去了，左詩晨漸漸兒的問到了蕊雲身上去。

「大阿姨！你這個女兒，是不是向小阿姨那裏轉買過來的，你說她原籍是南京人的這個女孩子嗎？」

「怎麼不是？」大阿姨說：「前

年子我在翠筠三小姐的房間裏時候，她不是常常到生意上來的嗎？她和小姐很親熱，叫她好姐姐，三小姐也歡喜她，常常送東西給她。我因為巡捕房裏要捉小干，所以不敢常常領她出來。那時候，你二少不是要看看她，後來沒有看成嗎？現在却又碰頭了。阿金回來說：二少很歡喜她的，這是你們有點小小緣份哪！」

「沒有什麼！我好像在南京看見過她的。」有點支吾其詞。

「你怎麼知道她是南京人？你們買得來的時候，聽得小阿姨的男人小姨夫說的。他們在茶會上講起的，她本是人家一個養媳婦，她的婆，也是南京人。不過那小孩子聰明，到了上海來，不到半年功夫，她的南京口音，一點也沒有了。到了我們家裏來以後，更是一口蘇州話。誰能知道她是一個南京人呢？二少！你橫豎是曉得的，不必瞞你。要是別一個客人，我們還騙人家說：她是我的親生女兒咧。阿因我們也關照她；人家問你是什麼地方人？你說是蘇州人，就是我

「我不信！」大阿姨笑道：「她在南京的時候，一定是一個鄉下小孩子，如今是另換了一個人了，二少怎麼會認得？天下也沒有這樣巧事，二少不過尋開心說罷了。那末你停刻兒等她堂唱回來以後，悄悄地問她一聲。因為我們房間裏人，也大半都知道是我的親生女兒，不知道是我的討人，其實我的疼愛她，真是只差得在肚皮裏袋一袋了。」

左詩晨和大阿姨談天，專等花蕊雲堂唱回來，柳星叔却覺得太無聊了。他幾番要走，都被詩晨留住。他們坐在東首廂房間的沙發上，忽然西首

廂房間的窗間，却在那裏喊了。

「星叔！你們今天誰在花蕊雲那裏請客呀！」

星叔一望，却是他的一位留美同學易雲上。

這本是一座三樓三底的房子，一共是借了四家人家。樓上兩家，東首廂房是花蕊雲，西首廂房是朱鳳。易雲上便是朱鳳的客人，今天約了幾位朋友來打牌，却是連主人家只有三人。還有一位朋友，約而未來，上海人所謂，「三缺一，傷陰騭，」因為缺了這一個人，不能成局。

正在徘徊，看見對面廂房裏有兩個熟人在那裏。易雲上也認得左詩晨的，他想他們不知道是否在對面請客？倘然是請客，不好把別人的朋友，拉了過來，完成我們的牌局。要不是請客，倒可以在兩人中借一個過來。但易雲上知道左詩晨不大喜歡打牌的，所以先喚了星叔一聲。星叔見易雲上，便走到窗口來。

「這裏並沒有人請客，我陪着詩晨來打茶圍咧。」星叔說。

「我們想打牌，却是三缺一，不能成局，你高興來一脚吧！」

柳星叔本來就喜歡打牌的，他的牌也打得不差。此刻正在無聊之際，

詩晨和老太婆談天，講的都是陳言宿語，過去的種種歷史，他聽了也莫名其妙。他正在心中埋怨詩晨，婆婆媽的，和那個老太婆有這好胃口敘得下。自己要走，又被詩晨拉住不放。聽見易雲上邀他打牌，便道：「我來！我來！」三步併作兩步，似宿雨新晴的麻雀兒，直跳往對面房間裏去了。

「好的！骨牌一響，眼目清亮，省得你在此無聊，成全了他們的牌局。那末等一刻兒，我先回去，不候你了。」左詩晨道。

柳星叔到對面朱鳳房間裏去打牌，大阿姨還敷衍着左詩晨，給他講翠筠嫁人的事。

「翠筠三小姐嫁的一個人，做輪船買辦的，也不能算不好。不過那個人的家眷太多了，聽說有五六個老婆，並且各各住開。起初的半年還好，

到後來便不大到她那裏去了，就是每日的開消，也有點牽絲拔藤。」

「爲什麼嫁了這樣一個人呢？」詩晨問。

「起初不知道呀！一個客人，要討她的時候，總是甜言蜜語，等到一進了門後，完全變了花樣了。我在去年的冬天，曾經去望過她一面，她就如我落眼淚，我就知道她心裏不快活。她還問起你二少，常看見不常看見。她說：她是上了當，照這個樣子，不能支持下去，爲人一世，難道便這樣完了不成？我是勸了她一陣子，看她的樣子，只怕要從新出來吧？」

「當初若能嫁了尹老爺，那倒好了。」詩晨道：

「尹老爺倒很想討她，無奈他的太太兇不過，現在也不必說了。以後我也不敢去看她，被她的老爺撞見了，倒要怪我們堂子裏人，還在走動，疑心我們是否要牽她出去咧。」

直等到十一點半鐘，蕊雲方始同阿金回來了。大阿姨問：「堂唱出完了嗎？」阿金回說：「已經出完了。」

「她好像自己可以說卸陪客責任一般，要縮到小房間裏去了。」

「阿囡！二少來了好半天功夫了，你來陪陪他吧！我去叫他們端正夜飯給你吃。」

她便先是走開了，阿金也急急忙忙的去到馬桶間裏去。

蕊雲便倚在左詩晨身邊，左詩晨便握着她的手，問她種種的事情。最先是問她今天出了多少堂唱？到了許多什麼地方？覺得吃力不吃力？漸漸的問到她是什麼地方人了。

「噢！我自然是蘇州人呀！」蕊雲睜大了眼睛道：「你難道聽我的說話，不是蘇州口音嗎？」

「說話是蘇州口音，但我知道你不是蘇州人。」詩晨笑着說。

蕊雲這時粉臉上蒙上一層薔薇的薄雲，把身體搓了一搓。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蘇州人呢？不過一徑在上海，沒有到過蘇州去罷了。」

「蘇州人何必定要跑到蘇州去，老實告訴你吧！是你媽告訴我的。你在

兩三年前，不是常常到過普慶里一家喚做翠筠的生意上去嗎？我那時也常到那裏去的。你媽不是我們叫她大阿姨的嗎？她曾經領你去過好幾回咧。」

「詩晨道。」

「我記得的。」蕊雲說：「那個翠筠，我叫她好姐姐的，現在已經嫁了人咧。那末你知道我是什麼地方人呢？」

「我自然知道。你是南京人。」詩晨道。

蕊雲倚在詩晨的膝邊，手中只是把一方小白絲巾，在指上盤弄。聽得詩晨如此說，默然了半晌。

「我其實是南京人，難道南京人便不好嗎？」她說。

「南京人有什麼不好？向來那個地方出美人咧。」

「但她們不許我說南京人，見了客人，只說是蘇州人。」又低低的向詩晨道：「我是她們買來的討人呀！但是她們也不許我說是討人，只許說是自己親生的，大阿姨就是我的娘。實在我自己親生的娘，是在南京。」

「你南京住在什麼地方？我猜你是住在漢西門？」

「你南京住在什麼地方？我猜你是住在漢西門？」

「噢！你是怎麼知道的？」蕊雲跳起來道：「這決不是大阿姨告訴你的，因為大阿姨也不知道我南京住在

那裏，她也從來不會問過我，我也沒有告訴過她。便是告訴她，她也不熟悉南京的地方。二少？你說我住在漢西門，這決不是我娘告訴你的了。」

「那不過是猜猜罷了。」詩晨笑着道：「我知道南京有儀鳳門，有水西門，有漢西門，還有許多門。我瞎猜猜，竟被我猜着了，你真個是住在漢西門嗎？」

蕊雲一雙烏漆似的眼珠兒，注視着詩晨。

「這其中定有緣故。」她道：「你怎麼不猜別個門？你怎麼不猜儀鳳門，水西門，却猜漢西門呢？你難道也是南京人嗎？我好像看見過你的哪！」

「我雖不是南京人，我在南京却住過好久。你說好像看見過我，我却也好像看見過你。我且問你！你住在

漢西門什麼地方？」

「起初我們住的地方，喚做雙石鼓。我常常問媽：什麼叫做雙石鼓？她說當初總是有兩個石鼓磴在那裏的，可是也找不出什麼石鼓。後來吾爺沒有活做，苦窘不堪，借住在張家園子後面，兩間小屋子裏。直到了張家把園子賣掉的時候，他們還住在那裏，那以後我可不知道了。」

「對了！對了！真有那種巧事的呀！」詩晨不覺拍手驚呼。

「二少！你做什麼呀？嚇了人家一大跳。」蕊雲怔怔的。

「不要嚇！」詩晨又把她摟住了道：「我在南京，的確是看見過你的。你說的張家，不是張浣桐家嗎？」

「這個我不知道。」蕊雲搖頭道：「那個主人年紀很輕，我們喚他張大爺，很爲和氣。他那位太太的樓上，我倒也去過幾次，她很和我親熱。我不去則已，去一趟她總送了許多東西，又常常要我到她那裏去玩。現在聽說他們把房子賣掉，不知那裏去了？」

「告訴你吧！」詩晨道：「你說的那位張大爺，却和我是朋友。他前兩年會到上海來過，現在有人說他到湖北去了。他的太太，自然也跟他同去。我記得在四五年以前，我是住在南京，也是有個朋友，要來看張大爺的房子，便到他的後園中來。你家不是住在他的後園門口嗎？那個園是荒落不堪了。那時有個小姑娘，約摸十一歲光景，赤了脚，蓬了頭，跟了我們，跑來跑去，我現在想起來，這一定是你了。」

「瞎說！」蕊雲道：「南京地方的女小孩子也很多，怎麼知道就是我呢？」

「確定是你。住在張家後園門口的，不是你是誰？認得張大爺夫婦兩人的，不是你又是誰？」

蕊雲被他說了，也好似看見過詩晨，不過事隔四五年，誰還記得？祇覺有些兒面善罷了。

「我們家裏姊妹很多，怎麼說確定是我呢？」蕊雲又問。

「噢！我記得了！」詩晨道：「那天張大爺還叫你二姑娘，你是不是在家裏排行第二？」

蕊雲被他一說，想難道是他真個看見過我的嗎？偏偏有那種巧事，這不過是他哄着我開個玩笑罷了。

「二少！你不要告訴別人，說我是南京人。我娘只許說我是蘇州人，是她親生的。對於無論那個客人，都只許如此說，不然，她要罵我的呀。」

「你在此地，她們常常要罵你的嗎？」

「總算還好。」蕊雲點點頭說。

「我聽得人家說：堂子裏的老鴿，對於討人，常常要打要罵，她們也打過你嗎？」詩晨問。

「罵是在所難免，打却不曾打過。我是吃盡了許多苦頭來的了，除了自己的爺娘不算外，這個大阿姨，要算是待我最好的了。因爲我一掛牌子以後，生意就很好，現在每天的堂唱，總要出到三四十，當然挑她們賺的錢也不少。她自然阿囡長，阿囡短的鬼拍馬屁了。不過要有幾天唱少一

點，或者要是一個禮拜沒有客人來做花頭，她便要嘴脣撇起，面孔豎起，口雖不言，心裏是知道她不高興，連叫應她也有氣無力，似答應非答應的了。不過還算是好的，因為我這幾年工夫，苦頭實在吃得太多了，比較下來，還不能算太壞。過一天，我可以把所吃的苦頭，詳細告訴你。」

左詩晨正要打聽她如何賣到這裏來的，却見大阿姨已經走進來了。

「阿囡！夜飯已經開在亭子間裏了，你喜歡吃的草頭，我特為叫他們給你燒了。」大阿姨又向詩晨道：「二少！你高興也到亭子間裏來坐坐吧。」

詩晨便也跟了進去，蕊雲拉了詩晨的手，說道：「我今天看見你的朋友鄭七少，在怡情仙館那裏，他問起你：今天叫沒有叫？」

「怡情仙館那裏，是誰請客呀？」詩晨問。

「是一位姓徐的，大家喚他為特別照會的。」蕊雲道：

「怎麼叫做特別照會呢？」大阿

姨道：「這也算是一種綽號嗎？」

「特別照會，便是標緻面孔。」左詩晨說：「因為上海人稱面孔為照會，譬如問人面孔好不好？便說照會不不？」

「怡情今天打扮了男裝，倒很好看。」蕊雲道。

「怡情比你身體高，打扮了男裝好看。你比她短小，打扮了男裝不好看。」大阿姨如此說。

「怡情今天戴了一隻外國式的打鳥帽，把珠子盤成怡情兩字，綴在帽子上，很為好看。明天我也用珠子盤成蕊雲兩字，綴在外國帽子上，也很為特別。」蕊雲一頭吃飯，一頭說。

「那樣的特別，你也變成了特別照會了。」詩晨笑着說。

蕊雲向詩晨飛了一個白眼，繼續說下去。

「我常是戴着那種珠兜，那種老式，像是一個小老太婆。」

「此刻天氣漸暖，也用不着戴珠兜了。」大阿姨說：「大家都知道你叫蕊雲，何必牌子掛到額角頭上去呢

？像怡情那樣，一天到晚，總是在翻花樣。停一回兒，帽子上的珠子，又拆到別地方去，倒給紫珠花的做生意。而且我們喚了紫珠花的來，教他紫什麼東西，還要監視他。一不小心，被他掉了包去。」

蕊雲知道她娘不肯，也就不再說下去了。其實大阿姨是省錢怕事，至於在堂子裏當妓女的，也全靠翻些新鮮花樣呀。

第八章

到了三月三十日那一天，他們饒會春中人，又齊集在明鏡俱樂部裏了。到的恰是十人，一個也不少。

這十人之中，年紀最輕的，要算是鄭彥修。加着他風姿秀朗，舉止雍容，真是一位翩翩濁世的佳公子。

「別人可以叫堂唱，彥修不能叫堂唱。」時觀平常常說。

「這是什麼緣故？何以使他一人向隅呢？」嚴一塵問。

「不是別樣，因為他長得太漂亮了，並且他還沒有結婚。他倘然叫了

堂唱，不用說，堂子裏的姑娘，人人歡迎他的。到那時，恐怕他墮入綺障，所以我說這句話。」

「叫不叫，沒有什麼關係。」鄭彥修笑道：「我雖然不學宋儒，說什麼『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話。但

我覺得那班嬰嬰宛宛者，都不入吾眼。叫堂唱有什麼意思？坐在客人背後，唱一隻不入調的曲兒。生意好的姑娘們，席不暇暖，一坐即坐，以見她的出風頭。生意不好的姑娘，久坐不去，倒要敷衍她，更覺得討厭。倒不如別人叫了局，我可以隨便評論，隨便看看。自己叫了局，坐在背後，還要回過頭去，纔可講話。所以我甯可身後無人，倒也罷了。」

可是別人叫來的堂唱，看見有鄭彥修在座，不認得他的便切切私問她的客人，那位年輕的是誰？認得了他的，一到檯面上，便給他打招呼，或則向他回眸一笑，無言勝於通語。因為他排行第七，所以大家呼為鄭七少。

有一天，嚴一塵叫了一位姑娘。

坐在鄭彥修對面，老遠的給他講話。一塵却取了一張局票，寫了一個七字，交與那位姑娘。

「這樣的講話，太費力了，還是轉一個堂唱吧。」

這姑娘巴不得鄭七少叫她，便把局票摺了四疊，放在粉鏡後插粉紙的地方。在嚴一塵那裏，再坐了五分鐘，便轉到鄭彥修那邊來了。彥修也並不拒絕，他以爲人家叫堂唱，與自己叫堂唱，沒有什麼分別。爲了講話便利起見，坐得近些，也無不可。

彥修起初是不叫堂唱，自從破戒以後，人家見了好的，都介紹給他，他也來者不拒。因爲那些姑娘，都不是他恠心貴當的人，所謂匪我思存者。然而他仍是一個個周旋一下，很使人滿意。就是有一樣：凡彥修所叫來的堂唱，都是黏在那裏，老不想走，任憑你轉堂唱的相幫，儘管來催，她還是坐得穩穩的，不肯起身。甚至至於在別人處，只坐五分鐘的，到了彥修那裏，半點鐘，一點鐘，儘坐下去。倘然叫了兩位姑娘來，便大家不肯

先走，坐在那裏鬪勁。好像誰先走了，就是誰的失敗。

彥修却暗暗好笑，有時他見兩個堂唱，坐在那裏相併，都不想走。他想：她們實在太笨了，這有什麼意思呢？他忍不住站起來說道：「對不起得很！我還有一個應酬，只得先走了。」

彥修對於那班姑娘們，似乎一個個不放在心上，可是在不久以後，鄭彥修究竟還是墮入了綺障。

上海地方的娼門，有許多階級。最高者爲書寓，其次爲么二，那是正式公開的。凡是不屬於書寓與么二的，都稱之爲野雞妓院。上海人的土語，凡是不軌於正的，都呼之爲野雞。譬如不是正班開行的輪船，稱之爲野雞輪船。一種沿路搭客的馬車或包車，也稱之爲野雞馬車，或野雞包車。因此非正式的娼門，便稱之爲野雞妓院。其實即此野雞妓院之中，也有種種階級。低級的有沿馬路拉客的，而高級的却有勝於一般高級的書寓。

這時貴州路二號，就在南京路一

拐灣的地方，有一家豔窟。這種地方，上海人稱之爲私門頭，又謂之住家。不認得的人不大好踏進去的，須得有人引導。往往有幾個走熟的人，呼朋引類，進去碰碰和，吃吃烟，陳設也非常致究。因爲她們是靠碰和而不靠吃酒，又名之爲「擺碰和櫃子」。這時在那裏來了一位新人物，大家說很爲美麗，於是本來臣門如水的，驟然間便臣門如市了。

也是在明鏡俱樂部常來游玩的一位朋友，說起了貴州路二號，有這樣一位人物。照她那樣一隻面孔，書寫裏是很少見的，可惜是落在野雞堂子裏頭。真是一天涯何處無芳草，「又說是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那位先生也是一個書獃子，搖頭播腦的歎息一陣子。所謂野雞堂子者，就是對於非正式公開的妓院而言。

一時大家爲他所聳動，好奇之心，便鼓起了尋芳探豔之思。說：好在貴州路不遠，我們便去實地探檢一下。那時告奮勇的便有四五人，嚴一塵，鄭彥修，都在其內。到了貴州路回

來的報告，大家都說名不虛傳，這在野雞妓院中，總算找不出第二個人了，總算可以稱大王了。於是這「野雞大王」四個字，你也如此說，我也如此說，便傳出了名咧。

其實她的名字叫素君。恰巧那時候，在么二妓院中，也崛起了一位英雄，名字喚做文素香，大家都喚她爲么二大王。於是同時代便有兩個大王，一個么王文素香，一個便是雉王素君，「此大王之雌風也，而今安在哉？」可是當初却名震一時。這位鄭彥修，對於許多妓女，都覺得餘子碌碌，不足齒數，惟有對於那位大王，却是非常崇拜，不惜屈體稱臣。雖然有人說：野雞大王其名不雅馴。他却說：「呂雉尙爲國后，何足道哉？」

果然那位雉王，不但是顏色美麗，而且性情溫媚。譽之者，說她出汗泥而不染，有如花中之蓮。經不得大家一捧，這一節過去了，下一節便從野雞妓院，跳到長三堂子。可是她們的地盤，還是在貴州路。她們是沿馬路的，門前有一扇雕縷成冰梅花紋的

廣漆闌門，上面裝了一盞白磁牛奶式的電燈，電燈上便有素君兩字。生涯也好起來了，門前常停了不少的包車與馬車，到她那裏去的，大有賓至如歸之樂。

本來從明鏡俱樂部到貴州路，沒有許多路。彥修別的地方不去，素君那個地方，忙裏偷閑的常常去了。譬如俱樂部偶然來了幾位社友，他們說解解厭煩，不如又八圈小麻雀吧？彥修是極力贊成慫恿着，可是他自己不又，趁他們高興的時候，一轉瞬間，他就不見了。大家忽然想到：彥修那裏去了。

「阿呀！一定到貴州路雉王那裏去了。」嚴一塵道。

到了他回來的時候，嚴一塵問他，他便含笑不語。素君却也確有帶人之處，凡是個女人，最關緊要的是一雙眼睛，青腫一轉，足使銷魂。素君的媚態，全在一對秋波上，她的眼睛大而深，睫毛是很長的，人家觀察女人的眼睛，有單眼皮，有雙眼皮，素君好似有三眼皮，尤其是一笑之間，

露着媚態。面盤是長長的，平素又是
很靜，不大多說話。然而她和彥修兩
人在一處，或在宴會的檯面上，喁喁
切切，好似有無數講不完的話兒。

一個沒有結婚的鄭彥修，自然是
個用情懇摯的青年。這時覺得女人之
美，沒有再過於素君的了。可是素君
雖然質美性良，無奈一出身就墮落到
一個不高貴的地方，而又負了一個不
雅馴的名稱。現在却遇到這樣一位溫
文爾雅的貴介公子，並且傾心輸情的
向她，怎不教她心滿意足呢？只是傍
邊急壞了這位時觀平先生，他說：

「不好了！不好了！這一回彥修
真要墮入綺障了，這都是我的罪過呀
。」

你道時觀平爲什麼發急？因爲他
與彥修，雖爲忘年交，然而彥修的老
太爺，與時觀平也是老朋友，他對於
彥修，也算是一位父執咧。以父執的
身份，而引他身入花叢，這不要被老
朋友所責怪嗎？不過那也不是時觀平
牽引做媒，也不好怪他。而且人生也
總有一度戀愛，對方屬於何人，往往

也逃不開的。只是從此以後，素君便
釘住了彥修，死也不肯放。古人說的
：「良禽擇木而棲。」一個男人的出
處遇合是如此，一個女人的欲得如意
郎君，也是如此呀。

這個餞春會，彥修輪着的是四月
初四日，正是左詩晨的後一期，自然
是素君家的酒了。三月三十日，却是
詩晨當值，那時候，天氣漸漸和暖起
來。上海地方，商塵繁密，住居的屋
子，又是櫛比鱗次，常常覓不到空曠
所在。然而這個賽馬場，却在公共租
界的中心點，最繁華，最熱鬧的地方
，偏偏留下這一片空曠疏朗的草地，
真覺得難能而可貴了。

那天晚上，因爲天氣和煦，把正
對跑馬廳的窗子開了。流進那習習的
輕風，吹面不寒。這些姑娘們，都穿
了輕棉，那時駱駝絨在中國還沒有盛
行。在春寒猶勒的時候，大家都穿了
銀鼠和珍珠皮一流衣服。卸去了小毛
衣服以後，便要穿棉的了。考究的却
細針密縷起來，稱之爲十行棉襖。而
一班成衣匠，便想出了新鮮花樣，用

絲線切出各種花色，或是折枝的梅花
，或是大撇的蘭花，或是花竹山石，
或是翎毛人物，總之你喜歡那個樣子
，便給你切出那個樣子。今天的素君
，便是穿了一件西湖色湖縐的十行棉
襖，上面切出了杏花與燕子的圖畫。

怡情仙館是水灰色織成黑花的漳
絨襖子，那種漳絨，雖然說是出於福
建漳州，可是近來南京一帶的織工，
都會織了，穿出來，很足以使人奪目
。其餘的各位姑娘們，也都爭妍鬪麗
，穿出了很新奇，很別緻的衣服。

惟有花蕊雲，裏面穿了一件閃色
花緞的棉襖，外面却罩了一件略爲時
式的單衫。

原來裏面那件閃色花緞的棉襖，
不是她自己的，還是她的阿姊花蕊雲
第一的。她是繼承了她的阿姊的名兒
，却是花蕊雲第二了。她的阿姊，便
是大阿姊的第一個養女，也算一位名
妓，前年把她嫁去，大阿姊很賺了一
票錢，所以現在教她承繼了這塊牌子
。原來上海堂子裏那班出風頭姑娘的
牌子，和商界裏有名的招牌，一樣地

名貴呀。

大阿媽把花蕊雲第一嫁去了以後，却有許多衣服，還藏在箱子裏。現在取出來看看，那些衣服，只穿了不過三四面，便折疊在箱子裏了。要是拆去改做，未免覺得可惜。可是不論那個時代，婦女的妝飾和衣服，變遷得最快。因為綢緞商和成衣匠，一天到晚的在那裏想心思，翻花樣。要是一個花樣定了下來，永久不變，直要穿到衣服破碎為止，那他們只好喝西北風過日子了。

而且這不但與婦女們的心理不合，也實在與大眾的心理，背道而馳。大而政治社會，小至極瑣屑的事，總盼望時時刻刻換點新花樣。況且婦女們的衣服，變換最快，往往上半年所做的衣服，到了下半年已不流行。甚至於無可翻騰，依舊重流行古代衣冠。現在大阿媽開出箱子來，滿滿的一箱子，都是蕊雲阿媽遺留下來的，有的還似剪刀口裏新做出來的一般。但是第一是式樣，第二是花色，完全是過去時代的東西。可憐那些衣服，好

似一個人鬚鬚，還沒有出過風頭，已經是做落伍者了。

大阿媽要騙蕊雲穿那種衣服，哄小孩子似的，說那些衣服，做的時候，花了許多錢。蕊雲也知道這話是確實的，無奈她是一天到晚在那裏出堂唱的，看見人家穿了各色各樣，爭奇鬪妍的衣服，自己却穿了那種老古董的衣服，覺得怎樣的失色？十五六歲的姑娘。正想什麼都要勝過人的時候，自然滿肚皮的不起勁了。

後來還是阿金說了：

「阿囡現在堂唱那樣多！走到檯面上，也要幾件好看的衣服。這種衣裳是不大時行了，自然她要不高興了。」

大阿媽那纔沒法，叫阿金明天陪了阿囡，自己到老介福去剪。現在做小先生，只好委屈點，將來怕沒有頂好的衣服穿呢？大阿媽的意思，以為堂子裏姑娘的衣服，首飾，總是靠客人身上的。

到了明天，阿金便陪了蕊雲去剪了一套衣料。可是大阿媽又吩咐那套

衣服要做單的，成了一套掛出朝衣。

裏面無論是皮的，棉的，夾的，却把新做的那套衣服，在外面一罩，不拘什麼古董衣服，都罩在裏面了。有人說她：「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其實敗絮倒也不能算敗絮。不過有點像中國的名士，古舊冬烘的頭腦，却把那些新學問做了皮毛，目空一切了。

而且也就是那套衣服，冬天也是它，春天也是它。人家打趣她，說：「你那套衣服，可穿冬春秋三季。除了夏天，其餘都可以穿，可稱三季衣服。」蕊雲氣得哭了一場。她在南京家裏時候，穿了拖一片，掛一片的破棉襖，却跳出跳進，自得其樂，從來沒有爲了沒有衣服穿而哭過。現在因爲自己的衣服有些不時髦而痛哭，這可見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便要改換了人生觀呀。

但蕊雲是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一回兒心裏不高興，便哭了一場。一回兒有人逗着她，她又在那裏嬉笑了。

那天明鏡俱樂部餞春會上，所徵

的都是一時之秀。除了素君，怡情，惹雲之外，還有兩位都喚做四寶的。一位名字喚做胡四寶，一位名字喚做洪四寶。這兩個四寶，名下無虛，一個是以豐腴勝，一個是以秀麗著。

這兩個四寶一到了，便向時觀平索取物件。

「今天時二少可以給我們了。」兩個四寶都如此說。

鄭彥修在傍聽得了，很覺得詫異。

「怎麼說？時二少可以給你們，你們難道把時二少拿去，兩人平分了嗎？」

「不是呀！七少！」洪四寶道：

「時二少前天給我們兩人照了一張照片。前天我們來取，說是還沒有修好。

他許我們今天晚上在左二少請客的時候給我們，所以我們向他索取。我說：時二少，前天給我照的相，可以給我們了，不是什麼時二少給我們呀。」

「原來如此。」彥修道：「我想一個時二少，給你們春色平分，是當

不起的。這是說照片給你們，那末你們應得說得明白些。」

「照片已經印好了，我去拿來。」時觀平又向彥修道：「她們兩人都喚做四寶，併合起來，成爲八寶，不是佛書上有所謂八寶蓮台嗎？她們兩人前天來照相，除了各人單獨照了幾張之外，我又把她們兩人照在一起，這就喚做八寶圖。詩晨要把她們的照片，做了銅版，登在小說平報上咧。」

那時時觀平便教人到後面照相館裏，去取了一大疊照片來，大家都爭着觀看。

「胡四寶阿姐照得好。」洪四寶道：「你的姿勢也好，坐相也好，我的却蹩腳來些。」

「我照得不好，你看頭不是有點兒歪的嗎？」胡四寶道：「你的樣子好，好像有點笑迷迷的樣子，我是太板了。」

怡情仙館走過來道：「讓我看看！」便伸手搶了一張兩人合拍的。說道：「都好！都好！凡是照相，都覺

得別人家照得好，自己照得不好。我在今年新年裏，照了幾張照片，全身，半身的，自己一張也不愜意。可是那班客人看見了，個個說好，你也拿一張，我也拿一張，被他們一搶而光，弄得自己一張也沒有。有許多拿不到的，還抱怨我，說我不肯給他。我說：這照得不好，等照了好的，再送給你們吧！真個我過了幾天，還要去照相咧。」

「我們這裏有個明鏡照相館，你儘管到這裏來照好咧。」時觀平道：「我關照了他們，你倘然來照時，大概可以奉送，不過留一張給我們小說平報上做插圖好了。並且我們還要約一個日子來拍金釵十二圖咧。」

「小照登在報紙上，那是老爺們捧我們呀。」怡情仙館道：「可是我

看見有的報上，登出來的照片，好像一個活鬼。有的模糊一片，連鼻頭眼睛也看不清爽。本來那張照片，照得還算好，却被他們登出這個樣子來，阿要觸霉頭？」

「你放心！」時觀平道：「他們

所以變成模糊一片的緣故，是因為銅版既做得不好，印刷又不致究，紙張又壞。我們這裏的印刷所，製版印刷都是名匠。紙張用一百磅的道林紙，印出來便可以 and 照相一樣清楚，包你滿意。」

「那就好了，過一天我就來照相。」怡情仙館說。

這時大家都稱讚八寶圖，把她的照片，互相傳觀。大家正在講兩個四寶，合成八寶的時候，嚴一塵忽然說道：

「你們沒有留意嗎？這裏還有兩個同名的人呀！」

大家被他這樣一提，便環顧合座的人。

嚴一塵指着坐在對面的一位圓姿替月，盛髮如雲的姑娘，和坐在他旁邊的一位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小姑娘。

「這兩個人不是也同名嗎？」他說。

大家一想不差，原來坐在嚴一塵對面的喚做時韻籟，坐在他旁邊的，

雖然現在的名字喚做陳碧雲，從前她

易見的了。

的名字，却喚做金韻籟。這也和胡四寶，洪四寶一樣，兩個四寶同名，她們却是兩個韻籟同名。不過兩個韻籟，却是一時佳麗，而姿態性情，却是大大不同。那個時韻籟，却是個活潑潑地的女郎，她見着人總是微笑，兩頰上現出兩個淺淺的笑渦。她到了檯面上，沒有話說時，她也要想些什麼話出來，給你敷衍。不論叫一個兩個堂唱時，都覺有甜蜜的味兒，總之她是屬於好動一派的女性。

兩個韻籟，還有相反之點，是一個嬌小，一個頰長，一個豐容盛鬋，一個却頭髮不多。那時堂子裏的姑娘，都流行梳辮子，辮子中分出鬆辮緊辮，光辮毛辮的不同，而陳碧雲却只有比較人家短小的辮兒。據她跟局的人說：去年生了一場病，因此把頭髮落去了不少。所以她們姊妹輩和她戲謔，呼她為小辮子陳碧雲。

至於那位現在改名為陳碧雲從前喚做金韻籟的小姑娘呢？今年纔不過十五歲，和花蕊雲同年。却是長身玉立，比了花蕊雲要高出半個頭兒。她到了檯面上，不肯多說話，人家問她

有一天，會把剪子來，把頭髮一齊絞去。大家也以爲她使氣的話，笑着勸她：頭髮會慢慢生長起來的。誰也知道十幾年以後，凡是年輕的女子，真一齊都絞起頭髮來了呢。

兩句，她只回答人家一句。也不輕於展笑，人家因爲她像個不苟言笑的閨女，故意的要逗她一笑，她有時也忍不住微微一笑。因爲不大笑的人，笑起來也別有風姿，也顯出兩個酒渦來。但總覺得她是默坐的時候多，總之她是一個屬於好靜的女性，這是顯而

因爲陳碧雲不大肯講話，人家便說她是個「磕不開的甕」，又說是一個「泥塑美人」。那天大家說：我們把陳碧雲叫來，從她來了以後，默默的給她記起來，到她去時，一共可以說幾句話。這個測驗的結果：自從她到檯面上，向來不大肯叫的，來時只笑了一笑，便坐下來了。人家不給她

講話，她也照例不給人講話。到臨去時，只說了兩句道：「佻堂唱去了，晏歇請過來，」翩若驚鴻的去了。於是便有人報告：這個堂唱，總共是笑了一笑，說了兩句話，如此而已。

那時左詩晨也叫她的堂唱，便給她辯護了。

「不說話也有不說話的好處，古人的詩道：『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不是也稱讚不說話的好嗎？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不說話有什麼關係？」

「向來婦女每喜多言，因此長舌婦為社會所憎厭。」鄭彥修也道：「但是，不說話定規不說話，所謂息夫人三年不言，却是兒女成羣，儘管別樣事體都可以做，口總是不開。這便是西廂記中的一句，叫做『盡在不言中，』你們說對不對？」

說得全座中人，都笑起來了。

「那末兩個四寶合照了一張照片，稱之為八寶圖。兩個韻籟合照了的呢？稱她們做什麼？」時觀平道。

「可以稱之為雙韻圖。」嚴一塵道。

「好極了！那一張雙韻圖。幾時請她們來照呢？」左詩晨道。

「你們要合照，我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的。」時韻籟道：「你們只約定了碧雲妹妹，通知我就是了。」

「橫豎我們要攝金釵十二圖咧，我們約定了一天，大規模的來照她們一下子。大概你們起來都不早的，起來了吃吃飯，化妝又要費去一兩個鐘頭。省得約三約四，索性約定了一天，大家來照相。讓我教他們備足了材料，你們儘管有多少人來拍好了。倘然有要好的小姊妹，願意拍在一起的，儘可以使得。」

時觀平為要多得她們的照片，很慷慨的給她們說了。

自從這一回，左詩晨在明鏡俱樂部請過客以後，每有什麼應酬，不論是吃花酒啊，吃館子啊，凡是友朋輩提倡叫局的，左詩晨總是叫的花蕊雲。向來他對於叫局是無可無不可的，現在他見人家不提倡，他也忍不住提

倡叫局了。到了吃館子的時候，起初他希望人家說叫局。人家一說叫局，他忙不迭的說道：「我來寫局票。」萬一人家都不響，他就要說：「何不叫幾個堂唱來熱鬧熱鬧呢？」他常常的這樣說着。

人家鼓起興來，贊成叫局，那末他就寫了花蕊雲的名字，發出去了。到蕊雲來了以後，從前覺得無話可講的，現在好像平空添出許多話來講了。要是逢着人家請吃花酒，他是不大高興打牌的，看着別人在打牌，他說：「還是叫個堂唱來解解厭氣吧！」不知不覺的伸手到都盛盤裏取了局票，把蕊雲叫來了。

蕊雲就是很喜歡講話的，或是說：「今天路上看見一個癡子。」左詩晨便問：「是男人？還是女人？」她說：「是個女人呀！人家說她是花癡。」詩晨問：「有多少年紀？」她道：「年紀很輕，不過二十多歲，有人說她是生了相思病想癡了的，什麼叫做相思病？又怎樣叫做花癡呢？」於是問題就來了，言語也多了。

或者說：「昨天晚上，我們生意上的隔壁，死了一個相幫呀！據說是急痧死的，不到十二個鐘頭，已經死了。」於是她便要問：「為甚麼死得這樣快？死過以後，有鬼沒有鬼？」

「我又沒有死過，怎麼會知道呢？」左詩晨笑着說。

「你讀過書，書上總有得講過的呀！」

諸如此類的話，都是毫不相干。左詩晨却喜歡她那種天真爛漫，一本正經的神情。而且講起話來，又是指手畫腳的態度，因此常常故意的逗她說話。可是人家看見了，以為他們兩人情話綿綿，交頭接耳的不知說些什麼？其實所講的都是別人的事。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並不十分知道戀愛，她很想游玩而已。

但是她的職業，她的生活，不許她有游玩的餘裕。自從她掛了牌子，出了堂唱以來，每天只要電燈一亮，就是她化妝好了，坐了包車，從這家堂子，到那家堂子，從這家菜館，到那家菜館，一直到十二點以後，總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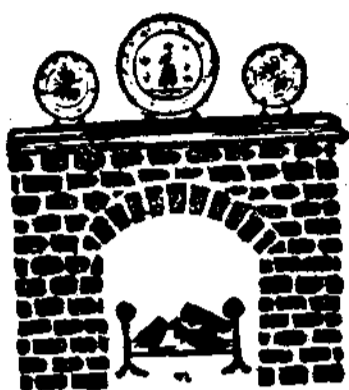
一天的工作已畢。因為堂唱多，每天到了明天晚上，又復如此，那是一種總要三四十，四五十，到了夜裏，也刻板的生活。就疲倦極了。頭剛着枕，便即睡去，

信 撫 集

乙 乙

▼千字文有二本

千字文，原有二本：一為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一為梁大同中武帝敕周興嗣撰。公元二八四年，即我國晉太康五年，日本應神天皇因百濟王使阿直岐通經典，令菟道稚郎子就之學；阿直岐更薦其國博士王仁，仁於明年攜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至。按王仁所攜之千字文，當為魏鍾繇所撰者無疑，或誤為習見周嗣興所撰者，失考。鍾撰起首四句為「儀日月，雲霧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今三希堂法帖中刊出。至周撰千字文，據徐氏法書記以為模次羲之之蹟，尙書故實則謂拓自鍾王之書。究為羲之之字抑有鍾繇之字錯雜其間，不得其詳矣。千字文拓本，句有不同者，如「飽飫烹宰，饑厭糟糠」，一作「飽厭烹宰，飢飫糟糠」，見清歐陽泉點勘記。按作饑厭，則厭與饑同；作飽厭，則厭謂厭棄，兩說皆通。拓本「律呂調陽」，據宋錢易南部新書謂智永禪師所寫真草千字文，則作律召。按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則「律呂調陽」，義固未合，然作「律召調陽」，亦屬難通。似作「律調召陽」為得，言六律調則可以召陽氣也。



凡士探案 咖啡館

美國范達痕著
程小青譯

七 奇怪的巧合（五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不到十五分鐘，希尼賽就趕來了。他是一個意志堅決，思想嚴肅的人，但容貌很粗野，態度又笨拙。

海斯立即說道：「希尼賽，把你

的事講出來。然後我要問你——但第一件我要知道的，你到底爲什麼在這一夜深的時候，還打電話到這裏來叫我？」

海斯抱怨着說：「好了，你知道些什麼？」

「警佐，這件事聽起來好像是有

些詭祕的。今夜約摸十一點鐘光景，我瞧見密司脫凡士從咖啡館裏出來。起先我早就見他在密杞的辦公室四周，徘徊窺探着——」

希尼賽答道：「唔，警佐！我已經

點鐘。」

「你別管什麼猜想不猜想。」

經找了你好一個多鐘頭哩。我知道你對於密司脫麥根和杜唐尼咖啡館有着

幾頁，應道：「密司脫凡士，七點五十六分。」

希尼賽繼續講道：「在辦公室裏，有一個穿黑衣的傢伙，躺在地板上，聳成一堆，半個身子是在辦公桌的

種緊念，我想你願意曉得那咖啡館裏出了一件命案。所以我打電話到你家裏和其他許多我想你也許會到的地方去。打了許多電話，還是找不到你。於是我才向這裏試一試，却果真給我找到了。我不願意等到明天你來喊我。」

「多麼細心的偵察啊！」

希尼賽露齒地笑了一笑。「大約在密司脫凡士離開咖啡館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以後，有兩個刑事部的人和助理法醫孟德兒同坐了汽車來，他們三個人就進密杞的辦公室裏去。那

！我從來不知道一個檢驗醫官會攜帶

那一種不必要的工具。」

麥根說：「他們大概是不帶的。」

孟德兒是一個年青的人，剛受委派當法醫的職務；就是他攜帶一具診脈器，甚至於帶了他的文憑去，我也不會覺得詫異。」

海斯作咆哮聲道：「希尼賽，講下去。以後怎麼樣？」

「戈爾富問密杞那死的傢伙是誰。我記不得是在密杞回答這問題以前，還是以後，丹瑪忽然奔進辦公室來，密杞嘎聲地說，那是咖啡館裏一個洗滌食器的人，叫做菲列普·愛倫。我所能告訴戈爾富的，也不過這一點，因為我認識愛倫，昨天下午我還見過他。於是戈爾富便問密杞，這人到辦公室裏來幹什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密杞是不是曉得他死的原因。老怪物回答說，他不曉得這死者的身世，也不知道他怎樣會到辦公室裏來，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這些問句，在他完全是一個啞謎。他的話一定是真的。」

海斯懷疑地問道：「你知道他一

定不會移花接木似地欺騙你嗎？」

希尼賽肯定地答道：「哼！他不會欺騙我。一個傢伙，像他那樣子受到了激動，一定不會虛偽的。」

「以後又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希尼賽講得加快了些。「法醫繼

續檢驗死屍，揭起他的眼臉，看他的喉嚨，移動他的腿、臂——一套正常的手續。當他忙着翻弄死屍時，丹瑪開了壁櫥，取出一本總清帳來。伊翻了幾頁，然後說道：「但尼——就是密杞的名字——在這裏了。菲列普·愛倫住在東第三十七號街一百九十八號——跟他的母親住在一起。」

麥根抬起了頭，向凡士道：「你那並不太深奧的推論現在得了證據了。你那美貌的歌女顯然是密杞的記帳員。」

希尼賽對麥根的插嘴，表示不耐煩的樣子。「戈爾富又問法醫什麼是那傢伙的死因。法醫正把死屍翻過，面孔向着上面，當他睜圓了眼睛看戈爾富的時候，那種情景也許要使你感覺到以前沒有見過死屍。他說：「

不知道。也許他的死是自然的死，但我檢驗了這一點兒，還說不定。他的

嘴唇上有幾點腐蝕的痕跡，但他的喉部却並不怎樣乾燥。你得把他送到驗屍所去，再精細地檢驗一下。」他甚至好像不知道那傢伙已經死了多少時間。」

海斯提示道：「那個叫做丹瑪的女人怎麼樣？」

「伊把總清簿放歸原處，在一張椅子上坐定下來，現着漠不關心的樣子。一回，密杞叫伊回轉咖啡館去。」

海斯沈鬱地抽着雪茄煙。「那末，你已經把死屍送到驗屍所去？」

「警佐，是的。戈爾富去叫馬車。然後他和另一個刑事部來的人色列文，留着偵視。……這是一齣啞劇，但我知道你一向注意密杞這人——尤其現在還多了那隻放蕩的「怪鷹。」」

海斯皺起了眉頭，冷酷地望着希尼賽。他咆哮着道：「好的！密司脫凡士在八點鐘到咖啡館以後，有誰進

過那間辦公室去？」

希尼賽沈鬱地笑道：「喔，那是容易回答的。丹瑪這女人在八點半左右進去了一趟，隨即出來。不一回，看門人漢雷走下來。他也曾進去過的，可是他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我想漢雷不過溜進去聞一聞鼻煙，因為他出來時，還用外衣的袖子揩過他的嘴邊。……」

海斯問道：「這發生在什麼時候？」

「很早——就在密司脫凡士到咖啡館後的一個鐘頭之內。」

「我想你總已偵查過他們有沒有瞧見那個屍體罷？」

「是的，偵查過了。他們都沒有瞧見。漢雷是在丹瑪之後進去的。倘使辦公室裏已有死屍，他會不馬上喊出來嗎？警佐，他是一個正直的傢伙。」

海斯沈吟了一下，說道：「當然。我認識裘衣，漢雷已經長久了。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可以幫助。……可是，有一件事是你能够告訴我的：你今

夜是在什麼時候打瞌睡的？」

海斯的問話突然叫醒了，使我怔了一怔。

「警佐，我向天發誓，實在沒有打過瞌睡。……是的，我沒有瞧見愛倫那個傢伙進辦公室去。」

「嚇！」警佐沈重的喉聲中含着諷刺的意味。「你說你沒有打過瞌睡，但愛倫溜進辦公室去，因著一陣心痛，或者因著別的，就倒在密杞的辦公桌下！——這倒是記錄時一件棘手的事！」

希尼賽面孔脹得緋紅。「警佐，我——我不怨你的厲聲。可是，我的視線是一秒鐘也沒有離開那辦公室的門——」

「那末，這傢伙是用了隱身術進去的。或者，倘使是有煙囪的話，他是像聖誕老人從煙囪裏下去的。」我覺得警佐的嘲諷似乎過分殘酷了，而且這是不必要的。

海斯又開始談到問題的另一方面。「希尼賽，誰來報告總署的？」

「警佐，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十點五十分——在你離總署十分鐘左右——有人照例用電話報告。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伊不肯說出伊的姓名；報告以後，就掛上了聽筒。」

「是，我也要說這是奇怪的。……這女人也許是丹瑪罷？」

「我也想到了伊，就問伊是不是丹瑪，而且問伊慘案的詳情。可是伊似乎也像密杞一樣，不大知道。也許那女人是在廚房裏工作的一個老婦。那時許多幫手來來往往，穿過辦公室沿邊的車道。……」

凡士插嘴問道：「辦公室連接車道的一邊怎麼樣？」

海斯代替著回答這個問題。「先生，那一邊沒有窗門。頭三層全是砌得結實的磚牆。」

凡士的紙煙燒盡了，他又燃燒了一支。「倘使把一切情形綜合起來，這一件神祕的犯罪行爲，看上去沒有什麼線索可尋。當希尼賽在我們多少有點兒蠱惑的當兒打電話來，我原本是抱着極大的希望的。」

海斯點頭說：「我得承認，連我

自己，在希尼賽的報告中也見不到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可是還有別的事情，我要知道。」他說着再回頭向希尼賽說：「你說你認識那個洗滌食器的人——愛倫，而且下午還見過他。那是怎麼說？」

希尼賽答道：「我認識他的經過是這樣的：在去年冬天的一個夜間，大約上午三點鐘左右，他從汽車道上奔出來，幾乎把我衝倒。我抓住了他，就到漢雷那裏去問個明白，然後把他放了。……今天下午，我瞧見他在密杞的辦公室的周遭徘徊著，而且在午飯時和五點鐘之間，他進出辦公室有三四次。約摸六點鐘光景，當密杞進了辦公室以後，他又進去，那一次他大約逗留了十分鐘左右。他出來時，就是我最後一次見他。」

「他往什麼地方去？」
「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研究心理的人。倘使這就是你要知道的話，他並不回廚房間去。他上街頭走了。」

警佐沮喪地問道：「你所見的，

確實是愛倫？」

希尼賽笑道：「是的！你問這一句話，倒很奇怪。今天下午當我第一次見愛倫時，我還以為他是「怪鷹」皮納——他們兩個人的身材相仿，面容也同樣蒼白。好像我已經告訴你了，愛倫穿的是一套純黑無花的衣服——倘使「怪鷹」溜回此地，想叫人不容易察覺的話，他或許也要這樣打扮的。你總還記得他以前總是有著整潔而太顯眼的裝束。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弄錯的。我知道我是在愚鈍起來了，但是我走過去招呼他時，不是愛倫是誰？他告訴我，他等着要見密杞，準備提出加薪的要求。那是一個極大的機會！」

海斯搔着頭，問道：「關於愛倫這個人，你還有別的報告嗎？」

希尼賽說：「我正在想哩。……有了，約摸四點鐘左右，他碰到一個傢伙，像愛倫同樣矮小的人。他們會面的地點，是在咖啡館西首。不久，他們就爭論起來，甚至於像要打架的樣子。那時我不很注意他們；最後這

傢伙就走了。……警佐，你還想起別

的？」
凡士招手呼海斯走過一邊，低聲說了幾句話。警佐聳聳肩，點點頭。於是他再走回希尼賽的一邊來。他說：「算了。你回家去多睡一刻罷。中午時你得再來。」

希尼賽走後，麥根注意到凡士的神態突然改變，就蹙着額靠上前去，問道：「凡士，你在想什麼？」

凡士答道：「我在想希尼賽的報告。你知道，在我今夜的神仙故事中，我沒有提起森林中的女神的姓名。伊叫格萊希·愛倫。菲列普·愛倫就是伊的兄弟。伊很坦白地告訴我說，他是杜唐尼咖啡館裏一個洗滌食器的人。伊甚至於告訴我，他今天下午要到密杞的私室中去見他，當面提出加薪的要求。當愛倫女士今夜逗留在我桌前時，伊正要往咖啡館的一個隱僻的地方去，跟伊的弟弟會面。」
麥根再靠在椅子背上，笑了一笑。「也許你可以把這一切配合你剛纔構造的幻想的故事。」

凡士不再作諷諧的語氣。「老友，像你所說的，我確實要這樣做。我並不顧及那麼許多發生於同時同地的不相干的事情。一定是有一件事情把它們結合起來。無論如何，現在我不想回家去睡覺。」

凡士說罷，低着頭在房間裏來往踱着；於是他突然停了步，露出羞愧而堅決的，熱誠的笑容。他說：「麥根，我承認我的思想非常空洞，也許那嫵媚的小女巫，已經在我的身上畫了一道神符。可是，我覺得，我非竭力去把菲列普·愛倫暴斃的這回事的真相探個明白不可。這樣，也許可以減少那青年女子的苦痛。我需要你的幫忙。你對我的幻想，要再來一次調侃嗎？」

麥根吁了一口氣，忍受地說：「廢話少說罷。只要能够使這個煩惱脫離你的身子，無論什麼事情總是好說的。」

「你既然有這樣的感覺，請你就把這愛倫的案子交給我消遣一下。這是我十分喜歡的。當然，勇敢的警佐

要跟我在一起。」

麥根躊躇着。「警佐，你覺得怎樣？」

海斯用力地答道：「倘使密司脫凡士已經把握住了幻想的意見，那末我就跟他一起走。」

麥根說：「警佐好的，迎頭趕上去，調侃我們這一位自告奮勇的劇本作家罷。」於是他回身向凡士說：「凡士，我想你是一個瘋子。」

凡士道：「就算我是瘋子，但瘋狂性的訓令却是不必的。」

八 驗屍所中

（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一時三十分）

凡士，海斯和我三個人先到凡士的寓所裏去。當凡士卸下了晚服換上一套素地的衣服時，海斯打了幾個必需打的電話。

他稍稍詳細地詢問戈爾富，關於重要而適切的案情，也許希尼賽會漏掉的，並且命令以色列文留在咖啡館裏，要到中午時才可走開。接著他又叫法醫孟德兒談話。從他的表情和問話

推測起來，海斯聽了那青年法醫的報告，不但迷惑，而且懊惱。凡士再跟我們一起時，警佐顯然還在思索着這件事情。他說：「案情是越來越難解了。孟德兒法醫仍舊以為愛倫的死也許是自然的死，但一方面他發見了許多具體的證據，又像確有卑劣的行爲。他現在正用鹼水揩洗死屍，趕緊要運到驗屍所去，讓法醫長陶里墨斯親自檢驗。孟德兒却不想參加。我問他那人是什麼時候死的，他却答不出來，只說是什麼一種痙攣。」

凡士補充道：「屍首的痙攣？」

「是的。他含糊地說，在醫藥方面，有許多東西，人們還不知道。」

凡士嘆息道：「唔，聽起來是很平常的。可是愛倫太太怎麼樣？」

「當然；伊那方面是必須通知的。我想差馬丁去——他是很圓滑的。」

凡士說：「警佐，不要——不要差馬丁去。讓我自己去看那位太太。你儘管做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警佐斜睨着他的眼睛，露著牙齒笑道：「好的，先生，你自己要求——這就是你的案子了。無論如何，這確定屍體的工作是要不了多少時候的。」

愛倫太太的住所東第三十七號街上。那是一所質樸的褐石砌的房子，正面分做許多小間。我們到了門口，就按電鈴。愛倫親自來開門，伊還是穿着日間的衣服。房間裏的燈全都亮着，家具也都是質樸得很。

伊是一個脆弱而可憐的婦人，似乎比我想像中的愛倫女士的母親要老得多。在伊的表情中，含有一種柔和，虛弱，差不多是一種沈思默想的樣子——像一個女人，或者是因為遭受了突如其來的憂傷，或者是因為經歷了長期的艱困，所以早就看老了。

伊開門見了我們，似乎很驚愕的樣子，但等警佐說明了他是誰的時候，伊立即請我們進去。伊剛強地坐定下來，彷彿正準備忍受任何的打擊。伊緊緊地把手握住，指節顯出白的痕跡。

海斯打掃了他的喉嚨。雖則他的天性是嚴酷的，然而這時候他却表示特別的同情。他開口道：「你是密昔司愛倫？」這一句話，一半是訊問，一半是陳述。

愛倫太太戰慄地點了點頭。「你有一個兒子，叫菲列普？」伊祇再點了點頭，但伊的瞳孔是睜大了。

海斯轉移他的壓力，向周圍望了一下。他的面容顯然軟化了。以前祇有一次，我見過警佐曾經受到這樣深的感動，就是他在偵查「黑棋子」（世界書局出版）案，他的眼光凝視着密室中內的梅特琳，毛菲脫的屍體那個時候。

他好像找不到別種話來緩和這意外的打擊，但信口問道：「密昔司愛倫，你睡得很晏，是不是？」

伊帶着稍微有些顫動的聲音答道：「警官先生，是的。我常常要等女兒出門回家以後方纔睡覺。睡覺是我不在心上的。」

海斯點頭以後，隨即說明他的來

意。他說：「抱歉得很，我給你帶來了一個凶訊。你的兒子菲列普遭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停了一停，再說：「密昔司愛倫，我不能不告訴你——他死了。他的屍首今夜在他工作的那個咖啡館被人發見。」

愛倫太太緊緊地握住了椅子，伊的眼睛睜得很大，伊的身體有一點兒抖動。凡士趕緊跑上前去，托住了伊的肩膀，不讓伊跌倒下來。

「唉，可憐的孩子啊！」伊叫苦了幾回，然後一個一個地看著我們，好像是失了知覺似的。「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凡士柔和地說道：「馬丹，我們還不十分知道。」

伊又發出沮喪的聲音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海斯告訴伊道：「今夜十一點左右，我們才接到報告。」

伊抬起了頭，露着哀求的神色。「我——我簡直不知道我應該怎樣。你們能不能帶我到他那裏去？」

「密昔司愛倫，這就是我們來的

目的。我們要你跟我們去——不過幾分鐘工夫，沒有多遠的路——以便你把他辨認一下。密杞先生當然已經辨認過了。可是爲了記錄的緣故，我們也得請你走一趟。這樣什麼事情就可以有一個頭緒。……」

凡士略頓一頓，接着又向伊說道：「密昔司愛倫，我曉得這對於你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使命。可是警佐已經解釋過了，這是一件必要的手續；以後的事情也可以使你和你的女兒少些麻煩。你得勇敢一點，好不好？」

伊虛弱地點點頭說：「好的，爲了格萊希的緣故，我非得勇敢些不可。」

我對於這個脆弱的女人，祇有佩服伊的剛毅。當伊毅然決然地站起身來時，我的佩服更是增加了。

伊準備走時，道歉着說：「請讓我寫一個字條留給我的女兒。倘使伊回家不見了我，伊是要焦慮的。」

我們等伊找到了一片小紙，凡士就把他的鉛筆傳送過去。伊接受了，手指在發抖，寫了幾句話，再把字條

放在桌子上完全可以看得見的地方。一路上伊並不開口，祇是柔順地聽着警佐吩咐和提示的話。

驗屍所是在第二十九號街上。當我們踏進電梯的門時，伊把手掩住了面孔，好像在祈禱的樣子，喃喃地吐出幾句話來：「唉！可憐的菲列普啊！他根本是一個好孩子！」

海斯挽住了伊的臂膊，擔心地領伊走入破舊的底層房間裏去。這意外的事情並不如我當初所想像的那樣可怖。愛倫太太苦痛的經驗，就在海斯叫伊在死屍前停步的那一刻。死屍是已經從地窖中用石板載着車出來了。伊的嚴厲的試煉，就在慈悲的方式之下迅速地宣告終了。

伊瞥視了一下，就嗚咽着掉過了頭，暈倒在地上，縮做一堆。

從我們走出電梯時起，警佐一直密切地當心着這老太太。這時他一見伊暈倒在地上，立即把伊扶起來，並且扶送到燈光黯淡的應接室裏，放在一張柳條編製的沙法椅上。伊的面色蒼白，呼吸也急促。過了一回，伊蘇

醒了，手足稍稍地動着。於是血湧上了伊的臉頰，濕氣覆上了伊的皮膚，伊的眼眶中簌簌地流下淚來。

海斯等伊哭泣了一回，就拖前了一張椅子，面向伊坐下來。他說：「密昔司愛倫，我曉得這是使你非常苦痛的事，但你曉得像這樣的案子，我們是非鄭重不可的。這是法律，我們不能夠有一點差忒。你是不願意我們這樣做的，是不是？」

「唉！真可怕啊！」伊慢慢地把手移過伊的眼睛，彷彿要抹去一種可怕的意象似的。

警佐含糊地說：「當然……我明白。那就是你不得不寬恕我們的殘忍的緣故。」

伊像沒有聽見似地問道：「這這可憐的孩子在什麼時候——」

海斯打岔了伊的問話。「密昔司愛倫，這就是我們不得不告訴你的另一件事情。你得知道，我們還不能夠讓你把你的兒子帶走。法醫還沒有確切查出你的兒子的死因。我們非確切查出不可。這是爲了我們的緣故，同

時也是爲了你的緣故。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這裏一天——也許是兩天。」

伊悲傷地低下了頭，又仰起了說：「我懂得你的意思。從前我有一個姪子死在一個醫院裏。……」伊沒有把這事講完後再加上一句：「我相信你。」

凡士保證伊說：「密昔司愛倫，警佐決不會拖延不必要的時候。這些事情，必須按照法律，鄭重辦理。我跟你約定，一等這事解決了，我立即通報你。我也願意在其他可能範圍之內，幫助你和你的女兒。」

愛倫太太緩緩地轉過頭來，向凡士端詳了一回。伊的眼睛中流露着信任和籲求的神色。

伊低聲說：「那是我的女兒。爲了伊的緣故，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就是在目前——這是爲伊着想，也是爲我着想——請——請你們暫時的別把菲列普的事告訴伊。等到伊一定要知道的時候——那末，讓我自己告訴伊……伊對那些也許是完全不確的事情會得擔憂的。伊的想像力很大。」

——我想，是我的遺傳。爲什麼不讓伊再有一天——也許兩天——的快樂呢？祇要等到你們確切知道的時候再說。」

伊的要求顯然是從疑心鼓動起來的。伊也許疑心伊兒子的死不是自然的死，而且恐怕伊的女兒也會引起同樣的疑心。

凡士問道：「密昔司愛倫，倘使我們暫時不把這事洩露的話，你怎樣跟你女兒解釋伊兄弟不見的原因呢？當然伊是會關心的。」

愛倫太太搖頭說：「不會。菲列普時常逗留在外面，有時一次要幾天功夫。就是今天，他說也許要辭掉工作，或者離開這裏。不會的，格萊希決不會懷疑任何事情。」

凡士帶了詢問的神色望着海斯。他說：「警佐，我想我們應允密昔司愛倫的願望是聰明的，也是合乎人道的。」

海斯用力地點着頭。「密司脫凡士，我也這樣想。我想那是有辦法的。」

兩人之間交換了諒解的眼光，凡士再對愛倫太太說：「馬丹，我們很喜歡答應你的請求。」

伊探試似地問道：「那末報紙上面不會登載出來嗎？」

凡士說：「我想那也是有辦法的。」

愛倫太太率直地說：「謝謝。」就在那個時候，有一個侍者進房間來，往警佐面前走。警佐站起來，到他的旁邊。他們講了幾句話，一同從側門裏出去。幾分鐘後警佐回進來，把一件東西塞入袋中。

愛倫太太已經稍稍恢復伊的鎮靜。警佐再跟我們一起時，他對伊微笑，露着鼓勵的神情。「我想我們現在可以送你回家了。」

於是我們坐車子送愛倫太太回轉伊的寓所，向伊告別。幾分鐘以後，我們三個人到了凡士的藏書室裏。那時正是上午二點三十分。

凡士一面給我們每一個人斟了一杯就寢前喝的白蘭地，一面喃喃地說：「一個奇怪的矮小的婦人。也非常

勇敢。伊獨個兒留在家裏，我實在不爲伊擔憂。伊受了苦痛的經驗之後，神志的恢復也比我所想像的情形來得好些。」

海斯解釋道：「我認得許多矮小的婦人，他們比強有力的拳擊家，還要能够忍受苦痛的打擊。」

「是的。……我不知道伊對伊女兒的體卹，是不是能够像伊所希望的那樣成功。格萊希·愛倫不是一個平常的青年女子——縱使伊的活潑是驚人而失了常度，但伊是精明的，敏銳的。」

警佐說：「這位老太太當然可以使我們容易着手。」

凡士喝着白蘭地，點點頭道：「正是。警佐，這正是我的心思。在陶里墨斯的驗屍報告沒有完成以前，我們可以不用擔心人家的干涉。愛倫太太當然不會催促我們。據我想來，倘使我們拖延時光，不告訴伊的女兒，伊倒反要感激我們。至於密杞呢，他當然也見到保守秘密的好處——凡是有累杜唐尼咖啡館聲名的事件，他是

不願人馬上把它公開的。……警佐，好不好請你儘可能的時間，把這案子隱藏着？」

海斯露齒笑道：「到底你要我做一件容易的事。我要通知刑事部的孩子們停止工作；你就可以有兩天奔東奔西，問這個，問那個，沒有誰來苛責你。」

凡士陰鬱地微笑着，他還是不放心。

海斯喝乾了他的白蘭地，燒了一枝長而黑的雪茄煙。

「喂，密司脫凡士，我想起來了，這裏有一件東西，也許會使你感到興趣。」他說着伸手到外衣袋中，掏出一隻木質的小煙盒，漆着深淡相間的方塊，是一種顯著的西洋棋盤式的花紋。「這隻煙盒是我在驗屍所裏愛倫所有物中檢出的。」

「親愛的警佐啊，這東西爲什麼會使我感到興趣呢？」

海斯近乎道歉似地說：「唔，先生，我不過是說說罷了。」

「年青的漢子抽煙，這事實沒有

什麼特別的地方啊。」

海斯打開了煙盒，指着盒蓋裏面的一角說：「先生，不是那個。你瞧，木頭上燙着一個名字——好像是自已動手燙的。這個名字是「喬治。」這却不是死者的名字啊。」

凡士的神情突然改變了。他湊上前去，把煙盒從海斯的手中拿過來，瞧着那燙得很粗拙的字。他說：「事情的確是不該這樣發生的——警佐，你知道。它們實在不該的，格萊希·愛倫的真正的情人是叫做喬治。說得正確一點，就是喬治·勃恩士。我已經在麥根的地方提起過他了。這個勃恩士先生今夜是在咖啡館裏。格萊希也是如此。還有伊那漂亮的保護者，潑脫兒先生。還有菲列普、愛倫。還有油腔滑調的密杞。還有不可解的丹瑪。還有神祕的「貓頭鷹」歐文。還有一隻怪鷹的惡兆。」

「密脫司凡士，你對這個有什麼見解？」

凡士嘆道：「警佐！誰能够對這有個有什麼見解？一點也沒有。這就是

我在你面前顯得衰老的緣故。這就是我的黑髮變為斑白的緣故。」

海斯堅持着他的問題，問道：「密司脫凡士，你想這隻煙盒怎麼會到菲列普的袋中去的？」

凡士請求道：「別再苦難我罷！」

海斯取過了煙盒，把它拍嗒關上，放回他的袋中。他毅然地說：「我要去找尋出來。倘使菲列普的死不是自然的死，倘使這隻煙盒是屬於勃恩士這傢伙的，我要竭力去從他身上找出事實的真相來。密司脫凡士，這件事太使我為難了。什麼也沒有意義；我不喜歡沒有意義的一切。……我要去找這一個傢伙——我今夜就要去找。現在杜唐尼咖啡館已經關門了，如果他有家的話，也許他已經回家了。我要先從那外公司下手。先生，你說過公司的名稱叫做什麼？」

凡士微笑道：「英華香料公司。」你要着手調查一個嫌疑犯，這個名稱也太使人掃興了。喂，警佐，什麼？我很希望這名稱會被證明是有象

徵的意味。」

海斯一面朝門口走去，一面抱怨道：「密司脫凡士，你的話太深奧，使我難以明白。現在我要幹的事，就是去找勃恩士的傢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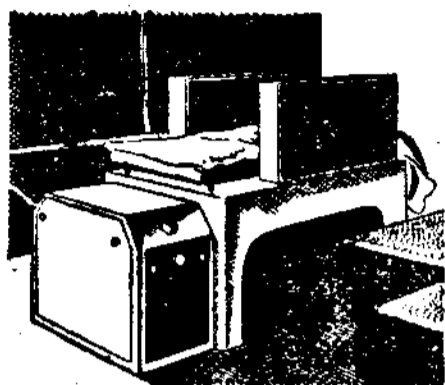
「唔，警佐，當你使勃恩士陷入困境的時候，我們也許可以減少一部分的迷惑。」他吁了一口氣。「我在早上等候你「香氣馥郁」的好消息。」

信撫集

△色 膽

乙 乙

禮，同姓不婚。魯君姬姓，吳君亦姬姓。魯昭公娶吳君女為妻，是同姓而婚也，昭公自知違禮所以不稱某姬而稱吳孟子，真是掩耳盜鈴，此巫馬期所以譏之也。傳稱同姓結婚之害，其生不繁，實合於今之優生學家之論。顧同姓結婚，史不乏人。李鴻章之太夫人亦李姓，卒，撰挽者欲取證於古之娶同姓而無傷者，一時莫之應。某名士引李光弼之母李姓為證，時稱博洽。按王沉與王基聯姻，劉囑與劉緞為婚，朱韞斯之娶同姓，皆同姓成婚也。近人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有一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時下目為狂談。不知黃侃之論，出自宮庭。清某帝有三不婚之說，三不婚者母與姊妹及己所生之女也。帝有姑，嘗留之宮，不為遣嫁，臣下有請之者，帝曰：「曷言乎嫁！朕已納為妃媵矣。」其臣曰：「宮闈之內，王化所基，故倫常不可紊，今公主於皇上為父輩行，皇上不能取同姓之姑為妃。」帝曰：「不然，夫同姓不婚，謂母與姊妹及己所生之子女也。若諸姑者，既非我母，又非我女，更非我同生之姊妹，雖納之，庸何傷？」其臣力諫，終不聽。後人因作人倫謠曰：「上非我母下非女，同輩更非妹與姊，納姑為妃云何忌。」據此黃侃色膽上與帝王齊矣。若與漢匈奴復株索若鞮單于較，則還有母子「倫存焉。」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四章

這裏郭步徐很高興，便道：她家住在草廠六條，由這兒穿過前門大街就到了。

我們慢慢的走了去，她在家裏就預備好了。賈叔遙道：你常去嗎？若不是常去，你得花錢。爲陪我去花了錢，我就過意不去。郭步徐笑道：老實說，實在我自己想去，不過借你這點事由兒爲名罷了。花錢算什麼，只要咱們樂意就得了。再說咱們去過的人，隔着日子久了，總也要去一兩回才好。不然，她倒說咱們怕花錢不敢去。賈叔遙笑道：這個理由不很充足，乾脆，你就說自己去就是。二人說笑着，便慢慢的向草廠六條而來。到了珍珠花門口，賈叔遙原在前面，却向後一縮，讓郭步徐向前。他去打門，賈叔遙就聽見門裏惡狠狠的有人問了一聲誰。賈叔遙一想，爲什麼這樣兇，大概是不許亂走的吧。那郭步徐却不在乎，從從容容回答了一個我字。於是大門開了，一個老媽子似的人站在門裏，一聲應了，就有人跟着出來，賈叔遙一看，是個三十上下的小夥子。身上穿着藍布大褂，歪戴着一頂瓜皮小帽，一看就是北京一個土混混，很覺不歡迎其人。恰好郭步徐退後

一步，把賈叔遙讓在前面，那人向賈叔遙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覺得是生人，便正着臉色，問是找誰。郭步徐搶上前一步問道：二老板在家嗎？他一見郭步徐，立刻臉上轉了笑容，便道：大爺，好久不見啦！珍珠花在家，我進去告訴她。說畢，也不開門，先抽身進去了。賈叔遙一想：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刻之間，他就是兩樣的面孔。戲子家裏的人，真是不同啊！郭步徐也不等他回報，便引着賈叔遙進去。走到院子裏，上面風門就開了，珍珠花已經扶着門框點點頭笑道：請進來坐。郭步徐在前，賈叔遙在後，走進那間北屋。屋裏靠了牆，擺了一張方桌，兩張椅子。珍珠花就讓他倆在上面坐了。她自己在下方一把舊椅子上坐了。還未開言，進來一個五上下的老婦人，黃瘦的面孔，手上拿了一片鞋底，一面呼啦呼啦的扯起長麻索，一面向前來。她笑道：我就聽見噪音很熟，可不是郭大爺嗎？您老也不來坐坐，今天來難得呀！說着她一掉臉對賈叔遙道：這位先生貴姓？賈叔遙道：我姓賈。她聽到一個賈字，對他週身上下，又看了一看，這才微笑道：哦！賈先生，我知道。飛霞那兒，您去過嗎？賈叔遙笑道：不瞞你說，我聽了幾

年戲，我沒有到那位老板家裏去過，今天總算是第一次。他一面說着，一面看她那樣子，有兩三分像珍珠花的相貌，逆料她一定就是珍珠花的母親，平常人家稱爲余家孀子的。她道：那到沒有什麼，隨便那家，都可以來坐的。唱戲總得人捧，不捧那兒紅得起來啊。您很好，我一見面就看出來了。唉！這年頭兒唱戲可不易呀，學了本事，還得有個人緣兒。我們姑娘戲是學到現在也不敢停，人緣兒倒是不壞。這話又說回來了，還是得各位先生瞧得起她，您說對不對？她一張嘴像放了千子鞭，始終不會停歇一下。賈叔遙覺得雖然與解語花相對，弄一個這樣厭物老嫗，究竟也是樂不敵苦。聽她說話，也只是笑笑，就不敢多搭腔了。那郭步徐見了珍珠花，心裏就愉快得像喝醉了一般，兩隻眼珠，不住地向她身上看來。她母親說些什麼倒絲毫未加留意。賈叔遙不說話了，他又不說話了，余家孀子，倒很知趣。笑道：你瞧，我說話都說忘了，也不沏茶去。說畢，起身就走了。珍珠花也站起身，將房屋裏門簾一掀，笑道：請我屋子來坐坐罷。郭步徐巴不得一聲，先起身了，賈叔遙也就跟了進去。這屋子裏竟和賈叔遙理想中的秀閣，差得太遠：靠窗戶一張大炕，半頭堆了一疊箱櫃，半頭堆了被褥。一根粗鐵絲橫在頭上，垂了一幅花布帷子，捲在箱櫃那一頭，就算是帳子了。北平人規矩，炕是應該佔領大半間屋子的，所以她這裏的炕，也是不能例外。炕下只讓橫頭放了一張梳妝台，對面放了一張小桌，兩把

椅子。其餘的地方，就很有有限了。珍珠花把郭賈二位，讓在椅子上坐了，自己坐在炕上，對賈叔遙笑道：這可沒飛霞的屋子好，她是銅床，洋式的桌椅，我這地方髒得很。賈叔遙道：真客氣。我們是拜訪二老板來的，又不是看屋子來的，比屋子作什麼呢？你這屋子，雖然是北派的，可是很乾淨的。說話時，抬頭向牆上一看，那片是紙糊牆上，掛着一個二十四寸大半身相片，那相片是個戎裝的男子。胖胖的圓臉，長了一副八字鬚，年紀大概已到五十附近。賈叔遙心裏很奇怪，怎麼一個唱戲的女伶屋子裏，會掛一個軍官的大相片在牆上。本想問一句，又怕這種犯忌諱。看了一看相，接着又看了一看郭步徐。誰知他倒不避嫌疑，就笑問道：這相片是誰，你認識嗎？賈叔遙偏頭想了一想道：倒是很熟，可是一時要我指出來他是誰，我倒記不起來。郭步徐笑道：這是二老板一個多年的好朋友。珍珠花便笑道：也不算什麼好朋友，不過認識得很久就是了。他是林喜萬師長，您應該知道。賈叔遙亦會聽人說過，有一個師長，捧珍珠花捧得非常厲害，大概就是他了。珍珠花居然把他的相片懸起來，對他的感情，真也不壞。郭步徐笑道：你爲什麼看得儘管出神。賈叔遙是初次見面的朋友，總怕因爲郭步徐口角上不慎，惹出是非來，便不理他這話，只和珍珠花閑談。珍珠花似有意似無意的，就談到賈叔遙家上來，問他家裏有些什麼人。他說了有母親，有哥哥，有嫂嫂，有姐姐，然而出閣了。所以家裏人很少。

珍珠花笑道：太太還沒有過門嗎？賈叔遙笑道：根本上就沒有，打那兒過門去？珍珠花笑着問郭步徐道：這話是真嗎？郭步徐道：他又沒有託你做媒，爲什麼要說謊呢。珍珠花笑道：說你傻，你真傻，我不和你說了。說畢，便掉過臉來道：賈先生，您什麼時候上飛霞那兒去玩玩？賈叔遙道：過些日子再說罷。珍珠花眼珠對他一溜，然後微微一笑道：我有一句話告訴您，您別嚷。賈叔遙道：你叮囑了我不說，我自然不說。珍珠花又看看郭步徐道：您呢？郭步徐道：我猜這事，就不關我什麼事，我更不要說了。珍珠花這才對賈叔遙道：飛霞在我面前已經就打聽好幾次了，我實在也不知道，所以我對她沒有說什麼。她待您的意思，真不錯，您可以去看看她。您的意思怎麼樣？賈叔遙聽說，不由得心裏一陣奇異的愉快，笑將出來道：我沒有什麼意思。這話說出口，又覺太囂張，倒好像是對金飛霞沒有什麼意思，接上說道：我對於去不去，沒有什麼。珍珠花還要說什麼，開門的那個漢子，却進來倒茶。郭步徐倒是和他很客氣，笑着站起身來，叫了一聲大老板。賈叔遙這才明白，所謂二老板的原因，却由此而出。他倒了茶敷衍了幾句，倒是走了，可是珍珠花的母親，却又進來了。她進來之後，就和珍珠花一並排坐着，臉朝了郭步徐。她那說什麼好的，又告起苦來了。她道：賈先生，您不知道：唱戲別提有多們難了，別的班子還好些，我們這班子花頭最多，今天唱時裝戲，明天唱古裝戲，後天又唱洋裝

戲，這行頭都是挺花錢。我們掙多少錢一個月，這樣做起來，那裏受得了。可是你要是不做罷，姑娘又愛個面子，戲就沒法兒唱。賈叔遙聽她這話的口音，竟是開口要郭步徐替珍珠花作行頭，聽了怪不受用。郭步徐本人，倒是不在乎，兩個指頭夾了一根煙捲，儘管放在口角上抽，倒反而放出一絲絲的笑容來。究竟珍珠花聰明，覺得她母親所說，不是時候，便對母親瞟了一眼，接口笑道：難可是難，不過鬧了幾個月，把這難關也就難過去了。差不多的戲，都可以對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添什麼行頭了。這句話，表面上不着實際，骨子裏竟是把母親的話，完全推翻，把她母親氣得什麼似的，板住了臉，就一句話也不肯多說。又閑談了幾句，賈叔遙看着沒有什麼意思，就催郭步徐要走。珍珠花笑道：忙什麼？難得來的，坐一會兒再走罷，郭步徐聽了她這話，剛要站起來的身子，復又坐下去，無如賈叔遙見了這種情形，一定要走，郭步徐沒法，就在身上一掏，掏出了八張一元的鈔票，他將八張鈔票分做兩小疊，向桌上輕輕一放道：二老板，這個分給小劉老李罷。原來小劉是跟包的，老李是包車夫，珍珠花還未開口，她母親連忙就說道：哎！還要您花錢。便隔着窗戶嚷道：小劉，老李。她這樣一嚷，外面早就知道裏面是給錢了。一個在院子裏，一個在大門洞子裏，不約而同答應了一個喂字，在這一個喂字中，小劉和老李已經走到中間房子裏來了。珍珠花的母親笑道：郭先生賞你兩個人的錢，

你們謝謝罷。小劉和李齊聲的謝了一句，然後才笑嘻嘻的走出去了。珍珠花只送到院子裏，叫了一聲再會。賈叔遙跟了郭步徐走到胡同裏，就笑道，她倒很殷勤。可是她屋子裏那個大相片？讓人看了，有點不大高興。郭步徐道：你真是個傻子，你以為她牆上掛的那一個人的相片，就是和那人好嗎？那可錯了，她們的規矩，花錢老爺的相片，放大了掛在壁上，心愛人的相片，就縮小了，放在口袋裏。我問你，願意作花錢的闊老呢？還是願意作人家心上的人呢？賈叔遙道：當然願作人家心上的愛人。郭步徐道：還不結了。我沒有這個資格做愛人，不過說要把我的相片掛在坤伶屋子裏牆上，我倒是不希望的。賈叔遙聽了，才明白坤角家裏，平常掛的一張相片，還有這些緣由。人家說的作到老，學到老，真是不錯。對於捧角這種小事，還有許多轉折，又何況其他呢？郭步徐見他低着頭只管想，便問想什麼事？賈叔遙道：沒有想什麼。郭步徐笑道：飛霞那樣對你，有所感動嗎？今天晚上，她新唱狸貓換太子，完全是皮簧，你不好意思不去吧？賈叔遙繃了眉道：怎樣辦？我現時在書局子裏，掉了晚班，至早，也得十點半鐘完畢，我那有工夫來聽戲。郭步徐道：你不會早一點兒去，早一點兒趕完了就出來嗎？賈叔遙道：趕一天兩天可以，老趕着辦事可不成。我要聽夜戲，就得天天來聽夜戲，聽一天兩天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我索性不來了。郭步徐道：但是她今晚唱新唱的戲，你總得到一到才好。

賈叔遙一想，這話也很對，就答應了去。因道：我不回家吃飯了，這就上書局子裏去。請你代我打一個電話給麻子，叫他給留個座。郭步徐道：你不會在書局子裏打電話嗎？賈叔遙道：不成！那裏同事多，一讓他們知道了，他們就愛起鬧的。郭步徐道：打電話是不成問題的，只要你肯來就是了。賈叔遙道：就是那麼說，我先回書局子裏去了。他因為天天由東城到南城來聽戲，聽戲之後，回去吃飯，吃飯之後，再上書局，每日固定的路可不少，因此他也自備了一輛車子。他因為到珍珠花家來，不願讓車夫知道，叫車子歇在賓宴茶樓門口等着。坐包車的人，出門固然是便利，若是遇到有些地方不願車夫知道之時，想法子先得把車夫支開去，正也是一種不便利。當賈叔遙走到賓宴樓，找着了車夫，就坐車到他服務的渥德書局。這書局裏的編譯室，來得太早了，只屋子中間，亮了一盞燈，空蕩蕩的沒有一個同事在內。於是一按鈴，叫了一個聽差進來，吩咐廚房做一碗木樨飯，切了一碟冷葷，就在編譯室裏吃起來，吃過之後，便將他每日應編的書稿，全堆在桌上，一面看，一面編改，一直編到了三分之二，同事的先生們，才紛紛的來到。每日來得最早的一個就是梁寒山，因為他的工作比別人多一點，下班還要比別人晚，非早來不可。所以他進編譯室之時，以看到有人為例外。這時他一進門，笑道：呵！今天你怎樣來得如此早，打算先走嗎？賈叔遙道：我是在公園裏出來，因為懶回去了，所以一直就

上遭裏來。他雖是這樣說，臉上可帶着有點笑容。梁寒山回頭，見聽差在扭電燈，便道：你去替我找一份小報來。賈叔遙道：爲什麼這時看早報，而且要看小報？梁寒山笑道：我和你犯了一樣的毛病，發了戲癮，我們打算今天晚上聽戲去，所以要找份小報，看看今晚晌有些什麼戲。賈叔遙低了頭，拿了一枝紅水筆，小雞啄米似的，只管在稿子上點句，口裏隨便說道：你聽戲嗎？好極了，可以請我一個。梁寒山笑道：可以，作這種小東西，是不成問題的事。說時已接過一張小報，正在那裏看戲園子廣告。笑道：真很好，今晚晌，是金飛霞唱新排的第二本狸貓換太子。我請你，我請你，這就先打發人去佔座位。賈叔遙讓他猜中了心病，顏色不免有些變動，依然還是很快的，拿了紅筆寫稿子。梁寒山看他雖然低了頭，却還有笑意，擁上臉來，因道：笑什麼？你以爲我請不起客嗎？我一定請，我今天請一晚的假，陪你去聽戲，你看好不好？賈叔遙只笑着答應了一個好字，却不肯多說什麼。一會工夫，他把稿子辦好了。只草草率率的一捲，一面起身，一面就告訴聽差，讓車夫點燈。手上做着，口裏說着，眼睛却望了壁上那一架鐘。梁寒山笑道：我猜中了，是不是？早就說你要先走了的。你上那裏去？賈叔遙道：家裏有點事，要早點回去。梁寒山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你先不說……。賈叔遙那裏等得了他說完那句爲什麼，在衣架上取下帽子戴着，馬上就走了。走出書局大門坐上車就說到喜樂園，不

到二十分鐘，就拉到喜樂園門口。一面下車，一面掀起一點袖子，就看手表，原來還不過九點鐘。走到池子裏去，幾個熟看座兒的。都用眼光射住了他，有的還道：今晚晌，怎麼賈先生也來了，這是頭遭呀！賈叔遙聽了他們的話，也只是笑，金麻子却早過來給他接住了帽子，笑問道：是啊，晚晌也得來才好。賈叔遙不想來聽了一次夜戲，却會弄得許多人注意，因此只呆望着台上，却不肯四週去看，以免和熟人抵眼光。不料台上人注意他，比台底下更厲害。金飛霞一出台，目光却向賈叔遙固定坐的地方一溜，似乎她在後台，就得着了消息，說是賈叔遙來了。賈叔遙打算等她出來了。鼓幾下掌，讓她知道。不料自己這一着棋還沒有下，人家倒先知道了，這樣一來，心裏自有一番歡喜。到了要散戲的時候，金麻子送上帽子來，却說她明天白天沒戲，晚上來不來？賈叔遙在這裏是有資格的人，不肯來了一天，第二天就不來，一口便說來，叫他留座。從此以後，他每日都是提早到書局，十點鐘前後，必定設法趕到喜樂園來。他捧金飛霞，同事早就知道十之七八。現在他每晚提早辦事，提早出去，大家更是猜得很明白了。有一天下午，括了幾陣西北風，天氣就陰陰暗暗的。冬日本來天氣短，天陰的時候，更加就容易天黑。賈叔遙從一個朋友家出來，因見天色黑了，他不回家吃晚飯，馬上就上書局，一直到了書局編譯部，看許多日班同事，正在低頭工作，心想他們怎樣加入晚班？及至抬頭一看鐘，原

來還不到五點，日班還沒有下班呢。自己爲金飛霞所顛倒，總怕誤了聽戲的時刻，用心過度，索興連日夜都分不開了，自己如此用情之癡，圖着什麼，細想來，也覺可笑，既來之，則安之，到了書局裏，沒有再回去的道理，不過至早至早，也要到七點鐘上班，現在還沒有到五點，這其中兩個鐘頭，要怎麼的度過過去呢？想來想去，倒想得一個法子，不如到康健球房去打兩盤台球，打球這件事，其不懂之先，覺得拿了一根棍，繞了球台，頂着四個磁團兒，沒有什麼趣味，但是到了會打球之後，就覺得有味，能找到朋友比上一盤，固然是好，找不着朋友，叫球房裏的波哀做對方，也是一樣有趣。他打球的志向既決定了，馬上就到康健球房去。到了那裏，只一推門，一個人早就嘆了一聲，賈叔遙看時，原來同事穆旭初。他倒拿了一根球棍，站在球台一邊，單穿着皮袍，兩隻袖子，都捲起來了一小截，一簇子白羊毛，向外翻露。他原是廣東人，操了不規則的京話笑道：好極了。南方人學京話，好極了三個字，其初最容易上口，所以常說，到了後來京話學會了，好極了三個字就成了口頭禪，不免常常要說出來，就是不好極了的事情，也是好極了。這時穆旭初說了好極了三個字，賈叔遙却也以平常視之，他倒先迎上前來笑道：你來得好極了，天氣真冷，我也懶得回學校去吃晚飯，一路到對門江蘇小館子裏去吃點東西，再來打兩盤，回頭一路上書局去，你看好不好？賈叔遙本來餓了，也就依了他的辦法，

兩人便去吃飯。這穆旭初正也是個小戲迷，坐在上等菜的時候，便將筷子敲了桌沿，唱起捉放曹來。他這一唱，把賈叔遙的戲味也引起來了，於是搖着頭，輕輕隨聲和之，默那湖廣音韻的神。菜來了，兩人一面談戲，一面吃飯。吃完了，賈叔遙笑道：你這一段西皮，板眼韻味，唱的都對，就是咬字差一點，這是南方人沒有辦法的事。穆旭初道：可不是，這一齣戲，我學了半個月了。其初，我唱那馬行在的馬字，學了一提高，念成抹；後來聽名角並不如此，我又改過來了。賈叔遙道：是嗎？我倒沒有留意。穆旭初道：我唱給你聽。於是在雅座裏比着姿勢，一句一句的唱。賈叔遙却把三個指頭拍了桌子點板，兩人你唱我和，研究得有味，直等夥計送上帳單來，才知道會帳，再回到對門去打球。一打球就是兩盤，賈叔遙一抬頭，只見壁上的掛鐘，已是八點三刻了。想起今晚還得聽戲，要趕快上書局才好，因此會了球費，和穆旭初忙着就到渥德書局來了。偏是今天經理發了一篇新到的書稿，請賈叔遙審查，不能忽略。一審查之後，就十點半鐘了。賈叔遙也不管別事辦沒有辦，將未完的稿子，向抽屜裏一塞，一面叫聽差，吩咐車夫點燈。梁寒山和他的座位只隔了一個桌子犄角，見他如此匆忙，就把桌上的紙片，用紅墨水寫了十四個字，用手一推，送到賈叔遙面前。賈叔遙已站起來，穿了大氅要走，兩手插在袋裏，俯着身子一看，原來是兩句老詩，是每日更忙須一至，夜深猶自點燈來。穆旭初坐在他

緊隔壁，早是一拍桌子站起身來笑道：好極了。尤其是點燈兩個字，形容得天衣無縫。賈叔遙笑道：完了事了，反正回家睡覺也早，找個地方消遣，未嘗不好。說時，就一掀棉布簾子，走將出來。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冷風迎面吹來，頭向衣領子裏一鑽，滿臉就讓一種冷東西灑了一下。這外面一道走廊，原來很寬的，不容易吹來雨雪。這時他仔細一看，原來滿院子白雪，已經下了一層雪了。剛才一陣簷風，把簷上的雪，捲着打了一個胡旋，吹到臉上來。賈叔遙覺得渾身一陣奇冷，便將手把大衣一抄，抄得緊緊的。走出大門，車夫已經把車拉着放在雪地裏，披了一張毯子，只在階沿上凍得跳脚。賈叔遙坐上車去，車夫知道是上喜樂園的，拉起來飛跑，就到喜樂園去了。到了喜樂園，賈叔遙一看池座裏，也不過二百個人，台上的人演戲，簡直就是敷衍了事。這時，金飛霞在場上，她一眼看見賈叔遙坐下，這樣夜深，冒這風雪還跑了來，實在盛情可感。在台上無非是對人家看上幾眼，不過是平常的事，賈叔遙也不覺得有什麼奇異的感觸。及至戲快要完了，金麻子給他送了存着的大衣來，輕輕的說道：賈先生，請您別忙走，我還有東西給您帶去。賈叔遙一想，是了。他會託我和他兄弟找一件小事，大概這就有一個履歷條子，給我帶了去。於是戲散之時，且不忙走，只站在池子裏。一會兒功夫，金麻子提了一個紙盒子來，賈叔遙認得是隔壁兩好軒裝西式點心的盒子，金麻子四圍望了一望，笑嘻嘻的輕

聲說道：賈先生，這金老板買了送您的。賈叔遙萬不料金飛霞有這一着，心裏那一種歡喜，說不出來是什麼樣子。當時和金麻子說：給我謝謝金老板。第二句話就不說出來了。隨即提了點心，走出戲園，坐上車去，心裏想着：她爲什麼突如其來的送我幾盒點心，我要怎樣答謝她呢？無論如何，我要到她家裏看看她才對。對她們家裏跟包車夫，賞幾個小費，那也有限。不過自己雖和她彼此心照，和她沒談說過一句話，若是到她家裏去，她相認起來，多難爲情。不會不會！她今天都送東西給我了，不但認識我，對我已有了相當的感情，至多是不見，那有見怪之理，只要去會面是無問題的。但是一個少年男子，去會一個美貌女子，這已很尷尬的事，若要拜會她怎樣說呢？自己向來不善於交際，倘是可以會到，也怕失儀，最好是請個人把我帶去最好了。這種是有的，只要找一個靠女戲子吃飯的人去一去，那就行了。那個老聽襯戲的劉仲和，不是和我表示過兩回，可以代爲引見嗎？我原是向來討厭這班人的，事到臨頭說不得了。明天聽戲的時候，遇見他再和他談談看。一個人坐在車上，就這樣思潮起落，想個牽連不斷。忽然身子望前一栽，下得車來一看，胡同地下的雪，已堆得一二尺高，自己大衣上也積了不少的雪花。這才覺得渾身寒冷，兩隻腳都凍得不能走路了。他撲去身上的雪，回到自己屋子裏，良久，身上才回暖起來。他把那包點心放在桌上，自己就看了那幾盒點心出神。想了一陣子，去得去不得，依

然沒有決定，這也只好明日再說。到了次日起來，漱洗之後，先將那點心盒打開，盛了一碟子，就慢慢咀嚼那滋味。這時看一看窗子外，雪還沒有停，今天當然不能演戲，也沒有法子，和她道謝。後來想想，不如到東安市場去走走，看看若有什麼相當的東西，就買一樣送去，一來可表示謝忱，二來也可以藉此慢慢接近。主意想定，吃過午飯，就踏了雪到東安市場來，在市場上找了一陣子，忽然看到洋貨舖裏窗子裏，放了一面大圓鏡子，心裏靈機一動，覺得送她這樣東西最好，既可以合用，圓鏡子兩個字，又很含有寓意在內。於是將鏡子買了，又配了手絹香粉香水三樣，一塊兒包好。因看手錶，已到了三點鐘了，今天送去，萬萬來不及。因想起東安樓茶社，上面還有票友清唱，就聽清唱去，混一兩個鐘頭再回家。這樣想着，可是到了東安樓，今天因為下雪，清唱也停了。不過來了，也不願回去，就讓夥計沏了一壺茶在躺椅上躺一躺。偶然之間，却有金飛霞三個很熟的字，傳入耳朵。回頭看時，隔座上有兩個人正在那裏談坤伶。一個道：飛霞嗎？她真有闊人捧啦。第一個就是交通總長西門重兩父子，此外還有李大胖老小兩掌櫃。賈叔遙聽到這裏，自感到一種不痛快，但是心裏很願知道這件事的究竟，又不肯不往下聽。連茶也不喝，聽他們向下說。這個就問道：西門重這樣大身分的人，還能天天到戲園子裏去聽戲嗎？那人道：只要有子兒，何必要到戲園子裏去呢？我聽說他每個月，總要到金飛

霞家裏去一兩趟，去一趟，總得給個四百五百的。他這兒子倒不像老子那樣傻，天天聽戲，飛霞因為他老子花錢，倒不肯得罪他。這個道：父子捧角，倒有些趣味。那人道：這算什麼呢？那李大胖才算是真正父子捧角啦。老掌櫃李老頭兒，今年有六十多歲了，他就愛看金飛霞的戲，洋錢是整大把的花，自己的房子，讓給金飛霞住，自己的汽車，也給飛霞坐，前幾天飛霞已實行拜他做乾爸爸了。飛霞的父親，本來就生了一條壞心眼，以為唱戲要唱紅非有人捧不可。但是捧的人，若是小白臉兒，那可担着一分心。最好是有錢又談不到愛情的人，金老頭才願意他捧。像李老頭錢是有，這一大把鬍子的人，飛霞那裏愛他。所以老掌櫃儘管和飛霞要好，金老頭做開來讓他捧，一點也不害怕。飛霞因為老頭兒肯肯花錢，也常常的到李掌櫃家裏去，這一下子，可把小掌櫃樂壞了，真是運氣來了，肥豬拱門。這個道：這小掌櫃一定很漂亮吧？那人道：哈哈！別提了。一個大海胖子，那臉子要唱八蜡廟的金大力，準不用得開臉。禿着一顆腦袋，寒憎得要命。我敢說他三百六十根骨頭，沒有一根是雅的。這個道：他有多大年紀？那人道：不到四十也有三十八九了。你別以為小掌櫃三個字好聽，實在他有做老掌櫃的資格了。賈叔遙聽了這一番話，真個心灰意冷到了極點。這兩個月來，他只常在池座裏發現一個黑胖子專叫金飛霞的好。據人說，那是一個番菜館子裏的掌櫃，因為他年紀大，臉子又黑，人又蠢得好像豬

一樣。知道金飛霞是看不入眼的，所以讓他胡鬧去，也沒有誰來理會他。現在聽此二位所談，金飛霞竟是常到他家裏去，可見這樣聰明女子，天天在台上唱愛情戲，還帶教忠教孝，結果，自己也是打不破拜金主義。當時越想越不服這個奇怪的理由，自己只是一個筆墨生涯的人，沒有許多錢去和市儉競爭，只靠這一點藝術賞鑒的熱情，那裏能爭勝人家？如此一想，覺得自己以後不必聽戲，也不必去捧了。於是懶洋洋的回家。及至到了家裏，一看金飛霞所送自己的四盒點心，還放在桌上，轉身一想，李黑胖雖有錢，本人並不在看戲以外，多耗費什麼，飛霞依然和我表示很好，可見她還不是完全以金錢爲重。況且她先送了我的東西，若從此不理人家，豈不辜負她一番盛情？這樣想去，到了次日，依然是去聽戲。買的那幾樣東西，却叫專人先送到她家裏去，另外附了一張名片。這日在戲場上，賈叔遙一見她出來首先鼓掌，表示謝意。她一出台，也就先向賈叔遙看來，眼睛似乎在那裏說，知道了謝謝。賈叔遙自送東西去了以後，心裏老有一件事解決不下，不知道金飛霞見了禮物作何感想，及至金飛霞出台，彼此注目禮戲，知道她欣然受領了，心裏就一陣愉快。可是回頭一看，比自己後排的地方，那個黑胖子，又在那裏發狂，叫了一句好。禿腦袋向上一撞，那一臉的橫肉，笑得令人可怕。賈叔遙心裏就想，像你這種人，也知道憐香惜玉嗎？也知道賞鑒藝術嗎？我真有些不相信。今天恰好郭步徐請客，坐到

自己隔壁來了，因低頭笑道：你瞧那個大黑臉。郭步徐笑道：別瞧，我知道的比你多。賈叔遙道：我也知道，他不是父子捧角嗎？郭步徐道：他還不算父子捧角，老頭兒不大來呢？那黃鬍子嘴裏正啣着一根虬角烟嘴，斜坐着，那是爸爸。另外有個瘦猴似的，睜了兩眼，直瞪台上，你瞧那塊骨頭。賈叔遙知道那兩人是捧珍珠花的，和郭步徐也算是情敵，他罵那鬍子，却也難怪。不過他們是爺兒倆，倒不知道。因爲他們天天來聽戲，各找各的座，各給各的錢，各叫各的好，真看不出是一家人，而且還是父子。因道：真的嗎？父子兩個人，誰捧得有成績呢？郭步徐冷笑道：那樣子能捧出成績來嗎？珍珠花也對我說過，說他父子太缺。這老頭兒也聽了幾個月戲，比兒子日子還久，可是珍珠花不但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眼睛都沒有瞧過他一會。賈叔遙笑道：說就說，不要望着人家，人家知道了多難爲情。郭步徐道：要什麼緊？他還知道什麼叫寒憎嗎？可是他雖這樣說了，那邊的那個黃鬍子，倒真知道這邊在罵他。他索興大叫其好，心想我偏要捧，你管得着嗎？原來這人叫黃金德，是外交界的一個小官僚。手邊錢雖不十分多，閑工夫倒有的是，所以每日喜樂園的戲，他總要來看。他的兒子叫黃學孝，是一個大學生，起先也是老子偶然帶他來看一兩回戲，後來他看得有味，也就天天來。黃金德自己來了，就不能禁止兒子不來，況且兒子來聽戲，也是自己帶的，這時要他不來，如何能够呢？所以也模模糊糊

糊，只當不知道。兒子叫兒子的好，他叫他的好。這時郭步徐在那邊笑說他，他知道無非是酸素作用，然而他也知道珍珠花對於他的感情，並不十分深，心想我努一點力，未必作不到你那樣子。前排的黃學孝又誤會了父親的意思，以為郭步徐今天請客，我這邊叫好的力量，不要不如他。俗言道得好，上陣還要父子兵，今天得和父親在聯合戰線上叫好。於是父親叫好，他也叫好；父親鼓掌，他也鼓掌。那黃全德捧角的神氣，很得令人注意。他老是舉起手，高過於頂，然後鼓掌。而且他還有一種絕技，他嘴角上常啣着那虬角咀，嘴偶一吸，烟灰自落。叫好的時候，聲音出自喉間，嘴角上的烟咀。不過一動，却不掉下來。他父子兩人在台底下一發狂，不知道底細的，還沒有什麼關係。那些知道父子捧角的，看了這種情形，都當一樁新鮮事兒，不住的向這邊看來。台上珍珠花原知道台下黃全德爺兒倆，是一對怪物，雖然自己不在乎他這樣兩個人捧，但是一打聽，黃全德也是作官的，身分不算低。况且看他那樣子，也不是花不起錢的人，因之不理會他們，也不表示討厭他們。這日他父子兩人，突然發起狂來，大叫好而特叫好，那種樣子實在令人好笑。珍珠花原沒有想到他是和郭步徐搗亂，猜不着他是因妬叫好，以為他久捧無路可入，有些發狂了，心想理一理他罷，免得失去兩個信徒。因之當黃全德舉手鼓掌之後，眼光就向那兒溜。黃全德捧珍珠花以來，猜想她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而已，情形上却絲毫沒

有表示。這時她的眼光，居然向這裏一溜，真是作夢也想不到，心裏這一陣狂熱，直由丹田通到頂門心，越發劈劈拍拍鼓起掌來。在鼓掌的時候，同時口裏還不斷的叫好。珍珠花那眼光一溜，給予他的一種愉快，比什麼興奮劑還覺得有滋味。珍珠花見他這樣，更是好笑，不由得又把眼光向那裏一溜。接上還舉起袖子遮着臉，滿頭珠花顫動，可想到她在台上笑得厲害。這一下子，不但黃全德樂了，連黃學孝心裏也是一陣奇癢，跟着他父親接二連三的叫好還帶鼓掌，滿戲園子，熱鬧了許多。直把這戲唱完，他父子二人的好聲，方始完畢。還是黃全德比他兒子直率些，到散戲的時候，就叫着他兒子道：學孝！你看見今天珍珠花的情形沒有？黃學孝笑道：怎麼沒有看見，她是因為他們叫好得多了，今天對着我望了一下。黃全德道：她是望着我，還不止一回呢。我因為明天有個應酬，本打算不來，這樣子，倒是非來不可了。你明天來不來？黃學孝道：人家對我都表示了好感，為什麼不來？黃全德以為兒子總是這樣誤會，當珍珠花望着他，真不勝遺憾。可是更正這話，又怕傷了父親的感情，失了父親的身分，也只好算了。這天回去，把在第一樓紙攤上所買珍珠花的相片，拿在燈下，仔細把玩，鬧個愛不忍釋。心想古人所謂：誠之所至，金石為開。而今看起來，真是不錯。不過人家對我既然有進一步的表示，我也不能不表示進展一步。這進展一步的法子，沒有別的什麼，就是送她的錢了。想到這裏，便打

開箱子來，看看還有多少錢，仔細一點，却不見多，不過八十多元錢。心想這一些款子，如何能送人。現在到陰曆年底，還有十幾天，要送錢就得年前送去，算是一種送年禮的意思。寫信去，這樣措詞，也比較大方，就可以說：茲值年底，送來若干元，以為歷歲之資，恭祝某老板延年益壽云云。不過既以若干金為壽，數目至少要一百二十元以上，賽過俗語一百二十歲那一句話。一個人這樣計劃，只管扶了箱子蓋出神，一不留意，箱子蓋倒下來，那銅搭扣在腦袋上打了一個大包。這一下可打得不輕，打得黃金德暈過去了，半天都走不動。慢慢的拿起手來，將打起了包的地方，把指頭摩擦了一會，自己痛定了，自己好笑起來，心想這個人怎麼一回事，好好兒的自己將自己打上這麼一下。珍珠花呀珍珠花，像我這樣癡，你一點也不知道，真是辜負我這一番好意呀。我要望不着和你相識，坐一坐談一談，我這人也就算完了。又一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可也就未見得毫無希望。我不必顧什麼一百二十歲以上，乾脆就是以二百金為壽罷。現在年裏只有這些日子，所有箱子裏的錢，就一個也不動包，免得湊不起來。不過我是個有錢就花的人，這次非下個決心不可。因此就找了一張紙，把那八十多塊錢，一齊包將起來，包起來以後，還用筆在包上題了一行字。一面是此款是獻壽之資，不得動用；一面寫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謹封，將款子包好了，心裏這才坦然，要是送二百塊錢，這就過了三分之一了。

。加以努力，未嘗辦不到。這樣想着，當天晚晌，格外睡得安穩。從這天起，他每日設法籌款，籌到款子之後，不但不敢用，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拿了回家來，馬上就用紙封好，以免挪動。究竟有毅力做事，纔是容易成功的，到了臘月二十五日，他把錢就湊齊了。不過這錢裏面，有十元的鈔票，有一元的鈔票，而且不是一家銀行的，另外還有二三十塊現洋。黃金德一想，這樣亂七八糟的款子，若送到人家裏去。顯然見得是湊起來的款子，這非全數換成一律的不可。若表示闊綽起見，最好是換兩張一百元的，不過送兩張票子，數目上又太少了，還是換五十元一張的好，五十元一張，二百元就是四張，拿出來先就讓人吃上一驚。主意打定，就把封存的紙包，一共二十四包，一齊打開，用手絹來包好了。到了次日，就拿到銀號裏去換，雖然貼了一點水，倒換得一律五十元的新票子，非常的痛快。票子換得了，拿回家來馬上就用一個加大的厚殼信封套上，上面寫了歲敬二百元，謹乞余二老板哂納，下款署了黃金德拜獻。信封寫好了，可又為難起來，這信若是由聽差送去，半途路上，他若是拐走怎麼辦？二百元事小，自己這一番心血，好容易忙了一個禮拜湊成整數，若是丟了，年裏日子太短，無論如何，不能再湊，誤了年敬大事。若說自己送去罷，一來和人家在台下無一面一語之緣，怎好到人家裏去；自己當送禮的專使，也失了官體。人家去不是，自己去也不是，倒弄得進退兩難起來。想了半日

，究竟讓他想得了一個妙法。便叫聽差和自己一路出門，到了珍珠花門口，才由身上掏出那個裝鈔票的信套來，自己站在珍珠花家四五十步以外，却把信交給了聽差讓他送去。並說無論如何，請二老板必定收下。不過請她賜一張名片，寫明收到二百元。聽差雖然看破，有些不高興，但也只好照辦。他拿了信，走到余家門口打門將信送着進去。恰好，是珍珠花的母親出來開的門，她接了信，一摸裏面厚厚的，知道是附有東西，送信的聽差，又說要等名片，很像是送禮物來了的。就叫他在車夫屋子裏等着。自己拿了信進去給珍珠花看。珍珠花將信拆開，却取出四張鈔票，另外有兩張八行，一張名片。信上的話，雖不大認得，那名片上黃全德三個字是認得的。對於送鈔票來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一半。好在這蘆葦園附近，唱戲的同業很多，就叫跟包的找了一個認識字的熟人來，將信念了一念。那人說是倒沒有別的，信上說二百塊錢給二老板作過年禮，無論如何，務必請你收下，你要不收下，他心裏就非常難過。收下就請你給他一張回片，寫明收到了二百元。珍珠花道：你瞧：這可不是怪事？我和他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從來沒有來往，爲什麼送這樣的年禮，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不能收他的錢，叫那個聽差帶回去罷。她母親究竟不像她那樣慢，便道：人家送來了，咱們就收下罷。珍珠花把桌上的鈔票，一把拿起來向地下一摔，罵道：現他媽的現世報，誰沒有看見過兩百塊錢。叫人家收下，還要

給他寫收據，他捨不得就別送來，拿回去孝敬他媽罷。她母親連忙在地下檢起來，笑道：你瞧這孩子，收不收在你，人家也沒有什麼壞意，也不至於罵人家。珍珠花道：他沒有壞意嗎？他以為我收了錢，就可以和他認識呢。她母親道：唱戲總是要人家捧的，人家送了錢來，總算是個真捧我們的，我們幹嗎還罵人家？他要我們收下，我們就收下來。他要寫張收條，就寫張收條，這又不算賣身字紙，怕他什麼呢？珍珠花見她母親如此一說，一味是看了錢說話，收到了手的二百塊錢，叫她還退出去，大概是不肯的。便道：你要收下就收下，反正我還是這樣。自己一賭氣，避到裏面屋子裏去了。

余北平寓內有黑犬，於此次移居，行李搬畢，人將離居之時，忽無疾而斃，原擬將此犬贈給友人，也，飼此犬不過十年，平時守夜盡職，忠甚！今則不肯去食二主，義極矣！使余能弗感歎？以詩哀之。

• 何澄 •

爾到吾家僅十年，冬寒夏熱臥檐前，窩頭餬料原非厚，搖尾輸忠真可憐！甯死不甘依二主，爲生似厭過三遷。（由王大人胡同一移於真武廟，再移於石虎胡同，三移於百戶廟。）如斯義氣堪千古！亂世兒孫少有焉。



蔡夫人

D. H. LAWRENCE 著
錢士譯

這樣他們繼續了許多時候，通通信，偶而在倫敦相敘。她在他微弱的機能充進完畢以後，還是要用她的活動來從他求得生理的性慾的激動。他還是願意滿足她的慾望，這就足以保持住他們的關係了。

這就足以給她一種微妙的自信，一種盲目而有一些傲然的東西。這幾乎是一種對於她自己心力的機械的自信，再加上一種巨大的歡樂。

她在雷巴歡欣異常。她用她所有被喚醒的歡樂和滿足來激勵列福，因此這一個時期他寫作得最好，而且以他的那種奇異的盲目的態度，幾乎是覺得快樂的。他實在是收穫了她的性慾滿足的果子。（略）可是當然他從來沒有知道這件事情，如果他知道，他也不會道謝了！

然而當她那些異常歡樂和激勵的日子過去以後，完全過去以後，而她又沮喪而容易動怒的時候，列福是多麼地渴望它們的重來啊！也許他一旦果真知道了，他竟會希望她和密開里重聚呢。

第四章

康妮總是預感到她和密克（人們這樣叫他）中間的事情是沒有希望的。可是其他的男子則全都不在她的眼睛裏。她依偎着列福。他需要她生命的大部分，她給了他。可是她也需要一個男子的生命的大部分，這個列福却並不給她；他無從給她。偶而密開里來和她相敘。可是，正如她所預感到的一樣，這是要結束的。密克「無法」將任何事情保持長久。他的本性使他必須中斷任何關係，而又成爲一條放浪的，孤獨的，絕對癡然的狗。這是他最大的需要，儘管他嘴裏總是說：她拋棄我了！

人們總以爲世界上充滿着可能的事情，可是從最切個人的經驗上講，可能的事情却非常之少。海洋裏有許多的魚，……也許吧……可是大多數似乎全是鯖魚和鯉魚，如果你自己不是鯖魚或鯉魚的話，你大概要覺得海洋裏好魚實在太少了。

列福大步跨向成名之途，而且連錢也賺了。許多人來拜訪他。康妮在雷巴差不多天天要款待客人。可是他們總不是鯖魚，便是鯡魚，偶而有一條鯨魚，或者一條海鱈。

有幾個是常來的客人；他們是列福在劍橋的同學。其中有杜唐米，曾經在軍隊中住過，是一個旅長。他說「軍隊給我時間來思想，同時又使我避免參加生活的戰鬥。」

還有梅查里，一個愛爾蘭人，寫些關於星辰的科學文章。還有韓蒙德，也是一個作家。大家和列福的年齡不相上下；都是當時的青年智識分子。他們都相信思想上的生活。凡是你所做的不涉這方面的私事，就是無關緊要的。沒有人想到問別人什麼時候上廁所的。因為這種事情除了自己以外，誰都不感到什麼興趣。

日常生活大部分的事情也是如此。……你怎樣賺錢，或者你是否愛你的妻子，或者你有沒有戀愛事件。所有這些事情只和自己有關係，而且正像上廁所一樣，其他任何人都是不感興趣的。

韓蒙德是一個瘦長條子，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可是他和一個女打字員却格外來得親密一些。他說，「性問題的整個要點，便是沒有要點。嚴格地說起來，它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們既然不願意跟人到廁所裏去，那末爲什麼我們就願意跟人家男女到床上去呢？問題就在這裏。如果我們將牀第間的事和上廁所的事等量齊觀，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這完全是絕頂無意識，無要領的；一種好奇心的誤用。」

「不錯，韓蒙德，不錯；可是如果有人動手向朱麗亞求愛，你就要暗中生氣了；如果他繼續進行下去，你立刻就會升到沸點而發作起來。」……朱麗亞是韓蒙德的妻子。

「啊，那當然囉！如果他在客廳的一角裏撒起尿來，我一樣也要發作的。這些事情各有各適當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在什麼隱僻的涼亭裏向朱麗亞求愛，你就不會介意麼？」

梅查理是語含諷刺的，因為他曾經和朱麗亞有過一點極微細的調情的玩意，却被韓蒙德非常粗暴地破壞了。

「當然我要介意的。性是我與朱麗亞之間的一件私事；如果有什麼別的人要插進來，我自然要介意。」

瘦削而有雀斑的杜唐米，比起蒼白而頗爲肥胖的梅來，更富於愛爾蘭的色彩，這時他說道：「事實乃是，韓蒙德，你有一種強烈的占有私產的本能，一種強烈的自作主張的意志，同時你還渴望成功。自從我斷然地置身軍界以來，我一直和世俗非常隔絕，現在我才知道男子的渴求自逞和成功，是多麼異乎尋常地強烈！它發展得實在太過分了。我們所有的個性都向那方面跑。當然像你這樣的人，以爲有了一個女子的幫助，就可以前進得更好。這就是你所以如此妬嫉的緣故。這就是你心目中的性……是你與朱麗亞中間的一架重要的小發電機，可以製造出成功來。如

果你遇到一點失敗，你就跟女人調起情來，和查理一樣，因為他是沒有成功的。像你和朱麗亞這種已婚的人，身上都貼着籤條，好像旅客的衣箱一樣。朱麗亞身上的籤條是「韓蒙德太太」……恰像鐵路上一只衣箱屬於什麼人一樣。你身上的籤條則是「韓蒙德」，由韓蒙德太太轉交。「哦，你是不錯的，你是不錯的！精神生活需要一個舒服的屋子和可口的飯菜。你是不錯的。它還需要後裔。可是它完全以要求成功的本能為關鍵。這乃是一切事物憑藉它而旋轉的樞軸。」

韓蒙德很有些生氣的樣子。他頗自負於他心地的純厚，以及不隨波逐流。可是，他的確渴望着成功。

「這是真的，沒有錢你就不能生活下去，」梅說道。「你必須弄到一筆數目，方才可以生活下去，混下去……甚至要自由地「思想」，你也必須有一筆相當數目的錢，否則你的肚子就會阻止你思想。可是依我看來，在性字上，你儘可以將籤條除去。我們可以自由和任何人談話；那末為什麼就不可以自由向我們所傾心的女子求愛呢？」

「好色的塞爾脫人在說話了，」列福說道。

「好色！不錯，為什麼不好色呢？我看不出和一個女子睡覺比和她跳舞……或者談談天氣有什麼較大的壞處。這不過是感覺的交換，替代思想的交換罷了，為什麼不可以呢？」

「和兔子一樣的苟合！」韓蒙德說道。

「為什麼不可以呢？兔子有什麼不對？難道兔子比神經病的，革命的，而且充滿色厲內荏之仇恨的人類更壞些麼？」

「可是儘管如此，我們却不是兔子。」韓蒙德說道。

「是啲！我有我的思想：在某種文學的事情上，我有些東西要計算，這些事情對於我，幾乎比生與死都來得重要。有時候消化不良會打擾我。飢餓則打擾我更厲害。同樣的，性的飢餓也打擾我。然則怎麼辦呢？」

「我倒以為性欲過度所造成的消化不良，打擾你得更凶呢，」韓蒙德譏刺地說道。

「決不是！我飲食不過度，我性欲也不過度，一個人對於飲食過度是可以自由挑選的。可是你却要絕對地使我挨餓。」

「一點也不！你可以結婚。」

「你怎麼知道我可以結婚？結婚也許並不適宜於我思想的運用。結婚也許會……而且一定要……使我心理的過程變成荒唐愚蠢。我是不適宜於走這條路的……所以我就必須像一個和尚一樣關在狗圈裏麼？完全是胡說八道，我

的朋友。我必須生活而且做我的計算。有時候我需要女人。我不願將這件事情小題大做，我拒絕任何人加以道德的非難或禁令。如果有一個女人身上帶着我的名字作籤條跑來跑去，像一個衣箱一樣，上面寫着住址和車站，我一定要覺得羞恥的。」

爲了和朱麗亞調情的事，這兩個男子至今互相懷着芥蒂。

「這是一個有趣的觀念，查里，」杜說道，「說性行爲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談話，將字句用行動表演出來，而不是用口說出來罷了。我認爲這是很對的。我認爲我們既然可以和女人交換關於天氣的意見，也就不妨和她們交換種種的感覺和情緒。性行爲可以說是男女之間一種正常的生理的談話。如果你跟一個女子沒有共通的意見，你是不會和她談話的，這是說你和她談起來是沒有什麼興趣的。同樣的道理，如果你和一個女子沒有一點共通的情緒或同情，你也不會和她同牀。可是如果你有……」

「如果你和一個女子「有」了適當的情緒或同情，你就「必須」和她同牀，」梅說道。「和她一同上牀，是唯一合適的事情。正如你和某人談得有趣的時候，唯一合適的事情，便是和他談個暢快。你並不拘謹地咬着舌頭不說話。你是痛痛快快地把話全說了出來。男女之間的事情，也是一個樣兒。」

「不，」韓蒙德說道。「這是不對的。舉個例說吧，老梅，你將你一半的精力都浪費在女人面上。因而你雖有很優秀的頭腦，你却永遠不能將你應做的工作真正做出來。你在這方面用去得太多了。」

「也許是的吧，……可是你在這方面却用去得太少了，不管你是已婚或未婚。你可以保住你思想的純潔和正直，可是它却乾枯下去了。在我看來，你的純潔的思想，將要乾枯得不成個東西了。你簡直是用談話在將它毀滅着。」

杜唐米哈哈大笑起來。

「算了吧，你們兩個人的思想！」他說道。「且看我……我並不做什么高超純潔的思想工作，我什麼都沒有，只是隨手摘取一點意見罷了。可是我卻並不娶個女人，也不追求女人。我以為查理的話是說得對的；如果他愛追求女人，他也有自由不要追求得太過分。可是我決不禁止他去追求。至於韓蒙德呢，他有私產占有的本能，因此那正直的路和狹窄的門，對於他自然是最適當的了。你們瞧着他不久便會成爲一個英國文豪，徹頭徹尾的一個A. B. C.。還有我。什麼都說不上。不過是一個小爆栗子，喜歡吵嘴罷了。你呢，列福？你可認爲性行爲是幫助一個男子在世上成功的發電機呢？」

列福在這種時候是不大說話的。他從來不雄辯滔滔，他的思想實在缺乏生氣，不足以大發議論，他是太紛亂而且太易感動了。這時候他的臉紅了起來，露出不安的樣子。

「唔！」他說道，「我本人既已 *Hors de Combat*（失戰鬥力），就覺得對於這個事情實在無話可說了。」
「不是這麼說，」杜說道；「你的上部是毫不 *Hors de Combat* 的。你的精神生活，是健全而且完整的。所以還是讓我們聽聽你的意見吧。」

「唔，」列福訥訥而言道，「即使如此，我也不覺得我有多少的意見……我以為結婚了帳很能代表我的意見。當然在互相愛戀的一對男女之間，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怎樣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唐米說道。

「哦……它可以增加親密的關係，」列福說道，不安的神氣，好像一個女子遇見這種談話的時候一樣。

「唔，查理和我都相信性行爲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正和談話相同。讓任何女人跟我談論性的問題，時機一到，我自然會和她爬上牀去。不幸沒有女人特別跟我談起這個問題，因此我只能一個人爬上牀去了；沒有女人，我也並沒有變壞……至少我是這樣希望，因為我怎麼知道呢？無論如何，我沒有星體的計算怕受打擾，我也沒有不朽的著作要寫。我不過是隱匿在軍隊裏的一個無聊傢伙罷了。……」

談話靜了下來。四個男子抽着煙。康妮坐在那兒，又縫了一針……是的，她坐在那兒！她必須不聲不響地坐着。她必須靜默得好像一只耗子一樣，不去打擾這些思想卓越的先生們無限重要的高論。可是她必須坐在那兒。如果沒有她，他們就沒有這麼興高彩烈；他們的意見也不能這麼自由發揮。沒有她，列福就格外偏促不安，而且容易失去興趣，於是談話就不能繼續下去。杜唐米最是虎虎有生氣；康妮在場使他格外提起興趣。韓蒙德她不挺喜歡；他似乎在心理上是非常自私的。至於梅查理，雖然她喜歡他某些地方，可是他似乎有點討厭而且胡來，儘管他研究他的星體。

有多少黃昏，康妮坐着靜聽這四個男子發表他們的主張！這四個男子，或者還有一兩個別的人們。他們雖然似乎從來沒有得到什麼結論，却也並不使她感到多大的煩惱，她喜歡聽他們有些什麼話說，尤其是唐米在場的時候。這是很有趣的。男子們不來吻你，或者用他們的身體接觸你，却將他們的內心向你暴露出來。這是非常有趣的！可是他們的內心是多麼的冷淡！

而且這還有一點令人着惱！她對於密開里比較有些尊敬。而他們則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一致加以毀謗的侮蔑，

罵他是一個小雜種的暴發戶，一個最糟糕的未受教育的下流人物。不管他是否雜種或下流人物，他總一直就走到他的結論。他並不單是用成千成萬的語言繞着它們跑，以誇耀他們的精神生活。

康妮很喜歡精神生活，她從它得到很大的激動。可是她覺得它有些過分。她喜歡置身其間，在淡巴菰的煙霧裏，參加這些密友的值得紀念的夜聚，密友兩字，是她私下給他們取的名字。她感到無盡的趣味，還感到無盡的自豪，因為沒有她默默坐着，他們就是連談話也談不起來的。她對於思想有無限的尊敬……而這些人呢，至少，他們是努力作誠正的思想的。可是無論如何，此中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祕，實在不可捉摸。他們都一樣談論着某件東西，然而這是件什麼東西，她却無法說它出來。這是連密克也沒有弄清楚的東西。

可是密克却一點都不想做什麼事情，他只是在上圖個混過而已，竭力搶在別人前面，正和別人要搶在他的前面一樣。他實在是反社會的，這便是列福和他的密友們反對他的緣故。列福和他的密友是不反社會的；他們多少是志在拯救人類的，或者至少是想啓迪人類的。

星期日的黃昏，有一個異常熱鬧的聚話，又談到了愛情上面。

「將我們的心聯繫於

親切關係的結有福了——」

唐杜米說道。「我頗想知道這個結究竟是什麼東西……將「我們」現在聯繫起來的結，是我們思想上相互之間的磨擦。除此以外，我們中間就沒有什麼結可言了。我們猝然分手，就互相詆毀，和世界上其餘該死的知識分子一樣。其實在這一方面，可說像該死的每一個人一樣，因為他們大家都是如此的。否則我們必須分開，用甜言蜜語將我們互相所懷抱的仇恨隱藏起來。精神生活似乎以仇恨為根基，以不可名狀而無底的仇恨為根基，方才能繁榮起來，這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一向就是這個樣子！且看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吧，且看圍繞着他的一羣！全然的仇恨，將別人扯成粉碎以求得全然的快樂……帕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 希臘詭辯學家——譯者，）或者不論什麼人！還有亞爾錫白底斯（Alcibiades 雅典一軍政要人——譯者，）和所有那些門人走狗，都參加磨擦！我必須說這種情形使人倒是仰慕菩薩，因為他靜靜地坐在菩提樹下，或者仰慕耶穌，因為他溫和地向他的門徒說些短短的星期日故事，絕無什麼思想上的爆炸物。不，精神生活一定在根本上有一些錯誤的地方。它種根於仇恨與妬忌，妬忌與仇恨之中。你看見了它的果子，就知道它是一棵什麼樹。」

「我以爲我們並不太都是這樣互相仇恨的，」列福抗議道。

「我親愛的列福，想想我們大家互相批評的樣子吧。我自己是比任何別的人都壞一點的。因為我最愛天真爛漫的仇恨，不喜矯揉造作的甜言蜜語；它們「確」是毒藥；當我說列福是怎麼怎麼一個好人的時候，可憐的列福就真是可憐了。看上帝面上，請你們大家都說我的壞話，這樣我對於你們還有一點意義。不要說甜言蜜語，否則我就完了。」

「哦，可是我却的確以為我們是真正互相喜歡的啊，」韓蒙德說道。

「我告訴你我們必須……我們背後互相說壞話，還說別人的壞話！我是最凶的一個。」

「我的確以為你是將精神生活和批評活動混為一談了。我同意你的話，蘇格拉底使批評活動得到一個很大的進展，可是他的工作不盡於此，」梅查理說道，頗為神氣活現。這些密友在他們假裝的謙遜態度之下，是怪有些自以為了不起的。大家都自居權威者的地位，大家都裝作那樣的謙卑。

杜不願被拉到蘇格拉底的題目上去。

「這是真的，批評和智識並不是一件東西，」韓蒙德說道。

「它們當然不是一件東西，」白雷附和道。白雷是一個褐色皮膚的怕羞的青年，他來此是看老杜的，便在這裏過夜了。

他們大家都望着他，好像驢子突然說話了。

「我不是說智識……我是說精神生活，」杜大笑道。「真正的智識來自意識的整個肉體；來自你的肚子和你的生殖器官，正和來自你的頭腦和心靈一樣。心靈只能分析和辨理。如果將心靈和理性蓋罩其餘的一切，那末它們所能做的全部工作便是批評，造成死氣沉沉的結果。我說它們所能做的「全部」工作。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上帝啊，這世界現在需要批評……批評到死。因此讓我們只過精神生活，在我們的仇恨之中光榮起來，把那腐舊的假面具卸除了吧。可是你得注意，這是如此的：當你「過」着你的生活時，在某方面你是全部生活一個有機的整個。可是你一開始精神生活時，你就將蘋果從樹上摘下來了。你將蘋果與果樹之間的關係拆了開來……你脫離了樹的本身。於是懷抱仇恨便成爲邏輯上的必要，正像一個摘下的蘋果變壞起來是自然的必要一樣。」

列福睜大眼睛：這一番話在他看來完全是胡言謔語。康妮心裏暗自好笑。

「這麼說，我們大家都是摘下來的蘋果了，」韓蒙德着惱地說道。

「所以讓我們把自己釀成蘋果酒吧，」查理說道。

「可是你對於布爾雪維主義有什麼意見呢？」那褐色的白雷說道，好像前面每一句話都應該引到這個題目上面一般。

「照啦！」查理大聲說道。「你對於布爾雪維主義有什麼意見呢？」

「來吧！讓我們再把布爾雪維主義胡攪一下吧！」杜說道。

「我以為布爾雪維主義恐怕是一個大問題呢，」韓蒙德說道，嚴肅地搖搖他的頭。

「在我看來，」查理說道，「布爾雪維主義正是對於他們所謂布爾喬亞的一種最大的仇恨；至於布爾喬亞是什麼，却沒有明確的解說。它是資本主義，以及別的什麼東西。感情和情緒乃是絕對布爾喬亞的，因此要不是布爾喬亞，你就得發明一種沒有感情或情緒的人。」

「還有個人，尤其是一私人，也是布爾喬亞的：所以必須加以鎮壓。你們必須將自己沉沒在那更偉大的東西裏面，那蘇維埃社會的東西。連一個有機體也是布爾喬亞：因此最高的理想必須是機械的。唯機械乃是一個單一的，無機體的，由許多不同而又同樣重要的部分組織而成的東西。每一個人都是機械之一部分，是機械之推進力，仇恨……對於布爾喬亞的仇恨。在我看來，這就是布爾雪維主義。」

「一點都不錯！」唐米說道。「可是還有，在我看來它乃是對於整個工業理想一個完美的描寫。這是工廠主人之理想的一個縮影；除了他是否認仇恨為推進力的。可是它究竟還是仇恨：是對於生命本身的仇恨，只要看一看密德蘭，它還不是到處都看得見仇恨……可是這全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這乃是合乎邏輯的發展。」

「我不以為布爾雪維主義是合乎邏輯的，它否認了前提中主要的部分，」韓蒙德說道。

「我的親愛的朋友，它承認物質的前提；純潔的思想也承認這個前提……而且只承認這個前提。」

「至少布爾雪維主義是打破沙罐問到底的！」查理說道。

「問到底！這個底是沒有底的！布爾雪維主義者不久將要有世界上最精的軍隊，具有最精的機械化的配備。」

「可是這個東西是不能維持長久的……這仇恨的事情。一定有一個反動……」韓蒙德說道。

「不錯，我們已經等了許多年……我們等得更長久。仇恨和別的任何東西一樣是在逐漸生長起來。這是以觀念強加於生命的結果，連我人最深的本能也受到強迫；我們強迫我們最深刻的情感去適合某種理想。我們以一種公式來推動我們，好像推動一副機器一樣。合乎邏輯的思想自命不凡，作威作福，而威福都變成了純粹的仇恨。我們都是布爾雪維主義者，不過我們假仁假義。俄國人則是毫不虛偽的布爾雪維主義者。」

「可是除了蘇維埃的路線以外，」韓蒙德說道，「還有許多別的路。布爾雪維主義者並不真有什麼智慧。」

「當然不。可是有時候愚蠢却是智慧的：如果你要達到你的目的。我個人以為布爾雪維主義是愚蠢的；可是我又以為我們西方的社交生活也是愚蠢的。我甚至以為我們著名的精神生活也是愚蠢的。我們大家都和癡呆病者一樣的冷漠，和傻子一樣的無情。我們大家都是布爾雪維主義者，不過我們給它另外一個名字罷了。我們以為我們是神……像神一樣的人！這正和布爾雪維主義是一樣的。人必須合乎人情，必須有一個心和一個生殖器官，才能不致成爲一個神或者一個布爾雪維主義者……因爲他們都是同一樣的東西：他們都太好了，因此決不是真實的。」

在不滿意的靜默之中，白雷提出一個急切的問題：

「那麼你總相信愛情的，唐米，不是嗎？」

「可愛的孩子！」唐米說道。「不，我的小天使，十成裏有九成我是不相信的！愛情在今日也是許多愚蠢的勾當中的一種罷了。搖擺着腰肢的傢伙，跟臀部小得像領圈扭扣一般跳爵士舞的小姑娘苟合！你是指這種愛情嗎？還是指共有財產，巴望成功，外子與太太式的愛情呢？不，我的好朋友，對於這種愛情，我是全都不相信的！」

「可是你總相信什麼東西吧？」

「我嗎？哦，理智地說起來，我相信做人應該有一副好心腸，一個快活的生殖器官，一個靈巧的智慧，和在一位高貴女子面前說「拉屎」的勇氣。」

「這種種你都俱備了，」白雷說道。

杜唐米大笑起來。「你這個好孩子！但願我都俱備就好了！但願我都俱備就好！不；我的心麻木得好像一個馬鈴薯一樣，我患着陽萎，從來不舉，我寧願將它割掉，却不敢在我的母親或姑母面前說「拉屎」……她們是真正高貴的女子，請你注意；而且我不是真正的有智慧，我不過是一個「精神昇降機」罷了。有智慧是極好的事；有了智慧，一個人就可以全身各部分都活動起來，包括可以提起的和不便提起的一切。（略）抬起頭來對每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說，您好？雷諾亞說他用他的（略）畫他的圖畫……他真是這樣幹的，却是非常可愛的圖畫！我但願我也會經用我的（略）做點什麼事情。天哪！一個人只能說話是多麼無聊！這是地獄裏又添了一種酷刑！這便是蘇格拉底所首創的了。」

「世界上也有好女子呢，」康妮說道，她抬起頭來終於說話了。

男子們都覺得不高興……她應該裝作什麼都沒有聽見才對。她却承認對於這種樣的談話曾經細細地聽着，這就

使他們惱她了。

「我的天哪！——如果她們不與我相好

她們好來我何用知道？」

不，這是無可奈何的！我簡直就不能和一個女子共鳴。無論什麼女子，我一和她面對着面，就不能使我真正要她，而我也不能勉強自己去……我的天哪，不！我還是一誠正的事情。我能够和女子「談天」而覺得十分快樂；可是這都是純潔的，純潔得無可奈何的。無可奈何的純潔！我的小聖人，你以為怎麼樣？」

「如果一個人能够保持純潔，那就可以簡單得多了，」白雷說道。

「是啊，生活實在太簡單了！」

贈高樂歌場

(春)

逸響過行雲，仰之彌高，此曲禱應天上有。
奇花滿春殿，與人同樂，今朝都到眼前來。

偶遊大東舞場友限五分鐘

成一嵌字聯語應之 (春)

色相透輕羅，大會無遮真樂土。
柔情傳玉臂，東牆不踰亦銷魂。
下聯暗合樓字，妙到毫顛。

國產胚胎素製劑

蒙生胚

用先天補物。

補後天虧損。

含有參維他命乙一磷鐵鈣腦下垂體賀爾蒙肝膏等精密配製。故不僅有益於男女老幼之營養。且為唯一有效之合理大補劑。所謂用先天補損。却病延齡。四時宜服。

主治：腰酸腿軟、神經衰弱、久不生育、血管硬化、返老駐顏、補助發育、發達腦力、亢進食慾。

新亞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新都飯店

·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上·

年輕，新型，使人滿意。

中午：

爵士午餐

辦了半天的公，理該有一回休息，爵士午餐，能給你最高安慰。自己跳舞，又可看人家跳舞，至於音樂悠揚，菜餚豐富，猶其餘事。

12.30—2.30

下午：

君子茶座

閒來無事，到君子茶座間去尋些刺激，菲列漢音樂，熱女郎唱歌，S & W 咖啡，還有中西美點廣式小吃……

3.00—5.30

華晚貴宴

全滬華貴的漂亮餐房，惟新都有古代廳，現代廳，西廂，別墅，各式設備，各種風味，最有名廚子，最講究菜料，侍應猶稱第一。

外筵送席

公館離市中心較遠，不妨打一個電話去叫出來吃，一樣的價錢，用具，口味，完全能使你稱心滿意。

·新新公司大樓·電話 97200·98010·

七十古稀，人生幾何？苟幸而活了七十年，自嬰
 居老，倒有半世在床上。所以熙熙攘攘，設若是大家
 爲了自己的幸福打算，那麼，打算「好的被單，」使
 你睡得舒服，雖不敢說是一生大計，却也不能疏忽的
 了。有了美滿的精神，方才能有美滿的事業；有了美
 滿的睡眠，方才能有美滿的精神，別忘了！要使睡眠
 美滿，切膚有關者，被單也。謂星星之火，既足以燎
 原，則被單小事，誰曰無得失！願閣下對於被單採購
 ，加以深慮，則庶幾遠謀所指，無往不操左券了！

• 迎歡所人數多大爲業 •



• 售有均店商貨百大各 •